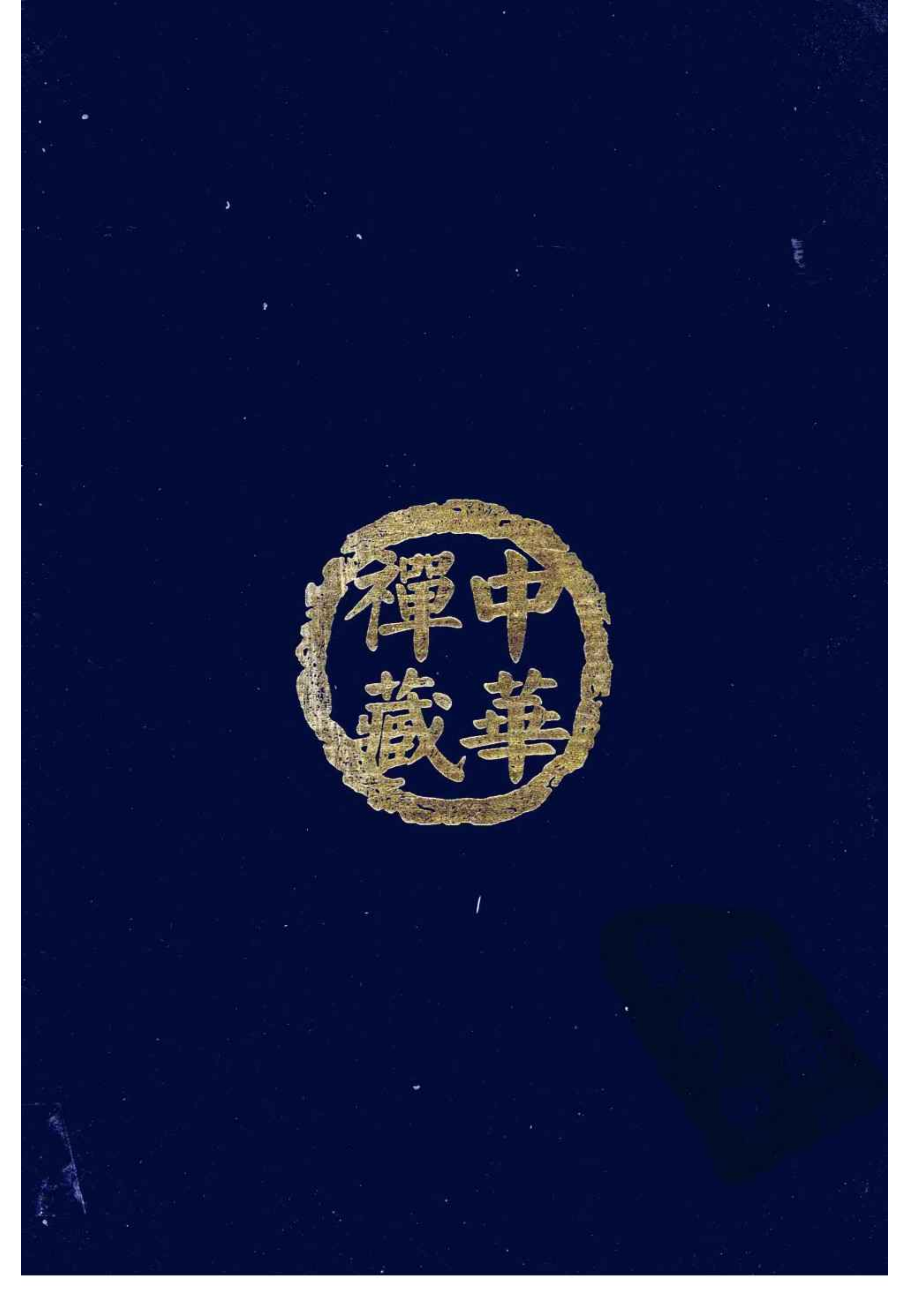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四

（87）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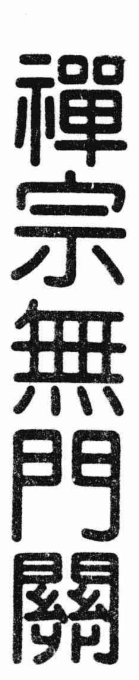
目次

卷中

肆、正法眼藏

伍、心燈錄……三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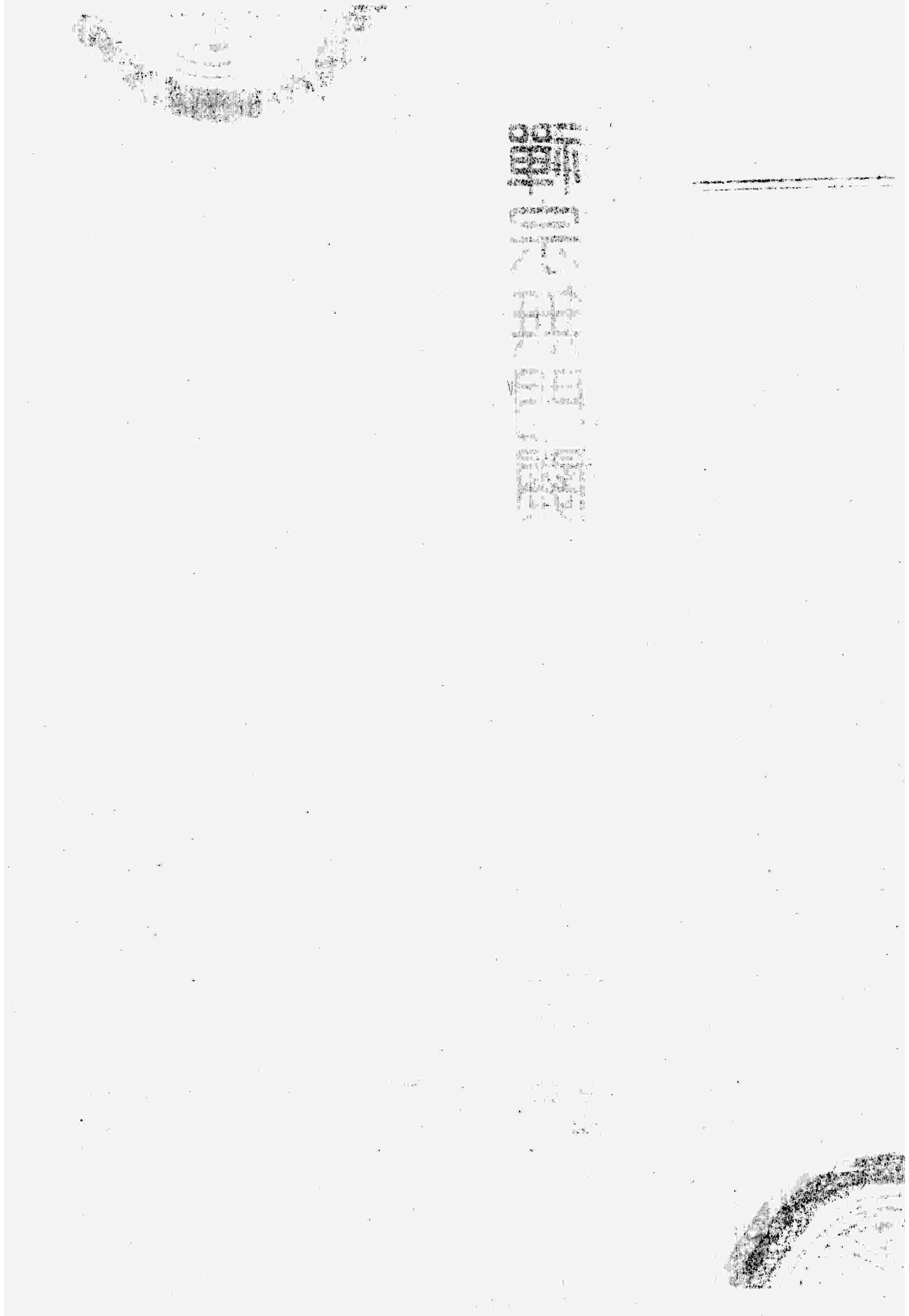
禪宗無門關



宋・慧開 撰

宗紹 等編





說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說道有門無阿師分第一
强添幾箇注脚大似笠上頂笠硬要習翁贊揚又是
乾竹絞汁著得這些哮本不消習翁一擲一擲莫教
一滴落江湖千里烏騅追不得
紹定改元七月晦習菴陳塤寫

紹定二年正月初五日恭遇
天基聖節臣僧慧開預於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印行
拈提
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帝陛下恭願
聖明齊日月
叡筭等乾坤八方歌
有道之
君四海樂
無爲之化
慈懿皇后功德報因佑慈禪寺前住持傳法臣僧慧

開謹言

禪宗無門關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既是無門且作麼生透豈
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始終成壞恁
麼說話大似無風起浪好肉剜瘡何況滯言句覓解
會掉棒打月隔靴爬痒有甚交涉慧開紹定戊子夏
首衆于東嘉龍翔因衲子請益遂將古人公案作敲
門瓦子隨機引導學者竟爾抄錄不覺成集初不以
前後叙列共成四十八則通曰無門關若是箇漢不
顧危亡單刀直入八臂那吒攔他不住縱使西天四
七東土二三只得望風乞命設或躊躇也似隔窓看
馬騎眨得眼來早已蹉過　頌曰
大道無門　千差有路　透得此關　乾坤獨步

目錄

佛祖機緣　四十八則

無門關

參學比丘　彌衍　宗紹　編

一　趙州狗子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無門曰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師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者一箇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門關透得過者非但親見趙州便可與歷代祖師把手共行眉毛厮結同一眼見同一耳聞豈不慶快莫有要透關底麼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箇疑團參箇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呑了箇熱鐵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蕩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如啞子得夢只許自知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如奪得關將軍大刀入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且作麼生提撕盡平生氣力擧箇無字若不間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　頌曰

狗子佛性　全提正令　纔涉有無　喪身失命

二　百丈野狐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諾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人病何故如是食後只見師領衆至山後嵓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火葬師至晚上堂擧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伊道黃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無門曰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不昧因果爲甚脫野狐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得前百丈贏得風流五百生　頌曰

不落不昧　兩采一賽　不昧不落　千錯萬錯

三　俱胝竪指

俱胝和尚凡有詰問唯擧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竪指頭胝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負痛號哭而去胝復召之童子廻首胝却竪起指童子忽然領悟胝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言訖示滅

無門曰俱胝幷童子悟處不在指頭上若向者裏見得天龍同俱胝幷童子與自己一串穿却　頌曰

俱胝鈍置老天龍　利刃單提勘小童
巨靈擡手無多子　分破華山千萬重

四　胡子無鬚

或庵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無門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箇胡子直須親見一回始得說親見早成兩箇　頌曰

癡人面前　不可說夢　胡子無鬚　惺惺添懵

五　香嚴上樹

香嚴和尙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卽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作麼生對

無門曰縱有懸河之辨總用不著說得一大藏教亦用不著若向者裏對得著活却從前死路頭死却從前活路頭其或未然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香嚴眞杜撰　惡毒無盡限　啞却衲僧口
通身迸鬼眼

六　世尊拈花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無門曰黃面瞿曇傍若無人壓良爲賤懸羊頭賣狗肉將謂多少奇特只如當時大衆都笑正法眼藏作麼生傳設使迦葉不笑正法眼藏又作麼生傳若道正法眼藏有傳授黃面老子誑謼閭閻若道無傳授爲甚麼獨許迦葉　頌曰

拈起花來　尾巴已露　迦葉破顏　人天罔措

七　趙州洗鉢

趙州因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無門曰趙州開口見膽露出心肝者僧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頌曰

只爲分明極　翻令所得遲　早知燈是火
飯熟已多時

八　奚仲造車

月庵和尙問僧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去却軸明甚麼邊事

無門曰若也直下明得眼似流星機如掣電　頌曰

機輪轉處　達者猶迷　四維上下　南北東西

九　大通智勝

興陽讓和尙因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

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讓曰其問甚諦當僧云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讓曰爲伊不成佛

無門曰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凡夫若知卽是聖人聖人若會卽是凡夫　頌曰

了身何似了心休　了得心兮身不愁
若也身心俱了了　神仙何必更封侯

十　淸稅孤貧

曹山和尚因僧問云淸稅孤貧乞師賑濟山云稅闍梨稅應諾山曰靑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

靑原本傳作泉州

無門曰淸稅輸機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來機然雖如是且道那裏是稅闍梨喫酒處　頌曰

貧似范丹　氣如項羽　活計雖無　敢與鬪富

十一　州勘庵主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舡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云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無門曰一般竪起拳頭爲甚麼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誵訛在甚處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趙州舌頭無骨扶起放倒得大自在雖然如是爭奈趙州却被二庵主勘破若道二庵主有優劣未具參學眼若道無優劣亦未具參學眼　頌曰

眼流星　機掣電　殺人刀　活人劍

十二　巖喚主人

瑞巖彥和尚每日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喏他時異日莫受人瞞喏喏

無門曰瑞巖老子自買自賣弄出許多神頭鬼面何故聻一箇喚底一箇應底一箇惺惺底一箇不受人瞞底認著依前還不是若也傚他總是野狐見解　頌曰

學道之人不識眞　只爲從前認識神
無量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人

十三　德山托鉢

德山一日托鉢下堂見雪峯問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山便回方丈峯擧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曰汝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乃休去明日陞座果

與尋常不同巖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云且喜得老
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
無門曰若是末後句巖頭德山倶未夢見在撿點
將來好似一棚傀儡　頌曰
識得最初句　便會末後句　末後與最初
不是者一句

十四　南泉斬猫

南泉和尚因東西兩堂爭猫兒泉乃提起云大衆道
得卽救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泉遂斬之晩趙州
外歸泉擧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
卽救得猫兒
無門曰且道趙州頂草鞋意作麼生若向者裏下
得一轉語便見南泉令不虛行其或未然險　頌
曰
趙州若在　倒行此令　奪却刀子　南泉乞命

十五　洞山三頓

雲門因洞山參次門問曰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曰
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云八月
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
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
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此大悟
無門曰雲門當時便與本分草料使洞山別有生
機一路家門不致寂寥一夜在是非海裏著到直
待天明再來又與他注破洞山直下悟去未是性
燥且問諸人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若道合喫
草木叢林皆合喫棒若道不合喫雲門又成誑語
向者裏明得方與洞山出一口氣　頌曰
獅子教兒迷子訣　擬前跳躑早翻身
無端再敘當頭著　前箭猶輕後箭深

十六　鐘聲七條

雲門曰世界恁麼廣闊因甚向鐘聲裏披七條
無門曰大凡參禪學道切忌隨聲逐色縱使聞聲
悟道見色明心也是尋常殊不知衲僧家騎聲蓋
色頭頭上明著著上妙然雖如是且道聲來耳畔
耳往聲邊直饒響寂双忘到此如何話會若將耳
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親　頌曰

會則事同一家　不會萬別千差
不會事同一家　會則萬別千差

十七　國師三喚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元來却是汝辜負吾

無門曰國師三喚舌頭墮地侍者三應和光吐出國師年老心孤按牛頭喫草侍者未肯承當美食不中飽人飡且道那裏是他辜負處國淨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頌曰

鐵枷無孔要人擔　累及兒孫不等閑
欲得撐門幷拄戶　更須赤脚上刀山

十八　洞山三斤

洞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無門曰洞山老人參得些蚌蛤禪纔開兩片露出肝腸然雖如是且道向甚處見洞山　頌曰

突出麻三斤　言親意更親　來說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十九　平常是道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趣向否泉云擬向卽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强是非也州於言下頓悟

無門曰南泉被趙州發問直得瓦解氷消分疎不下趙州縱饒悟去更參三十年始得　頌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閑事挂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二十　大力量人

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云開口不在舌頭上

無門曰松源可謂傾腸倒腹只是欠人承當縱饒直下承當正好來無門處喫痛棒何故聻要識眞金火裏看　頌曰

擡脚踏翻香水海　低頭俯視四禪天
一箇渾身無處著　請續一句

二十一　雲門屎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無門曰雲門可謂家貧難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動便將屎橛來撑門拄戶佛法興衰可見　頌曰

閃電光　擊石火　眨得眼　已蹉過

二十二　迦葉刹竿

迦葉因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葉喚云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無門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親切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未然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頌曰

問處何如答處親　幾人於此眼生筋

兄呼弟應揚家醜　不屬陰陽別是春

二十三　不思善惡

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嶺祖見明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擧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涙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爲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明云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祖云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無門曰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茘支剝了殼去了核送在你口裏只要你嚥一嚥　頌曰

描不成兮畫不就　贊不及兮休生受

本來面目沒處藏　世界壞時渠不朽

二十四　離却語言

風穴和尚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無門曰風穴機如掣電得路便行爭奈坐前人舌頭不斷若向者裏見得親切自有出身之路且離却語言三昧道將一句來　頌曰

不露風骨句　未語先分付

進步口喃喃　知君大罔措

二十五　三座說法

仰山和尙夢見往彌勒所安第三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日當第三座說法山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無門曰且道是說法不說法開口卽失閉口又喪不開不閉十萬八千　頌曰

白日靑天　夢中說夢　揑恠揑恠　誑謼一衆

二十六　二僧卷簾

清涼大法眼因僧齋前上參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眼曰一得一失

無門曰且道是誰得誰失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淸凉國師敗闕處然雖如是切忌向得失裏商量　頌曰

卷起明明徹太空　太空猶未合吾宗
爭似從空都放下　綿綿密密不通風

二十七　不是心佛

南泉和尙因僧問云還有不與人說底法麽泉云有僧云如何是不與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無門曰南泉被者一問直得揣盡家私郞當不少

頌曰

叮嚀損君德　無言眞有功　任從滄海變
終不爲君通

二十八　久響龍潭

龍潭因德山請益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擬接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有省便作禮潭云子見箇甚麽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至明日龍潭陞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山遂取疏抄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抄便燒於是禮辭

無門曰德山未出關時心憤憤口悱悱得得來南方要滅却敎外別傳之旨及到澧州路上問婆子買點心婆云大德車子內是甚麽文字山云金剛

經抄疏婆云只如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德山被者一問直得口似匾擔然雖如是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却遂問婆子近處有甚麼宗師婆云五里外有龍潭和尚及到龍潭納盡敗闕可謂是前言之應後語龍潭大似憐兒不覺醜見他有些子火種郎忙將惡水驀頭一澆澆殺冷地看來一場好笑

頌曰

聞名不如見面　見面不如聞名
雖然救得鼻孔　爭奈瞎却眼睛

二十九　非風非幡

六祖因風颺刹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無門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甚處見祖師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方知二僧買鐵得金祖師忍俊不禁一場漏逗　頌曰

風幡心動　一狀領過　只知開口　不覺話墮

三十　即心即佛

馬祖因大梅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無門曰若能直下領略得去著佛衣喫佛飯說佛話行佛行即是佛也然雖如是大梅引多少人錯認定盤星爭知道說箇佛字三日漱口若是箇漢見說即心是佛掩耳便走　頌曰

青天白日　切忌尋覓　更問如何　抱贓叫屈

三十一　趙州勘婆

趙州因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擧似州州云待我去與你勘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與你勘破了也

無門曰婆子只解坐籌帷幄要且著賊不知趙州老人善用偸營劫塞之機又且無大人相檢點將來二俱有過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　頌曰

問既一般　答亦相似　飯裏有砂　泥中有刺

三十二　外道問佛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贊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具禮而去阿難尋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贊歎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無門曰阿難乃佛弟子宛不如外道見解且道外道與佛弟子相去多少　頌曰

劍刃上行　氷稜上走　不涉階梯　懸崖撒手

三十三　非心非佛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非心非佛

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參學事畢　頌曰

路逢劍客須呈　不遇詩人莫獻
逢人且說三分　未可全施一片

三十四　智不是道

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無門曰南泉可謂老不識羞纔開臭口家醜外揚然雖如是知恩者少　頌曰

天晴日頭出　雨下地上濕　盡情都說了
只恐信不及

三十五　倩女離魂

五祖問僧云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

無門曰若向者裏悟得眞底便知出殼入殼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莫亂走驀然地水火風一散如落湯螃蟹七手八脚那時莫言不道　頌曰

雲月是同　溪山各異　萬福萬福　是一是二

三十六　路逢達道

五祖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麼對

無門曰若向者裏對得親切不妨慶快其或未然也須一切處著眼　頌曰

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　攔腮劈面拳
直下會便會

三十七　庭前栢樹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無門曰若向趙州答處見得親切前無釋迦後無彌勒　頌曰

言無展事　語不投機　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

三十八　牛過窓櫺

五祖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無門曰若向者裏顚倒著得一隻眼下得一轉語可以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其或未然更須照顧尾巴始得　頌曰

過去墮坑塹　回來却被壞　者些尾巴子
直是甚奇怪

三十九　雲門話墮

雲門因僧問光明寂照遍河沙一句未絕門遽曰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後來死心拈云且道那裏是者僧話墮處

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雲門用處孤危者僧因甚話墮堪與人天爲師若也未明自救不了　頌曰

急流垂釣　貪餌者著　口縫纔開　性命喪却

四十　趯倒淨瓶

潙山和尚始在百丈會中充典座百丈將選大潙主人乃請同首座對衆下語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首座乃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却問於山山乃趯倒淨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因命之爲開山

無門曰潙山一期之勇爭奈跳百丈圈圚不出檢點將來便重不便輕何故聻脫得盤頭擔起鉄枷

頌曰

颺下笊籬幷木杓　當陽一突絕周遮
百丈重關攔不住　脚尖趯出佛如麻

四十一　達磨安心

達磨面壁二祖立雪斷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爲汝安心竟

無門曰缺齒老胡十萬里航海特特而來可謂是無風起浪末後接得一箇門人又却六根不具咦謝三郞不識四字　頌曰

西來直指　事因囑起　撓聒叢林　元來是你

四十二　女子出定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値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一十二億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禮拜世尊世尊勅罔明却至女人前鳴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

無門曰釋迦老子做者一場雜劇不通小小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人定不得罔明初地菩薩爲甚却出得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業識忙忙那伽大定　頌曰

出得出不得　渠儂得自由　神頭并鬼面
敗闕當風流

四十三　首山竹篦

首山和尙拈竹篦示衆云汝等諸人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

無門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　頌曰

拈起竹篦　行殺活令　背觸交馳　佛祖乞命

四十四　芭蕉拄杖

芭蕉和尙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

無門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若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　頌曰

諸方深與淺　都在掌握中　撑天幷拄地
隨處振宗風

四十五　他是阿誰

東山演師祖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無門曰若也見得他分曉譬如十字街頭撞見親爺相似更不須問別人道是與不是　頌曰

他弓莫挽　他馬莫騎　他非莫辨　他事莫知

四十六　竿頭進步

石霜和尙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又古德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

無門曰進得步翻得身更嫌何處不稱尊然雖如是且道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嗄　頌曰

瞎却頂門眼　錯認定盤星　拚身能捨命

一盲引衆盲

四十七　兜率三關

兜率悅和尚設三關問學者　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處　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時作麼生脫　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處去

無門曰若能下得此三轉語便可以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其或未然麤飡易飽細嚼難飢　頌曰

一念普觀無量劫　無量劫事即如今

如今覰破箇一念　覰破如今覰底人

四十八　乾峯一路

乾峯和尚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拈起拄杖劃一劃云在者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無門曰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簸土揚塵一人於高高山頂立白浪滔天把定放行各出一隻手扶豎宗乘大似兩箇馳子相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正眼觀來二大老總未識路頭在　頌曰

未擧步時先已到　未動舌時先說了

直饒著著在機先　更須知有向上竅

從上佛祖垂示機緣據款結案初無剩語揭翻腦蓋露出眼睛肯要諸人直下承當不從佗覓若是通方上士纔聞擧著便知落處了無門戶可入亦無階級可升掉臂度關不問關吏豈不見玄沙道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又白雲道明明知道只是者箇爲甚麼透不過恁麼說話也是赤土搽牛嬭若透得無門關早是鈍置無門若透不得無門關亦乃辜負自己所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明得差別智家國自安寧旹紹定改元解制前五日楊岐八世孫無門比丘慧開謹識

無門關卷終

禪箴

循規守矩無繩自縛縱橫無礙外道魔軍存心澄寂默照邪禪恣意忘緣墮落深坑惺惺不昧帶鎖擔枷思善思惡地獄天堂佛見法見二銕圍山念起卽覺弄精魂漢兀然習定鬼家活計進則迷理退則乖宗不進不退有氣死人且道如何履踐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　摸得枕頭背後
不覺大笑呵呵　元來通身是手
我脚何似驢脚　未擧步時踏著
一任四海橫行　倒跨楊岐三脚
人人有箇生緣　各各透徹機先
那吒折骨還父　五祖豈藉爺緣
佛手驢脚生緣　非佛非道非禪
莫怪無門關險　結盡衲子深冤

瑞巖近日有無門　掇向繩床判古今
凡聖路頭俱截斷　幾多蟠蟄起雷音

請

無門首座立僧山偈奉謝　紹定庚寅季春無量宗壽書

達磨西來不執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箇直指已是迂曲更言成佛郎當不少旣是無門因甚有關老婆心切惡聲流布無庵欲贅一語又成四十九則其間些子誵訛剔起眉毛薦取淳祐乙巳夏重刊

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江陵府漢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陸佰戶　孟珙　跋

無門老禪作四十八則語判斷古德公案大似賣油餅人令買家開口接了更吞吐不得然雖如是安晚欲就渠熱爐熬上再打一枚足成大衍之數却仍前送似未知

老師從何處下牙如一口喫得放光動地若猶未也
蓮見在四十八箇都成熱沙去速道速道

第四十九則語

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安晩曰法從何來妙從何有說時又作麼生豈但豐干饒舌元是釋迦多口這老子造作妖怪令千百代兒孫被葛藤纏倒未得頭出似這般奇特話靶匙挑不上甑蒸不熟有多少錯認底傍人問云畢竟作如何結斷安晩合十指爪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却急去難思兩字上打箇小圓相子指示衆人大藏五千卷維摩不二門總在裏許　頌曰

語火是燈　掉頭弗譍　惟賊識賊　一問卽承

淳祐丙午季夏初吉安晩居士書于西湖漁莊

舊板磨滅故重命工鋟梓畢這板置于武藏州兜率山廣園禪寺也

應永乙酉十月十三日　幹緣比丘　常牧



佛果擊節錄

宋・重顯 拈古
克勤 擊節





重刻圜悟禪師擊節錄題辭

圜悟禪師電機波辨色絲妙絕可謂文武火爐鍛鍊學人矣惜乎集錄者採摭微言而失之簡加之三家門五觀者眼眩焉頃予友淳公蒐獵竺典企予祖閫以彌縫於闕叢藻鏡當臺妍媸可逃乎哉晨星落落秦無人也冀邈乎霧海早刮目于南針

元文戊午秋九月穀旦常州沙門說驪年序

明覺禪師瀑泉集見存乎大藏中大古希音和者鮮矣圜悟禪師擊節乎其間教人不覺手舞足蹈可惜此土之舊刊不啻失諸刀刀魯魚提綱謬混著語兩則合作一則況乎舉類多其所錄者踈也是以讀者如猜豈匪一大欠事哉累非佛果耳孫謬涉字海獵禪林而獲于其魚兎蓋彼此交奏稍識正音歟且如類則事蹟別出一卷未慊于懷綆短不搆深泉曲遠難盡其響罪過彌天一任諸方貶剝關西黑太淳閣筆於東武吉祥之草廬云

◆閫一作圓

是錄撰次不吻合于拈古者蓋所聞紛紜未經考訂卒錄之故歟今輙仍舊耳先賢未游刃乎此書故勾棘難曉也今有古德之頌者援標之上方未覩善本蹉跎漏落借諸同袍擬人說夢不則遺臭千載勿吝警策則幸

佛果擊節目錄

卷上

卷下

目錄畢

佛果擊節錄卷上

雪竇明覺禪師　拈古
佛果圜悟禪師　擊節

第一則德山示衆

擧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言猶在耳)問話者三十棒(打云喫棒了也)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忘前失後漢)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却較些子)山云你是甚處人(換却僧眼睛)僧云新羅人(換却德山眼睛)山云未踏船舷好打三十棒(大小德山作這般去)說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漆桶夜生光)圓明拈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烏龜鑽破壁)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錦下名言)要見德山亦未可(還曾夢見德山麼)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險)諸人要識新羅僧麼(莫是闍黎)只是撞著露柱的瞎漢(自領出去)

師云古人擧一機一境皆明此事且世尊未擧花已前是箇什麼道理後來所以買帽相頭相席打令如今只管記憶千端萬端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多知多解轉生煩惱古人或拈古頌古一則因緣須是出得他古人意方可拈掇只如德山本是西蜀講金剛經座主聞南方禪宗大興他云南方魔子如此盛遂罷講散徒擎將疏鈔欲破禪宗及至龍潭言下大悟後住德山三日一回搜堂凡見文字卽時燒却十二時中打風打雨後來出巖頭雪峰如龍似虎相似到他打葛藤時自有奇特處一日示衆道汝但無事於心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又道捉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覺亦非覺一日巖頭來參纔展坐具德山以拄杖挑向堦下巖頭下堦收得便去參堂來日却上問訊侍立次山云你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巖頭云某甲不敢自謾山云你已後向老僧頭上屙去在且道他見箇什麼却不打他豈不是有奇特處方可如此巖頭一日來參脚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且道他父子見箇什麼便如此奇特五祖先師道他既是開箇鋪席爲什麼却不答話且道德山意在什麼處這僧也好奇特跳出衆來便禮拜德山便打一似鷹拏燕雀似鶻捉鳩只如法眼拈道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可謂據款結案圓明

拈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也是看孔著楔如今作麼生會這公案若做兩橛會且得沒交涉便作龍頭蛇尾會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且道二老宿爲什麼却如此拈諸人試著眼看古人道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如今作麼生見得德山去所以拈古十箇拈做十般要須出他古人意方喚作拈古只如傅大士道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要知佛去處只這語聲是看他玄沙拈道大小傅大士只認箇昭昭靈靈又靈雲見桃花便悟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他意在什麼處雪竇一似古人先拈他兩人語道此二老宿雖然裁長補短捨重從輕且道甚麼處是裁長補短處什麼處是捨重從輕處此兩箇分明點檢德山雪竇拈來爲甚麼却道要見德山亦未可雪竇後面也只要見德山這些子也難後來人便邪解道法眼圓明只是裁長補短捨重從輕只管作露布有什麼交涉雪竇拈道德山似箇什麼如閫外將軍相似有威有權爲他有箇劍當斷不斷時也不招其亂雪竇如此拈也有錯會者不少雪竇前面拈了爲什麼又拈道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諸人且道什麼處是這僧瞎處人多情解道等他德山道你是什麼處人當時便以坐具劈面摵殺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道畢竟什麼處是這僧瞎處師便打

第二則雪峯普請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勞而無功)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力盡神疲)僧方擬取峯便踏倒(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這僧快(少賣弄)長生云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鬧市裏要一箇半箇)峯便休去(可惜放過)雪竇拈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闍黎也須急著眼始得)

師云只這雪竇合喫多少如今且放過一著雪峯爲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當時日日普請運水搬柴豈似如今兄弟端坐飽食不知慚愧不見雲門問僧甚麼處來僧云負柴來門云閑口且道他雲門意又作麼生諸人試體究看只如雪峯普請處踏倒這僧歸舉

似長生長生是箇活潑潑地漢便道和尚也須替這
僧入涅槃堂始得只這雪峯老漢也好當時便休去
到這裏作麼生湊泊也須是三根椽下五尺單前靜
坐究取始得看雪竇老婆拈似與諸人到這裏見得
去自然打著南邊動北邊纔拈起便眼卓朔地雪竇
拈掇他這因緣人多邪解別生知見義路只管解將
去殊不知雪竇意元不如此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
好與一踏且莫錯會

第三則百丈拂子

舉百丈再參馬祖(不唧𠺕漢)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
頭拂子(兩箇一場敗闕)丈云即此用離此用(情知泥裏洗土塊)祖
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也要知你落處)丈取拂子
豎起(蝦跳不出斗)祖云即此用離此用(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丈
挂拂子於舊處(果然只在舊窠窟)祖便喝(輪王髻中珠不可輕分付)百
丈直得三日耳聾(雖然如是若不[illegible]爭辨眞僞)雪竇拈云奇怪
諸禪德(也不免還他點檢)如今列其派者甚多(裏許我兒孫)究
其源者極少(雪竇從來點胸)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這還
的也無(自是他把不住)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有誰辨得如相似無)

(限平人被瞞沈)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明眼漢正好瞞)只如
馬祖道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人將財試金將火試)百
丈豎起拂子(機境未忘)為復如蟲禦木(正是)為復啐啄同
時(夢見)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雪竇還會麼)大冶精金應
無變色(鑪下名言不是今日)
師云百丈和尚侍奉馬祖二十餘年最得馬祖提誨
此一則因緣叢林謂之再參馬祖話人多舉得不同
然宗師家只拈他著力處古時尊宿纔見僧來便舉
起拂子問佛法或問祖意西來意多舉起拂子所謂
如獅子教兒迷蹤訣纔方跳擲又翻身了也須會他
宗師家手腳始得如此奇絕看他師資相見如印印
空更無瑕玷如印印泥誰辨得他字義到這裏道吾
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知如印印水涅槃心易
曉差別智難明只如潙山問仰山馬祖出八十四員
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
機黃蘗得大用自餘皆是唱道之師看他馬祖一喝
百丈直得三日耳聾且道此一喝意作麼生不見道
來道輪王髻中珠不可輕分付古人那裏肯獨自用

來且打葛藤引相似一二不見丹霞訪龐居士問靈照云居士在否靈照歛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靈照攜籃便行僧又問靈雲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又問雪峯佛未出世時如何峯豎起拂子出世後如何峯拋下拂子僧禮拜峯便打到這裏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後來黃蘗纔見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甚麼處來蘗云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云巍巍堂堂來爲何事蘗云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一日黃蘗謂百丈云暫別左右欲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了也蘗云未審馬祖在日有何言句丈遂擧再參因緣黃蘗不覺吐舌但如此參到至玄至妙處隨分擧一毫便蓋天蓋地便能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天下人總不奈你何古人道三日耳聾由自可三聖瞎驢愁殺人且道作麼生會他恁麼道汾陽道悟去便休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聰云若不是三日耳聾爭承當得這一喝汾陽後來道我當時恁麼道猶較石門半月程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雪竇拈汾陽石門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似則似爭奈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是如蟲禦木爲復是啐啄同時殊不知雪竇一口吞盡亦乃盡神通妙用拈出似與人既拈出他且畢竟如何出他一隻眼你等諸人要見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還語句沉却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

第四則崇壽指凳

擧崇壽指凳子只是（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十方世界外更有世界在）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祗得一半）雪竇拈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師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且道古人爲甚麼至理之言却不擧却指凳子諸人且道有什麼奇特處雲門道天地懸殊懷和尚却道楠木做秀圓通道四脚著地和崇壽一坑埋却山僧這裏不要凳子只要田地上淨潔所以雪竇拈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雪竇

道如此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話是褒是貶凡是一拈一提若是有工夫自然蓋天蓋地

第五則永嘉遶錫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魚行水濁）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方之家善收善放）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便不屈人）雪竇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得龍頭蛇尾（賊過後張弓）又再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鳥飛毛落）代六祖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也是無風起浪）

永嘉大師本是講維摩經座主因講維摩經自悟說得話驚人因六祖會中策禪師游三吳預座隨喜見他講得不同尋常座主見解因講散遂詰其心地所發之言並同諸祖策曰仁者悟心師是誰耶受誰印可覺曰我聽方等維摩經論並無師承於維摩經悟佛心宗無人證據策曰仁者威音王已前則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覺曰願仁者爲我印證策曰我乃言輕有第六祖師在曹溪四方雲集並是受法之人覺遂與策同至曹溪印可永嘉既至曹溪見六祖坐次持錫遶繩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六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來生大我慢永嘉也好便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本要拋箇鈎釣永嘉却倒被永嘉釣將去兩家只管打葛藤一對一問千古萬古悉皆如此末後六祖道如是如是永嘉便行祖云少留一宿故號爲一宿覺名玄覺號眞覺雪竇拈古有大手脚更不引問答直引他初見六祖語雪竇拈弄永嘉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且得沒交涉雪竇教永嘉下喝免見後人指注且道明什麼邊事這一喝似箇什麼似買一寶珠向面前若是有錢人便買將去當時屬你也宗師家拈古有出羣處却再舉六祖道等遶繩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好向他道未到曹溪已與你三十棒了也雪竇前頭與永嘉出一隻眼這裏與六祖出一隻眼且道雪竇意作麼生

第六則仰山指雪

舉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瞎）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不奈船何打破戽斗）雪竇拈云只解推倒不

能扶起（將錯就錯）

師云。仰山侍奉溈山前後二十餘年。乃去行化。一日歸省侍溈山。山問子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試說看。仰山云。有箇驗處。但見諸方僧來。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這箇。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山歎曰。此是宗門中牙爪。仰山有如此為人手段。所以一日指雪獅子問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莫是明一色邊事麼。且得沒交涉。既不明一色邊事。又明箇什麼。所以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巴陵鑒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鑒云。銀椀裏盛雪。雪竇拈拄杖示眾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還構得也無。所以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只是轉物不見一色。猶為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巖若是全提。盡大地人。直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不堪。以拄杖一時打散。雪竇悟到這般田地。方可為人。老僧道隨諸人作麼生會。雲門應時應節。但與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雪竇拈道。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第七則香巖垂語

舉香巖垂語云（作什麼）如人上樹（趕兒落口含霜麼）口銜樹枝（攫落也）手不攀枝（便有恁麼人）腳不踏枝（奇怪）樹下有人問西來意（阿誰）不對則違他所問（莫道）若對又喪身失命（伏惟尚享）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香嚴又攛落了也）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香嚴呵呵大笑（也是落他絡繢了也）雪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旁出一枝）老僧上樹也。致一問來（險）

諸方老漢得箇見處。直是千般萬計。提起為人。更不囊藏被蓋。立箇喻令人易曉。却倒成難曉。何故為慈悲深厚。令人轉生情解。若是慈悲淺。却較些子。只如香巖垂語道。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這箇香嚴老婆心切。只這問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處。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若是頂門上具眼的。終不向對與不對處作解會。未舉已前。先知落處。

後學之流須是透過這關捩子始可出得身吐得氣若透不過坐在這裏名爲死漢有什麼用處你看得底人逈別便知他落處香嚴纔垂此語便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尙道香嚴呵呵大笑你道香嚴笑箇什麼若知落處說什麼上與不上若不知落處也須退步看始得若是作者當機便見若擬議之間覿面蹉過或不落二邊對也不是不對也不是作麼生却得見古人意去到這裏若是具通方底手脚說甚麼樹上樹下對與不對如今山僧在這裏是上樹是未上樹是對是不對雪竇拈香嚴與虎頭相見處却教人致一問來還有麼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末後又道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這些子如馬前相撲眨眼便輸雪竇於節角誵訛處拈出令人見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漢纔聞人舉便知全機大用善能拈提看雪竇老漢也不妨奇特

第八則魯祖喫飯

擧僧問魯祖（道面壁漢鐵掃帚殺人）如何是不言言（道什麼）祖云你口在什麼處（險）僧云某甲無口（攙著）祖云將什麼喫飯（第二杓惡水來也）僧無語（可惜許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雪竇拈云好劈脊便棒（也是遲了也）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雪竇却須替這僧喫棒始得）

師云魯祖參馬大師住池州魯祖山凡見僧來便面壁直下省要只是難搆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人道向佛未出世時承當尙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來去一日南泉到來撫師背一下師云誰泉云普願師云如何泉云也是尋常祖云得恁麼多口僧問如何是雙林樹祖云有相身中無相身僧云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祖云金香爐下鐵崑崙又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祖云春來草自靑僧云如何是不著力處祖云山崩石頭落平川燒火行魯祖如此爲人諸公作麼生會試參詳看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這僧致箇問端魯祖便如此答這僧如此進一轉語不妨奇特爭奈魯祖是作家爐鞴有大手段底也出他不得後來雪竇傍不肯便云好劈脊便打大衆好去這裏代這僧一轉語免見雪竇恁麼道若是具眼腦漢終不向言語裏作活計

第九則雪峰古澗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驀得將來)峯云瞪目不見底(老婆心切)僧云飲者如何(正是降尊就卑)峯云不從口入(從什麼處入)僧學似趙州(也須是這僧始得)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須是這老漢始得)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放過即不可)州云苦(不妨難為咬嚼)僧云飲者如何(更不再活)州云死(灼然)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也是什麼心行)雪竇拈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多少人作者語話)如斯話會深屈古人(灼然)雪竇即不然(看雪竇有甚麼長處)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分作兩邊)就下平高難爲作者(雪竇也出趙州絡繢不得)

師云雪竇拈來也是好心也是不好心何故一手擡一手搦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人只管用作不答話會作恁麼去就驢年夢見汾陽謂之借事明己古澗寒泉時如何瞪目不見底此明他脚跟下事雪峯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依前用他問處答道瞪目不見底爲他問道脚跟下事似古澗寒泉相似這老漢不妨親切古人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見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且道是同是別如今人只隨語生解殊不知趙州與雪峯相見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雪峯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已是與他相見且道這裏意是如何須是打破面前漆桶始可入作後人不善來風走向趙州語下作活計到這裏若是通方漢必知此二尊宿落處雪峯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此一句語如金如玉難酬其價雪峯雖答者僧話終不去語句裏作繫驢橛後人多少錯會妄去中間穿鑿殊不知本宗猷此事若只在言句上便不深屈古人所謂玉女已歸霄漢去猷郎猶在火爐邊雪竇道衆中總道雪峯答他話便成就下平高難爲作者又是錯會喫雪竇毒藥了也此意與法眼話作兩橛一般只爲他一手擡一手搦只如趙州勘婆子且道是勘破不勘破且道雪峯是答他話不答他話直如喆拈趙州勘婆子話道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功高汗馬只如雪竇道如斯話會深屈

古人且道是屈是不屈。懷和尚道作麽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讚歎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生麽。若點撿得出。相如不誑於秦王。雪竇分明拈了也。而今人却不去見趙州雪峯。却走去咬雪竇語句。去語脈上走。不知他雪竇一手擡一手搦。且道阿誰是斬釘截鐵本分宗師。阿誰是就下平高難爲作者。到這老直覷辨得去也。只是語脈上走

第十則西堂爛却

舉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低頭作麽聲 西堂云。怕爛却。那也是草裏漢 又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也不得放過 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也善東響西響 雪竇拈云。何不與本分草料。且道作麽生是本分草料

師云。不墮心機意想。如何得平穩去。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即似偷人物了。更云我去彼中偷得甚物來。乃在這裏賊贓已露。這僧致箇問端一似如此。却將去問西堂和尚云。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那古人太煞慈悲有時孤峯頂上垂手。有時荒草裏横身。他道怕爛却那。奇特不妨親切。這僧却更去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這僧分明去問。是有問有答了。更說什麽如何若何。惹得長慶恁麽道。又且得不辜負他來問處。雪竇拈云。何不與本分草料也是騎賊馬趕賊

第十一則欽山竪拳

舉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頭。又開云。開即爲掌五指參差。打入葛藤窟裏去也 復握拳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也是靈龜曳尾 還有商量也無。合取狗口 一僧出衆竪起拳頭。弄泥團漢有甚麽限 山云。你只是箇無開合漢。也好與三十棒 雪竇拈云。雪竇即不然。也隨後打入葛藤去也 乃竪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擬轉鼻孔 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爭知轉却了也 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總不好 開也造車。握也合轍。已在鬼窟裏作活計了也 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是窟窠見解 我也知你鬼窟裏作活計。打云自領出也

師云。看他古人如此老婆心切。千方百計舉揚顯示箇一段大事。令人易見。中間也有用作示衆。用作借

事明物也有悟去者。雪竇因風吹火。用刀不多。乃竪起拳頭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爲此事如是故。故如此。且道是如何。古人同條生則是一。爲什麼却如此不同。諸人無事試翻覆參詳看。是什麼道理。若是箇漢。一覷便知。其或擬議。便隔千山萬水。了沒交涉也

第十二則睦州苕蒂

擧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有甚麼茄厥漢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院了也。已是第二頭僧云。和尙聊怕某甲不實怕死鈍和如麻如粟。州云。拄杖不在。苕蒂柄聊與三十。拳頭也得便打雪竇拈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旁觀者哂

師云。且道這僧過在甚麼處。豈不見石頭問讓和尙。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頭云。寧可永劫沉輪。不求諸聖解脫。又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趁向水牯牛裏隊去。僧云。和尙入地獄如箭射。山云。全賴子力。這僧不是尋常底禪和。却云。怕某甲不實。是則是。直饒退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睦州道。拄杖不在。苕蒂柄聊與三十。且道是賢良爲賤。莫是倚勢欺人。切忌錯會好。劍去是非得失。情解計較。令淨躶躶赤洒洒。自然正見現前。得大自在。古人道。合恁麼時。早是錯了也。雪竇傍相一捋。甚好。拈即許你拈。會即不許你會。何故。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往往眞箇道。睦州只有受璧之心。正落在雪竇綣繢窠窟裏。戰國時。秦强趙弱。而趙有連城之璧。秦王聞之。許以十五城易之。趙乃遣藺相如送璧至秦。秦王但受其璧。竟無割城之意。相如乃以計奪還於趙也。諸人且道。什麼處是睦州只有受璧之心處。且甚處是無割城之意處。也須各人著些精彩始得

第十三則褒樹漢國

擧褒樹問僧。近離甚處。常程僧云。漢國。也是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頭角生也僧云。苦哉賴値問著某甲。觸著便作屎臭氣問著別人則禍生。似則似只恐龍頭蛇尾樹云。

作什麼(也要問過) 僧云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已是禍門) 樹云闍黎受戒來多少時(可惜許。拖泥帶水) 僧云二十夏(忘前失後) 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郎當葛藤。愁殺人) 雪竇拈云這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旁不甘) 裏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便打云也有風浪。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裏樹和尙五代時在湖南界上劉王名儼居廣南僭爲漢國這僧從彼中來古人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全以此事爲念不似今人只管打鬨過日遇人問著殊不辨端倪面赫赤地無言可對蓋謂無蘊藉底工夫也宗師家見僧便問便勘看他是箇漢別機宜辨賓主一問便知落處這僧裏樹見來似有衲僧氣息便問近離甚麼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値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也裏樹是作家宗師也不忙却道作箇甚麼僧云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這僧擔一擔禪來裏樹當時若便打免見雪竇點檢也好老婆心切却問闍黎受戒來多少時這僧儱侗漢却云二十夏裏樹云大好不見有人捉他空處便打是則是犯手傷鋒了也雲門勘僧極是手親眼辨一日問僧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門云你將什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爲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門云一任踍跳又北禪問僧近離什處僧云資福北禪云福將何資僧云兩重公案禪云爲什麼在我手裏僧云一任和尙收取禪便休去看他古人句中辨別臨時折倒始爲勘僧只如裏樹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値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禍生也樹云作什麼僧云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樹云闍黎受戒來多少時僧云二十夏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所以雪竇拈云這僧棒雖喫了要且去不再來雖然打了這僧却不曾地當時莫傷鋒犯手他若省去無你摝動處古人有三度喫六十棒者且道他意作麼生雪竇云這僧憑麼喚也喚不迴頭來且道他意作麼生裏樹令雖行是無風起浪處具眼衲僧試去辯別看

第十四則趙州偷筍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撞著頭漢 話) 婆云偷趙州筍

去（據虎頭也不爲分外。又云。也是本分捋虎鬚）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險）婆便掌（好打）州便休（莫道趙州休去。也有陷虎之機）雪竇拈云。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勘處（扶强不扶弱。黨理不黨親）

師云。這婆子本爲尼。因會昌沙汰。更不復作尼。只是參得好。這箇公案。諸人無事也好著眼參詳看。而今衆中有一般禪和家。須待長老入室小參。方可做些子工夫。不然終日業識茫茫。游州獵縣。趁溫暖處去却也。趁口快說禪。殊不知當面蹉過多少好事了也。不見巖頭示衆道。若是得底人。只守閑閑地。如水上按葫蘆相似。觸著便轉。按著便動。趙州古佛。便是恁麼人。這老漢幸自無事。却爲他時時有生機處。便要垂手。問這婆子。婆子既知是趙州。且道覿面爲什麼却道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婆子便掌。也是這老漢惹得婆子與他手脚。他便休去。且道趙州是箇什麼道理。五祖先師拈云。趙州休去。不知衆中作麼生商量。老僧也要露箇消息。貴要衆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斷牙關。可謂婆子去國一身輕。似棄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但凡拈古。須似這般手段。見透古人意。方可拈掇他。若不如此。便泥裏洗土塊。雪竇爲他作得這般工夫。見得透前後。便云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勘處。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當時作得箇甚麼道理。勘得這婆子去。諸人照顧。切忌著掌。

第十五則保壽開堂

擧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萬人衆前不得不恁麼）壽便打。（據令而行）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亦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臨濟猶在）壽便歸方丈。（兩箇弄泥團漢）雪竇拈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那裏得這箇消息來）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討什麼碗）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便打）直饒保壽全大機用。也較三千里。（你已在萬里崖州）

第二代保壽。參前保壽。令參父母未生已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如此數年不能省悟。一日別保壽行脚去。壽云。汝且住。當有證入。令作街坊。忽於鬧市中。見二人相爭。一人勸云。你瞉得如此無面目。壽於言下大悟。後前保壽遷化。祝三聖云。且令作山主。住十年

始得開堂後三聖作請主令開堂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且道他古人意在什麼處三聖云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此處又作麼生禪和家也須子細試去體究看莫是保壽不會便歸方丈麼是何道理看他悟底人爪牙迥自不同後來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壽云青天也須喫棒臨濟遷化三聖作院生濟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藏眼濟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祗對三聖便喝濟云誰知我正法眼藏到這瞎驢邊滅却後僧舉此語請益風穴穴云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復云只如三聖一喝又作麼生穴云可謂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游人臨濟一宗風穴親承不同小小後來南禪師道百丈耳聾猶自可三聖瞎驢愁殺人看他從上宗風豈是規模聞聽得來須是桶底子脫相似大用現前始有如此作略雪竇自蜀出峽先見北塔一住十年已有深證離北塔到大龍會中作知客亦多時大龍一日上堂師出問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

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師云這老漢瓦解冰消龍云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師便出龍云老僧因什麼瓦解冰消師云轉見敗闕龍作色云叵耐叵耐師休去雪竇後行脚到南嶽舉似雅和尚雅云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須行脚後大龍小師在浙中相見謂曰何不與先師燒香雪竇云昔僧問先師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我誦此因緣報他恩了也後到洞山聰和尚處又參大愚芝芝嗣汾陽昭雲峰悅承嗣芝悅與雪竇游從最久久參臨濟正法眼藏宗旨雪竇最得芝和尚提誨所以雪竇會臨濟宗風雲峯悅知雪竇不嗣芝一日與游山特去勘他問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雪竇拈起一莖禾示之悅不肯云夢也未夢見在雪竇云你不肯即休雪竇知臨濟下宗風所以如此拈因這緣道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推倒禪牀直饒保壽全

機大用也較三千里敢問諸人只如保壽打這僧是全機不是全機只如雪竇道這僧當時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當時若便掀倒禪牀被保壽劈脊便棒時又作麼生到這裏須是頂門具眼方可見得他若未能如此也須退步體究看是箇什麼道理

第十六則無業妄想

舉僧問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可憐新鮮)國師云莫妄想(蒼天蒼天)雪竇拈云塞却鼻孔(知他死來多少時也)僧又問如何是佛(第二重公案)國師云即心是佛(滿口含霜)雪竇拈云拄却舌頭(歷那)

無業國師商州上洛人母聞空中曰寄居得否覺乃有娠生而有光滿室出家後講經律弁涅槃般若等論及見馬祖祖器之乃問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於是問曰三乘等學某粗知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曉祖云即今未曉底心即是佛更無別佛又問如何是祖師密傳底心印祖云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大德師回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頓悟乃禮拜祖云踪跟阿師禮拜作什麼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處後來答話只云莫妄想如此者二十年一日院主云和尚休得也未他即云院主應之他云這回休得也未直至死亦只云休得也未若道禪眞箇有一句教人端的參如問佛問祖只一般答何故一百箇答做一百般只這無業老漢也大殺逗雪竇下一句語極有作略如何是佛他云莫妄想雪竇云塞却鼻孔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雪竇云拄却舌頭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第十七則德山作麼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何不與本分草料)山云作麼作麼(賺殺一船人)僧云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已是落他綣繢了也)山便休去(此機最毒)至來日山出浴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且道他意作麼生)僧云這老漢方始瞥地(前箭猶輕後箭深)雪竇拈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錯下名言)德山既以己方人這僧還同受屈一狀(領過)以拄杖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看雪竇有什麼伎倆)從

上諸聖向什麼處去或有箇掀倒禪牀文作麼生 大衆擬議雪竇一時打趁打云你替大衆喫

師云德山尋常打風打雨爲什却不打這僧且道這僧如何可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你道這老漢肯做這般去就麼這僧却道赦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這裏合打且道爲什麼德山不打便休去是以殺人不用刀這箇全無傷鋒犯手處若是活漢方可見得若不是頂門具眼底直下卒難摸索至來日山出浴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這僧孟八郎却道這老漢方始瞥地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雪竇是作家鉗鎚大凡拈古須平將秤稱斗量了然後批判他雖恁麼拈不許人恁麼會雪竇拈道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只如德山前頭也休去後頭也休去未審作麼生是精金百煉德山眞是惡手脚見這僧不是受鉗鎚底人所以休去雪竇云德山旣以已方人這僧還同受屈德山如戴角大虫何故却以已方人且道此意作麼生若是具眼者必不可言句上走雪竇以拄杖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他爲什麼却拈放一邊却道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大衆擬議一時打趁到這裏合作麼生商量看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第十八則保福簽瓜

舉保福簽瓜次幸自無事 太原孚上座到來蒺藜著 福云道得與你瓜喫無風起浪作什麼 孚云把將來平地上陷人 福度一片瓜與孚豈是好心 孚接得便去遞相鈍滯 雪竇拈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眥膠承當已沒交涉 誰是好手試請辨看打云你辨不出還我瓜來

太原孚上座本是講經僧後因一禪客激之遂悟心要便云我從今已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頭扭揑也因游徑山佛殿前立僧問曾游五臺麼孚云曾游僧云還見文殊麼孚云見僧云向什麼處見孚云向徑山佛殿前見雪峯聞此語喜云作家禪客怎生得入嶺來後到雪峯峯領衆接至上堂孚一覷雪峯便下座孚參堂去後老宿拈云大小雪峯被孚上座一覷直得高竪降旗後來在雪峯會中作知客與玄沙輩箭鋒相拄如大虫插翅相似只如他一覷雪峯自有

箇道理。這簽瓜話。只是無縫罅。只是疑人。保福云。道得與你瓜喫。孚云。把將來。若是識端倪底人。見他一似兩陣相交。彼此互相好手。各無傷損。不見底人。未免胡亂指注。喚作禪道。不然喚作無事。一時去念言念語。生情解。轉打不著。離却此令。又作麼生。古人道。透關一句。直下孤危。只罷目前些子。教你見得便識將去。不識輒莫疑著。這箇是向上人行履所以。道同道者方知。此公案。雪竇拈得天然好。雖是死蛇。解弄也活。如今還有弄得活底麼。若搆得了。便許獨步寰中。七穿八穴。若也未會。一任把定死蛇頭

第十九則南泉示衆

擧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刺孔籠裏出頭來)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泉便打。(不放過也。是本分)州云。和尙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今日打著一箇)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殺人不用刀)雪竇拈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也須恁麼始得)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未免一半。若要盡令而行。諸公一時喫棒始得)南泉趙州。一出一入。互相唱和。緇素則有得失。著著無出身處。但去意不到處。正好急著眼看。是什麼道理。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這老漢有撥轉路頭處。更具通方底眼。便出衆問。如何是物外道。惹得這老漢僧打。却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南泉把不定。隨後却向伊道。龍蛇易辨。衲子難謾。且道他意作麼生。須是通方衲子。方可見得二老漢。落處。南泉一日上堂。趙州便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歸方丈。趙州便下堂。＊州云。這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堂中首座云。莫道和尙無語。只是上座不會。州便打首座云。這棒合是堂頭和尙喫。看他父子一機一境。如兩鏡相照相似。而今人將妄想意識去測度。爭得知他落處。如雪竇拈道。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當時即且置。只如今作麼生。良久云。放過一著

第二十則馬祖圖相

擧僧來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從上爪牙)僧便入。(却是箇靈利衲子)師便打。(也不得放過)僧云。和尙打某甲不得。(逆水之波。經幾回)師靠却拄杖休去。(如擊石火)

＊州字疑衍

＊圖一作圓

似閃電光可惜許有頭無尾雪竇拈云。二俱不了許他雪竇具眼和尚打某甲不得。算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打云只爲諾却拄杖休去。惹得雪竇許多葛藤

馬祖大師見僧來參。便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且道此意如何。這僧却是箇作家。便入。祖便打他。却難容。便道和尚打某甲不得。這老漢知他是本色衲僧。便恁麼休去。招得雪竇點撿道。二俱不了。只如此便下座。却較些子。末後更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只如雪竇恁麼道。已是靈龜曳尾

第二十一則與化罰錢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禍事你不久爲唱道之師。莫教人壞家男女賓云。不入這保社好彩這漢皮下有血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不免惹絆賓云。沒交涉以級便準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饡飰。摑合而行。不爲分外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飰。即便趕出院。也不爲分外雪竇拈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旁觀者不肯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打云棒既喫了作麼生索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剌孔鑵漢相撲

大凡臨濟下兒孫。須明此一段大事。始得這公案。須是透得淨盡。方見。纔若擬議。礙塞殺人。只如興化問克賓維那。道你不久爲唱道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飰。這漢訝郎當地。也與他出錢。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這漢訝郎當地。也與他出院。若要扶竪臨濟正法眼藏。也須是明取這一則公案。始較些子。人多下喝。下拍。生情解。我恁麼說話。也是漏泄天機了也。到這裏作麼生會。也須是他父子相投。言氣符合。方始見得他克賓維那。爲他不與常人一般。纔作情解。便落在世諦流布。只爲透不得關捩子。自然到他古人自在安樂處。所以道。你若行時。我便坐。你若坐時。我便行。你若作賓。我須作主。你若作主。我須作賓。所以互相建立。若作情解。卒摸索

不著亦似臨濟遷化謂三聖道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聖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或有人問你作麼生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看他如此那裏有情解得失來只如興化向克賓維那道你是會來不入不會不入克賓道沒交涉且道他意作麼生後人情解道當初但下一喝或云以坐具便摵自然不著出院只管議論將去有什麼交涉後來住院開堂承嗣興化蓋謂他踏著向上關棙子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那裏似如今人在情想中分得分失來不見興化一日有同參來纔相見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又喝化拈拄杖僧又喝化便打云看這漢猶强作主宰在直打出法堂侍者至晚却問適來這僧有甚言句觸忤和尚化云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我將手去他面前探兩帀他却不知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興化一日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便禮拜歸衆興化云旻德今夜却較興化二十棒何故爲他旻德會這一喝且不是喝到這裏看他宗風作略手段須是他屋裏人方可會得會得了也只易得他欒頭空些子透見雪竇道克賓維那要承嗣興化只這一句便見得雪竇會得忒好若不徹骨徹髓深入房庭焉能知得這些子難處雪竇拈得情也盡見也除雪竇但知只拈話便了克賓知他得幾年爲什麼雪竇却道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却以拄杖一時趕散大衆且道他畢竟作麼生驗

第二十二則長慶淘金

學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無手人得慶云有伎倆者得已是第二頭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撫舌八郎作麼慶云大遠在不妨誠入光彩雪竇拈代云這僧當時便喝賊過後張乃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減師半德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方堪傳受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一坑埋却便打

長慶稜道者平生參請直是將死生著在額頭上坐破七箇蒲團豈似今日如存若忘初參靈雲便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靈雲道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後學似
雪峯峯云汝豈不是蘇州人慶云某甲豈不知是蘇
州人雪峯舉似玄沙沙云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
伊下來某向他說麼到玄沙處舉前話沙云你是稜
道者作麼生不會稜云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
沙云只是稜道者不用外覓稜云和尚作麼生與麼
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沙云你是兩浙人
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稜云實不會乞和尚說破
沙云我豈不是向你說也稜云某甲特地來乞和尚
爲說莫與麼相弄沙云你聞鼓聲也無稜云某不可
不識鼓聲也沙云若聞鼓聲只是你稜云不會沙云
且喫粥去便上來稜喫粥粥了便上云乞和尚說破
沙云不是喫粥了也稜云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
且辭歸去沙云你來時從那裏路來稜云大目路來
沙云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後於雪峯
一日捲簾大悟有頌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
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後來示衆
道擡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大凡參請須要
抵死覓生用做一件事頭在面前忽然似長慶恁麼
桶底脫去也不妨快活須是捨長久工夫始得相應
一日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掛角後
如何慶云亂叫喚看他得底人自然用處七縱八橫
這僧致箇問頭也有氣息却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
得者衆中謂之借事問慶云有伎倆者得雪竇便出
一隻眼道有伎倆者不得這瞌睡漢更道某甲還得
也無雪竇道蒼天蒼天且道他意落在甚處三日後
看

第二十三則大梅無意

學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可熱新鮮）梅云西來
無意（賺殺一船人）僧舉似鹽官官云一箇棺木兩箇死
漢（是賊識賊）玄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也是火裏人）雪竇云
三箇也得（如麻似粟成群作隊）
師云雖然如是雪竇也是曾州人逞賊學僧問人人
有箇觀音如何是和尚觀音云云古鏡話亦然西來
無意有底云無見無聞又云一切皆無若作恁麼見
解一時壞了你既道無又用參請作什麼殊不知古

入一期問答。應病與藥。截斷葛藤。後人只管狂狗逐塊。翳官憑麼道。且不是無意。通方作者。共相證明。玄沙雪竇不言而喻。

第二十四則臨濟蒿枝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賓兒思答債）如今更思一頓棒喫。誰爲下手。（打云已喫了也）僧出衆云。某甲下手。（莫茆廣）濟拈棒與。（棒頭有眼）僧擬接。濟便打。（果然何故忠人無信）雪竇拈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不得不恁麼不恁麼時如何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師云。臨濟在黃檗會裏三年。行業純一。首座歎曰。雖是後生。與衆有異。首座問。上座在此多少時。云云。黃檗曰。不得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云云。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一日普請鋤地。濟見黃檗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云云。檗打維那。濟連钁曰。諸方火葬。我這裏一時活埋。到這裏。且道。與六十棒相見時如何。還知他本分作家麼。臨濟從此一喝起來。如今向劍刃上求人。今人却換作移喚他。有什麼氣息。臨濟溈山處見仰山云。我欲向北去建立黃檗宗旨。仰山云。若到彼中。有二人輔佐你。只是有頭無尾。濟到河北住一小院。普化克符先在彼中。濟謂二人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須成褫我。二人珍重便下去。次日普化上堂問云。和尚前日說什麼。濟便打。又一日克符上來問。和尚打普化作什麼。濟亦打。至晚小參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出衆便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如何是人境俱奪。濟云。幷汾絕信。獨處一方。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云。王居寶殿。野老謳歌。符禮拜。濟便打。臨濟宗風。從來捋虎鬚。致使後代兒孫爪牙卓朔地。他一日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棒喫。誰爲下手。須得箇茆廣漢大膽出來。擬議之間。濟便打。雪竇拈來。眼親便見。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第二十五則師祖珠藏

擧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放下着）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打葛藤作什麼）雪竇云。草裏漢。（有些子）祖云。不往來者。（兩重公案）泉云。亦是藏。（有什麼共語處）雪竇云。雪上加霜。（灼然）祖云。如何是珠。（打云是什麼）雪竇云。險（着了也）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且道具什麼眼。直得賓主互換。想闍黎作這般手脚不得）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說什麼龍頭蛇尾。好與三十棒。何故爲他只恁麼。不能不恁麼）

師云。獲珠吟。撥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又有者道。南泉老婆心切。古人到這無心境界。恁麼道也得。不恁麼道也得。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草裏漢。雪上加霜。雪竇這兩撥。且不得隨語生解。會師祖問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祖應諾。泉云。出去。祖便悟。雪竇云。險。若要親切。須著箇眼看。主賓互換。臨機獨用。同得同證。有轉變出身處。始得。學清八路問羅山。仰山插鍬叉手意旨如何。山云。清尙座你還曾夢見仰山麼

第二十六則鏡清問僧

擧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明珠不合彈雀兒）僧便出去。（似則似。是則不是）清云。邯鄲學唐步。（一手擡一手搦）雪竇拈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爲什麼學唐步。（扶强不扶弱）若辨得出。與你喫茶。（且喜沒交涉）

師云。邯鄲乃是趙國。其人善行。宋人往學之不成。唐捐其功。云云。故云。邯鄲學步。匍匐而歸。云云。雪竇錯會莊子意。云云。不免將錯就錯。南禪師頌云。相逢相問知來歷。云云。雪竇大意。只拈他二人相見處。

第二十七則雲門法身

擧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天下衲僧疑着）門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慣得其便）僧云。請和尙鑑。（看）門云。鑑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第二撥施旗槍來也）僧云。恁麼恁麼。（分疏不下）門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喫飯麼。（式燃無佛法身心若是我當時只向他道草賊大敗便走）僧無語。（這漢飽喫了飯。却作這般去就）雪竇拈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士。（山僧適來道了也）過在什麼處。（打云只是喫飯漢）

師云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仰山推枕子話。云云。溈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又舉陳操尚書問衲僧本分事云云。請和尚鑑。這僧不妨奇特。爭奈雲門是作家。向虎口裏橫身。恁麼恁麼。更僻在閑處。便見者草賊大敗。雪竇恁麼拈。人道什麼。

第二十八則三聖金鱗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撩他過狀。自己也不知）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鈍置殺人）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一任辟跳）峯云老僧住持事繁。（時人盡道雪峯有陷虎之機。要且不然）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為什麼如此）直是罕遇作家。（便打。你也未是作家）

師云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若是擔板漢。決定向食處作活計。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且道是曾出網來不曾出網來。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云云。此語也毒。雪竇猶自道未在。好與三十棒。其意要顯本分草料。向雪峯頭上行。諸人若要轉變自在處麼。不然辜負雪峯雪竇。便打。是有過是無過。你若辨得出。拄杖子還你。

第二十九則伏牛馳書

舉伏牛為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當時便喝。免見葛藤）牛云即心即佛。（蒼天蒼天）國師云是什麼話。（灼然不放過）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好便與一喝）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漏逗不少）國師云猶較些子。（也只是鑑邪邏惡）雪竇代云當時便喝。（已是第二重公案）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也好）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更是葛藤）雪竇云是什麼語話。（不是雪竇也不知落處）也好與一摑。（接即不無。且道雪竇意落在什麼處）見之不取。千載難忘。（打云著）

師云伏牛是馬祖下八十四人之一數。與丹霞為方外知音。通儒書。講教。國師垂問伏牛只合便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為什麼先道即心是佛。可謂作家禪客。不辱宗風。雪竇代云伏牛等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便下一喝。諸人若辨得這一喝。下面一落索一時辨得。國師道猶較些子。雪竇代云便喝。不可道國師不是。雪竇更要向上行。前頭即心是佛。後面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伏牛卻問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俱是心雪竇代伏牛出氣不妨是作家鉗鎚番覆看方見雪竇有工夫得其妙處諸人若向雪竇也好與一撥處參得徹許汝有回互轉變處

第三十則玄沙過患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你道不見什麼法和尚自屎不覺臭 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第二頭承當 玄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則未在招他恁麼道 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只這雪竇也無出身處 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只恐你承當不下

師云鏡清住越州鏡湖三十年學一宿覺鄉人話玄沙問得漏逗云云鏡清答得郎當何故如此只為伊識破來處如排兩陣彼此相向只對些子機鋒學涅槃經中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過於嗔者六根本中唯嗔最毒玄沙云不見什麼法問得言中有響莫是不見云云答處早轉變了也鏡清道莫是二字大有淆訛爭奈鏡清皮下有血玄沙眼裏有筋二俱好手兩不相饒此皆從上來命脈浙江將為鍛煉語

第三十一則報慈問僧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什處也要驗過 僧云臥龍賓頭人難得 慈云在彼多少時好與一撥 僧云經冬過夏也好箇坦蕩漢 慈云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也好驗過 僧云獅子窟中無異獸兩頭三面 慈云汝試作獅子吼看拈一放一 僧云若作獅子吼即無和尚也雖然落草卻有主宰 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彼此鈍滯 雪竇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遞相鈍滯有什麼用處 據令則彼此俱險一時喪身失命 還點撿得麼打云險

師云此箇公案賓主相見如排刀鎗大陣卻用特石畢竟卻不失血脈獅子窟中無異獸料掉沒交涉卻有活處云念汝新到且放汝三十棒死中得活從頭都放過何故合用處卻不用不用處又卻活潑潑地雪竇拈平展則兩不相傷龍門無宿客已是平展且道甚麼處是險處

第三十二則船子絲綸

舉船子頌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

(有麼有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勞而無功)雪竇云。這老漢勞而無功。(已在言前)或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正中這漢毒藥)又作麼生免此過。(用免作什麼)良久云。莫道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終是有心)

師云。船子和尚三頌。唯此一頌最為深妙。舉洛浦龍潭答木平話。舉夾山見船子話。一波纔動萬波隨。山僧道有麼有麼。畢竟作麼生。夜靜水寒魚不食云云合頭語本是船子語。後來雲門愛舉。雪竇用作雲門語。既是船子語。為什麼卻有合頭語。雪竇見他語墮在這裏。所以與他開一線道活路

第三十三則投子一言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掛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人莫謗好)僧云。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見機而作)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和尚慣用此機)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將爲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子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賊過後張弓)雪竇云。也不得放過。(作麼生)纔轉便與擒住。喝云。是誰不甘。(咄)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你也跳不出了也)

師云。巨榮禪客諸方常有問答話。收放作家。爭奈投子是奇人。鉤頭有餌。喫著則喪身失命。可謂得邊塞之用。釣得來。鎚得破。有般底呼得來。遣不去。畢竟干戈作亂。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證無知見。這僧也是淆訛。卻不禮拜。遶禪牀而出。若是別人無奈他何。投子也不忙。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這僧有無轉變作用。云云。投子末後一句。盡是從上來人行履。這箇唯趙州會得投子意。若是諸人。當時被投子擒住。合下什麼語

第三十四則祖師六塵

舉祖師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眼見耳聞有什麼過)雪竇云。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這老漢二杓惡水在)又要第二過。既無應合辨主。(第三頭身露影)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這作家宗師終不藏身露影)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弄精魂漢有什麼限)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打云已落第八頭)

師云。信心銘云云。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

昧。雲門云。一切處不是三昧。有聲香味觸體在一邊。聲香味觸在一邊。見解偏枯。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洞山云。塵中不染丈夫兒。雲門云。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一切但喚作一切。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六塵只得不唧溜。二乘等人如焦穀芽不復再生。又本仁道。色不是色。聲不是聲。六塵皆然。畢竟如何。還同正覺。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云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過既無。拄杖頭上須辨箇主賓。不可儱儱侗侗。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見悟本語。亦肉團上壁立千仞。是臨濟語。雪竇道。此二人俱未有主在

第三十五則本生拄杖

舉本生以拄杖示眾云（也是一場狼藉）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尖上更加尖）且道老僧為人在什麼處（當時若與本分草料）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是即是太纖纖）生云。也是闍黎不分好（未是好心）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似恁麼僧一箇半箇則君千箇萬箇無處覓）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也不放過）僧無語（灼然龍頭蛇尾）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據款結案）雪竇云。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也有些子）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為人在什麼處（若不是作家爭解恁麼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那裏得這消息來）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打云也須喫三十棒始得）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拗折拄杖子作麼生為人）雪竇復拈起拄杖子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口如楄擔眼如木突且道拄杖子在什麼處瞎漢）

師云。諸人且道。拄杖子為人在什麼處。且道拈起是。不拈起是。若是頂門上有眼底漢。朕兆未萌前薦去即得。若向正令已行後作主宰。卒摸索不著。僧云。不敢妄生節目。也是箇圓陀陀底漢。節目上更加節目。且道是罰是賞。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當時合下得箇什麼語。免得本生恁麼道。看他賓主相酬。兩口劍相似。雪竇道。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別人只拈到這裏。雪竇有餘才。拈起則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本生會瞻前顧後。不失血脈。本生公案。雪竇拈得也

好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第三十六則安國伊蘭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逢强即弱)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遇賤即貴)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乃竪起拂子云。且道喚作拂子不喚作拂子)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不可喚作拳頭喚作什麼。弄泥團漢)國云只爲喚作拳頭。(也是兩箇無孔鐵鎚)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三箇也得師云雖然如是。盡是義學沙門)

師云。安國承嗣雪峯。此是忠國師塔銘語。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舉正人說邪法。邪法即爲正。邪人說正法。正法即爲邪。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逢强即弱。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遇賤即貴。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是時會中也有恁麼人。此箇下語不失宗旨。雪竇依樣畫猫兒。三箇一時恁麼。教山僧作麼生

第三十七則玄沙見虎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因)龍云前面是虎。(好箇消息)沙云是汝。(漏逗不少)雪竇云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山僧也恁麼。天下人恁麼用。祖師作什麼)

師云。天龍與玄沙入山見此機緣。有什麼省處。舉雪峯下有孚上座見虎云。某甲甚怕怖。峯云是你屋裏事。怕作什麼。要明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坐斷天下人舌頭。識取這箇時節。不見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莫道物爲已。南閻浮提有四種重障。若人透過不落陰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虎不是虎。物不是物。若乃情盡無不皆是。更無是物皆同一體。作用雲門道。盡乾坤大地無一纖毫云云。若向這裏見得玄沙。便乃見玄見妙見佛見祖。見顚見狂。山是山。水是水。虎是虎。物是物。各歸本位。各著平實處也。爲人不得須是恁麼也不得。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不恁麼却恁麼。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是有坐斷。是無坐斷。也未在。且道畢竟作麼生參

佛果圜悟禪師擊節上

佛果擊節錄卷下

雪竇明覺禪師　拈古

佛果圜悟禪師　擊節

第三十八則洞山三頓

舉洞山初和尚到雲門。門問近離什麼處。常程途山云。查渡。實頭人難得門云。夏在什麼處。第二頭箭錄也須著眼山云。湖南報慈。可照不睹人門云。幾時離彼中。三重公案山云。去年八月。只為腳不踏實地門云。放汝三頓棒。天下衲僧只知有恁麼事。殊不知有不恁麼事山至來日。卻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果然摸不着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去。可惜許山於此大悟。還曾夢見也未。雪竇拈云。雲門氣宇如王。不妨孤危峭峻撈著便冰消瓦解。草裏輥當時若據令而行。令人常憶龐居士子孫也未到斷絕。你也替他喫棒

師云。大溈眞如和尚愛教人看這因緣。拈。人情解。是門道近離什處。山云查渡。此放一頓棒。又云夏在什處。山云湖南報慈。此是放一頓棒。幾時離彼中。來山云。去年八月。此是放一頓棒。只管情解道分明是三頓棒。且喜沒交涉。又有一般道。洞山實頭所以放他三頓棒。又有底道。當時便好一喝。若論如何若何。更是狂見。一時不恁麼。畢竟作麼生。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雪竇要打他道。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正好打。雲門雖然養子方知父慈。拈他情解便會。只為雲門語好。便發得悟處。有本收剿去商量二字。只云江西湖南便恁麼去。一悟後便道我已後向十字街頭。卓箇庵。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知識。與他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令教洒洒落落。箇箇做無事道人去。一如臨濟當時去見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得徹。且道這箇是如何。古人一言一句。轉凡成聖。點鐵成金。所謂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後來僧問如何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覷便見。那裏有許多般。千聖萬聖。挨撈教人見到這裏。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末梢時。明眼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向末梢時一覷便見。廓天一路。相似伶利漢。蹉著處一點便

會雪竇拈云雲門一似覇王相似因什麼撈著便冰消瓦解雪竇嫌雲門老婆心如此當時眞箇好打到這裏拈則許你拈會則不許你會若只恁麼會又錯了也當時劈脊便打趁出去已放過了也教他後來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也不著村後也不著店天下人不奈何或若奈何時如何鼻孔撩天

第三十九則大慈示衆

擧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自病教阿誰識）時有僧出（須是放過）大慈便歸方丈（且道這僧患什麼病）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是辨箇得失（果然）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膏肓之病決不可醫）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這一服藥醫得什麼病）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不可只守他途轍去）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打云如麻似粟）

師云杭州大慈乃馬祖下尊宿蒲坂人頂骨聳高其聲如鐘一日示衆云大慈不解答話只是識病且道這僧病在什麼處法眼道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逐日行住坐臥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圖箇什麼大慈後來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聞云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是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不見趙州小參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試出來看時有僧出禮拜州云適來抛磚引玉却引得箇墼子又資福云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況過江來只如大慈如此示衆便有僧出大慈見不堪與語便歸方丈古人下鈎釣鯤鯨豈與你撈蝦摝蜆來你若是箇漢纔上來却與你辨明且道大慈意畢竟作麼生諸人試去子細參詳看時作麼生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是辨箇得失雪竇既如此拈且道什麼處是辨得失處雪竇自云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此意又作麼生這箇與古人齊肩並駕往往更加出古人方可敢拈公案自家既參不透向

什麼處見古人向什麼處下手拈掇。雪竇拈得好。且到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問諸人且道作麼生是諸方長處。諸公拈一條拄杖到處行脚。他時或被人推向曲彔木床上坐。或有人出來且作周向識病。大唐天子只三人這一句。乃周朴詩。雪竇穿作一串。拈大慈拈諸方只這雪竇也有些子點胸。且道什麼處是他長處。如是不肯天下人。這箇老漢有衲僧拄杖子。又有金剛眼睛。也有七事隨身。若是不得底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得底人如虎插翅戴角相似。自然不受人羅籠。周朴贈大潙詩云。禪是大潙詩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

第四十則黃蘗閉門

舉趙州州黃蘗(兩箇老賊)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孟嘗門下)州云救火救火(果然不羅為朱履客)蘗便出擒住云道道(兩重公案)州云賊過後張弓(還這漢手脚)雪竇拈云。直是好笑(旁人有眼)笑須三十年(為什麼如此)忽有人問雪竇笑箇什麼(更問作什麼)笑賊過後張弓(打云也未放過)

師云。趙州到黃蘗。蘗便閉却方丈門。一似電光石火。

◎一錯處字

相似。若是懵懂禪和見人纔閉却門。却必無奈何。看他趙州與黃蘗二俱作家。神通游戲妙用自在。趙州却云救火救火。這老賊黃蘗當時便打兩掌。他也不奈何。什麼處是賊過後張弓處。惹得雪竇道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雪竇笑不是好心。笑中有刀

第四十一則鏡清方便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放下著)清云是什麼源(掇)僧云其源(著)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却將惡水驀頭澆)雪竇云死水裏淹却。有什麼用處(作麼生是活水裏底)侍者問清適來是成褫伊。清云無(鐵彈子好箇消息)者云是不成褫伊。清云無(金剛圈子也好消息)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終是打葛藤)雪竇云猶較些子(同坑無異土)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有什麼威光)要與這僧相見(還識這僧麼)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打云如今須喫)

師云。鏡清一十七歲行脚參見雪峰。峰問什麼處人。清云溫州人。峰云却與一宿覺同鄉人。清云且道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峰笑乃器之。只如這僧問鏡清。

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淸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淸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且道鏡淸是有指示無指示還會他道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麼不可也敎山僧和泥合水去也一日有僧請益次淸指坐僧云禮拜了後有少事僧禮拜了淸問云有甚麼事僧云不落四威儀請師道淸云更禮三拜僧至明日上問某甲過在什麼處淸云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片雲生晚谷迷却幾人源雪竇云不是鏡淸咸光要與這僧相見雪竇尋常末後愛弄所以道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諸人無事也試去參詳看落著處如何

第四十二則香林衲衣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闍黎還行脚麼) 香林云臘月火燒山(千重百匝滴水滴凍) 雪竇拈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相隨來也) 翹松鶴冷(左眼半斤) 踏雪人寒(右眼八兩) 達磨不會(猶較些子) 大難大難(有什麼難)

師云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香林道臘月火燒山雲門道臘月二十五看看臘月盡香林子承父業何故如此只為他家有本分事在若是靈利漢向學處便會多少直截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與不及若是箇本色衲僧那裏取別人口頭辨來古人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拔釘楔雪竇具眼使道臘月燒山萬種千般雪竇向藕絲孔裏包含大千沙界故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翹松鶴冷踏雪人寒恐人使向言句裏作活計轉生情解末後蓋覆將來却云達磨不會大難大難諸人還會麼且參三十年悟去也不定

第四十三則本仁示衆

舉本仁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也打葛藤不少) 何故且聲不是聲(猶較些子) 色不是色(兩重公案) 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只恐不出) 仁云喚作色得麼(果然) 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又恁麼去也) 僧禮拜(果然) 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裡辨得許汝有箇入處(什處得這一落索來) 雪竇拈云本仁也甚奇怪(見什麼) 要且貪觀天上月(也是亂指注) 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從這裏入)

師云本仁高安人嗣洞山价大溈秀拈云本仁只知

横千不知竪萬。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他問聲前句後覓箇安身處。自然別有生涯。雪竇意如此。大凡垂示不須這誵訛。處方釣得他這僧出來。爭奈本仁是作家宗師。能據虎頭收虎尾。直得壁立千仞。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雖然如是。也須照顧始得

第四十四則國師三喚

舉國師三喚侍者（也是熱發）。雪竇著語云。點即不到（著）。侍者三應（也是草裏出頭來）。雪竇著語云。到即不點（過）。將為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這老漢作怎麼去就）。雪竇著語云。瞞雪竇不得（也被瞞了也）。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老老大大。面皮厚三寸）。會得也是無端（因什麼隨他脚跟轉）。雪竇云。元來不會（咄）。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水當得也未）。粉骨碎身未報得（辜恩負德作什麼）。雪竇云。無端無端（自領出頭）。

第四十五則投子抑逼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指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亂叫喚）。雪竇云。蹤跡漢（也是鬼窟裏作活計）。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衆盲（以己方人）。雪竇云。端的瞎（兩箇也得）。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爛泥裏有刺）。雪竇云。停囚長智（捉賊）。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老賊）。雪竇便喝（放過即不可）。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也要諸方點撿（放你不得）。乃成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蝦芥投針）。無事相將草裏行（也是無端）。負汝負吾人莫問（天下人跳不出）。任從天下競頭爭（阿喇喇鬧聒聒）。師云。諸人各各自有箇國師。各各自有箇侍者。無事請辨看。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瞞我不得。玄覺徵云。什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你欠會在。又云。於此見得。便見玄沙。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悟在。而今作麼生會。

第四十六則雲門示衆

舉雲門示衆。老胡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白浪滔天）。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討什麼屎臭氣）。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也是賊過張弓）。貴圖天下太平（干戈競起）。雪竇拈云。便與掀倒禪床（也是第二機）。師云。雲門大師。但發一言半句。驚天動地。雪竇是他

家屋裏兒孫。知有恁麼事。諸公合作箇什麼伎倆。見得雪竇去

第四十七則智門草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却調著箇乾屎橛) 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一等是拖泥帶水) 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元來有向上向下) 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摩醯首羅) 雪竇拈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子不談父德)

師云。雪竇拈古。著著有出身之路。縱橫自在。不向死水裏浸却。是他有這般手段。不顧危亡。便恁麼拈弄。何故。為是他識得智門根源。所以恁麼拈出。教人不要作情解。今之參學兄弟。只管去記持言句。有什麼交涉。你不看這僧問處。智門答處。如何切須子細著些子工夫。參來參去。決定見得。

第四十八則雪峰五棒

舉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是則是。不借但乜太賒) 僧云。某甲有什麼過(這漢皮下還有血脈) 峰又打五棒(前箭猶輕後箭深) 雪竇拈云。雪竇不會與人打葛藤(猶在) 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定龍蛇。別緇素。不無雪竇。拄杖子還將得來也未) 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打云果然)

師云。你諸人還會麼。因什麼不打四棒。不打六棒。僧後參巖頭。頭打五掌。且道與五棒是同是別。一等是放行。不妨奇特。用得好。如人善射。箭箭中的。前五棒日照天臨。萬象不能逃影。後五棒雲騰致雨。這僧覓過。雪峰又打。且道是雲是雨。雪竇要與人抽釘拔楔。大溈秀云。這僧腦門著地。過犯彌天。雪峰輕恕。猶自不知罪名。再犯不容。更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惑亂後學。可謂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

第四十九則徑山一點

舉馬大師令智藏持書上徑山(書中不知有什消息) 山接書開見一圓相(道什麼) 於中下一點(也把不住) 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是精識精。是賊識賊) 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拄杖子未折在。盡大地人總須喫棒) 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也是將南作北) 亦有道。但與劃破(轉見勿交涉) 若與麼只是不識羞(一切人笑你) 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也是後無老宿) 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看他下

(雪竇敗闕)只這馬師當時盡出早是自惑亂了也(只如雪竇恁麼分疏還免得麼也未)
師云釣鼇時下一槍闘保福云什麼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何爲大潙喆云還識馬師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又有云畫圓相本無事不合下一點不然作麼會喚作大圓鏡智人人盡是狂見不識羞十四祖龍樹尊者於法座上隱身現圓相提婆云此是我師現圓相義昔日國師有一百二十種圓相傳與就源源後與仰山山燒却源云般若多羅讖云小小沙彌有大機潙仰宗以境智只這圓相又過如擧拂子竪指行棒行喝雪竇恁麼拈可見古人意

第五十則睦州擔板

擧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兩箇擔漢)州云擔板漢(汝與他同參)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莫謗睦州好)何故這僧喚既回首因什却成擔板漢(正是擔板)

師云且道睦州落在什麼處這僧落在什麼處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州彈指一聲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有新到僧來方禮拜州叱之闍黎因何偷我常住果子僧云學人纔到和尚因何却道偷常住果子州云贓物現在且道作麼生是這僧擔板處直是難參雪竇分明與你拈了也

第五十一則巴陵示衆

擧巴陵示衆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干戈競起)既不是風幡向什麼處著(眉毛眼睫上)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者老賊寐語作麼)雪竇道風動幡動(也是干戈)既是風幡向什麼處著(已在言前)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這老賊亦寐語)

師云這箇是拈古格則師復擧盧能初見五祖事後到四會縣被獵人擒去守網四箇月又引二上座議風幡話印宗問云忽然大悟雪峰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三十棒太原孚侍立皶齒峰云老僧與麼道合喫三十棒保福云作賊人心虛蕭何致律五祖

戒。云著什來由。又云不合道。末後語只爲箇心之一字錯認光影

第五十二則則川摘茶

擧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漏逗漢有什麼難見處 川云若不是老僧洎與龐公答話。是則是公然不近人情 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劈口便掌 川不管。也是不近人情 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好與一掌 川亦不管。也是不近人情 士喝云這無禮儀漢待我一一擧似明眼人去在。引得狼來屋裏齩 川拈茶籃便歸。有末後句若無末後句誰敢喚作則川 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疆封不能同生同死。雪竇也是據欵結案 當時好與擗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未免傍觀者哂

師云雖然只是打淨潔毬子也打得好。末後爲什麼却不答他話。作家相見有始有終。有者道洎與龐公答話被公作亂一上。識法者懼。則川所以如此。雪竇道只解把定疆封。且莫向雪竇句下錯會。你且道則川是答他話不答他話。若會得去拍拍都是令。或有向你道作麼生是則川把定疆封處。作麼生對他。雖然恁麼拈。不許恁麼會。殊不知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

第五十三則雲門裂破

擧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道什麼 門云裂破。南瞻部洲北俱盧洲 雪竇彈指三下也是隨語生解

師云挑囊負鉢撥草瞻風。到一方一所見有本分正眼宗師。放下複子便與他老漢雖劄看是如何。可住不可住。這僧致箇問端。向一言道盡處問他。雲門這老漢不忙向道裂破。奇特。雲門有如此機鋒。亦要這僧不向情解上見。故如此答。後來雪竇恁麼也不是好心

第五十四則睦州鉢囊

擧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兩重公案 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放憨作麼 雪竇呵呵大笑。猶較些子

師云睦州尋常機如掣電。有衲僧巴鼻。這僧如此問。睦州如此答。且道與雲門答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別。佛法有兩般。若道是同。爲什麼問處則一。答處兩般。須是透到無疑處。方見徹。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

般逐水流。雪竇呵呵大笑。是什麼道理。試辨看

第五十五則雪峰三下

擧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尙見性如何。三段不同 峰打三下。斬釘截鐵 其僧復問巖頭。頭打三掌。同途不同轍 雪竇云。應病設藥。且打三下。說得道理 若據令而行。合喫多少。打云只打一掌

師云。尋常聞人說。無迷無悟。只是建立。無中唱有。且喜勿交涉。據實見處。晝見日。夜見月。未必爲奇特。三下三掌。若喚作棒。有什麼交涉。爲什麼只打三下。雪竇道。據令而行。合打多少。放過一著

第五十六則南泉出世

擧南泉山下有一庵主。行僧經過。謂庵主云。近日南泉和尙出世。何不去禮拜。與別人說即得。與庵主說則禍生 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世。亦不能去。果然 泉聞令趙州去看。也須是這老賊始得 州見便禮拜。直得風行草偃 主不管。沒奈何 州從西過東。鳥飛毛落魚行水濁 主亦不管。雪上加霜 州又從東過西。只得恁麼 主亦不管。三重公案 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只得恁麼 歸擧似南泉。泉云。我從來疑著這漢。兩箇一狀領過 雪竇拈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勘破了也。扶強不扶弱

師云。庵主雖然恁麼。且只會打淨潔毬子。不如南泉趙州有爲人底鉗鎚。古人出一則語。須是頭尾相顧。他一向不管。且道得箇什麼道理。便恁麼也。須是腳踏實地。到那無事處。方始恁麼。趙州見便禮拜。末後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且道勘得他麼。若勘不得。南泉趙州皆古佛。間生他眼在什麼處。泉云。從來疑著這漢。恁麼道是許他。是不許他。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方知落處。雪竇拈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勘破。你且道他作麼生是擔板處。試著眼看

第五十七則欽山恁麼

擧巖頭雪峰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渾侖吞箇棗 未審和尙作麼生道。欽德山云。你試擧天皇龍潭底看。後著這尿床鬼子 欽山擬議。駕與青龍不解騎 山便打。本合是德山喫 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也則令行一半直教氣息一點也無始得 云。是則是。打我太煞。賊過後張弓 巖頭云。汝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肘臂不向外 雪竇

云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不妨奇特爭奈龍頭蛇尾知他幾時向鬼窟裏作活計來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摵停囚長智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不用說道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果然令若盡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打云闍黎也須入涅槃堂始得

師云巖頭擔鍬頭行腳到處只做園頭雪峰擔笊籬木杓行腳到處作典座欽山將熨斗剪刀針線行腳到處與人做衣到箇所住處三人互為賓主作小參舉公案欽山承當不得後來卻到洞山契證法嗣洞山舉三人參德山話欽山致箇問頭也好被德山一拶直得忘前失後德山便打為他未徹在灼然是承當不得欽山既是落節後人已知德山大開門戶去這裏胡答亂答總被生機一拶諸人又作麼生欽山歸寮云是即是打我大險巖頭云汝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雪峰巖頭欲識拽過教乘這漢依前擔板巖頭若不是蘊藉將來爭解恁麼道大凡拈公案須是見得破公案識得縫罅雪竇解把定放行回轉拈得不妨有通變處翠巖芝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一口氣大溈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大溈即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拈棒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溈山是會麼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第五十八則玄沙問僧

舉玄沙問僧近離什麼處也要知他來處僧云瑞巖這僧往往學瑞巖話去也沙云瑞巖有何言句第二杓僧云長喚主人公還識羞麼自云喏弄泥團漢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自瞞了也不知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特若不別識爭辨真偽卻云何不且在彼中事生也僧云瑞巖遷化了也死而不弔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作什麼僧無對打云由在雪竇云蒼天蒼天好一坑埋卻

師云且道古人三十四年喚作什麼無人識得他卻喚作弄精魂有云昭昭靈靈建立且喜勿交涉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唯有玄沙風穴會得好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玄沙云甚奇特既是弄精魂為什麼卻有奇特如今還喚得應麼這一句奇特這裏著得一隻眼親見瑞巖所以雪竇云蒼天蒼天

第五十九則長慶羚羊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圍繞亂走）。慶云（作什麼）。草裏漢（果然）。僧云掛角後如何（你還識渠麼）。慶云亂叫喚（草裏自縛）。僧云畢竟如何（蒼天蒼天）。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拈放）。一雪竇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踏下名言）。長慶較些些子（未夢見在）。有般漢設使羚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正說著圈繢）。

師云。長慶自悔話後悟云。苦哉苦哉。疑我十五年後因捲簾悟道。有言云。我有一棒到你。你也須知來處。始得。學雲居六六三十六。趙州九九八十一。長慶勝如趙州雲居。雪竇道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些子。道在提向上事。長慶是箇中入※

第六十則圓明示衆

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依樣畫猫兒）寒則普天普地寒。（蒼天蒼天）雪竇云。什麼處見俱胝老（踏）熱則普天普地熱。（更添恐苦）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也有些子）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

※入一作入

（無縛身處）什麼處得一指頭禪（打云在這裏）

師云。德山第九代圓明禪師。有時上堂舉一則語。可謂驚羣。一日上堂云。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以拄杖一時趁下。諸公看他示衆。如金如玉。相似此一則公案亦好。雪竇見便要穿圓明鼻孔。末後句可謂得大自在

第六十一則南院諸聖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入地獄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分得一半）。僧云。和尚作麼生（好與三十棒）。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放過這漢）。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向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却不瞞人）。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莫道不知來處好）。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須然錦上鋪花爭奈靈龜曳尾）

師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古人向虎口裏橫身。爲人第一機裏。將金剛王寶劍斬斷了也。爭奈不會。當時這裏著得一隻眼。不妨奇特。雪竇云。令合是這僧行。爭奈拂子在和尚手裏。當時喚回打一拂子。隨手打。

云瞎

第六十二則雪峯相見

舉雪峰示衆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鬧）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鬧）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鬧）保福問鵝湖僧堂前相見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也要驗過）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雖然如是也是靈龜曳尾何不[illegible]去）雪竇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定（若是雪峰把定雪竇也無出氣處）忽若有箇衲僧出衆問雪竇作麼生（當頭有意）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爭奈淺水無魚）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徒勞下釣）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illegible]不得詐道不得）

師云且道雪峰垂此一鉤佇望多少事却被無出頭所以他只得恁麼道也是與車背後掉藥袋二人是他屋裏人相見處也不妨奇特雖然如是也是靈龜曳尾或有箇出來問雪竇作麼生不免德山令行一半當時雪峰會中一時偃刀避箭

第六十三則國師淨瓶

舉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頂上有圓光的不是）忠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光現也）僧將淨瓶至忠云却安著[illegible]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伶俐衲子）忠云古佛過去久矣（不免打葛藤）雲門道無朕跡（猶較些子）雪竇云直得一[illegible]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爭奈拗折拄杖子）[illegible]頭閑不徹水流潤下大忙生（[illegible]有末後）（[illegible]何處有雪竇）

師云古人[illegible]是筆貧人若咬得破一切處都是如人辭[illegible]不處發步步俯就爲人當時不過淨瓶合作得箇什麼雲門云無朕跡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雪竇扶忠國師一半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第六十四則茱萸看箭

舉趙州訪茱萸（兩箇老賊）纔上法堂萸云看箭（干戈相待）州云看箭（兩箇無孔鐵鎚）萸云過（可惜許）州云中（死）雪竇拈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illegible]作什麼）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illegible]性恁麼判斷）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垜漢（這箇垜子不堪射是中是過僧云是過便打）

師云。趙州老漢行脚。到處繞鬧。纔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討箇住處。云云。及到茱萸。如前問云云。又舉探水話。雪竇拈云。只消箇一。俱作家。末後太慈悲。若道知是慈悲。不知是毒藥。何故。聞道看箭。是作家。一云過。一云中。是不作家。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垛漢。云云。不妨難射。引三平見石鞏頌云。解學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爲伊途路得。所以不全身。法燈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云云。引石鞏問西堂。你還捉得虛空麼。堂以手撮虛空一下。鞏云。你不會捉。堂云。師兄作麼生捉。鞏云。你近前來。堂近前。鞏遂扭堂鼻孔。云。恁麼捉虛空始得。

第六十五則臨濟赴齋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又有兩箇老賊 濟云。毛呑大海。芥納須彌。不妨奇特 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更參三十年 化踢倒飯床。手忙脚亂作什麼 濟云。大麤生。猶有這箇在 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却好與一掌 濟休去。可惜許 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云麤料只云一般 濟復問。今日供養何如昨日。又恁麼去 化又踢倒飯床。拈八郎漢 濟云。大麤生。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也須盡情始得 濟吐舌。放過即不可 雪竇拈云。兩箇老賊喫飯也未了。也須是正賊。驗過始得 好與三十棒。你曾他喫棒 令雖行。且那箇是正賊。山僧不是

師云。引普化搖鈴因緣。毛呑巨海云云。出維摩經云。住不可思議大解脫菩薩。爲復神通云云。化踢倒飯床。作麼生會。須是大解脫人始得。若是粘皮著骨。決不奈何。臨濟普化佛法爭得如今盛行。雪竇道。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且道什麼處是不了處。三十棒賞罰分明。且道那箇是正賊。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舉三聖瞎驢話。大潙秀云。古人忍死待來。因什麼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由斯父子情忘。遂致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一僧參臨濟。未人事。乃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濟便喝。僧禮拜。濟云。這賊。僧亦云。這賊。便出去。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在後侍立。師回問。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主家有。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什麼處。座便出去。濟云。莫道無事好。南泉云。官馬

相踏

第六十六則三角示衆

舉三角示衆云(不免打葛藤) 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瞎漢)。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無孔鐵鎚) 角云蹉過(也是當機不辨)。谷便掀倒禪床(且道明箇什麼邊事) 角便打(箭鋒相拄。猶較些子)。雪竇拈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什麼處是眉毛未曾眨上) 說什麼此事蹉過(拈向一邊。且道是蹉過不是蹉過) 有僧問眉毛為什麼不眨上(你與他同參) 雪竇便打(自領出去)

師云。南泉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云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云云。舉三角示衆云云。一出一入。一挨一拶。如人把手上高山。未免旁觀者哂。這裏若爭勝負有得失。卒摸探不著。要辨不辨底。機要會不會底事。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始知得此公案。非雪竇拈。其餘人難為拈掇。眉毛未曾眨上。正好參究

第六十七則巖頭跨門

舉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好箇消息) 山便喝(可惜許) 巖頭便禮拜(也未是好心) 洞山聞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旁人具眼。爭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也不得放過。爭奈已敗闕了也) 雪竇拈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也有些子) 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 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豁老(而今爭奈闍黎何) 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不免說道理)

師云。德山巖頭初相見。便以此問問他(云云) 巖頭禮拜有些子誵訛。作麼生會。德山休去。又舉托鉢話云云。又且道這休去如何。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他父子相投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雪竇要勦絕他作麼生。是衲僧門下各有一坐具地。縱橫自在。所以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

第六十八則太原覷視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峰。才到法堂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好與三萬六千棒) 雪竇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也是將錯就錯) 孚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第二回重納敗闕) 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可惜放過) 雪竇云果然(還他雪竇點撿) 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

悞處門便打（更不消得）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峰。（山僧一時候然）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猫兒屎孔眼）

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吾有正法眼藏付與摩訶大迦葉。蓋爲黃河從源頭濁了。所以如此。且孚上座至看知事。若是向上人學著便知落處太原孚一覷有底道努眼光古人意不在與麼若無奇特處雪峰肯許他。尋常口似懸河作麼生便休去。不見道通方作者相共證明又云是賊識賊是眼光一下似則似猶隔一重在。引去堂前峰指日他爲什麼却擺手有般人見指日便道光明烜赫。雪竇道果然雪峰不打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悞處。雲門爲什麼却打這僧。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第六十九則雲門三病

舉僧請益雲門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你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挃（合得多少麻渾趣末）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盲（的然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的然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瘂（的然患瘂）僧於此有省（也須是鑽破混沌始得）雪竇便喝云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如今有底或拈槌竪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只管便是話說處）還會麼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打云有什麼雖奈何處）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也是第二機）以拄杖一時打趁（放過一著）

師云地藏云桂琛見有口眼耳。和尚作麼生接沙云你去又僧問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沙云許。僧珍重便行。舉法眼云我聞先師舉三種病人話我便會。如今人只爲言語所隔不能會。雪竇末後道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殊不知雪竇已是盲聾瘖瘂了也。

第七十則鼓山示衆

舉鼓山示衆若論此事如一口劍（道什麼）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斬）如何是劍。（是則是無出身處）山云拖出這死屍。（兼身在內）僧應喏歸衣鉢下打疊便行。（左之右之不妨是姦人細）（作家在什麼處）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若在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座云當時便去也。賴是靈利衲僧 山云好與三十棒。人人盡道賊過後張弓爭奈現成公案 雪竇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往往不能坐天下人舌頭 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且道賞得箇什麼 雖然如此若子細點撿將來未免一坑埋却。打云已埋了也

舉鼓山九重城裏聖箭話云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須知鼓山不蹈石門底句。舉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得奇特此喚作弄泥團漢。且道死屍在誰邊。劒在阿誰邊。若這僧有權有實有殺有活也。大諸訛。鼓山當時合打。爲什麼不打去了。却問首座方打。雪竇恁麼拈且得不錯會。若有得有失。雪竇一時埋却。則且置。雪竇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第七十一則睦州毛端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那要得道一落索來 陵云和尚問誰。過州云我不領話。兩重三重箇公案 州云我不領話汝不領話。兩箇都盧鐵面皮 雪竇拈云墮也墮也。放過即不可 復云這箇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打云也與劃斷了也

師云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和尚問誰也不妨奇特。作麼生摸𢱢他。當時若不是睦州難奈何他。云問長老。且道畢竟勘得破勘不破。武陵畢竟辨得辨不得。和尚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汝不領話。太煞誵訛。如鏡淸問僧近離什麼處。云石橋。云若人透得這一重。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睦州辨得他一出一入[illegible]一等是打葛藤不妨奇特。雪竇拈云墮也墮也。只消箇墮也一句。何故師子返擲。武陵功不浪施。末後復云這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鈯刀一割

第七十二則仰山坐次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這弄泥團漢通箇消息不妨奇特只恐有頭無尾 山下禪床打四藤條。也須是截鐵斬釘始得 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四下。言猶在耳 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打云是大幾下

禪佛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少賣弄）山云打鐘著（須是與他本分草料）禪便走（三十六計）雪竇云這漢雖是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也是據款結案）

師云當時若不見機而變何處更有大禪佛闍黎只管喚作什麼或有人問甚處是有頭無尾處什麼是見機而變處你若手忙腳亂老僧在你腳底下舉蹄宗下亦有大禪佛云我悟也我悟也師姑元是女人做翻一足云且道是什麼消息若不是腳踏實地爭敢輕開大口拈仰山著力處藤條未到折云云後到霍山至走入來要辨主人家霍山若辨他作家相見須是恁麼去打鐘著且道見箇什麼道理便走盡伊識得主人家所以便行雪竇道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這漢見機而變處是有頭無尾處須是自點撿子細始得

第七十三則智門般若

學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硬糾糾地）門云蚌含明月（通身是眼說不破）僧云如何是般若用（爛泥相似）門云兔子懷胎（通身是口說不得）雪竇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家邦（是即是溈山門下即得）若也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作麼生是丹霄獨步）

師云北塔因緣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據古六得箇妙處一言一句為人不妨奇特雲門下尊宿一句是三句北塔既究到這裏後人只管粘皮差骨昔日雲門北斗話并詐和尚般若體話衆中浩浩地商量今時人或聞一句半句不以為事蚌含明月乃中秋月夜蚌含月光以生珠盤山垂語云心月孤圓光含萬象盡十方世界只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雪竇云非唯把定世界云云兔子懷胎兔子無雄中秋月夜吞月光而孕從口產子答得安貼家邦舉體露金風鉢裏飯桶裏水銀椀裏盛雪珊瑚枝枝撐著月宗師眼目須至如此復舉玄沙示衆云十方世界不漏一絲毫

第七十四則烏臼參堂

學烏臼問玄紹二上座近離什處（一口吞盡）僧云江西（不妨好箇消息）臼便打（是則是太殺生）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總是知落處）臼云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還容得人擬議也無）

僧擬議（果然。恁麼去）。曰亦打（作家宗師。就中難得）。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自達磨西來。唐土討一箇也難得）。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能取響除）。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故是杜撰長老）。只管說照用同時。入境俱奪（便作座主見解）。

師云。烏臼乃馬祖下名望尊宿。玄紹二公亦是通方作者。錄中有問答因緣（云云）。復擧公案。便打。過在什麼處。須是情盡見除。無依倚。方見他古人全機處。玄紹二上座也識破也。便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作麼生是他機要處。參堂去。有什麼共語處。直須是情盡此是本分草料。雖爲咬嚼他通方作者。方知落處。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云云）。參堂去。若作無語會。是錯。此公案是從上提綱者格則。雪竇云。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有一般漢（云云）。雪竇破人情見。有云。拈棒便打處。是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錯會了也。

第七十五則雪峰天使

擧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和尚得恁麼耳目長）。僧云不敢（只管喫棒）。峰云。爭解恁麼來（果然拈起拄杖子）。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已是放過了也）。峰云。汝猶醉在。出去（放行此令）。僧便出（果然）。峰乃召大德。僧回首。峰云。是什麼（且道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箭鋒相拄）。峰云。這漆桶（天下衲僧跳不出）。僧無語（可惜許）。峰却顧謂鏡淸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殺人不眨眼漢。更賣弄好手）。淸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逢着箇作家）。峰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道是什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奪却雪峰槍頭子）。淸云成何道理（扶強不扶弱）。峰云。我恁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他恁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有不得（雪峰拄杖子。被鏡淸奪了）。淸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智過於師。方堪傳授）。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illegible]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的然）。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大有人恁麼會）。毒藥醍醐。千載龜鑑（何止千載。盡未來際風行草偃）。還會麼。這漆桶（咄。便打。還我話頭來）。

師云。這僧作賞官來。捨緣出家行脚。峰云。汝猶醉在。尋常雪峰爲人。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故云盡大地撮來如米粒大。豈不是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雪峰

恁麼道且道這僧什麼處是構雪峰處　復擧二僧到雪峰托庵門話彼中末後無語却毒這裏末後有語却傷鋒犯手是時鏡淸作侍者辨得他賓主相見處雪峰拈問鏡淸一開一遮一收一放峰折倒他不下豈不見道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淸云成何道理何故雪峰道即有分者僧道即無分峰云我恁麼及伊又道擬欵結案他什麼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有不得鏡淸便與念呪一遍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云云千聖傳來不墮諸數直須獨脫一切處羅籠不得若謂得去天下衲僧被你一時穿却鼻孔又趙州道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又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出去這漆桶何處是抑下悚人處鑑辜末後撮作一束教人易會

第七十六則大隨普賢

擧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不可不知去處僧云峨眉禮普賢去峩眉去即便休禮拜普賢作什麼隨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生事也僧畫一圓相抛向背後元來是屋裏人隨喚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饒殺人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雪竇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也是衲僧茶飯

師云大隨參六十餘員善知識在福州安禪師會下作板頭二十年云云大隨竪起拂子僧畫一圓相這僧是潙仰下禪客畫圓相抛向背後且道是奇特不是奇特大隨喚侍者將一貼茶與他是賞是罰是肯他是不肯他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畢外道論義負墮的斬若會雲門意識得大隨雪竇

第七十七則雲門新羅

擧雲門問新羅僧汝是什處人既知更問作什麼僧云新羅人實頭人難得門云將什麼過海是他始得僧云草賊大敗猶較些子門云爲什麼在我手裏第二杓來也僧云恰是也較些子門云一任踍跳可惜許雪竇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僧爲什麼在我手裏也是停囚長智恰是劈脊便打打云也不移一時

師云。且道打他作麼。若道是過。眉鬚墮落。這箇驗人這僧也是作家。將什麼過海。落在第二頭

第七十八則北禪資福

舉北禪問僧。近離什處。(與前一般) 僧云。黃州(不可不實頭) 禪云。夏在什麼處。(更饒一路) 僧云。資福(有事相借問) 禪云。福將何資。(入草也) 僧云。兩重公案。(也不得放過) 禪云。爭奈在我手裏。(却似雲門弟子相似) 僧云。在手裏即收取。(與新羅僧同參) 禪便打。(作家宗師天然有在) 這僧不甘。隨後趁出。(盡令而行始是本分) 雪竇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也不消得撥欵結案) 還知這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直饒解顧前後打了也是趁出) 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打云未折在)

師云。北禪是雲門弟子。福將何資。大凡勘辨。須是遮翻方勘得。爭奈在我手裏。所以道生擒活捉

第七十九則睦州示衆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許好惡。(也有些子) 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正令當行) 復召大衆。衆回首。(龍頭蛇尾) 丈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是則是忒煞不近人情) 黃檗和尚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也是正令當行) 復召大衆。衆回首。(兩重公案) 藥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摸𢱢不着) 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也是山僧道來) 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有什麼拂拭有什麼話訛) 或有箇無孔鐵鎚。為衆竭力。(也未是閑家分上事) 善能擔荷。(只恐承當不得) 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雪竇無拈拄杖云。(險) 放過一著。(龍頭蛇尾作什麼)

師云。睦州嗣黃檗。雲巖在百丈二十年為侍者。後嗣藥山。到藥山。山問。百丈有何言句。舉前話。至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山云。有此奇特事。睦州會拈先去頭邊道。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麼。又拈猶較些子。睦州意作麼生。這些子全機提來。硬糾糾地。雪竇善擔荷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且道雪竇前頭為人。後頭為人。無事試定當看。

第八十則玄沙圓相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是即是太煞起模畫樣生) 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撥見作家也須分明舉似) 沙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中作活計。(此猶是天下人摸𢱢不着處) 山云。和尚又作麼

生(渾無丈夫氣息)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彼他敎却俗頭丁也)山云和尚恁麼道得某甲恁麼道爲什麼不得。(只管喫棒)沙云我得汝不得。(識什麼好惡)雪竇拈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只如雪竇又作麼生打云人人出這箇不得)

師云備頭陀作一圓相直須子細參究直是奇特只恐你錯會。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若透得過方知玄沙重重慈悲粉骨碎身此恩難報舉玄沙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云云相似我得汝不得赤心片片舉外道問佛說不定法公案正是這箇樣子直是絕情塵意想不拘是非得失打得脫落洒洒地然後可以與此相合無悞

第八十一則南泉賣身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奇怪)一僧出衆云某甲買(釣得一箇)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太煞諸訛)僧無語(可惜許)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收禾山代云是何道理(不得翻款)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此語最毒)雪竇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直饒肯也是堦下漢)雪竇也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少賣弄)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看雪竇有什麼伎倆)別處容和尚不得(將爲多少奇特)

師云著槽廠去客作擔板漢臥龍道和尚屬某甲不山云世間無比趙州驟步濶脚拳踢手搦難爲摸揉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所以古人道向上提綱非請塵所測雪竇道別處容和尚不得輪機慶藏主猶自貶剝他

第八十二則茱萸一椀

舉茱萸把一椀竹上堂(兩箇三箇成羣作隊作什麼)還有虛空裏釘得橛麼(這老漢熟發作什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已是隨語生解了也)萸便打(好打)靈云莫錯打某甲(猶自口喃喃)萸便休去(可惜許)雪竇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趕出(趕作什麼且道意在什麼處)

師云舉香嚴上樹話舉潙山有句無句話古人踏著上頭關棙子不慚爲人通箇消息是奇特處靈云虛空是橛雖然爲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莫錯打某甲臨危不變始驚羣胡釘鉸見趙州只這縫尚不奈何

是這般底正好打。若明此意千千萬萬人羅籠不住

第八十三則夾山生死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語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只得一邊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也只得一邊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這漢自家金剛王寶劍在什麼處夾山問云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作家宗師夾山云那箇親。猶自不惺惺梅云且去明日來。兩重三重夾山來日又問云。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直得雨淋頭夾山後住院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貧兒思舊債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也須是八面受敵不妨玲瓏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且道打他作什麼豈止剿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已在言前不待重舉

師云且道大梅打他作麼生。二人同論生死爲大事。研窮要到極則處。不見永嘉道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夾山明日又上來問有多少誵訛。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似馬前相撲却推在夾山身上。辨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機不全

第八十四則保福羚羊

舉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三千里外驀然啓告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云一千五百箇衲僧。保福較些子。說那惡話作麼直下未夢見在

師云明眼漢沒窠臼。不將實法繫綴人家男女。直得似羚羊掛角相似。方爲得人。無聲色無蹤跡亦摸揉不著。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有咬豬狗底手腳。明猁猁地。所以雪竇恁麼拈

第八十五則巴陵祖意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同則總同別則總別陵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也是說道理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不同不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也是說道理雪竇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爭奈水乳不分其中有理。利他自利。自利利他即得瞞人自瞞。瞞人自瞞未得若點撿分明。管取解空第一。已點撿了也還有解空底麼

師云舉座主問白馬夾山事。此箇公案須是具眼底人方解見透。巴陵睦州宗既不同。爲什麼答處皆顯。

英靈衲子試請辨看。

第八十六則趙州答話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慣開飯店子不怕大肚漢) 時有僧出作禮 (也是作家)。州云比來拋塼引玉。引得箇墼子。(若不得這老漢爭辨得他眞僞) 法眼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 (這老漢出世也爲人眼在什麼處)。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 (打葛藤去也)。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與這僧同參) 僧云汝去不得。(趙州再生) 法眼云我會也。(你道眞箇會只是詐明頭) 知雪竇云靈利漢聞舉便落處 (兩箇俱詐明頭)。雖然如此放過覺鐵觜 (若不放過他道什麼)。向大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塼引墼 (若是雪竇拋塼引得箇什麼)。諸禪德要識趙州麼 (看雪竇分疎不下) 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爭奈杓柄在他手裏)

師云德山小參不答話。與趙州小參答話。是同是別。又法眼問覺鐵觜云 云 又法眼是會來故問。要驗覺鐵觜。舉庭前栢樹子話。有者錯會。無庭前栢樹子話。畢喻是什麼人去得。云某甲去得。云汝去不得。更隔不得。若稍遲鈍。卽不是法眼。云我會也。飲氣吞聲。因什麼引得箇墼子。雪竇弄險。末後忒煞老婆心切。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第八十七則耽源辭師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已 (喫三十棒了也)。祖云子欲作佛去 (是何心行)。源云某甲不解揑目 (賓主俱失)。祖云吾不如汝。(前箭猶輕後箭深) 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 (若不是雪竇也辨他不出)。諸人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未爲分外)

師云這漢禮拜了便休。更畫圓相作什麼。有云建立。且喜勿交涉。吾不如汝。此語最毒。寧可喫劍。某甲不解揑目。是來言不豐。

第八十八則溈仰田中

舉溈山問仰山什麼處來。(箭鋒泊險不可拄) 仰云田中來。(有話在) 溈云田中多少人。(不問爭知) 仰插鍬子叉手而立。(擔壁磕著好劈耳掌) 溈云南山大有人刈茅。(左轉右轉) 仰拈鍬子便行。(雖然見機而變已與三十棒了也)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踏倒鍬子。(已是第二頭) 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果然) 僧

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大有人疑著麼卜度招喚某甲瞌睡漢僧應喏寐語作麼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雪竇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分疎不下也還有跳得出底麼也不消踏倒鍬子便行

師云仰山插鍬叉手溈山當時好與劈胸一踏若之緣只道得箇南山大有人刈茆玄沙道我當時若見便與踏倒鍬子鏡清道不奈船何打破戽斗舉德山四家錄清八路事會八面受敵明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這箇爲之向上轉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亦不走向兩頭亦不坐斷兩頭道得有出身處又明得出古人意活鱍鱍地如虎戴角相似雪竇一時拈却了也仰山被溈山云云還有救得仰山底麼打云過

第八十九則雪峰覆船

擧雪峰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覆船可惜許峰云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船這老漢持[illegible]作瘂作什麼雪竇代云久響雪峰待者老漢擬議挪袖便打好與三十棒其僧當時無語歸擧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打窩驗僧再至雪峰擧此語傳言送語漢峰云此不是你語驗破了也一場懡㦬僧云是覆船恁麼道果然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閻羅王不存識凡聖鬼不怕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妨奇特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鬧市裏有一箇半箇還辨得麼

師云樂山化主到甘贄行者云云灌溪到末山云云古人持課作燕驗人雪竇云久響雪峰云云有雙關意有捻雪峰底鉗鎚又有出覆船底活路雪峰作麼生便知是覆船語我有二十棒云云二十棒自喫爲人底宗匠不惜眉毛能區能別能殺能活

第九十則保福扶犁

擧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面前背後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面前背後據二老宿總未得勸絕二老宿且置闍黎又作麼生得勸絕作麼生道得勸絕去擧覺由誰何慶良久蒼天蒼天福云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這些子天下衲僧知便請丹霄獨步慶云你作麼生理長即就福云兩

手扶犁水過膝。當時也好與一摋 雪竇云。俱亡未亡總由
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勸絕。酌然能有幾箇。拄杖在什麼處 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用免作什麼
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泥裏洗土塊尖上更加尖
師云。盤山垂語云 云 釋迦老子常光一尋。諸人有多
少。福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這些子不妨難會。
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當時也好向他道也是鬼窟
裏作活計。若參得出。親見保福。雪竇拈云。酌然能有
幾箇。這裏有箇好處。末後著箇理論。柳絮隨風自西
自東。你且道是為諸人。拈且道是明長慶且道是明
保福。且道是明盤山。且道是明洞山。若知得落處。放
行也由你。把定也由你

第九十一則大梅鼯鼠

舉大梅聞鼯鼠聲。謂衆云。卽此物非他物。自領出去
汝善護持。吾當逝矣。自帶累猶可累他作什麼 雪竇云。這漢生
前葬鹵。死後顢頇。也有些子 卽此物非他物是何物。打破
漆桶與你相見 還有分付處也無。了 有般漢不解截斷大
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正在萬里崖州

師云。大梅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卽心是佛。
師卽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
子眞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
所。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靑又
黃。師忽一日上堂云。來莫可抑。去莫可追。從容間復
聞鼯鼠聲。師云。卽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
矣。言訖示滅。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卽心卽
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
移。何方出沒。鼯鼠乃生死鳥也。什麼處是葬鹵處。是
何物。雪竇與你提開

第九十二則趙州般若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道什麼 慈云。般若以
何為體。蹉過也不知 州呵呵大笑。天下衲僧跳不出 至來日州
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為體。穿過了也 州放下掃
箒。呵呵大笑。天下衲僧跳不出 雪竇云。前來也笑。後來也
笑。笑中有刀。殺得人活得人、大慈還識麼。莫管大慈諸人識麼 只直
饒識得。未免喪身失命。閣黎性命在什麼處
師云。杭州大慈和尚嗣馬祖。一日趙州問般若以何

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笑大慈不是好心。至來日大慈要拔本。問趙州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箒笑。用攙旗奪鼓手脚。用得滑頭。

第九十三則德山托鉢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前。雪峯見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山便回。且道是什麼心行 峯舉似巖頭。是箇漢始得 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一箇太慈悲一箇太落草 山聞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你不肯老僧那。也是這兩箇老賊始得 巖頭密啓其意。你且道當時說什麼 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王三許與李八商量 巖頭到僧堂前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也是火裏人作伴 雖然如是只得三年。靈山授記未到如此 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過在什麼處 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雪竇眼更親 諸人要識末後句麼。雪竇錯下名言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頭出頭沒放金剛王寶劍來

師云張無盡頌。鼓寂鐘停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德山無語最毒。舉慶上座來參問。或若心境一如底人來時如何。云云。學三聖參云不用展炊巾云云。設有云云休去舉公案了。巖頭云大小德山下云云。當時若作雪峯向他道什麼免得巖頭此語。且道是德山會不會。巖頭密啓其意此語好參。明招恁麼道要免巖頭話。又却遭雪竇點撿。雪竇道明招則具一隻眼也。明在何故。不合平地上起骨堆。什麼處是只具一隻眼處。什麼處是巖頭識破處。有底只管去今日明日處作活計。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也是靈龜曳尾

第九十四則雪峯古鏡

舉雪峯一日見獮猴。乃云這獮猴各各佩一面古鏡。這老漢平地上起骨堆作什麼 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已落他綣繢了也 峯云瑕生也。是兩箇草裏漢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猶較些子 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又恁麼去 雪竇云好與三十棒。過在什麼處 這棒放過也

好元來識進退免得將錯就錯也是將錯就錯了也

師云。古鏡潤一丈云云人人有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入理深談。峰云瑕生也。雪峰爲人在什麼處。看他三聖作家。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他頂門具眼。用本分作略。大丈夫漢須至恁麼。不入虎穴爭奈虎子。雪竇拈出來要人共知。云好與三十棒。又云放過也。好且道是什麼道理

第九十五則洞山衣鉢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爲什麼不得他衣鉢鏡滯祖師。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自救即得且道什麼人合得。他不曾作這般去就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力盡神疲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且道他具箇什麼眼洞山深肯好與三十棒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的然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用祖師衣鉢作什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用入門作什麼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欸欸地將去。只如闍黎還見祖師衣鉢麼

師云。五祖當時也是將錯就錯。權且分付。等他道本來無一物。好劈脊便打。作麼生合得他衣鉢。雪竇向頭上道。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設使將來他亦不要。皆下語云云善取不如惡取。今時人越道奇特語。展轉不是。云云雪竇云將來底必應是瞎。山僧道。眞箇瞎意作麼生。若向這裏得脫去。相次得他衣鉢也

第九十六則投子三星

舉僧問投子。依俙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也是鹽鐵判官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自屎不覺臭子云。道什麼。可惜許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涙。招得他什麼道子云。閑言語。泊合放過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的然若點撿將來。直是天地懸隔。只爲他不用本分草料纔問和聲便打也是第二頭

師云。橫鋪三點。懸天上之星辰。偃臥一鈎。表海中之明月。擧僧問龍牙。如何是本來心。牙云。道者老僧二十年也無。擧僧問大覺。龍牙道老僧二十年也無意旨如何。覺云。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仁宗皇帝問大覺。有節非干竹。三星遶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

人同詔陽云大哉大哉投子云閑言語這語勝如行棒雪竇云投子是古佛須知有行棒底正令爲什麼却道直是天地懸隔宗師眼目要處辨箇緇素事須得恁麼

第九十七則洛浦伏膺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已入他烟篷了也）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抓鈎）浦便喝（搭撞猶較些子）山云住住闍黎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閃眼便着）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那裏得這一落索來）浦無對（可惜龍頭蛇尾）山便打（也有濟打得不濟事）雪竇云這漢可悲可痛鈍滯他臨濟些子他旣說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爭奈賊過後張弓）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摵（雪竇爲旁人按劍）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總若便截却舌頭又作麼生）

師云洛浦是趙州欒城人初參臨濟濟問近離甚處云欒城濟云有事相借問得否云元安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裏覓箇不會底人難得興化爲侍者乃云和尚恁麼勘僧如將彈弓就地上彈死雀兒有什麼用處濟云你又作麼生化云何不道老僧罪過後浦爲侍者濟勘一座主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且道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浦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濟休去座主去後濟回却問適來是你什麼祇對浦便喝濟便打云云傳□明初承嗣石樓住京口舉公案爭奈無舌人能解語興化聞云但知作佛愁什麼衆生有云臨濟爲他致見洛浦如此殊不知神方秘訣父子不傳自是洛浦承當處莽鹵雪竇忍俊不禁爲他臨濟雪屈

＊什一作恁
＊□一作甚 從容錄伏膺評云佛巢盤節云傳明初嗣石壞至知堅字行淨是無說石樓文

第九十八則香嚴仙陀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山僧不曾要人點茶）嚴云過這邊來（未解恁麼在）雪竇云鈍滯殺人（也有些子）僧又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恁麼諾）州乃曲躬叉手（也是兩重公案）雪竇云索鹽奉馬（從古判到如今）

師云此語在敲磕轉處些子如何是王索仙陀婆且道在賓家處在主家處若辨得出方具參學眼

第九十九則風穴離微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斬)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踊)僧有僧問雪竇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着)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少弄)(賓)傷鯢揑鼈必應有主(須還古人始得)

師云寶藏論語默涉離微路逢達人不將語默對意雖一般言有巧拙語默涉離微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且道是答他不答他若道是答他話有什麼交涉若道信口答他去又作麼生得應機去但於事上覓莫向句中求雪竇云劈腹剜心又且如何與趯倒茶爐話同復拈因風吹火別是一家風穴答話他隨後答一轉語傷鯢揑鼈必應有主臨濟下有四賓主句全主到來放行却答他有全主即放行

第百則古德沙水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打淨潔毬子)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雖然不是本色衲子放過)一着(只恐不恁麼)佛祖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却有箇奇特處)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也是做得去始得)管取一員無事道人(是則是猶有道箇在)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却是箇作家漢)一般受人商量(和光順物有什麼疑)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讚得你千箇萬箇)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走殺闍黎)亦是一員無事道人(腳跟下已與三十棒了也)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雪竇方始要得屋裏路)然後沒交涉(自知較一半)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一時趕向無生國裏闍黎也不要打)

師云說禪說道是什麼熱椀鳴聲若恁麼說話無事禪底却有出氣處畢竟是那箇不堪為師打疊(前後)教成一片方見雪竇拈古你若隨這三箇不唧𠺕漢賺殺一生人去却作麼生汝等諸人各各討一條活路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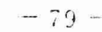
佛果擊節錄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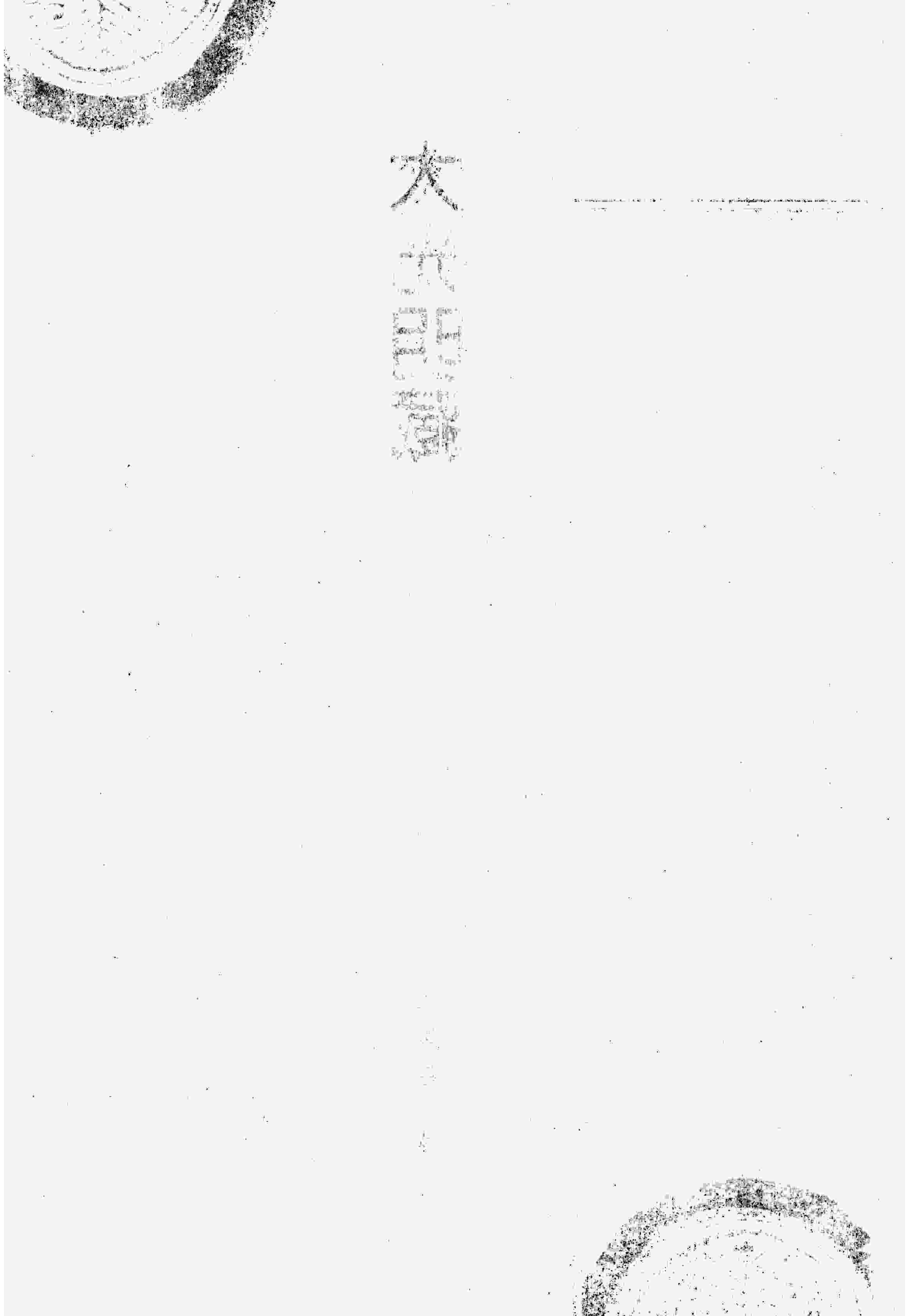


大光明藏

宋寶曇 述







大光明藏序

冲虛道人史　彌遠　撰

橘洲老人獨英也有奇才能屬文語輒驚人一旦忽棄所業參上乘于諸方後造妙喜室中決了大事犇軼絕塵如空群之月題也先父文魏王去玄鶴之鼎一見喜動眉睫自是交交道契相羊于東湖山水之間煙雲沙鳥於意甚適爲築南郭洲中央築淨院安之以尙其賢遂舍橘萬橘因自號每一過庭聞其譚明則心目通曉當時兄弟亦樂從之誨飭砥礪爲時有所自立於以夙興夜寐恐不能盡其術泊僕入侍其主伎錫已嘗遺書來曰氷虛絕麈之地無所用心欲以平生所習自先師傳法而至二十八世菩提達磨迄于震旦五祖師而下具大眼目者一一發明之如史法也命之曰傳灯大光明藏又得空文二禪人相與討論他日就緒抱書以歸先求印可已而以母喪西邁及再出關未幾不起伎錫之席郎入三昧後因其弟可宜得覽其書且讀且懷而筆力簡古謂正宗甚詳皆鞭策後昆之法也惜乎世放不成大全吁嗟橘洲老人生天地間可謂不負於佛祖而負於時矣後之學佛者有能閱此即飲食公上池水洞見佛祖肺肝要見橘洲則尙餘三舍僕作此說政如張無盡所謂金剛王寶劒云耳嘉定丙子六月上澣

大光明藏橘洲曇少雲秉史筆勾索佛祖機緣攄而爲書使學者詳其旨歸於宗門非小補也然後人傳寫爭寶之而貫貫相半四明明禪人校定元本刊行須得同志之士與賢士大夫相助發揮之重說偈曰

佛祖親傳眞命脉　橘洲筆底發淵源
都乎光燄十萬丈　只貴知音一印傳

寶祐乙卯自恣日　徑山石谿　心月　書

徑山明書記持傳燈大光明藏幷石谿老子疏語扣知音刊行不揣荒無見義勇爲迅筆野語以壯其志云

佛祖單傳無盡燈　分輝百億愈晶明
曇孫饒舌添光彩　共力流通正眼睛

雲洞護國遠孫無門　慧開　贊成

橘洲作大光明藏其製如史斷遺手澤五十餘年傳者多贋石溪老俾四明竹窻禪人校訂刊行巳刊四分之一余未免說偈勉其早成就開發人天爲大地在迷之人豈小補哉

景亥長至前兩日無所周　得住　皇恐

獃說當陽巳覆轍　羅紋結角罕曾知

少雲枝上生枝節　播土揚塵無了時

讚曰三尊宿所勉如黃金鑿道其意遠哉

竹院三十年熏灼之功而成此書可謂祖庭龜鑑人或以未完竊有巳論之識可爲文字式非祖師意也吁世無九方臯難識千里驥時無刖足人孰辨連城璧是書之作也發明佛祖事業槩舉則有二十四門一則明門戸家世二則明付受委託三則明祖父氣分四則明國辯廣略五則明明修竊發六則明超宗軼量七則明全機正用八則明朋友箴規九則明妙叶敲唱十則明格物副機十一明毫釐間隔十二明露智絶待又共十二者一則識鑑先導二則攝伏全器三則望氣求嗣四則安禍就難五則摧邪救弊六則外氣感動七則固護密因八則年譜先後九則妙悟遲速十則風土休戚十一規正師法十二温養應化今諸方拈提代別者特其妙叶敲唱一門於二十三門則有缺如蒙頭依徑山因閱化城手澤感激流涕患成浸滅遂取諸家所錄參合自長生之後減翦補集筆力皺皵聞見既久不敢輕去亦與編次持以白佛海老人與說偈印可使之流通因循至今會同道周無所携見

寛湖先生趙公公以魁偉英妙之姿天縱神材展卷符契慨施鋟梓方成鄙志豈非道因器傳而事與時相假哉謹識歳月併摭所見爲綱目云咸淳改元結制後七日四明比丘　紹明　書于鳳山陳寺之客櫊

大光明藏目錄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汾州無業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山鄧隱峰禪師
烏臼禪師　潭州石霜大善禪師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　洪州西山亮座主
大陽禪師　鎮州金牛禪師
忻州打地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洪州水潦禪師在後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在前　浮盃禪師
潭州龍山禪師亦名隱山　襄州龐蘊居士

百丈懷海禪師嗣法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平田岸禪師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山性空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嗣法
壽州良遂座主

京兆章敬懷惲禪師嗣法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在政前

南泉普願禪師嗣法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寺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
池州甘贄行者

永泰靈湍禪師嗣法
五臺山祕魔岩和尚　湖州祇林和尚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嗣法
鎮州普化和尚

歸宗常禪師嗣法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智通禪師

前溈山靈祐禪師嗣法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大光明藏目錄終

大光明藏

住持慶元府仗錫山延壽禪院嗣祖比丘寶曇述

敘七佛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十佛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之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先佛

毗婆尸佛

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騫茶二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傳法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

居光相城坐芬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阿毗浮二娑婆侍者忍行子無量傳法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

居無喻城坐娑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

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傳法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

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傳法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

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

足二一提舍二一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傳法偈曰
一切衆生性淸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寶曇曰古今見忘佛法情盡是此如幻三昧現前也先佛以是三昧如是悟入如是住持如是受生如是成道本末先後若執一劵此佛之家法也方其一代說法如恒河沙雖菩薩龍宮有不勝其載至授受之際卒至亡言何其精一簡嚴如是今傳燈一千七百慧命與凡古今聖胎親孕於先佛而下一百六十有八珠回玉轉之言盛哉不可不知也後世視此爲如幻陳言耳世豈乏是哉忽略棄捐不翅墻角之置如人數世而產萬金之子竟不知其鼻祖有田舍翁陰德耳於戲如幻如空如風如聚沫面目現在卽此面目是諸佛之所證當知幻無自性幻離分別幻無內外中間幻絕去來幻離心意識幻無境界幻卽諸佛諸佛卽幻是故佛證一切智智卽一切法如幻三昧也一切法亦證如是三昧日夜顯揚煥發以示於人謁白爲黜松

直棘出法豈欺汝而人不解方便諸見熾然以山河大地自欺色空明暗自欺善惡取捨自欺聖凡染淨自欺一欺於心幻業成就尙何如幻境界之有嘗患近世經律論學者妄議七佛所說之偈不見譯人政如天王賜與華屋而不能居反詰匠氏爲誰孤露寒苦尙奚恤哉

釋迦牟尼佛

普集經云菩薩於臘月八夜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遂起道樹詣鹿埜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大迦葉曰吾以淸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善護持幷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復告迦葉曰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

寶曇曰學道者貴在乎入手傳道者憂在乎授手此古今師弟子之通患也釋迦老子曰我實成佛以來已經無量無數那由它劫是大法本來如是

也正覺山前明星現時豁然悟道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是證斯言之實也故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諸佛衆生心中成等正覺泥團微塵上成等正覺鑊湯爐炭裏成等正覺懽喜煩惱處成等正覺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如是則謂非初心成正覺佛可乎法華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是則謂非最後成正覺佛可乎大抵成佛非難而能盡佛事業爲難耳是故謂之正法眼藏惟佛自有亦得傳以授人如轉輪王家太子受職王以四大海水手灌其頂類非它人所能自一傳而至千萬傳故道不可不審也

西竺二十七祖

初祖迦葉尊者

祖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觀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迺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駃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趺祖謂衆曰佛已荼維金剛舍利非我等事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賓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祖曰阿難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淸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贊嘆聰敏第一宜可請彼結集法藏大衆嘿然祖告阿難曰汝今宜宣脩多羅藏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說偈曰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卽陞法座而作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迺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祖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祖迺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眼藏付囑于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寶曇曰靈山異時得道者如市何故教外別傳一事獨付飮光我雖後出靈山而百萬人權衡重輕皆縣於吾手飮光殆魯國儒生也觀其事佛既久聞道甚至久滅意根回明了知不因心念亦同時聞所未聞惟其師資道同心眼相契平時嘿相許

與者間不容髮如是則飲光佛目瞳子也心竅穴也頂骨髓也拈花破顏實第二義然而不可無此舉者實欲人天共臨之俾知大法付囑有在且爲後世的傳張本如一菽之火其勢必至於燎原後世子孫以其餘光燭天下實二世之力也此書不載拈花一事或謂事見於付法藏傳而宗門統要因之有曰世尊舉諸天所獻之花以示人有曰世尊以青蓮花目顧視大衆皆不在茲愚恐異見邪說者指爲實在舉目拈花處錯將鶴唳悞作鶯啼識者辨之

二祖阿難尊者

祖於楞嚴會上辨見而降得道結集而來聞迦葉倒刹竿話大有超詣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有五百僊人覩此瑞應蜚空而至致禮祖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祖嘿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諸仙衆說法復念先所度者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衆中有商那和修者住胎六十年祖知是法器迺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而迦葉入定乃付於我我今付汝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寶曇曰楞嚴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正爲阿難設也方其未入佛法如埜馬駒不受羈靮世尊以王良造父之手善控制之及其堂堂行九逵嚼嚙金勒便有天閑十二氣象大率渥洼之所產也結集眞聖者之事多聞總持爲一藏之扃鑰慧目明智是大法之蓍龜非文殊非飲光非阿難雖神通第一未足以語此從是畢奏則如來萬鈞之負睥睨於我矣究其平生辛苦求道遭佛呵譴懇切求哀涕淚悲泣者非一至是則祖肩荷負亦不爲泰矣後世學者納足未穩而言已盡先師之道俊哉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祖轉法輪于摩突羅國青林降二火龍尋至吒利國得優波掬多因問曰汝年幾邪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日師髮已白爲髮白心白邪祖曰我

但髮白非心白耳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祖知是法器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于我今付于汝勿令斷絶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四祖優波掬多尊者

祖制諸魔皇化導最多每得一人則置一籌于石室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得長者香衆出家求度祖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具戒弘道汝父夢金日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次第傳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聽吾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寶曇曰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想見盈室之籌香衆不在茲數也古之所謂證果者其賤如大地之土得道者其貴如它山之玉此言得道常少證果常多也或疑吾祖同產佛土得一人如得玉之難而東土之傳何其藉藉紛紛如是也此無它東土器勝然耳雖然自其山川土地而觀之則震旦於南洲之中又其傑者是故達磨洞見始終隻肩荷擔不遠十萬里而至六世之後駸駸方入於盛其廣大博厚已不及古矣而光明則過之道因器傳器與時異而法固自若也後世情竇日鑿知見戶牖益開求如掬多香衆之一言以爲正法眼藏不可得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

祖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率衆瞻禮曰昔與師同產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以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根分殊塗已經六劫祖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彌遮迦曰昔僊人授我記云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茲相遇願聽度脫仙衆始生我慢祖示神通於是俱發心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于我今付與汝善自流布而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

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

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此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入闤闠間一人手執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不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汝試稱名當示本因彼說偈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說世尊遊北印度語阿難云此國吾滅三百年有聖人婆須蜜爲第七祖彼置器禮師側立敘夙因記別符師之說卽與披剃具戒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之傳其來久矣今付于汝勿令斷絕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須蜜尊者

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伏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遂與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當自護持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寶曇曰證與悟一耳生死心絕悟也絕後再甦證也維摩詰曰亦不滅受而取證是此證也傳法偈皆諸祖命脈具擇法眼者所宜志之無法無心無心無法大略不過是數語人徒見其枯槁淡薄略無旨味如嚼蠟然殊不知如綿包蒺莿當面一擲則有洞胸碎首之患舍是則何以爲證語哉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見舍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不行四衢眞大乘器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未嘗言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蜜多遽起禮拜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蜜多聞已便

行七步遂出家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于汝勿令斷絕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嘗會仙者謂此子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願以出家易名脇尊者及落髮授戒祥光燭坐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于汝汝護念之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其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

十祖脇尊者

祖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謂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地變金色有長者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說偈云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奢亦說偈云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即與具戒乃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善自念之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

寶曇曰一坐五十年不履不言非寤非覺吾知其在哆哆啝啝中也猶或可能至跳下繩床東西各行七步作大獅子吼不可得而能也釋迦老子至今纔第二人住胎六十年吾知其以法爲身以空爲座忍爲宮殿慈爲父悲爲母行爲同住願爲出生雖摩耶腹中不過如是如是之說謂之鈍置古人要識渠儂他家自有正法眼在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祖至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彼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曰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曰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有省稽首求度乃云昔如來記云吾滅後六百年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傳吾化今正是時當以如來大

法眼藏付囑于汝卽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十二祖馬鳴尊者

祖至華氏國轉妙法輪有老人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變爲金人從地而出復化爲女子與尊者說偈又化爲金龍奮發威神復化作小虫潛身座下盜法尊著一一摧伏之遂復本形悔謝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眷屬極多祖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不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玆發現彼聞與徒衆俱求剃度祖召五百羅漢與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祖至西印度太子雲自在迎至石窟行數里逢大蟒繞身與受三皈而去將至石窟有老人先爲蟒者素服前謝因問曰此山更有何人曰去十里有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祖至樹王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彼嘿念曰此師得訣定性明道眼不是大聖繼眞乘不祖曰汝雖心語吾以意知但辨出家何慮不聖彼聞誨謝與五百眷屬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當自護念偈曰非隱非顯法說得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十四祖龍樹尊者

祖至南印度彼國人多信福業不信佛性遂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彼衆有長者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不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哉婆曰尊者現佛體性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說偈曰身現滿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巳頓悟無生悉求具戒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皆宗仰祖風卽化之歸正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當世

廼告上首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

寶曇曰馬鳴宗一百洛叉造摩訶衍論而龍猛釋之又造大智度等諸論垂之當世何其妙密如是至持赤幡曳僧伽黎入魔外道衆中何其宏放如是一人而先後若此豈宏放中有妙密妙密中有宏放邪法固如是也摩訶衍是治衆生心病之藥彼喪心之人觀此而狂醒有之或誣祖師以爲未出教乘網羅是狂也不可救矣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祖以鍼投鉢水契龍樹之機時現月輪相祖以爲現佛體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已而至毗羅國有長者梵摩淨德指次子羅睺羅多出家執侍至色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久廼執長旛至外道衆中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廼告上首羅睺羅多曰正法眼藏而付於汝聽吾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

寶曇曰昔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又曰菩薩人眼見佛性聲聞衆生不得而見也方龍猛現月輪相而尊者以爲現佛體性是亦尊者之見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如人終日道火而未嘗燔其口也然利害切於末世不得不辨恐一類昏沉掉擧者有不勝其習則起月輪之見以爲淸涼休息之地又恐一類灰寒木槁者無所用於見則起月輪之想以爲光明發越之所皆妄想所致至引馬祖與三弟子翫月長沙與仰山觀月古人相似處遞相印可如逐臭之士不自悪悪又出一等雲散天寬月出珊瑚之語以爲指的謬悞學者墮大暗處彈指一生便落邪途近時此類稍多故思不得而嘿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祖至室羅筏城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伺其定出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有出入曰言

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巳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巳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耶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故師仁者祖曰我巳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於是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寶曇曰觀二師問答往來各造其極譬如魚川泳而鳥雲翥也出入動靜始終一語耳思議可盡引而至於不思議之域不思議亦盡盡處不立然後佛道始成其去祖師猶一間也至理昭晰若此而猶不免昧者之疑待吾臂端聊一屈伸古佛過去久矣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人衆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謂衆曰此道德之風當有聖者嗣續祖位言訖山舍一童子持圓鑑造前因問曰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即出家受戒名伽邪舍多一日風吹殿角銅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俱寂靜故祖曰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寶曇曰風鈴童子之見風幡老師之機心復誰乎俱寂靜故此一語撈出祖師骨髓也雖使風旛二僧於言下取證亦未必具是大人相也大抵所悟廣大則其言愈明白所見揮霍則其說亦漫漶譬諸青天白日與夫雲霧黑月其道里險易固不難

知也學者多入於險而昧於易亦人情所同然自大鑑一傳而至南岳靑原再傳而爲石頭馬祖皆平易之旨下及五宗瓜裂星分則險易並用矣後世益務爲深刻如雜文弄法者致佛祖之道日入於微又有一等平實商量悞爲平易之旨故愚反復論辨以正其誣所謂差若豪釐謬以千里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祖領徒至月氏國見婆羅門舍有氣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彼聞語知是異人遂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千年有大士出現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羅多發宿命智出家受具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祖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營作不利而隣家久爲旃陀羅

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孤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凡人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千萬劫亦不磨滅闍夜多聞語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淸淨無生無滅無造無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幻夢闍夜多聞已發宿慧命付法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祖復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淸淨之句汝宜傳布

寶曇曰闍夜多智慧開悟是豈不知善惡報施若形影然第其中有輕重後先之殊凡人不可不知此大士發爲此問爲決其疑尊者剖析昭然自枝葉而至本根自衆生而至諸佛不過數語然非此語中付法眼事旣說偈已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淸淨之句豈故泄密因邪當知祖師必無浪語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祖至羅閱城敷揚頓教有論首婆修盤頭亦名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祖問彼衆曰頭陀梵行可得佛乎曰精進可得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憶念七劫前事願求妙道垂示祖曰汝久植德本當繼吾宗而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實曇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至我不知足亦不貪欲於以見吾堂堂手師也決定具智證者然後可與論此不然則如醉者之扶東支則西傾西起則東仆矣求道知足兩端耳或者去兩端而執中便謂得之亦猶逃影而行日中魍魎愈甚佛祖之道無中無兩端也亦無得與不得但等閑蕩蕩地磨以歲月則生死堅城不攻而自破矣世尊曰比丘學道如調琴法絃急則聲絕絃緩則無聲尊者亦以是教其徒蓋有以也世故有石火電光機變之語吾先師豈不知之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其憂末世之深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祖自羅閱城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謂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王國二師行化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神足大士出家紹聖位即王次子摩拏羅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言捨次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祖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迺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就此度人即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彼見異香成穗已知師到國王與鶴勒那供養問曰我何緣而

感鶴衆相隨祖曰汝第四劫中當爲比丘赴龍宮會諸弟子欲隨之汝觀無可任彼妙供者諸弟子曰師說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遂令俱赴會以福薄故生於羽族感汝之惠故來相隨曰願尊者方便度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今付于汝汝自化未來際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寶曇曰自靈山鑄印以授迦葉祖祖相授不敢輕示於人其印如連環時見于祖父田園券書而已至是則印山河大地至浮幢王刹塵有子遺森羅微細此印不大虛空包博此印不小蹴佛祖而上横拈倒用間見層出古今一人而已大哉印乎自隱光而至震旦六祖師凡三十三傳共三十三偈偈偈相囑不失其傳人人從上發明以印本心如附浮圖漸躡漸高矣故愚前後互顯其旨使知法無定法如盤珠坂丸豈有留影哉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祖至中印度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獅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歐師既逝弟復亡迺皈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獅子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之曰是何氣象獅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絕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正法眼藏付囑于汝善自護持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二十四祖獅子尊者

祖至罽賓國破攝禪觀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五宗今見仁者非珠之類遇一長者引一子問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祖視之索曰可還我珠童子遽展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赴西海供蠟施之珠付之今還吾理固然也王以前緣舍令出家祖曰吾師記我罹難非久今將正法眼藏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卽

◉蘊下疑脫空字

◉赤尺音遙下同

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說已令至他國行化祖以難不可免遂留罽賓時國有二外道一摩目多二都落遮以幻法欲爲亂廼假釋服潛入王宮且謀曰事不成即罪歸佛氏既自作禍亦施踵事敗王怒果毀伽藍廼秉劍師前曰師得蘊空不祖曰已得蘊曰離生死不祖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揮劍斷祖首白乳湧高數赤王臂自墮

寶臺曰患難誠有道者棄篇耳以大願風力鼓生死烘爐烹湧躍不祥之金靜而使之銷禍於未萌動而使之安禍於已至惟吾師子尊者無愧耳方其在學地疑白虹滲氣而詰其師遲遲接淅若處父母之邦惟恐或後至獨外道虐談得摩尼故珠摩頂印心如蹈水火之急既辦廼翁之事然後低回就死而後世猶有謗傷者悲夫唐北山僧神清著書詆毀曰師子之後皆旁出非正傳也國朝永安菴僧契嵩疾其言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奏之仁宗皇帝有旨入藏佛法之際遇甚盛若此正論既定而愚猶有說焉尊者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只此伽陀自然驗得頭正尾正彼遙遙靜定之旨奚翅天淵相懸哉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佛勝深加禮敬外道無我尊疾祖至索論義不勝又於王前謂祖曰我解嘿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祖忽北面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辭王至南天潛隱山谷彼國王名天德次子和柔而長嬰疾苦祖爲陳因果王即釋疑有呪術師忌祖潛置毒食中祖知而故食彼反受禍投祖出家後六年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

于祖太子不如蜜多入諫被囚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飲光大士親傳佛印展轉二十四世師子尊者而傳於我王曰師子比丘不能免刑戮何能傳法後人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信衣法偈王索以焚之薪盡如故王悔謝致禮曰師子眞嗣既明廼赦太子出家祖曰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諸聖降迹即爲具戒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蜜多再啓曰法衣宜可傳乎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不必其衣化彼十方人自信向

寶曇曰佛法患難自此而息祖師信衣自此而傳以師子授受如此之明中印南天如此之近當時猶有疑者非般若靈驗信衣光明豈有今日殊勝哉愚觀祖師困厄艱虞是果爲誰家事後世謾不知省勇於自欺曾無豪髮之知便爲了證以佛祖爲奇貨求售於時後學初機指爲師授不知其當吾祖之世復何望哉先佛斥爲增上慢人不意吾身親見之也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祖至東印度彼王與外道長爪梵志同覩白氣貫天曰何瑞也梵志昧王曰魔來之兆即謀諸徒曰不如蜜多將入都誰能挫之徒曰我等各有呪術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見宮墻黑氣謂小難耳直至王前王曰師來何爲曰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類度梵志怒化大山於祖頂上祖即指山復彼頭上廼投誠祖愍其愚惑指而化之爲說法也祖與王同車而出忽見瓔珞童子無姓氏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不曰我念遠劫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宿因祖謂王曰此童子非他人即大勢至菩薩也此聖人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遂以宿因故名般若多羅吾今付汝正法眼藏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祖至南印度遇彼王香至崇重度越等倫施無價寶珠王三子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廼以施珠問三王子圓明有過于此者不皆曰寶中無以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其季開士菩提達磨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巳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旣出家廼付法眼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寶曇曰西天四七皆聖師也根地穩實見於行履辨慧駿發見於詞氣多見其師載道望氣而往求之如探故懷取所寓物如將累世箕裘之業而畀諸市人聖聖相尋何其易也淮陰謂漢高曰陛下善能將將愚謂安得人人如蕭曹韓信爲帝用哉是知大法東流要與凡夫共用亦如小夫賤隸一旦用命自知亦有封侯之日惟吾祖師去佛未遠應機說法大抵與佛語菩薩語無異然其禪備衆體後世子孫各得其一亦足以名家疾燄過風犇流度刃無不兆見於此學者識之

達磨大師破六宗

有相宗

師至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尊者薩婆羅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邪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明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曰定旣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巳變巳往其義亦然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則非

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以手指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不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識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

無相宗

師至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曰我明無相心不取舍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舍又無當者諸明無故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彼羅提聞已即悟本心悔謝往謬復記之曰汝當得道不久證之此國有魔不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

定慧宗

師至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有婆蘭陀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

無得宗

師至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有寶靜者曰我說無得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知頓除疑網

寂靜宗

師至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長者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長者聞已豁然開悟

戒行宗

師至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有賢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淸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淸淨既得通故何謂內外賢者聞知即自慙服既而六宗咸誓皈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而向風矣

寶曇曰外道去佛一間耳力量如佛議論如佛現神通如佛唯其心外有法不得作佛昔如來初越王城之日即入檀特象頭諸山從外道游廼至六年日飡麻麥離九十六種亦靡之族無不經歷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謂也暨成道說法已彼外道者尚有魔佛之壘往往掎佛之亢而搤之吾目际眈眈之師譚笑固自若也至有斬首求謝者佛滅度已諸師或遇貿蹙踵皷爲之蔑然當狗我天從是而作今吾祖達磨親佩般若多羅正印而金剛之鋒談談在手所謂試小臣小臣堯試猶狗狗堯其亦是類歟今觀佛大勝多等六宗異趣分徒各封已解此與聲聞二乘尚猶不類況擬與吾佛祖爲敵耶嘗欲倒置其說晦其主名以驗當世具正見人未必東土阿師果勝西天外道

震旦禪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至金陵梁武帝召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遂屆洛陽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人莫之測時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來參師端坐莫聞誨勵立庭下邇明積雪齊腰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冀眞乘哉光聞已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廼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

心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又記之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已而九年欲返西天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各言所得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師復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囑累而至于我汝當護持授汝袈裟以表法信所謂內傳法印以印本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漓有華梵分抑後難生宜出此衣證之表明其化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寶曇曰吾祖之入中國也初無放光動地之祥亦無雨法如雲之益又無與世俯仰之事當時望之不過指爲壁觀婆羅門及其奮空拳而求實効有爲獲之力孟賁之勇雖百摩騰竺法蘭不爾較也遊梁未幾嬰人主逆鱗而去亦不遑暇邮然梁武能爲射侯之間而不能受中鵠之矢能挽人之強以爲力而不能爲嚙鏃之妙深可哀也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碧眼胡豈不知之自是少林則身自爲射堋矣別記謂神光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則是教之以身中規手中矩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則是謂其可以百發百中矣九年之後父子相得心手相忘吾不知神光之射少林少林之射神光也射一法也可以中皮可以中肉可以中骨可以中髓頗爲力如何耳中皮者衆中肉者寡中骨者什百無一二三中髓者萬萬中一人而已

二祖慧可大師

祖至北齊有一居士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悔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實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爲剃髮受具經二載大師乃告曰

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幷達磨信衣汝當守護毋令斷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

寶曇曰達磨之世巳有旁出門人道副等是也試觀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與前三子各呈悟解所見何如瞿曇有云譬如大海不讓小流迺至蚊虻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所謂旁出即隨機授道之謂也祖師豈不欲人人如可祖而機器若此為之奈何駸駸末流未必正傳有如旁出

三祖僧璨大師

師因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安樂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勤九載後於吉州受具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四祖道信大師

師于隋大業中至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教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出沒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後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師嘿識其法器俾侍者至其家乞令出家父母以夙緣故殊無難色遂舍出家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花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

寶曇曰醫者能愈人之疾而不能予人和平秦越人則能之信所謂良醫者也信心銘三祖所示心要佛病祖病俱遣而大安樂大休歇之地盡在其中四祖是巳到家者得之如食甘露味飯死竟不死然後設為津梁其未到家之人如獲司南之車無復迷方之患今偈可以畢大事半偈可以了一生學者志之

五祖大滿禪師

師止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參師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有南北佛

性豈然師知是異人廼呵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於杵臼之間服勞八閱月師知其授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會下七百高僧之上首神秀者衆皆宗仰書一偈于壁間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師因經行忽見知是秀公所述贊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遂各令誦念能在碓坊聞知與同學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學呵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至夜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下書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師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云顧迨夜乃潛令人召能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吾今吾幷袈裟併付于汝善自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再啓曰法則既受衣授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諍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

寶曇曰震旦五祖師亦博地凡夫耳一日能辦聖者之事不計得失不顧利害豈非眞猛烈大丈夫哉或謂祖師皆賢聖中來是使凡夫無分予嘗讀達磨二祖傳見其載二師出處傳道艱難之狀爲甚備私竊喜曰而今而後其不以我祖自天而降明矣三祖而下便有西土的傳氣象向使少林無斷臂之舉則後世必按劍以疑豈有今日哉大底如辛苦起家之人造物必報之以英靈之子孫使大其業此理之必然也及觀佛祖授受之際若無難事須人人可能及其身之未必不如大山之覆其前不覺顚殞是知有百鈞之力然後能負吾百鈞之重一奏千里更不回頭眞吾家汗血哉

四祖大醫禪師嗣法

金陵法融禪師

師止牛頭山幽棲寺北岩石室間有百鳥啣花之異唐正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異人尋訪有僧云去山十里有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祖廼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合掌作禮曰大德高棲何處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不師引祖至小庵唯見虎狼之類祖廼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者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少間祖坐于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者箇在師未曉稽首請說眞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于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既而師負米一碩八斗朝往莫還供僧三年不缺寒暑

寶曇曰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以爲獻見四祖後百鳥不來矣古今提唱甚多唯南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方是大鑒行處也佛法利害至重以異類而知牛頭曾何後世之紛紛者之不若也夫道有正傳有旁出正傳猶人子之爲父後者旁出爲季產也父母之愛季子人情所同然溫詞以詔之恩意以容之及其訓之亦終不以盡其待父後也則異於此必奓誨飭砥礪使知有

君臣父子箴規琢磨使知有兄弟朋友季孀付授使知有門戶家世冀其有所自立然後廼已此教子之法善知識所當然也苟善知識有舐犢之愛則佛祖正脉危如綴旒牛頭眞大福德人六世傳燈巳見於記別其後光明盛大有過其師豈吾懶融去山八十里負米一碩八斗朝往莫還之力哉

法融禪師嗣法

二世智巖禪師

師在岩谷中入定遇瀑漲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山谷尋訪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冒寵榮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太息而去貞觀中歸建鄴入牛首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巳而祖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決所得都忘設有一法過于涅槃吾亦說如夢幻矣一塵蜚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巳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于汝師稟命爲二世以後付正法于方禪師

三世慧方禪師

師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岩禪師咨詢秘決岩觀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數十年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廼以正法付囑持禪師

四世法持禪師

師至黃梅席下聞法心開復遇方禪師爲之印可乃繼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賾曰復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一也後以法眼付威禪師

五世智威禪師

師聞持禪師出世廼往禮覲傳受正法學徒犇走中有慧忠者來廼曰山主來也即感悟有偈示之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轉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以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泛般若船乃付法化導

六世慧忠禪師

師因巡禮威于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

之因謂曰慧忠回時此藤再生及回果如其言卽付法訖平生一衲一鐺常有供僧穀兩廩三虎爲之守靈異甚夥度人亦甚衆示衆曰人法雙淨善惡俱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

寶曇曰牛頭所說之法大體不奪其師之所畀授其一偈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最爲精絕然終不若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之爲要切也逮印記岩公一語得非歲晚佛事邪歟後五世父子相傳但能扶立牛頭正宗而已彼融威兩系三世猶有旁出類正傳者安國天柱徑山鳥窠其人也如海岸之沉地道熏烈略無祖翁香味一銖非從夜摩善變化天來未易及此

智威禪師嗣法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

師因長安講華嚴僧來問五祖眞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廼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師因僧問如何是天柱境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曰會麼自己分上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曰時有白雲來閉戸更無風月四山流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鯉魚水底蓬塵馬祖令人送書至發緘見一圓相於中畫一畫封回忠國師聞知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曰待吾滅後卽向汝道馬祖令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卽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代宗詔至內庭一日見帝起身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師因華嚴論師復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代宗詔國一至闕下師延謁授以正法因棲樹上時爲鳥窠有侍者會通辭去師謂曰汝今何往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卽悟白居易禮謁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猶甚白曰弟子位鎭山川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五祖一世旁出

北宗神秀禪師

耶舍三藏誌師曰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師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大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祖曰吾當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得法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詔至敬安內道場王公大人莫不望風而靡暨中宗卽位尤加重焉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舍父逃去

寶曇曰論人不可一槩而定方秀公之在黃梅也未盡其師之旨故有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臺之語後世因以疑之及其道盛行得人亦甚夥啓發之際無愧於其師降魔藏之徒皆卓絕超邁有大過人處古今所難嘗遣其弟子往曹溪誨之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之汝往決疑他日歸來當爲我說此殆見黃梅之力歟參同契有云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眞知言哉

嵩岳慧安國師

師因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大悟更不他適讓機緣不偶辭往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敬焉武后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

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流注中間無間見遷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

寶曇曰余讀老安傳見其爲正宗甚明何故書爲五祖旁出心固疑之及攷其見五祖歲年在唐貞觀間貞觀廼太宗年號是時四祖猶在至永徽辛亥方始入滅卽高宗二年也五祖見四祖却在武德中武德去貞觀才十年今言老安見五祖於貞觀中是時猶未有六祖也六祖在咸亨中始見五祖咸亨去貞觀巳四十五年安化於神龍二年六祖示寂於先天二載先天去神龍才九年耳時老安巳一百一十九歲如是則當以老安爲見四祖五祖會中如明與秀皆見稱謂老安一代耆宿獨不見書此又何如若以受衣爲正傳無衣皆非正傳大非祖師意也愚意授衣之後方得其人正宗豈可廢哉試觀四祖爲懶安所說法門融之所得於祖者可驗旁出若老安所用之機與其所度弟子如仁儉破竈墮元珪諸師輩皆證法無生辯說無極豈苟然哉余故於斯不得不辨若傳燈巳定次序不敢輕動之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師陳宣帝之孫也國亡流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稱依五祖無悟解聞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率同志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犇至卽擲衣鉢于磐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擧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汗下連拜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處不祖曰汝若反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在汝邊吾與汝說卽不密也

寶曇曰明南犇也豈時至哉五祖記授衣之人命若縣絲大庾嶺頭幾至不免明王孫也有將軍之稱方僕僕然赬面研足而來是不獨攘其衣貽將食其肉盧老如閩人送蠱毒行道之人逡巡擧之則蠱毒來矣故一擊而死再擊而活之如試吹毛

吾衛靈矣善知識故有實證實悟而一生未嘗得人者其病伊何往往用力太過而亦有所不及寶應老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其有旨哉

河北神秀禪師嗣法

五臺山巨方禪師

師造北宗秀禪師問曰白雲散後如何師曰不昧又問到此間後如何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至上黨寒嶺居焉

河中府條山智禪師

師罷講登武當山見秀禪師印可州牧衛文昇請住新安院牧因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與師來往二十年

兗州降魔藏禪師

師七歲出家時埜多妖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小畏得降魔之名摳衣北宗秀公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木精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小皞之墟有緣遂入泰山道化大行

廣州道樹禪師

師遇秀公言下知歸晚成法器結茅壽州三峰山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談笑外化作佛形菩薩形天人形或放光或呈聲響學徒罔測涉十年後無聞焉師告衆曰埜人作多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其伎盡矣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師初聚徒開法本州長壽寺州牧衛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眞實之物無古無今無軌無轍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陞厄君侯可見

前嵩嶽慧安國師嗣法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此騰騰和尚也唐天冊間天后詔入內至殿前仰眎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晉短歌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

嵩嶽破竈墮和尚

師因嵩山塢中有廟甚靈殿中唯一竈遠近祭不輟午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三下咄云汝本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打三下竈廼傾破須臾有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汝是何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沒侍僧云某甲久在和尙左右未蒙指示竈神有何所得遂獲昇濟師曰我別無道理爲他只向他道汝本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侍僧默然師曰會麼云不會本有之性爲甚不會侍僧禮拜師曰破也墮也

嵩嶽元珪禪師

師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居岳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徐舒稱謁大師師覩其容貌奇偉非常廼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岳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不生汝焉能死吾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尙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爐正几與授五戒酒肉淫殺盜等語師曰如上爲佛戒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廼至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之語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古無

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德展我小神通而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顯叛佛邪願如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岩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北非屛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作禮而退師門送嵐靄烟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出沒焉其夕果有暴風迅雷犇雲振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神與我約矣詣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矣

寶曇曰善知識豈特具正知見明識佛性而已當知世出世間識爲先導善知識道德俱備而識不明非獨無以慰學者之心而於佛法利害尤切故外重內輕之謗從是而興人猶可欺而神不可欺也余觀岳神北面嵩岳一語已知嵩岳之尊神旣投誠然後廼爲說法戒一定之義而嵩岳用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出沒貫穿不見罣礙不妨脗合佛意而亦善於應機以本分事而始終之善知識所當然也神固聰明正直而識亦邁人及其不能則徑以實對報德之意至於再三嵩岳拒之如却賕賂善知識識度若此得不爲天人之所嚮慕乎後世以癡福貪冒寵榮其身之不䘏況於佛法乎況於鬼神乎余故曰善知識當以識爲先有志之士不可不學

前嵩山普寂禪師嗣法

終南山惟政禪師

師得法已卽入太乙山中學者盈室唐大和間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進送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爲異卽焚香禱之廼開俄見菩薩形梵相具足貯以金粟檀香合美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大乙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强識宜詔問之帝遂下詔師至對曰

臣聞物無虛應此適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見此爲常非常信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已聞說法竟時師之對漏下十一刻皇情大悅

寶曇曰大疑之下必有大信化菩薩所以啓文宗信心也此信一發則眞佛現前佛不自知惟信而後知法不自見惟證而後見政公是證徹此法者故啓發人君如是之明使文宗於延英漏下十一刻有一剎那反照之功則此未必不爲光明無盡之臨惜乎止於皇情一悅而已夫佛法世法一道也其來有漸漬其用在果斷機會一失則時不再來愚觀文宗之用唐亦猶聞道於政公不遠矣

五祖大滿禪師嗣法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師采時鬻薪於市中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竦然有省直抵黃梅東山五祖見而器之著槽廠間未幾因上首秀大師題廊壁有身似菩提樹之語師因秉燭令童子書其傍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使惹塵埃祖於深夜召師入室密授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初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因風揚剎竿旛動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數四曾未契證師云可容俗士預高論不僧曰試爲說看師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僧於言下大悟印宗竦然異之起立問曰行者定非常人正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所得印宗執弟子禮請授禪要迺告衆曰印宗是具足凡夫今遇肉身大士即指出盧居士請出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名德爲師剃髮受具就菩提樹開東山法門宛如夙契明年秋辭歸故隱寶林寺韶之刺史韋據請轉法輪於大梵寺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記錄目曰壇經盛行于世後復曹溪大法雨施學者雲合神龍間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奉安宮中萬機之暇得究眞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速赴上京師上

襄云埜性冰霜願終林麓云云後有僧問臨濟云石室行者踏碓爲什麼忘移却脚臨濟曰沒溺深坑覺曇曰黃梅七百高僧所傳衣鉢爲負舂者得之秀公學者第一而一四句偈爲不識字者下之是知佛法不可以力爭而亦不可以勢取也老盧墜數碩之石沒溺深坑後世唯臨濟知之正如阿修羅王撼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不自知其力然也持一炬之火倩人書壁是挽秀公之臂而毀黃梅也當時唯黃梅知之如澶淵夢中床子弩發不自知其勢然也達磨曰我觀赤縣神洲有大乘氣踰海越漠爲法求人方一燈傳一燈不翅一髮引千鈞之重至是則有盡大地人普請成佛之理是阿修羅手中床子弩機用得正滑也達磨未嘗隻履西去黃梅諸師亦未嘗攝衣寂然六祖去今纔六百年而强弩之機已不能穿魯縞矣於戲悲夫子孫固不能親見其人但知不以心法毀天下後世學者亦庶幾其可乎

六祖大鑒禪師嗣法

廣州志道禪師

師參六祖曰學人初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其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無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段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迺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迁流不知夢幻虛

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廼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廼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意虛假名何為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舍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音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汝今舍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少分知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寶曇曰禪是佛心經是佛語故楞伽有佛語心品法華有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之義涅槃有常樂我淨之旨皆一道也譬如琵琶琴瑟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指即妙音語即佛心也即妙音以為指即語以為佛心豈不悖哉古之人音與指相忘心與語縣契如趙州曰諸人被菩提使老僧使得菩提便能捻土為金捻金為土皆吾心之常分不假於他術也

廣州法性寺印宗禪師

師因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為傳法師又探摭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為心要集盛行于世

寶曇曰眞淨老人謂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仁者在黃梅有何言教指趣傳授盧曰彼指授者惟論見性成佛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為宗曰何故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為盧曰說是二法不是佛法不二之法宗曰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眞淨曰彼是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惟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為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至哉斯言也眞淨去今又八十彈指矣後世禪定解脫無念無為亦復無聞其能穿鑿古今出沒名句握

定死蛇以爲活蝎者便爲正眼遞相印授當世無大知見人爲辨正邪脫或有之衆楚一齊未易伸喙佛法至此得不爲痛心者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師往曹溪作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謂有二祖見少林氣象後住青原靜居寺六祖將示寂有沙彌希遷即石頭也問曰和尚百年後希迁當依附誰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迁於靜處端坐寂然忘生上首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曰我禀遺戒故尋思爾上首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住吉州青原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迁聞辭去至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恁麼則用去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又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不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師令持書至南岳讓和尚達書了速回與汝鈯斧子住山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解脫讓休去廼回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不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遂舉前話了却云去時蒙和尚許鈯斧子即便請師垂一足廼禮辭之南岳有僧問如何是佛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佛下脫法字

寶曇曰青原得道時大有二祖見少林氣象是時方像季也而溫厚之氣獨盛於東南思出江西而祖居南海際中國爲東南也雖佛法不以土地風氣爲休戚然人挾天地中和以生得天地之中和而不能得道之中和者未之有也青原仁父祖也子石頭外而氣分感而爲諸孫藥山雲巖殆聖諦不爲處發生龍潭德山是廬陵米價中流出有父祖之英烈得天地之中和人而不能爲聖爲賢爲嚴父師爲法軌範吾不信也

南嶽懷讓禪師

師至曹溪六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經八年忽然有省白祖曰某甲有箇

會處祖曰作麼生會曰喚作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秖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師執侍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居衡岳般若寺示徒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本無生法亦無住若達平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愼言哉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師曰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麼處去曰成後爲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一點也瞞他不得有僧道一住傳法院庵常坐禪師知是法器乃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箇什麼一曰圖作佛師廼取一甎於庵前石上磨一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作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一遽離坐問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即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如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不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萠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

寶曇曰證悟廣大非一世可了譬如須彌雖積塵而成與輪圍諸山初若不異至四面俱起則盡輪圍百劫之力亦不能及此無他小大之勢然也南岳之道簡而易見明而易知雖初心之人若可深入及一引手則有不可輕舉之力至一舉武則有不可苟踐之地使人人如南岳如馬駒則旻塞虛空皆爲有道者矣大抵父祖勇決則子孫無削弱之患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亦不免有後世寖强寖微之論可不戒哉

温州玄覺禪師

師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遶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

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翌日回永嘉著證道歌一首幷禪宗悟修圓言竝行于世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踈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言九則觸塗成觀十則妙契玄源云云

寶曇曰永嘉欲定宗旨不得不爲曹溪一來及乎一見投機不得不留一宿而去師資道盡佛法見忘眞龍門躍鱗鶖鳥一鶚者也同門如左溪朗東陽策輩皆一時經論淵藪朗宗智者而策見曹溪三人行必有我師永嘉之謂也永嘉聞道奇崛古今未有及者末後一句是曹溪挨拶得來古人云悟了直須遇人若不遇人眞成虛設華嚴曰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殆永嘉分別亦非意之謂歟證道歌西竺謂之震旦聖者經卽曹溪末後之旨如天雨之水宛轉入海還通於天惟琛槎者流然後知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

師受曹溪玄旨隷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中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造丈室問曰弟子慕道斯久惟願垂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拜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回闕具奏山中所聞十二月徵師住白蓮亭明年詔左右兩街名僧碩學與師闡揚佛理一一剖析如流最後有安禪師問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物物

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翥空與師問辨者數人繁而不錄

寶曇曰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佛祖並出無異說也無心是佛即心是道佛祖並證無異法也是故於中拶出石火放行電光以顯無心捩轉天關掀翻地軸以示即心也所謂無心者非絕聖棄智謂之無心非何思何慮謂之無心非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謂之無心非自然非自然謂之無心古德云了了常知是此無心也熾然作用是此無心也無心如日即心如雪雪見晛曰銷也即心如火無心如膏膏見火即流也即心無心之體無心即心之用體用俱泯佛祖兼忘故能摧異論之鋒發諸師之見眞得即心無心之力也

婺州玄策禪師

師因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其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什麼隍曰入定師言汝云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又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何以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語未息疑情遂造曹溪請決六祖意與師冥符隍開悟法席振于金華楊億侍郎問一僧云隍公悟處是得策公力是得六祖力試道看僧無語

寶曇曰一臠可知鼎味況全鼎乎策公自永嘉師友囦源中來淪盡天台之波而後飲曹溪之水曹溪波浪具此一滴中隍公以其餘波至撼動天人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楊大年一矢竊發適中於余心也惟痛定者廼可知之

南陽慧忠國師

師因唐肅宗詔試驗西天大耳三藏他心通師到三藏作禮立左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曰不敢師曰

汝道老僧只今在何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却去西川看競渡又問汝道只今又在何處曰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又問汝道只今澂三藏罔然師叱曰者野狐精它心通在何處一日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南泉來參師曰甚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不曰只者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休去麻谷來參繞禪床三帀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用更見貧道作什麼麻谷又振錫師叱曰者野狐精出去師示衆云禪宗學者應遵佛勅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身中虫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有南陽濱行者問和尚道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意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它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濱曰只得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肅宗問曰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掛着又問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淸淨法身問答太多不錄

寶曇曰無垢居士張九成常參大慧先師論忠國師說老婆禪先師曰國師法性寛波瀾闊古今未易到也如僧問古佛心曰墻壁瓦礫是若玄妙解路心不絕生死命根不斷大法不明決定不敢如此四稜塌地指示人也一棒一喝一挨一拶擊石火閃電光却易者箇說話却難故於正法眼藏載國師無情說法因緣與洞山所悟二老相屬意實有在嘗觀震旦自六祖以下佛法大海漸入漸深矣至是則洪濤際天地漫不見諸涯雖其間亦有風恬浪遲而魚龍出嬉孰敢以扁舟輕犯其幾也無情說法話非有大造悟則不能彷彿僧問無情還解說法不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問和尚還

聞不曰我亦不問僧曰和尙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此兩轉語直無情說法中骨髓觀其與僧問答無慮百十往返其僧如蜂綴花未易麾去國師花又不損蜜又得嘗一滴波瀾便能漲起江西如是而況大海全潮乎嘗以扣當世所謂宗師者或指寂默或認音聲了無一人親到無情地位無情尙不可到況聞其說法耶反以詰余余曰是眞無情便解無情說法

南岳懷讓禪師嗣法

江西道一禪師

師示衆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舍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廼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卽心是佛龐居士問云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者裏無水亦無舟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峯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峯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遂到石頭繞繩床三帀振錫而立云是何宗旨頭云蒼天蒼天峯無語回擧似師師云更去問它待它有語汝便噓二聲峯去依前問石頭廼噓兩聲峯又無語回擧似師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湖南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尙未滿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句外請和尙答師乃畫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僧問和尙爲什

麼說卽心卽佛師云爲止小兒啼云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小師行脚回於師前畫一圓相就上禮拜了師云汝莫欲作佛不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有一講僧問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座主傳持何法主云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主云不敢師噓一聲主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主云師子出窟法師默然主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主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入是什麼法主無對辭去師召云座主主無對師云者鈍根阿師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匠轉化無窮既而將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日面佛月面佛

贊曰大師乳一百三十九子人人皆菸菟王角而翼之以布天下一嘯之地清風凜然其識於般若多羅蓋識此也自磨磚已往父子搶縱得大自在如古司馬兵法不見促迫字字句句皆其所證法門反復諦觀自威音王已來未有今日之盛者也其本大者其末茂其器碩者其聲宏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辦非常之事愚嘗究其道大德備之狀想其牛行虎眎之容其不謂如來像季而生斯人何以起吾宗也卽心卽佛之旨自烹煅佛祖外于以蔭覆後世子孫非死却現行絕却心意識未易入作也

江西道一禪師嗣法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師到江西馬祖問曰從什麼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卽今問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覓師於言下自悟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晦迹藏用外示癡訥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爲師姪之所竊出江外呈馬祖祖

覽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識者遞相尋訪之越上依附師曰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擊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答不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罔然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二十餘座經却未識如來僧再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即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不曰如師曰木石如不曰如師曰大德同木石如不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舍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三藏法師問曰眞如有變易不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不曰有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爲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解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蘊光大德問太虛能生靈智不眞心

緣善惡不貪欲人是道不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不觸境生心人有定不住寂寞人有慧不懷傲物人有我不執空執有人有智不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莫稱道不禪師一一爲說看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作禮而去

寶曇曰具足四無礙辯唯佛一人觀達磨之破六宗是得法無礙辯曹溪對諸弟子之問是得義無礙辯國師無情說法是得樂說無礙辯大珠應機如湧泉是得詞無礙辯一人而具四辯彼何修而得之自是而爲佛祖之師非此辯而何大珠是佛法大海之所出生故能具足積集熾然無盡光明爲海吞吐爲海長養爲海銷鑠爲海成就也觀其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親出其手向之學者往往寶之後世或未之知見亦深可哀今此所收尙其一時對機之辯況親執須彌之筆吮大海之墨擧虛空之紙而大書祖師西來意邪吾將使最後成佛之人諷誦詠歌而寶之於毗婆尸乃已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師一日謂衆曰汝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衆開田竟師晚間上堂僧問開田已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床行三步展兩手曰爲汝說大義竟有老宿見日影透囱問師曰爲復囱就日日就囱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云恁麼則說似人了也南泉云某甲卽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云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泉曰我太煞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云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擧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

寶曇曰得一機而傳世行後幾生般若之靈也復

有機緣不見於世猶得綴名於其師曰某學某尙其次也其間姓氏鄉里與夫出處死生之狀或失其傳古人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奚暇告人以幻滅幻生之餘事也百丈開田說大義可謂直截至酬酢南泉何其葛藤如是耶學者當自折衷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似箇什麼師云似箇狗子宗問南泉云似箇什麼南泉云我見似箇大虫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甄行數步師召云長老南泉回頭云作麼師云莫道是末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者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者箇百味珍羞它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是个个須是嘗他始得僧問曰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寶曇曰一等心地法門善知識所見各有大小淺深之異三人見虎已作三惑不知八十四人同見見復何如同中有異而異中有同道固如是也如一母所生之子其間所受已各不同況悟入淺深根器高下雖大爐鞴不能使之齊也裴旻見眞虎而却葉公見似龍而喜其眞僞則有間矣姑置二師之見敢問南泉之見何如向去有一賢沙與僧山行逢虎僧曰和尙虎沙曰是汝虎五人之見爲異爲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

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曰承古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山云攢簇不得底病僧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僧云和尙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覔起處不得僧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僧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僧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山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个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

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寶曇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此佛祖之病也擯撥不得底是曹山之病也正覓起處不得是衲僧之病也人人盡有是凡夫之病也均是病也屬之佛祖屬之曹山屬之衲僧屬之凡夫而何如人之養狸奴謂其疾如風遂字之爲風或曰墻能礙風卽字之爲墻彼人曰墻爲鼠所穴卽字之爲鼠彼又笑曰鼠爲猫所捕者不若復字之爲猫曹山邈四天下行一遭依舊歸來不妨還我茗溪住處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師昔爲弋者因逐群鹿從馬祖庵前過問祖曰和尙見鹿過不祖匿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尙莫解射不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卽毀弓箭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祖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也住持後常以弓箭接人三平到師作挽弓勢云看箭三平作避勢師云半生架一張弓一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師問西堂汝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一撮師云汝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頭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太煞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得那箇來不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者底不生死

寶曇曰石鞏逐鹿而馬師得鹿祖曰此子歷劫無明直下頓息此語有萬鈞重氣力也一生牧牛是此氣力捉得虛空是此氣力故達磨曰從事上得法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石鞏之謂也故其平生張弓架箭自謂只射得半箇聖人

不知馬師自來當得一人不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師因仰山爲新戒時到謝戒師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上云曹溪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山云接一宿覺却云和尙什麼處得此三昧師云馬大師處學得問曰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蒙和尙譬喩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時如何師下禪床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虫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希相逢者少

寶曇曰大法不容方便者也古人於無方便中建立方便一涉方便利害即之如六囱喚山山後世必有弄精魂若死在向下矣賴遇杴子好手曾死却活山山故能喚起老饕活得死山山也當時若無後語有甚中邑自此山山亦能死却天下人亦能活却天下人仰山之力也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

師一日侍馬大師翫月次祖問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祖曰經歸藏禪入海唯有普愿獨超物外一日師侍馬祖行次見埜鴨子蜚過祖云是什麼師曰埜鴨子祖云什麼處去師云蜚過去祖將師鼻孔便扭師作忍痛聲祖云何曾蜚去師於言下有省明日祖陞堂才坐師出捲面前席祖便下座師隨之方丈祖云什麼處來師云山後來祖云還逢著一人麼師云不逢著祖云爲什麼不逢著師云若逢著即擧似和尙祖云什麼處得者消息來師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師再參馬祖祖竪起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亦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一日上堂云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

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一僧哭入法堂師云作什麼僧云父母俱喪請師擇日師云明日來爲你一時埋却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師上堂衆才集師以主丈趂下却召大衆衆回首師云是什麼黃蘗到師處一日辭云欲禮拜馬祖去師云馬祖已遷化也蘗云未審馬大師有何言句師遂舉再參因緣蘗聞舉不覺吐舌師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麼蘗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後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山云此是大機之用潙山云馬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皆唱導之師潙山云如是如是師一日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已來多居律寺雖云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佛祖之道欲誕佈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遂制叢林淸規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舒大要偏示後學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寶疊曰百丈見野鴨子悟道歸來或哭或笑或問其故丈漫然曰汝道哭即是笑即是便有駈耕奪饑之手至馬祖震威一喝三日耳聾如百鍊精金最後入火無復滓金矣學道至此然後謂之百了千當嘗觀百丈實此金剛王久矣未嘗輕以示人一日黃蘗輒嬰其鋒以眦睚一世復用是以出臨濟佛法之盛實此老之力也然以道德餘力綱紀叢林推原人情斷合儒意可以爲萬世法是故行之後世得不弊也愚謂其功不在制禮作樂下昔先儒有造慧林法席者適觀僧飯井井千百闐然無聲先儒曰此三代之遺風也其盛德休烈可勝道哉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師與大寂奉書至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立國師曰只者个更別有師從西過東立國師曰者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云早箇呈

似和尚了尋又送書至徑山謁國一禪師語載國一章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問師師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教來問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去問取海兄僧遂問海兄兄云我到者裏却不會僧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祖一日問師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稍得師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于世

寶曇曰藏頭白海頭黑一語網天下後世學者如透金剛圈如吞栗棘蓬曾不知大寂當時正是看錮鏴著生鐵也馬師大國楚也遣使二老如聘虎狼之秦不爲吞噬者幾希藏公可謂使乎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也對李翱之問大寂當爲擊節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

師因僧問心法雙忘指歸何處師曰郢人無汚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百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所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傳底心師云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之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卽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僧來遶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遶三帀振錫而立南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道不是南泉曰章敬卽是是汝不是

寶曇曰南岳聞馬祖出世遣一僧候之問作麼生僧如其言故馬祖有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之語南岳然之今百丈驗其弟惲公亦用此手故惲有老僧罪過之語古人養子如養駿平時過都歷塊固已熟其步驟奚至是如不見者數年中心望其奔軼絕塵使人察之果然也諦觀南岳馬師用處如此百丈惲公用處又如此所謂大小淺深之異學者當自察之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師因唐憲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尙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曰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曰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耶衆皆杜口師又擧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

寶曇曰善知識其不八面受敵而能護法城者未始有也愚觀國朝太宗皇帝垂示六問當時學者或不能對後世善知識互爲讎唱意謂大體越流逍此殊勝因緣也說法難事爾古人猶有大衆威德怖況天威不違咫尺乎善知識亦有德尊眼明平居法施雷動有對人主而不能措一詞者亦豈偶然哉今鵝湖被旨憲宗賜對麟德殿與諸師問答游戲自在貫穿不窮如上將軍不持一兵直入賊壘築動人主之前眞一代法施主盟也其亦終南政公之季孟歟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

師與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對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甚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不審和尙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隱于伏牛山師一日示徒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洒底句師云伏牛山下古今傳

寶曇曰卽心卽佛非心非佛是馬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諸弟子中發明叵多唯伏牛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

僧問脫洒句則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眞得馬師骨髓哉青出於藍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然後爲親出也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師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得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問及與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瑣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幻佛及涅槃是爲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亦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皆將寫得眞呈師不契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廼翻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徹風顚爲人去在

寶曇曰盤山肉案頭發明歌鈴上徹去眞得法圓滿自在者也天縱之辯如萬象中明月衆山中須彌其自爲高明不待沿襲後世因是而入流者莫知紀極垂示大略有五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一也夫大道無中至道復何說二也夫心月孤圓至復是何物三也譬如擲劍揮空至始爲道矣四也可中學道至更無餘事五也不知者往往合而爲一遂至其言諸亂理亦稠疊學之者如墮網罟喪亂本眞愚嘗於信心銘反復論之謂半偈可以了一生全偈可以畢大事今於盤山亦云

大光明藏上卷

大光明藏中卷

江西道一禪師嗣法

毗陵芙蓉山大毓禪師

師因行食與龐居士士接食次師曰生心受施淨名早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不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師乃下食士云不消一句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不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不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

寳曇曰老龐機鋒不可觸者也其嘗所往來亦不過石頭馬祖二老之門數十人非日光射人未易輕合今見於芙蓉師者是其冠首夫道與機相即猶形影也雖時有長短大小不同道固自然而機豈不然也世亦有道富而機不相副者亦有機圓而道未充者唯道機相副心眼俱圓然後堪與龐公諸師爲忘年交爲同門友不然則提瓶挈水未必爾要也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事作麼生丹霞放身作臥勢師曰蒼天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曰某甲向這裏住也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曰珍重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廼起立以拄杖遶身一帀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嘿然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耽源打師一摑師曰知你不到這箇境界

寳曇曰馬祖以鐵如意擊碎珊瑚之枝散落諸子之手自是而爲陶朱猗頓之富者滿前矣看水之旨其有是哉與丹霞觀魚對僧祖意之問皆珊瑚枝枝撐著月底時節也至十二面觀音境界其亦鐵如意用事歟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

師因大寂行化於龔公山迺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便器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師問座主而蘊何經論曰講華嚴經師曰華嚴經有幾種法界主云略而言之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師舉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中收主良久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迺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了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有法空禪師到師曰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旦師令沙彌屈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箇守堂家人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

寶燈曰鹽官老拳盤山鐵喙二老易地則皆然也鹽官掄縱得妙盤山博約適中合兩季而成一翁是爲四海天馬駒也鹽官失却古佛得箇犀牛兒遂使虛空須彌亦成曲調當時不得王老師幾乎打破此鼓也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大梅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因採主杖迷路至庵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靑又黃又云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麼遂令僧去請師師有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令一僧往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今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家

男女未有了日在任汝非心非佛我自卽心卽佛其僧回擧似馬祖祖曰大梅梅子熟也龐居士訪師問曰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展手云還我核子來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二人往返不決上山參禮夾山便擧前話問師未審那箇親師云一親一踈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去莫可追從容復聞鼯鼠聲師云卽此物非它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

寶曇曰得道而隱何如古人以艱難得之故以艱難守之至有避人如避仇避世如避秦者大梅曰剛被世人知住處更移茅舍入深居是也一日扃鐍不密爲人所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卽心之言雖江西馬祖自來亦未易覓其住處開示之要深得其師三昧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大有跨竈之機最後聞鼯鼠聲眞不負夾山定山之禱矣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此折床會也自大寂去世常患門人以卽心卽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一日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而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郡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戲之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師問南泉近離甚處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眞來不泉云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泉無對崔公入寺見鳥雀糞于佛頭上迺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因甚麼向佛頭上糞師曰是伊何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云恁麼相見莫不當不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擧似潙山潙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它復有人問云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不師曰待你將物裹石頭煖卽得彼無語

寶曇曰卽心卽佛之旨想見一時雷動風行雖無隙可乘無間得入譬之曹公歃鴆日慣一日不復殺人矣故諸師相與匡救之東寺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只此一語自然扶得馬師一時衲子如南泉如仰山皆在席下仰山稱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寥時人指爲折床會其道固塞乎天壤矣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佗覔從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不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甞與南泉同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去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答他師曰者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者箇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有座主來參值師鋤草次忽見一條蛇師以鋤便钁主云久嚮歸宗到來只見箇麤行沙門師云你麤我麤主云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恁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則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不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不李曰是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甚處著李俛首而已又問一大藏教明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會麼李云不會師曰者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卽途中受用不遇卽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將藥手摩令俱赤

寶曇曰歸宗斬蛇與對李萬卷須彌芥子之問眞大寂之門文武韜略兼全者也南泉曰馬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唯有歸宗較些子蓋其用處如風如火如鈎如錐有大敵如南泉方顯其機也論光不透脫之旨後世惟雲門知之謂法身有三種病

二種光其論實本於斯也太史公曰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者也厥後亦有亦眼重瞳子云

汾州無業禪師

師凡有學者致問答曰莫妄想唐憲宗遣使徵詔不赴穆宗即位命兩街僧錄靈阜等賫詔迎請曰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屢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來矣廼沐浴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等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而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景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祖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而逝

寶曇曰無業奇龐福艾似馬祖聞道似南岳眞一代耆傑也古人治病之要先定其膏肓然後砭針以起九死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害馬師之接無業是也故其平生多示人曰莫妄想是其已試之藥餌恨老死不能萬全故口疏爲萬金之方炮製之宜佐使之法無不畢具人能依此服餌不患不爲無業人也豈復後世酸寒之患哉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師一日示衆云道箇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王老師過在什麼處州廼作禮師一日至庄庄主乃預備師問庄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庄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大善知識爲甚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示衆云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與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出衆禮拜了去有僧問州曰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師一日捧鉢上堂黃蘗在第一座坐見師不起師問曰長

老甚麼年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
師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城白銀爲壁
是甚麼人居止處檗云是聖人居止處師曰更有一
人居何國土黃檗叉手而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
老師檗便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又僧
問師居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
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遂提起猫兒
云道得卽不斬道不得卽斬却皆無對師卽斬之趙
州自外歸師擧前話州乃脫草鞋戴頭上而出師曰
子若在卽殺得猫兒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
人買麼時有僧出衆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
你作麼生買僧無對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覲南陽
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歸宗便於圓
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
是什麼心行師於是相喚回歸師上堂次陸大夫云
請和尙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尙
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箇什麼陸云爲什麼有六
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
有時坐有時臥如今擬鑄作佛還得不師曰得陸曰
還不得麼師曰不得不得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
爲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天
匠往彼欲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爲什麼梵音相
雕不得院主便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示
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
食它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它國王水草
如今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
遂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與麼信彩去時如何
師曰臭骨頭十八首座問師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
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尙去還得
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却須啣一莖草來
寶曇曰佛法至南泉所謂集大成者也凡人知有
而身未到之地與雖身到而手不及之處皆疏剔
振裂爲物作則者焉然亦不爲甚高不可知之論
必告以其端異類中行則曰喚作如如早是變也
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其言曉然易知其地則
難到惟其父子兄弟然後克踐斯語歸宗趙州輩

是也今傳燈獨載其對機語而示衆有缺愚恐後世學者不見其大全故取一二足之圓悟禪師有云王老師眞體道者也所言皆透脫無豪髮知見解路只貴人離見聞覺知自透本來底方得自由若著法報化便是依它無自由分是故發明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是體道所以得衣鉢此皆過量人行履處千萬人中難得一箇半箇眞藥石諦當眞實無事行履處也斯言至哉

五臺山鄧隱峰禪師

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立石頭蜚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乃作剗草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師無語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祖云已展不縮師云已進不退迺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迺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南泉指淨瓶云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缾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槌邊云道得卽不打于時一衆嘿然師便打一下師辭馬祖適石頭語載馬祖章師冬則居衡岳夏則止淸凉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蜚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旣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汗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師問還有倒立而化者無衆云未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

寶曇曰謂隱峰爲聖則兩遭石頭路滑謂隱峰非聖則有一錫飛空官軍息鬪之異是知祖師之道非聖所能擬議也自是父馬祖而不能控制兄南泉而無敢誰何往來破威儀堂作少叢林事是聖而得道如虎而翅者也倒立而化其衣亭亭然亦順其軀或以問晦堂晦堂師曰汝尋常立時衣亦順汝體不不謂善知識相見迺在數百年之後異哉

烏臼禪師

師因玄紹二上座從江西來參師問二禪伯發足什麼處玄云江西師拈拄杖便打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近前來紹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院無異土參堂去

寶曇曰烏臼用本分草料接二上座善知識所當然如角鷹中兎拏鞴上一掣則兎無噍類矣今人方以禪道佛法與學者混戰雖有長戈大戟置而不用一味瓦礫相攻旁觀者不滿一笑求爲佛種不斷不可得也

潭州石霜大善禪師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鳴中秋犬吠師上堂云大衆出來出來老僧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不消一堆火洞山問几前一童子甚是了事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燄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寶曇曰春日雞鳴中秋犬吠此石霜烈火燄中事謂之熱火爇之則燔近之則焦火能汝燔而不自燔也火燄亦固自有清涼世界唯火自知之而實不知也我作是說正是烈火光影邊事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師示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南泉云依師道始得一半黃蘗云不是南泉劄它要圓前話

寶曇曰知之一字禍事也盡神藏之力不能轉禍爲福遂使南泉黃蘗亦爲幸災樂禍之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神藏分上事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此南泉分上事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此黃蘗分上事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此語不得而詞也

洪州西山亮座主

師業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亮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拂袖而出祖乃召云座主師回首祖曰從生至老只是者个師豁然大悟遂禮拜祖云者鈍根阿師禮拜作麼

亮歸告衆曰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師一問平生工夫氷釋已而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寶曇曰馬大師接亮座主一種風骨與接八十餘人宛爾不同亮之隱於西山亦其骨相也然一去而不反佛祖之道貴在一燈傳一燈亮意馬師之門亦不少此客也故終遂其志至今西山中人往往見之政和中有士人姓熊失其名世爲鄱陽人遊洪之諸山道過翠岩時長老思文卽其鄉人遣二力荷轎舁至空相所經林壑隱翳忽覩一僧兒古神淸厖眉雪頂編葉爲衣坐於磐石如壁間畫佛圖澄像心疑其異人自惟亮公隱於西山恐或是也蹴踖而問曰莫是亮公不僧以手向東指熊隨手回顧失僧所在時小雨新霽熊撫其坐處而石猶溫四顧躊躕太息曰夙緣不厚遇猶不遇也

江西道一禪師嗣法

大陽和尚

師因伊禪參次師曰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者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事也無伊云擬向者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答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撿點師曰誰伊云某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寶曇曰文彩未兆時事今人推墮滉漾而甘心寂默窈冥之中更與安名曰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殊不知正是黑山下鬼窟裏所謂文彩未兆時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伊曰擬向者裏致一問問取和尚不知得否陽曰答汝已了莫道得否謂之目前事可乎文彩未兆時決定悟了方見見後和悟併却方始一如大陽伊禪共用此事今人不是弄潮手勸汝莫入洪濤中洪濤無情壞汝性命

鎭州金牛禪師

師自作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至僧堂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拊掌大笑日日如是師因臨濟來乃橫按柱丈方丈前坐濟遂撫掌三下歸堂去師却下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

無禮溈云道什麼師擬開口溈便打一坐具師作倒勢溈又打一坐具師云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

寶曇曰金牛之機如順風縱燎人多見少利而忘大事故無一人得入其門不知既入其門主人善後之計爲如何也當時恨無踞虎頭收虎尾者與之角力使金牛之機獨脫於大方如秦人之金田單之火猶得竦動後世

忻州打地禪師

師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底取一片柴擲釜中

寶曇曰驀地一棒如迅雷之霹靂雷無心於擊搏而有慊者適遭之故雷得以肆其威打地殆類此也方佛法全盛之日諸方浩浩談禪不無恩怨爾汝於其間我寧負吾不忍負人也掣電之機不容掩耳一時弟子輩亦小黠大癡也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善會到庵問曰近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會云騎却頭如何師云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僧來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云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之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此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寶曇曰此老夜裏撫檀日中牛糞雖虎狼亦從風而靡況於人乎夾山直欲騎虎頭而其僧便解探虎穴所謂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之明驗也

袁州楊歧山甄叔禪師

師示衆曰群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待萬像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玆

山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
寶曇曰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待萬像齊照此文殊普賢大人境界甄叔何自得之蓋大寂之門雖文殊普賢亦與列下甄叔斂手也何自容之今人不見古人利病安在

洪州水潦禪師

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祖攔胷與一踏蹋倒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太奇也太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便禮拜師住後嘗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來參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廼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云這虛頭漢僧又問曰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撫掌呵呵大笑凡接人大約如此
寶曇曰古人箭不虛發雖一豪之力不肯輕用況百解之力哉故其發時無不中之理中時無不斃之道馬祖蹋倒水潦是此百斛之力也水潦起來呵呵大笑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豪頭上識得根源去便自顯其百斛之力也後來示衆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是此箭却欲著人也不知末上一交畢竟何時拔本

浮盃禪師

師因凌行婆來作禮問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後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哭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廼問婆曰南泉爲什麼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問云會麼澄一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澄一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他州便打澄一云爲什麼却打某甲州云似者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婆聞却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廼歎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人

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州聞廼作頌送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你婆子婆哭聲何得失婆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寶曇曰婆行婆不知幾生善知識向來宗乘中亦有女子烈丈夫未可與斯人並轍淨盃一轉語遂爲古今戰略王老師是坐籌帷幄者婆與趙州可謂騎射絕倫澄一通身是箭可憐方郝翕挽弓而婆媼箭發身橫馬轉而兩箭相值及其勘證各有私議旁觀者爲之失色古有娘子軍非老師宿將不足以當之婆行婆出處始終不見於書唯淨盃一轉語僅能載此恨不多見

潭州龍山禪師亦名隱山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即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行脚時迷路到山師問此山無路闍黎向什麼處來山云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雲水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山云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山云爲甚不知師曰我不爲人天來山云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山却問何如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山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山問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山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明月師有頌云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寶曇曰譬如行客投寄旅亭若實主人自無攸往釋迦老子時已有客主之論矣而洞山首發其端不知其自胷襟流出邪抑祖述祇園邪豈古人亦有此旨而未見於書也曾未見之旨而龍山對之不疑異時山林有此道人不因洞山則與草木俱腐後世不復聞此不思議之旨賓主之設實以勘證學者洞山嘗謂僧曰汝賓中主尚未會況主中主邪後世學者有如龍山泥牛沒海之時則賓主之機不須更問人也

襄州龐蘊居士

居士初謁石頭和尙忘言會旨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事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靑山絕點埃神通竝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至江西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於言下領旨乃留參承經涉二載問祖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廼作禮祖歸方丈士隨之云弄巧成拙居士一日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乃向居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士曰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云耆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略無些子慈心霞云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士云把什麼引霞乃拈起居士幞頭云却似箇老師僧士却拈幞頭安霞頭上云一似箇少年俗人霞應諾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廼抛下幞頭云大似箇烏紗巾士應諾三聲

霞云昔日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居士遂與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與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士一日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廼拈起手中拂子士便拈起鎚子霞云只恁麼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兄不似於前霞云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霞云恁麼則啞卻天然口也士曰汝啞卻本分猶累我啞卻霞乃擲卻拂子去士曰然闍黎然闍黎霞不顧士曰不唯患啞兼亦患聾一日見大同濟禪師乃拈起漉籬云大同師濟不應士曰石頭一宗到師處冰消瓦解濟云不得龐翁舉灼然如此士抛下漉籬云寧知不直一文錢濟云雖不直一錢欠它又爭得士作舞而去濟提起漉籬云居士士回首濟作舞而去士撫掌云歸去來歸去來居士又一日因丹霞才見便作走勢士曰猶是抛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

向前以主按畫一箇七字霞遂於下畫箇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云向者裏著語得麼士哭出去凡所至處與老宿往復問答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

寶曇曰居士見石頭固已氣分相投矣却將石頭處所得氣分併爲一問以問馬師不消馬師謦欬一聲當下氷消瓦解自此父子夫婦窮亦快活也沉錢・事古今所難嘗謂今人要學龐翁勿學其餘姑學其沉錢西江蕩竹漉籬亦可鞭策佛祖矣自謂了事凡夫其信然與學自耽耶之有淨名涅槃之有廣額其間千有餘載寂寥無聞至是則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彼上人者雖爲酬對愚於龐翁亦云若靈照則七賢月上之流一門而四佛出與可謂希有也

百丈懷海禪師嗣法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

師一日侍百丈丈問誰師曰靈祐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無火丈躬自深撥得粟火舉以似師云你道無者箇聻師忽然契悟遂禮拜陳其所解丈云此廼暫時岐路耳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既是善自護持師爲典座百丈因召入室囑住溈山上首憾之丈云若對衆下得一轉語出格當與住山卽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也遂遣師往是山峭絕敻無人烟莽食猿友後成梵宇勑同慶寺示衆曰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目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只說濁邊過患若無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

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衆行趣向從聞入
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
揚當時此廼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舍一法若也單刀直
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仰山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山云莫只這便是
否師曰這箇是什麽山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
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
舉此話問山下庵主云和尙恁麽道意旨如何主云
更舉看山擬舉被庵主踢倒山歸舉似師師大笑一
日火頭聞擊木魚鬻下火抄撫堂大笑師云衆中也
有恁麽人喚來問作麽生火頭云某甲不喫飦肚飢
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因普請摘茶次師謂仰山曰終
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師曰子只得其
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尙如何師良久山云和
尙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師上堂有
僧出云請和尙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
禮拜師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山云慧寂信

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了不立山云只是慧
寂更信阿誰師云若如此卽是定性聲聞山云佛亦
不見師一日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
曰藥山大人相如何岩云涅槃後有師曰涅槃後有
作麽生岩云水灑不著雲岩卻問師百丈大人相如
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
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師問仰山何處來山云田中
來師曰禾好刈也未山云好刈也師曰作青見作黃
見作不青不黃見山云和尙背後是什麽師曰子還
見麽山拈起禾穗云和尙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
王擇乳師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來也磨云來日
臺山大會和尙還去麽師廼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後僧見
王常侍侍問潙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
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
是這箇道理上座快回山去好某甲寄一書與和尙
僧得書便回與師開見中書一圓相內寫日字師曰
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此也

秖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山郤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師甞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子須喫痛棒始得仰云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有分仰云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老僧年邁仰云即今親見百丈師翁師曰子向什麼向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只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至背後端箇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容便轉笏作進泥勢師遂抛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且道喚作什麼即得師敷揚宗教不可以紀錄而盡

寶曇曰潙仰一宗多論體用體即百丈處所得火種是也用即一生光明煥發是也火以熱爲體以明爲用火炙手可熱而不可把玩火能化諸物而不爲物所化火能入諸火種而不爲火種所攝是故火之體即火之用火之用即火之體惟道亦然道能火煩惱薪而不爲薪所燼能破無明暗夜而不爲夜所奪能灰分別諸劫而不爲劫所遷能燒惑習世間而不爲世所變道用若此體亦如之故潙山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此體也道以靜爲體以動爲用動靜俱泯體用雙取火即道也道即火也又曰從上諸聖只說濁邊過患此去火害者也水能溺火濕薪亦能賊火甕盎灰沙之倫亦能覆火火無如是之害則熾然光明未嘗蔽虧是故謂之火光三昧煩惱廢道無明害道分別惑習妨道道無如是之害則常寂光熾然現前謂之無事道人縱有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體用活法也惟脚踏實地方活信位人位俱顯方活得大機明大用方活活與未活切須識取

潙山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

師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曰某甲特來廼隨後入丈曰若是則他後

不得孤負吾百丈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打白丈一摑百丈唫吟而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山下有一大蟲汝等出入好看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鹽官會下大中帝爲沙彌師於佛殿禮拜沙彌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常禮如是事沙彌云用禮何爲師便掌沙彌云太麤生師曰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沙彌便走師寓洪州開元寺裴相國入寺見壁間畫像乃問寺主畫者是什麼主云高僧裴云形容在這裏高僧在什麼處主無對裴云此間有禪僧否主云有一人裴遂訪之廼舉前話問師師召云裴休休應諾師云高僧在什麼處裴於言下有省師示衆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問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裴相國一日捧一尊佛跪師前曰請師安名師召云裴休休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裴禮拜一日上詩一章師接坐之廼問會麼裴云不會師云不會卻較些子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詩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願欲與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答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雖有一雙窮相手未曾祇揖等閑人

寶曇曰大雄峰下一摑臨濟三頓端自三日耳聾中來人徒見其疾風震雷而有臨濟睦州而不見其先輿大雲彌布七日待諸衆生作務究竟然後降霔而有心要法說也又能一手揜盡河漢思彼中下之機則布雷雨兩檻詞曰汝等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政如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許可之際尤難其人百丈之門廼有此兒所謂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叔諸郞豚犬耳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師結茅南岳因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

蒼天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莫忉忉泉便出師後住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師因掃地趙州來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明日見趙州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置掃箒拊掌大笑師歸方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江西去師云我勞汝一件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僧云更有過和尚者亦不將去師便休其僧擧到洞山山云闍黎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寶曇曰老大慈通身是眼許伊識病不知佛祖出來亦是病否竟日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縱然在前亦是病否若總是病又安用大慈眼若謂非病其如此僧病何畢竟此僧與蠢動含靈其病爲同爲異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師示衆云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一主杖其僧近前把住主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主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却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嘗訪茂源和尚源才起迎師近前把住云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涂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師云若不是師不免諸方撿點師有偈云大道虛曠恒一眞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飮啄更有何事

寶曇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與大道虛曠常一眞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兩轉語是大醫王所處之方也所用不過芝术薑桂而所愈皆風勞氣邪又能固其本根使人長年也無病者服食亦無反汗世固有萬金之劑雖良如疾何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

師因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去師云闍黎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竪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卻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左角見右角見僧無對自代云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有僧辭師曰汝去諸方莫謗老僧在者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者裏師曰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竪起一指師云汝早是謗老僧了也

寶曇曰五峰住處險絕而為人之手表裏如之總是五峰佛法豈有今日顚隮之患常學一指謂僧曰若見文殊了卻來這裏與汝相見是與天下學者為親近善知識底標準也最後曰汝至諸方莫謗老僧在者裏卻較昔日一步在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

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一寸繩得出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者死漢著（仰山也）沙彌後學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溈山如何出得井中人溈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溈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話謂衆曰我於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寶曇曰譬如深夜黑月主人有盜一家驚呼曰賊隣里群起而呼曰賊盜於是中亦疾呼曰賊自此潰圍而出性空之謂也耽源曰誰在井中知賊則是少人也溈山曰出也是獲賊竟二十年後仰山賞典甚明雖然此賊猶在若是德山臨濟捉得賊了管取別有條章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師見百丈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卽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因茲躬耕隴畝以助聖道後住溈山示衆曰汝等諸人總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傍家走匆匆如渴鹿趂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顚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

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年喫潙飰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趂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偏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聲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肯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什麽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覔豪髮卽不見也寶公曰內外推尋覔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僧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卻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者箇是五蘊師曰者箇異五蘊僧云此陰已識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識帀箇是大德僧云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僧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是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廼脫膊遶師三帀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埜狐精出去雪峰入山採得一枝本似蛇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云黃巢軍過和尙向什麽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僧云忽被它捉着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

寶曇曰牧者有三佛戒比丘如牧牛之人執杖示之勿令犯人苗稼一也石鞏曰一回入草驀鼻牽回馬祖謂子眞牧牛二也至是懶安三也牛亦有三法華露地白牛南岳駕車之牛潙山水牯牛是也牛有大力能任重致遠古人多取以爲喩方其未有鞭繩禦此觳觫也則橫放犇突往往抵牾於人蹊田亂群何所不有豈非衆生之心也及其鞭撻調伏望之若泥牛然雖三亦之童徒手一呼則俛首帖耳如受約束豈非佛心也哉畢竟無牛可牧亦無牧牛之人此無亦無亦無無既無作是說者不妨爲全牛也懶安在潙山三十年只成得箇喫飯痾屎底佛又三十年然後生大隋靈樹兩犢兒其無負於山川天地哉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

師因受業師問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師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師去垢師廼拊背曰好箇佛堂只是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師曰雖然不聖却解放光其師一日在窻下看經蠅子投窻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鑽他故紙驢年得出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尙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告衆致齋請師說法登座舉唱則皆百丈門風廼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則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之事

寶曇曰古靈輕借古佛之力大放其師之機一命闡揚則皆百丈奧旨其不以佛祖之道自負而能克全父子之恩壯哉後世至目外武中空之人以爲好箇佛堂雖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學者最後無聲三昧萬像至今聽之要此話圓直是古靈復來也

廣州和安通禪師

師因人問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良久卻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仰山作沙彌時師嘗喚寂子與我過床子來仰山持至師曰却送舊處着復問寂子床那邊是什麼仰云無物師云這邊聻仰云無物師又召云寂子仰應諾師云去

寶曇曰古人自利根上智已還一等朴茂之資大略相似其受道既不相遼而用處亦然如不語通以下至于大安諸師親自百丈爐鞴中來如煅了精金略無滓穢此但著其一時應機而已要驗其氣力相敵利鈍相磨自非其家弟兄孰敢輕觸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嗣法

壽州良遂座主

師初參麻谷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如是三應諾谷曰這鈍根阿師師方省悟廼曰和尙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尙幾被經論悞過一生麻谷可之

寶曇曰良遂見麻谷可以爲天下座主參禪者法夾山見舡子可以爲一方善知識再參者法而傳燈脫略書之重以舛訛不知因道源舊書而致是

歟抑刊削之然也其爲同異不可不正。良遂參麻谷。谷見來卽荷鋤入菜園。遂隨後入菜園。麻谷驟步歸方丈閉卻門。遂次日復至方丈敲門。麻谷問阿誰。遂云良遂。才稱名忽爾契悟。卽告麻谷曰和尙莫謾良遂。好若不來禮拜和尙。幾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卽告其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若不是此一道眞言何由辨得端的也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嗣法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

師因唐宣宗詔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此土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地揚化。其後門人普寂立其師爲第七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舍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佛祖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潮宗於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

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實藏當時燃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燃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看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佛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之辨漏下七刻

寳曇曰人君以網羅天下之手籠絡佛祖略無難事如祖意佛心之問戒定慧學之問頓悟漸修之問皆古人入道之要亦初心學者之資粮非有無師之智得之自然則亦烏能識此條理之科如老師宿醫也辯公之對事理俱合如蠶蟻之絲貫穿玲瓏不礙珠體眞一時師友君臣之幸會也佛之付囑蓋屬此也後世曲學之士妄議臣君爲佞佛殊不知道之所在則治世隨之以治世之君而歸學道之民爰爲而不可尙何妄議哉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

師初謁惲禪師惲問曰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惲雖默然眞亦自悟尋抵務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住龜山示衆云蓮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値武宗澄汰之時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更何悲

寳曇曰佛之道在天下如天地之有元氣也未有天地則此元氣未嘗一日而息有天地有萬物總是天地生畜萬物以宣布調達元氣者也佛如天地也道如元氣也佛之徒卽萬物也無佛無天地則道與元氣孰爲眞宰無萬物無佛之徒則亦何傷夫道與元氣哉彼嘗不知如伐木然今日伐一章明日又生一章此理之必然也我之力有盡而

彼生之理無窮大哉元氣乎柳禪當武宗澄汰之年遮二伽陀皆以古偈自期其詞雍容不見忪迫眞有道之士也萬物有能固護元氣而使不泄不沮此靈物也進而爲眞宰不亦易乎又有陳沈二禪其事類此

金州操禪師

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卽展坐具禮拜師下禪床米廼就師位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白和尚云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座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

竇曇曰鉤在不疑之地此善釣也方錦鱗皷浪而上噬吾餌中而吾不邅一波不損一鱗雍容得之若是凡物則固已在涸轍不容救藥矣師親從東海中來庶幾其躍龍門也

明州東邑懷政禪師

師因仰山來參問云汝何處人山云廣南人師云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山云是師云此珠作何形狀山云白月則現黑月則隱師云汝將得來否山云將得來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山云昨到潙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云眞獅子兒作大獅子吼

竇曇曰仰山明月之珠也有礙於此珠者珠輙自現白月卽現黑月卽隱此珠光也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此珠體也將得來否將得來東邑却現珠中眞獅子兒大獅子吼此珠却現東邑手中也後世非無是珠也問着此珠指南爲北作何形狀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何不呈似老僧畫一圓相作女人拜此糞墼也拈出示人可不嘔噦悲夫

南泉普願禪師嗣法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師示衆云我若一向擧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有一人不是自己我尋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法界

赤尺音通下同

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諸人向甚處委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大地來僧問諸佛是誰師云無始刼來承誰覆陰僧問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說西話師遣一僧問同參會和尙云和尙見南泉後如何會嘿然僧云和尙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赤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赤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僧云只如百赤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云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曾題否云不曾師云無事時題取一篇好僧問南泉云亡僧迁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盡有者箇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倩汝用山云汝作麼生用師攔胷一蹋蹋倒山起來云你直下以箇大虫

寶曇曰長沙謂我若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此老異時千百國遶橫說竪說了無剩法豈皆第一義邪敢問諸方以何爲宗教若以父母未生已前爲宗教則是黑山下鬼窟裏見解若以大機大用爲宗教則是石火電光中見解若以禪道佛法爲宗教則是沙彌童子見解總不作此見解畢竟以何爲宗教魯祖開堂亦爲人東說西話是此宗教邪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是此宗教邪崔顥題黃鶴樓得閑題取一篇是此宗教邪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是此宗教邪蹋倒仰山是此宗教邪自是諸方目爲岑大虫是此宗教中老葵菟也其文彩斑斑衆獸爲之辟易嘗恨其出處之狀不見於世無以矜式老生宿人獨覩其載道之言煒然有光經論文詞靡不通達中興南岳之道其斯人歟其斯人歟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

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叫苦苦閻羅老子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尙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

是院主無對

寶曇曰生時快活死時叫苦不妨疑殺天下衲僧而今要見者阿師快活決定不是苦苦決定不是快活未透生死者不用置疑

終南山雲際寺師祖禪師

師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與汝往來者是師云不往來者如何泉云不是藏又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悟入

寶曇曰古人除病不除法是病爲法之翳故有師祖之問法爲病之藥故有南泉之對藥病俱遣則珠自現前珠不自珠故借藏以明珠藏不自藏故借珠以明藏噫這弄泥團手笑殺永嘉大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師示衆云汝若欲相應恭恭盡莫停留纖豪直似太虛空方有少分相應無瑣無蹤落無形無心眼又云語是謗默是誑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爲汝說得僧云正因爲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暫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寶曇曰語默同上一路今人不過以爲非語非默若作此解豈免自誑哉端公金剛圈自是難透欲得易會但一切淨盡恭恭盡亦莫停留直下似太虛空虛空亦不立這箇謂之了却今時才說今時便有空劫又復入草去也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

師初謁南泉值南泉偃息次泉問近離什處師云瑞像泉云還見瑞像麼師云不見瑞像即見臥如來泉遂起矍然問曰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云有主沙彌泉云主在什麼處師云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南泉許其入室一日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契悟四顧躊躕兩目如電問南泉云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

泊疑洎

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烟叫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窓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蘗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師廼把火於法堂內叫救火救火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後住觀音院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又問一切衆生皆有因甚狗子却無師云有示衆云諸方難見易識我者裏易見難識又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又示衆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底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一日上堂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洛浦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又曰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日眞定師王携諸子入院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嘉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少間侍者問云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將軍來爲什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大王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日用不盡者

寶曇曰東山五祖曰趙州禪只在口唇皮子上正如世人嬉笑怒罵不涉思惟爾一句來我一句去大抵皆習氣也不特薩有菩提心習氣趙州古佛也有勝義諦習氣此勝義諦中有五不可到方作

沙彌時對南泉瑞佚之問便能獅子咬人是謂種勝是一不可到求道之切師資發機如同音所流與如來在時比丘得道無異是謂根勝是二不可到大事已辦無腦佛祖孰爲王老師四顧躊躇兩目如電是謂機勝是三不可到半居垂示則有曰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至庭前栢樹子又曰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又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至佛卽是煩惱煩惱卽是佛又曰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皆宗佛宗祖之手也又有機緣如古澗寒泉鎭州出大蘿蔔狗子無佛性喫茶去洗鉢盂話皆煅生煅死之手也是謂道勝是四不可到不下禪床而接趙王是謂德勝是五不可到此五不可到古今所未有也佛法全盛之日篤生斯人後世復甚塵垢粃糠將猶陶鑄佛祖況親見此老而與之同時也所獲詎可量哉

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

師一日上堂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也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臨濟下有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回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驀按钁頭回視勝光云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光廼禮拜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云汝莫是劉鐵磨不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顚倒師便打師一日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卽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偈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粥飯氣力麤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

寶曇曰東山五祖之門有南堂元靜師者遍參諸方無不投契聞五祖門風峭峻欲一過之遂經三年一日下語至子湖看狗處語稍遲鈍祖卽戾轉面皮曰不是不是良久曰向子湖看狗處下得一轉語令子湖無噬嚙老僧曰乾便是你了當也大抵子湖殺人狗也東山活人獅子也聞子湖之狗已腑喪不敢聞東山師子其將如何莫年與勝

光劉鐵磨輩葛藤不知是時此狗何在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

大夫見南泉乃問曰肇法師也甚奇恠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花召之曰大夫時人見者一株花如夢相似大夫罔措後到問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麽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曰出也從此開解即禮謝洎南泉入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

寶曇曰謂三聖人之道一也是未出古今性理之域盡却性理乃可造吾佛祖之宮佛祖雖曰同宮其實各夢莊周之言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是得老聃之道僧肇聖師也著書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雖取周語而能造極蹤周數等矣陸亘儒者於肇公之言若有省焉一日謂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恠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愚謂非肇公奇恠寔亘之奇恠使世若無祖師則三聖人之道如是而止三家之見如是而極賴吾南泉裂開面門放出三目指庭前花謂陸亘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須是此老梵孤精也三人之見譬如椽燭南泉猶一豆之火也藉此火然後三人之見一點俱明自是南泉如白日之青天不較矣瓶鵝之問豈非最後見王老師者歟

池州甘贄行者

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贄曰恁麽道爭消得某甲𠐿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𠐿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甘拂袖便出南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麽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雪峰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峰隔籬擲衲衣過去甘開門便禮拜有住菴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麽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麽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菴其僧無對甘亦無施

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潙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西來意潙山擧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潙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潙山去好

寶曇曰甘贄龐翁季孟間人也贄簡而峻翁辯而富觀其禮拜王老師則又烈如龐翁賛南泉打破粥鍋大似賊過後張弓也閉門而召雪嶺是用定龍蛇擒虎兕之機不是雪峰幾遭其手龍象蹴蹋非驢所堪其斯人之謂歟

永泰靈湍禪師嗣法

五臺山秘魔岩和尚

師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得者一日霍山通和尚相訪才見便攛入懷裏師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州祇林和尚

師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才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木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寶曇曰秘魔祇林昆弟也見荊州老湍湍見馬大師大師出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名字皆見於書而機緣可考者七十五人而已湍無機緣有二子爲機緣以二子機緣則湍無佛法知見可知二老不負其師豈忍負學者也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嗣法

鎭州普化和尚

師事盤山授以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廼於城市冢間唯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托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擧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者漢自是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爲普化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文錢

非時遇食亦喫嘗莫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不識金陵又再來曰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闤闠間搖鐸而唱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二長老在僧堂前坐正說其每日在街市掣風顚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寶曇曰此老在先師會裏時已有此樣始終入過量境界世人烏得而知之唯臨濟知之如雲龍相從風虎相依堂前驢鳴兩度叫賊是用大悲院裏時節也至遊戲聚落不妨成就逝多國土攝取同行衆生如世尊言唯除命終陰有遺付此老殆不孤此囑也如寒山子拾得豐干輩皆知其爲西方聖人獨普化不知其自何方而來保持密因不肯輕泄此又一重身語秘密也

歸宗常禪師嗣法

新羅大茅和尚

師一日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迁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僧曰爲甚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寶曇曰非謂無明心內別有諸佛師萬木迁變處別有常住不凋性但得無明心破則諸佛師自在其中見得萬木迁變處分明則常住不凋性亦在裏許恁麼說話喚作死馬醫

五臺智通禪師

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衆方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

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寶曇曰智通半夜獲賊無人究竟直得歸宗黎明勘證然後弁贓獲之所謂架上青氈吾家舊物何為反墮賊手迺知今日之賊昔日先民也何以言之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此豈流俗所能至哉學者亦有識賊而不能獲賊有能獲賊而又非正賊直似智通變快一回方稱平生

前潙山靈祐禪師嗣法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師初參潙山遂陞堂奧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祐曰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器之垂示師問曰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直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後參岩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起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參石室問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室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迺辭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韋宙就潙山請一偈山云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圓相註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潙山開田問曰這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至師問曰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祐敲禪床示之師曰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已用祐忽問師甚麼處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舉鍬而去師牧牛時首座問百億毛頭獅子現師不答歸侍立首座上問訊師舉前話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獅子現豈不首座語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首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獅子腰折也師與潙山行次烏啣一紅柿墮前潙山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潙山山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潙山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之師後住仰山上堂云汝等諸人各回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

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小兒啼有什麼是處亦如
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秖擬輕重來機
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
鼠糞我亦拈與它來覓眞金我亦拈與它時有僧問
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眞金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亦
不會僧無對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
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
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誑小
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
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
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
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
亦不得汝豈不聞潙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
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因歸潙山省覲祐問曰子稱善
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
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
方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云
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

門中爪牙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
麼生知得它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
從面前過師召之曰闍黎其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
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獅子一滴乳迸
散六斛驢乳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
得別有一人說得僧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
枕子潙山聞云寂子用劍上事師一日從潙山法堂
前過潙山見曰若是百丈先師子須喫痛棒始得
寶曇曰宗通說通眞佛祖位中事潙仰父子親執
一臂而至此已復欲左提右挈而超佛祖之外豈
不偉哉雖然亦當論天資剛建純粹之何如自古
粹能保家剛能破家是理之必然也德山臨濟乃
破家之子潙仰父子眞保家之兒保則不免屭屭
而入於微破則然後能有所建立此勢之必然也
仰山一日自潙山法堂前過潙曰若是百丈先師
子須喫痛棒甚矣似吾德山臨濟及其父子相與
窮詰則又復返其宗究其平生奔軼絕塵如田中
插鍬推出枕子是皆用劍刃上事餘皆不出信位

人位中也寂擬師位歸覲其師父子辯論善知識爲人端倪有從上宗門中爪牙師子一滴乳之旨亦萬世不拔之論也父之愛子自幼稚而至成立鍾愛之心未嘗斯須或忘至是則可使保家雖瞑目無憾矣愚有所感激故於潙仰父子而發之云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師初參潙山祐禪師欲發其智光遂謂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見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見解於汝眼目何有益乎師遂歸堂徧撿所集無一句可將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潙山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憩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自省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與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乃述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後住香嚴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言語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有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床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見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什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疎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那疎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躡前問疎山云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云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屙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少三年每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僧問如何

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卽答僧問卽是如何師曰卽時問也僧曰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抛下柱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喬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麽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曰學人不會師曰髑髏裏眼睛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赤懸崖口啣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卽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它所問當恁麽時且作麽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卽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

寶曇曰欲漏不先除蓄聞成過惧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此文殊大士爲慶喜言之也閑之多聞不逮慶喜而未聞道之失小大略同閑在百丈時方英妙之年問一答十問十答百雖燭炤數計皆宅人之珍也一旦業風吹上潙嶠平生活計掃地俱空卽奮然下洞庭歷襄漢卜南陽遺地居焉山雲往來野鳥嘲哳無復故時敗人意事自是飢飡渴飮全承渠力它日擊竹戞然作聲父母未生已前消息呈露於是稽首潙山而作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之語自是如來禪祖師禪流布諸方矣如來禪閫内之事也祖師禪閫外之事也故曰閫以内天子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暮年上樹之機又非如來禪祖師禪之所牢籠也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師初參雲岩機緣不契造潙山蒙滯頓釋自會昌沙汰以還咸通六年爲徑山第三祖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汝有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全色許州全明上座曾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問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華後問師云一豪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

僧問如何是長師云千聖不能量問如何是短師云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擧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云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云如何是短霜云雙六盤中不喝釆佛日長老訪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峰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師曰莫便是長老家風否佛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日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後得其子米嶺垂示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物莫過於此米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長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寶曇曰機輪是不撥而自轉者也古人以虛空大地爲機輪斡旋自在以金圈栗棘爲機輪游戲吐吞故機輪是運載學者至佛法大海之具是推轂迷流出生死道徑之具故機輪不可一日無也或曰如俱胝打地藿又安用機輪哉是殆不知二老機輪如千將如鏌鋣其鋒不可當當者必死是此機輪也譚公向上關棙撥最初機輪如旋風如火輪不知當時死於其手者幾何人哉獨其子米嶺師有一語見於書已無譚之手難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師初在潙山因見桃花啓悟廼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逢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覽偈詰其所以然與之符契潙山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後僧擧到玄沙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衆疑此語玄沙以問地藏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師返閩川示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

成壞轉輪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帶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時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僧曰如何覲得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下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未輪玄旨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卽含生不來也師又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問向上更有事在否師曰有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問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恁麼卽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龍耳問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寶曇曰或云靈雲見桃花悟道亦適然耳愚嘗譏其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之語知其得道艱苦倍於常人不學者以爲苟然唯學者然後知其難也對長生混沌未分之問道眼精瑩如克家者流嚴而少恩所以正名定分者毫釐不可忽愚於兩不對之旨故有是言或曰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爲靈雲之旨是刻入糞爲旃檀形也殊不知一笑粲中虛空爲之撲落須彌爲之起舞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盡大地人性命總在此老手裏今時人昧却當陽一箭不爲玄沙礙塞却被桃花熱瞞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晉州霍山和尚

師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廼喚維那打鍾著大禪佛驟步而去師聞五臺祕魔岩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一日

訪之纔見不禮拜便攙入秘魔懷裏秘魔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一千里地賺我來便回

寶曇曰走大禪佛勘秘魔岩便有折衝千里氣象秘魔叉下死却多少英衲纔放下叉子便不奈一僧何重新拈起叉子來盡大地人却不奈一霍山何也

襄州王敬初常侍

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常侍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常侍擲筆入廳更不出米致疑至明日憑皷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隨之潛立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便問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得見常侍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塊米師聞得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後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米然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个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米亦然之常侍問一僧云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常侍指壁間畫狗子云者个還有也無僧無對常侍自代云看咬著

寶曇曰常侍見潙山又見臨濟勘米和尚似臨濟不似潙山古人亦有得道於斯而取法於彼者米師求端於供養主亦甚窘矣及其勘仰山洞山何其直截如斯是亦親見常侍之力歟常侍偉人洞見米師隱情宜爲世出世間之敏手也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嗣法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師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倶壞未審此个還壞也無師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師云隨他去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肚上不帖牓一日問僧什麼處去僧云西山住庵去師云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僧云卽不然師云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云誰受供養師云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个衆生爲什麼骨裹皮師拈鞋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是我自己僧云爲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云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云高五赤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鶻崙塼問和尙百年後法付何人師云露柱火爐僧云還受也無師云火爐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咄云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僧云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師問一僧講甚麼教法僧云百法論師拈拄子云從何而起對云從緣而起師云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云禮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背後乃展兩手師云取一貼茶與這僧一日衆僧參次師作口患風勢迺云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有僧俗多送藥至皆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正云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也

寶曇曰蜀自古非法窟雖有抱負奇偉之士皆犇走而南國朝神照時二百僧叢林尙無一人有衲僧氣息劫火洞然語亘古今本色鉗鎚時一衆譁然不肯此語神照曰盡大地人不肯老僧爭較些子後僧舉到投子投子炷香大展曰大隨古佛眞善知識却顧謂其僧曰我此間無如是法與汝說汝亟歸悔過僧歸而神照已化去却還投子而投子亦寂然神照赫日也盲者不見於日何傷曰常住世間後世益復不見可哀也已或謂此老爲定光古佛示現其自稱見六十餘員善知識其間具大眼目郍無一二其知見如此非古佛而何在溈山造飯七年洞山負薪三年苦處先登力量如此非古佛而何其誠實爲人之詞如百千年海岸之沉激射嚙蝕之餘徒有骨立耳未有證悟者固所不免已有證悟者亦安所逋逃哉愚嘗反復其言一唱三嘆雖使馬祖百丈復出不易斯旨嘗恨此書不載其全使後世叢林若冥行無異學者能踐其旨無媿於大隨所謂大隨蓋龜大隨大人相大隨家風不勞而辦矣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師因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兩手而已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

百主師云郎當屋舍勿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莫傜兒僧云乞指示師云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托起問云這箇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師乃撲破尼無對人問和尙年多少師云今日生明日死又問和尙生緣在什麼處師云日出東月落西師住院不請首座或問其故則曰我首座生也又曰行脚也悟道也今日至也果得雪峰之子雲門偃公爲首座因廣主興兵入山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以謂師何時得疾主事對曰師不曾得疾適封一函子令俟主至呈之主發函得帖子書之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住持也

寶曇曰靈樹之靈未暇窮詰也獨願其千年田八百主與火官頭上風車子之語足以識雲門於未生之年況其已生也善知識眼佛眼有所不到阿那律曰吾觀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羅果殆小器易盈耳淨名曰有佛世尊具眞天眼正好喫靈樹拄杖要識靈樹眼麼瞎

泉州國歡慧日大師

師少爲福州候官縣獄卒往往棄役至神光靈觀和尙處及西院大安禪師處吏不能禁後謁萬歲談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五綵爲挂子復至觀和尙處觀曰我非汝師汝往禮西院去師携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公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遂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敬禮起國觀院以居之

寶曇曰此黃涅槃也入西院涅槃堂故號涅槃常住辟支岩亦號辟支見雲觀大安而卒師譚空以五綵爲衣青竹爲策何待別機緣也雪峰領徒南游槃預知其至杖策迎之邂逅姑蘇峰問近離甚處曰辟支岩峰曰岩中有主麼槃以竹杖扣峰轎峰出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峰遽設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峰曰莫是女人麼槃又兩拜以竹杖劃地遶峰轎三帀雪峰印之卽爲入山而槃便億備具巽

哉吾不知其爲聖爲凡也但知其與雪峰相見用衲僧巴鼻非三界內外所能拘攝殆寒拾二子之流亞歟不然則汨聖泥凡未易脫屣非吾衲僧所當擬議也

台州浮江和尚

師因雪峰和尚領衆到問曰卽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劃地一下云著不得卽道雪峰無語

潞州淥水和尚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曾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寶曇曰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見底終是別也雪峰二百人氣浩浩地不消浮江一劃當下納款淥水花藥欄何以多爲今時人徒費繁詞終不到古人田地病在甚處

前趙州從諗禪師嗣法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僧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僧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床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之食

寶曇曰子有酷肖其父甚矣嚴陽之似趙州也嚴之機緣不過此數語而雄渾峻拔有佛祖骨律如其胸中無佛祖何置之趙州鉢中其何以辨之大凡所謂殺活手者必以金剛王寶劍用事嚴陽鐵橛子也以殺於人中者必死不中者其去瓦礫幾希

楊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師因僧問覺華才綻徧滿娑婆祖師西來合譚何事師曰情生智隔僧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僧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卽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聻宋無語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云和尚是露柱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僧曰遠

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要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寶曇曰此覺鐵觜也用處如電而霹靂隨之其能起龍蛇渙雲雨與法眼相見是也至於擊蛟破柱使人有掩耳不及之嘆與宋齊丘及衲僧輩問答是也覺至法眼處有莫謗先師之語愚謂法眼放過鐵觜所以成謗趙州鐵觜不識趙州所以成誑法眼今時學者要見古人切忌自謗

隴州國淸院奉禪師

師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僧曰畢究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岩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窗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問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啣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問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氷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峰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寶曇曰國淸對牛頭四祖之問最爲卓絕古今對此問者非一大率皆自對也殆非牛頭懶融時節唯南泉一人爲眞得之愚嘗於懶融傳中槩言之矣至是則愛國淸語而復發明之古人鼻直眼橫非有抑揚褒貶於其間也淸之奇鋒不下覺鐵觜而機語亦遠到如對佛法大意與西來意皆可以起王老師正宗後世因是而入流決不虛生浪死

杭州多福和尚

師因僧問如何是多福一藂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寶曇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今人只作答話會却豈不聞晦堂老師從是而入後因過村寺夜聞童子誦普門品至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遂大徹去廼知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決非言語文字雖風動塵起雞鳴犬吠皆吾發機處也學者識之

登州西睦和尙

師因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尙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趂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寶曇曰巽時全蜀亦有此俗士自知三日前着賊元不俗也不知者以爲西睦善學柳下惠殊不知此老手能殺人亦能活人後世徒有此驢而不復見茲士遂使光明種子俱斷吾盧如聚墨是誠可憐

前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嗣法

參□別本作要道二字

台州勝光和尙

師因學人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尙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尙

師因上堂云山僧開个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尙

師因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云阿你眼裏著砂得麼僧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床擒住云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僧曰賴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尙

師因衮上座來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衮曰俊鷂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師曰且

休未詔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處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

寶曇曰先德謂子湖以第一機接人眞本色知言也然猶得勝光已下四人皆從上宗門中爪牙如浙都大邑巨商富賈之所自出從衡出沒各具子湖之一體向使子湖師子以第一機也盡大地無覓四子處況子湖者耶

天龍和尙嗣法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尙

師初住庵有尼實際到菴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帀云道得師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云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卽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菴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乘菩薩來爲和尙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尙到菴師迺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到師唯竪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菴外被人詰曰和尙說何法要童子亦竪一指歸以告其師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云童子遂回首師竪一指示之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之不盡言訖而往

寶曇曰俱胝一指其力萬鈞方其折困於女子比丘便能撼動山靈是此指未發之力猶若此也見天龍有所悟入不易絲毫頭而此指放光童子一刀是爲左驗是此指已發之力所當然也逮其將終則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是盡學此指之力以向人畢竟俱胝用不盡底卽今安在

前關南道常禪師嗣法

襄州關南道吾和尙

師始經林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參德山法味彌著凡遇上堂示徒必戴蓮華笠子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郞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劍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

下取一語僧亦無對師自拈劒於肩上作舞曰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祗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無位師云莫同虗空麼灌溪云這屠兒師云有生可殺即不倦同門有漳州羅漢和尙見常公於一拳下大悟乃爲師曰歌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擧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碭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内無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寶曇曰從緣入者是謂眞入古人不以自印而以印於其師如印印泥所印既眞却從諸萬求印其師之所印如印印水所印既破然後乃佩如空之印如印印空故能聞見層施神出鬼沒傍觀只貶得眼所謂擊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勘破將來猶欠悟在宅與灌溪相見果然只在這裏同門有羅漢師者一拳識得痛痒快活直是快活若是佛法更疑三十年

前高安大愚禪師嗣法

筠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師因灌溪閑和尙遊方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床遂入堂内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閑云爲佛法來師廼升坐閑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云離路口師云何不蓋却閑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閑於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云太繿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獅子兒師云既是獅兒爲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世界傾壞僧云世界爲什麼傾壞師云寧無我身

寶曇曰大愚刀圭用活臨濟末山蓋舐鼎而仙者古今所謂仙骨寧丈夫女子無女子丈夫也灌溪與道吾隱若敵國至末山之手不覺倒戈後世有

是女子比丘吾當爲之除糞

大光明藏中卷

大光明藏下卷

前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嗣法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

師初在黃檗會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迺上問曰如何是佛法的的意黃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回被打將辭往諸方第一座告黃檗曰義玄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和尙願更垂提誘來日師上辭黃檗指往高安見大愚師到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教師曰義玄三度問西來的的意三蒙賜棒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心爲汝得徹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扭住師云者尿床鬼子適道過在什麼處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回黃檗黃檗云汝回太速生師云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黃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這大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與隨後便打黃檗一掌黃檗云這風顚漢却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這風顚漢參堂去師自此後半夏上黃檗山見黃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个唵黑豆老和尙住數日迺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尙黃檗遂打趁令出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辭黃檗檗曰什麼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是河北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云這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在黃檗遂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汝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祖塔塔主問曰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寃家俱不禮師便拂袖出師後還鄉住于城南臨濟院一日上堂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諸人面

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問樂普從上來人行棒行喝阿郍箇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便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師作麼生師曰這畜生大覺來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疑曰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新到來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到參敷坐具便問云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禪床一手收麻谷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禪床師拈拄杖打麻谷接住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昔於黃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意三度蒙他賜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得師拈棒與他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副截流機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牽抽全藉裏頭人師迺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會師一日上堂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乃有頌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

寶曇曰或擬議臨濟三頓棒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未夢見吾臨濟也但觀渠曰我於黃蘗處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此眞臨濟骨髓也肋下三拳連腮一掌以明有信初非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之謂也學者宜審之半夏辭黃蘗中道復回始終光明不留絲毫許也故其平生一喝如旱天　佛來也喝祖來也喝明來也喝暗來也喝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

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四喝面目現在此喝決定非彼而彼喝決定非此也故能一喝中建立一切法亦能破除一切法正當喝時孰知其爲彼喝此喝中者但知死者死而活者活也又曰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又曰有一人長在涂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長在家舍不離涂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又有四料揀四賓主三句皆吾臨濟宗旨非從黃檗得來也至力詆禪病直指本根琅琅數千萬言如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所謂雖聖臨濟不居也正法眼藏十有二傳而至于今不泯吾知其待阿逸多出世更千萬傳皆吾濟北之道也復何慮哉

睦州龍興寺道蹤禪師

師卽陳尊宿也見黃檗造悟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東歸織草屨以給侍後住龍興寺因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个入頭須得个入頭若得个入頭已後不得辜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師曰早是辜負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親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有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更著杻師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來廼召曰坐主才應諾師云擔板漢或云這裏有桶與我取水來師一日在廊下立有僧來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便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回首師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文偃扣門師搊之曰道道偃驚不暇答廼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隨後掩其扉損偃右足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訪之老宿才見師便入方丈遂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這野狐精便退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示之云這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這入鑊湯漢有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是什麼云色

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僧無語僧云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是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取斧來云未有繩墨且斫蹤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斫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得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僧問寺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度量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為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迺打之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僧云師作麼生道師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同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麼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搊僧口又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章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贊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智曇曰此臨濟之兒孫老於臨濟者指臨濟參黃檗接雲門嗣雪峯郎此老也似臨濟太峻硬善能生子而不能善養子龍吾知其能變化而不可測而猶有龍類獅子王吾知其哮吼一聲百獸腦裂而猶有獅子兒聞皆增勇健之說此老殆超過龍獅子之顏歟想見一時睦州之門其風凜然鬻屨以養其母是此門也拶折雲門之足是此門也問陳尊宿房販屨驀頭便搊是此門也終年竟歲犇走於其門者未有一人親見睦州況生睦州後耶法語不可具載皆其陶汰雲門以治人類如陳操輩是也若死水蟠屈之物切忌吞吐

魏府大覺禪師

師見黃檗深器因與化存獎為院主師就而問曰我

常聞汝道向南行一回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箇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廼喝師便打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上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師云這瞎驢卸却衲帔待痛與一頓興化於言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時人有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便喝師即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下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擧似

寶曇曰臨濟一喝如烏喙堇毒可以殺人亦能活人顧所用如何耳非親死其手而得活者不足以語此何則此喝在知識則爲藥在學者則爲病當黃檗之門皆用此藥也後世有察色聽聲之爲良醫也大覺之於興化一服烏喙便愈其膏肓彼俗士扁鵲不遇古今雖剖肺肝相示曾不能辨良可哀也參禪當參黃檗宗旨學毉當學盧扁指決舍此尚何言哉

河東聞喜裴相國

公諱休字公美守新安時黃檗方舍衆入大安精舍晦迹服勞殿堂公因入寺燒香觀壁間畫像問寺主云是何圖相寺主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寺主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寺主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詞今上人代酬一語得否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卽擧前話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公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尅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薦興祖教有暇卽躬入山頂謁玄論公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咸謂裴相國不浪出黃檗門也一日捧一尊佛跪黃檗前曰請師安名黃檗召相公公應諾黃檗云爲安名竟又問黃檗曰某甲家中有片石也曾

坐也曾欲還鑄作佛得麼黃蘗云得公曰還不得麼黃蘗云不得公迁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所重未若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親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手抄黃蘗心要親作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寫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沙門曇彥三百年讖記重建隆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存焉

寶曇曰裴休友圭峯時猶未猛省者也遭黃蘗一問不覺須彌動搖與佛安名鑄石作佛儱侗黃蘗蓋自此始手抄心要蓋是咀其英華矣復以其緒餘土苴施於人冠引禪源詮及圓覺法界觀其辭彩燦爛性理昭廓眞一代傑作發菩提心語與佛菩薩語無異推原其道種所由來者尚矣後世學佛者當放他一頭地使人人如此老豈復任情倍道之患哉

臨濟義玄禪師嗣法

魏府灌溪志閑禪師

師見臨濟爲濟扭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住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無說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没衆生師會下有一僧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僧云灌溪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問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響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溪僧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問如何是古人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云金瑣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回換不回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口頭問如何是一色師云不隨問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梨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臨寂問侍僧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寶曇曰臨濟毒手用之灌溪而灌溪死用之定上座而定上座死殛知此老不輕用於人用者必死灌溪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娘娘處得半杓此漚麻池也若是劈箭急之水莫道半杓一滴也無行六七步而終是用臨濟底用末山底請道看

鎭州寶壽沼和尚

師因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床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个伎倆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來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虗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

鎭州三聖院慧然禪師

師於臨濟處受訣至仰山仰山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嚴嚴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劒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而去師到德山才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遮裏無殘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床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曰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遮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麼立爲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遮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在

寶曇曰臨濟之門有寶壽三聖興化猶馬祖之門有百丈南泉歸宗也百丈似馬祖而有氣力歸宗似馬祖而絕豪邁南泉似馬祖而絕恢廓以是知寶壽似臨濟而篤實三聖似臨濟而駿發興化似臨濟而淵粹篤實在青天喫棒處打胡釘鉸處見駿發在召寂子打香嚴處推倒德山滅却正法眼

藏處見囫粹在紫羅帳裏撒眞珠與面前橫兩遭處見雖然各得其一猶爲百世臨濟況得其全豈不爲千萬世臨濟哉愚常恨棒喝不施於今世而臨濟之道微豈後之學者力有所不能堪抑其師之有所未盡其旨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興化一瓣香自艱難辛苦得之所以盛大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

師因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不從崔禪處來僧喝師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絶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我若將手向你面前橫兩遭你便去不得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克賓曰我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恁麼師打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令舍衣鉢錢五貫文罰饡飯一堂而趂出院僧問國師喚待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唐莊宗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酧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酧價遂爲同光之師

寶曇曰臨濟一喝如驪龍頷下之珠有敢嬰其逆鱗者然後得之此珠謂之隨色摩尼靑作靑見黃作黃見三聖大覺是嬰逆鱗而得珠者興化後死者也開堂日示衆云此一炷香本合爲三聖師兄三聖師兄爲我太賒欲爲大覺師兄大覺爲我太孤不如供養臨濟先師不然則何以起吾臨濟正宗子孫法本無弊也而人自以爲弊臨濟之喝聞者俱聾容有弊乎究興化之言想見當時亦有舞文弄法者興化曰我聞東廊也喝西廊也喝待汝喝得興化向半天撲下來一點氣息也無緩緩地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我未嘗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又首楞嚴曰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之意也勘同參則曰

我以手向伊面前横兩遭便去不得且那裏是他以手向伊面前横兩遭處具眼者看

涿州紙衣克符和尚

師初問臨濟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白髮如絲師問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臨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臨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臨濟曰并汾絕言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法門頗資化道

寶曇曰或謂南岳馬祖無是法也臨濟恢洪二老之道者是法何自異而興哉方南岳馬祖時根勝如春熏然泰和不見陶鎔之態至臨濟之世根如夏秋矣日益老壯肅殺然後成功故根如四時法亦如四時善知識握造化之權變化斡旋不見其迹臨濟四料揀是深慮後世不識臨濟宗旨轉墮邪涂述四句偈以發明之學者能如克符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方知臨濟道出常情也

睦州陳尊宿嗣法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

尚書與僧齋次忽拈起餬餅問僧曰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尚書曰敲鍾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欲接尚書廼縮手僧無語尚書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个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尚書自摑口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尚書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座曰三德六味尚書曰錯上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尚書曰不是官人曰焉知不是尚書曰待近前來與問過諸僧相次近樓前行過尚書驀喚上座僧皆回顧尚書與衆官曰你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寶曇曰士大夫參禪期於洞見本根而已大法徹與未徹自然水到渠成不同衲僧家有纖毫之疑即不堪為種草是故善知識有輕重放行者以此

知睦州陳操是用衲僧之手抳操風骨大相類而氣力短小樓上勘僧豈不似睦州當時事頓遏無師子兒若有却須救取尙書始得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嗣法

汝州寶應顒禪師

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尙道師曰是其僧乃掀倒禪床師曰這瞎驢便打師問僧曰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便珍重師遂打趁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个在師廼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打其僧禮拜師曰這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尙未住西院時參禮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尙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刺刺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曰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擧此語方悟旨却回參省師已化去遂禮風穴和尙風穴問曰汝當時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麼僧曰已見个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寶曇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爲其可以爲主父尸吾意祭非其人其鬼不享是以君子謹其傳故有見而傳之亦有聞而傳之父祖子孫聞見殊絕吾見再傳之爲難矣臨濟一傳而至興化再傳而至南院卓絕超邁如見臨濟眞不負其傳矣赤肉團上壁立千仞便有超佛越祖之意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便有號令諸方之旨僧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不上天堂便入地獄使有鞭撻佛祖之手此三事可以想見其人又有大用不逢人時如何

鷄鷄舞別道引入於千峯用處一一如此眞不忝
臨濟嫡孫矣

前汝州南院顒禪師嗣法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師於襄州華嚴院遇南院侍者守廓密探南院宗旨
後卽詣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
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
喝南院擧左手曰遮个卽從闍梨又擧右手曰遮个
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
拄杖打著老和尙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
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尙大似持鉢不得
詐道不饑南院曰闍梨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
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
坐喫茶師方具師資之禮自後應潙仰懸記出世聚
徒南院法道大振上堂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
是衆中莫有道得底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曰學人
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
嗟蝸步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
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擧看盧陂欲開口
師又打一拂子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
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
迷封縱前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
依他學解迷昧兩岐而今與汝一齊掃却个个作大
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覰著
若覰著卽瞽却一目也有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超然逈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問古
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
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
影娥眉頭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
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
明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曾天上覓任向地中埋問
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師曰天魔膽落磨後如何軒轅無道僧曰如何師
曰不在圓天且居火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

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千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淸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道師曰大野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着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僧問入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邊林泉世間無有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岩前曾宴坐作旗光裏播眞宗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眞截根源師曰赴供凌晨出開堂帶雨歸問門門盡怪請師直指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大舸搖空如何擧棹師曰自在不點胷渾家不喜見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

僧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不得六環金錫響遙空問王道與祖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赤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鑁頭邊事師曰山前一片靑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寶曇曰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是識風穴也南院曰汝乘願力而來與此縣契穴人傑也解后廓公於襄沔遂探臨濟宗旨如圯下孺子已佩黃石公書及親見南院針芥相投如借筯折籌無異亦留侯其任漢天下之重固當如是也退而與赤松子游單丁者七年是哲人之事業見於微細方正宗危如綴旒則復爲漢一出付囑

首山是也當是時大地山河日星風雨爲之撼動謂之祖師心印謂之鐵牛之機謂之臨濟宗旨眞吉盧造物無盡藏也愚嘗論生臨濟之家者決非凡物如獅子王哮吼百獸聞之悉皆震裂唯其家兒奮迅勇健殆超道其父祖也南院從容問風穴曰汝聞得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臨濟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禮拜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臨濟云後或有人問你又作麼生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兒見物輒噬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穴答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院曰三聖因甚無語穴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游人頤公頷之非師子兒疇能是乎欲臨濟之道不傳不可得也

清原山行思禪師嗣法

石頭希迁禪師

師到清原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遂至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結庵其上時號石頭一日上堂云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巳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門人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得曰爲什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師問新到從什麼處來僧曰江南來師曰見馬大師不僧曰見師指一橛柴曰馬大師何似這个僧無對却回舉似馬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僧曰沒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師曰汝從南岳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石頭希迁禪師嗣法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

師首謁徑山國一道欽禪師受心法歷五年抵鍾陵參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經二夏謁石頭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

跳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即頓悟前於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跡後住天皇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會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寶曇曰南岳青原以來勘證諸子皆實證所謂棒打石人頭爆爆論實事唯吾馬祖禁網密甚未嘗漏吞舟之魚獨於天皇一麟輕放其過是豈知緣契有在百丈三世而出臨濟天皇三世而出德山二老氣力既均家世相若眞不負南岳青原之子孫也觀石頭接天皇之旨率皆動心駭目之觀不知者以爲超然坦涂也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師爲士人習儒學應長安舉子試宿逆旅夢白光彌室占者謂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造謁才見馬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岳石頭是汝之師遽抵南岳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遂服役三年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鍬钁剗子獨師以盆水淨頭跪坐前石頭笑而與之剃髮又爲說戒師迺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見馬師先入僧堂騎聖僧頂而坐時大衆愕然遽報馬師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甚麼處來師曰石頭馬師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卽不來也後於慧林寺遇大寒師取木佛焚之院主譏之師曰吾欲焚取舍利院主曰木頭何有舍利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侍者曰在即在即不見客師曰大深遠生侍者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迺鞭侍者二十棒遣出

後丹霞聞得乃曰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禪床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其女子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曰居士在麼女子提籃子便去後卜南陽丹霞山結庵成院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趂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前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地僧曰莫只遮个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梨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寳曇曰剗殿前草騎聖僧項天寒燒木佛三事並按夫豈他人所能如衡山之雲軒豁呈露遽見突兀雲不自以爲能也然而有覬顧俯悸而喪其所守者院主是也等閑放過南陽侍者而直擒取南陽國師所謂挽弓須挽强用鎗須用長是此手也重衰末世疲癃之疾增損古人必効之方成大法藥學者宜用元和律嚥下和平之福可立而竢也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師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个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

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花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晩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个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太煞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院主報打鍾子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个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無對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爲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又僧問學人擬歸鄕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卽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鄕我示个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這个從汝洗還洗得那个麼遵曰把將那个來師乃休師令供養主化甘贄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僧曰教化甘曰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曰若有人郎却送來無人卽休師恠其僧回急僧曰佛法相當得兩鋌銀師令擧其語擧了師令僧速送銀還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朗州刺史李翺入山謁師值師持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曰太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翺乃欣愜作禮述偈曰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我這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

行闍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居民盡謂東家明辰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尙山頂大笑李翺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寶曇曰子孫非父祖氣分吾不信也人生以所受爲氣分佛祖以所傳爲氣分楞嚴亦曰受佛氣分是也且觀百丈爲祖黃蘗爲父臨濟爲子一類之氣分也又百丈爲祖潙山爲父仰山爲子是同祖異父以來潙仰父子一類氣分也又藥山爲祖雲岩爲父洞山爲子是爲石頭親生以成雲岩洞山一類之氣分也姑舍其遠而取其近以起于一人之身者氣分言之如藥山見石頭其天姿則固已發越對栢岩道吾則爲一代家法坐却甘贄平抑李翺則如頹然老大無忌於世時大笑一聲聞九十里是旣老而愈傑也豈非一人之身始終氣分歟傳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氣物猶類是況關心法之大者歟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嗣法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世居天皇寺巷常以十餅饋悟受而食之終以一餅晉子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自念餅是我持來何以反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旨頓曉因出家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甲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首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廼復問曰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後詣澧陽龍潭棲焉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復曰有處卽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尙師曰此猶是分外

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來德山休去

寶曇曰凡物積千歲而爲龍雖一鍾之水可藏也故龍可狎而優在高辛時有豢龍氏然有眞宰司之旱歲爲雨其苦無極至有復化凡物如纖粟爲雷霆所轢無所可遁謂之乖角非眞龍也佛世有娑竭羅者世世所住珠宮貝闕與天人等事佛甚至有子曰浮幢王與娑竭羅宮殿頂門曰兩出水是故大海潮不失時又能興廣大雲注淸凉雨潤澤群彙此菩薩龍也龍潭其類是歟方其事天皇則韜如潛𣶏之珠求道之切則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象及其印可便有雲霧滃然相從之意至是則父子相與生子如德山振起曹溪[illegible][illegible]奚翅宮殿頂門出水而已其悲雲願海流通至今雖菩薩龍亦當退舍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法

華亭紅子德誠禪師

師見藥山發明後自是絕類離倫獨汎小舟於華亭吳江晴烟朗月浮波躍金自得其樂謂之船子和尙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人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尙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座主住什麼寺會曰似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又不似个什麼會曰不是目前法師曰何處學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會擬開口師以橈劈皆打落水急索曰道道會擬語師又打會卽大悟

寶曇曰夾山如登龍門紅子廼燒尾霹靂者也嘗觀鳥臼之勘玄紹黃檗之接臨濟皆用此機船子空手爲鈎大法爲餌雖巨口細鱗有所不顧蝦蟹何預吾事惟其有父如藥山有友如道吾有子如夾山舍舟而奔明月復何憾焉非吾友之力則吾亦何所望哉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師因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梨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洞山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洞山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洞

山曰自有廊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梨一轉語不穩今請二闍梨道若道得老僧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廼開粥飯共過一夏

寶曇曰洞山骨律至是益老且盛矣夫爲一代之法必先父子兄弟而後及人雖佛祖之道亦然故有毫髮未忘則寢食俱廢非一家之使如是實天下後世之使然也洞山視百顏季父耳豈不出入拂袖便出若是德山臨濟遐甚季父自許開粥飯相伴過夏待商略家私大尊貴生

華亭紅子德誠禪師嗣法

灃州夾山善會禪師

師因住京口竹林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法身無相問如何是法眼師云法眼無瑕道吾時客座下聞語不覺失笑師下座請吾茶湯問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處致令上座失笑望不吝慈悲吾云和尙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師云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可參華亭紅子和

曰疑日

尙去師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若去宜易服師乃散衆易服徑造華亭誠見師來便問大德住甚寺師云似則不住住則不似誠云不似又不似箇甚麼師云不是目前法誠云甚處學得來師云非耳目之所到誠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師擬開口誠拈橈子劈背打落水中師才上紅誠急索云道道師擬開口誠又打師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誠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師遂問抛綸擲鈎師意如何誠云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師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誠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師乃掩耳誠云如是如是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住後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尙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闍梨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雲居會下佛日來參師問什麼處來佛日曰雲居來師曰卽今在什處佛日曰在夾山頂上師曰老

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佛日上階禮拜師問闍梨與什麼人同行佛日曰木上座師曰何不來相看佛日曰和尚看他有分師曰在什麼處佛日曰在堂中師相共下堂中佛日乃取拄杖擲師前師曰莫從天台得來否佛日曰非五岳之所生師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佛日曰月宮亦不逢師曰恁麼即從人得也佛日曰自已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師曰冷灰裏有粒豆爆喚維那來明卣下安排著一日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淸淸之水游魚自迷樂普來參曰自遠趍風請師一接師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樂普曰錯也師曰住住闍梨且莫草草匆匆谿山有異雲月是同闍梨坐却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樂普茫然無對師便打遂服膺數歲僧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教意同別曰風吹荷葉滿池靑十里行人較一程西川首座游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洒回本所尋聞師之化遣小師持此語到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語卓乖道人之思小師回舉似首座曰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靑嶂裏鳥含花落碧岩前再謁立福迨于一紀譽曇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在京口時遭道吾所嗤點是此語也至華亭日爲船子所詬病是此語也操夾山頂趙拂方來是此語也一語曾不易而始終成敗隨之是知迷悟在人而不在法也觀其兩橈下徹去自與其師無頃刻之會何其邁往超群之氣酷似於師大略示人如大別之源初若一觴可盡其出不尋丈則波濤起伏便有吞天蹴日之勢太陽溢目此人人咸被其光者夾山境話惟法眼獨見其人其人難知其法亦難知也太陽溢目萬里啓沃佛日挽回樂普皆用此手可不畏歟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嗣法

鄂州岩頭全奯禪師

師與雪峯欽山三人爲友自餘杭大慈迤邐至臨濟而濟順世首謁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擧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麽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麽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這个阿師稍似个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梨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麽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辜負老僧一日參師入方丈側身問曰是聖是凡德山便喝師禮拜有人擧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奯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峰乃曰鍾未鳴鼓未響老和尚托鉢向什麽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得拊掌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德山聞擧令侍者喚師上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每常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後三年果化一日與雪峰欽山三人聚話雪峰驀指一椀水欽山曰水淸魚現雪峰曰水淸魚不現師踢倒水椀而去自此還嗣洞山存奯俱嗣德山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麽處去師曰暫別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麽生師曰不忘此曰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減師半德師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師與雪峰俱禮退存居閩之象骨師庵于洞庭臥龍山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僧禮拜請師擧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門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

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沙羅裏滿盛油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自此而後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光啓之後中原盜起果驗此也

實曇曰岩頭悟處當見於書此獨不書宜其遂謂此老生而知之者是未燭斯理也善知識之心固已出生死陰界而善知識之身猶在生死陰界中一出頭來便須開悟蓋一墮陰界則生死之塵汚人如潢流濁泥不容不澡雪也雖釋迦老子在兜率天迨亦不免正覺山前囫地一交此吾所謂一交即彼所謂生而知之者唯佛法至德嶠則已如盛夏雷電鼓行突至是乃擊蛟破柱益見其威不擇其父師遇驚則驚遇震則震如不肯德山洞山之類是也或疑密啓其意與良久處謂天亦有私邪余曰不然密啓如雷良久如電自是昧者之過豈天咎哉聲前古毳爛與塵中如何辨主及古帆未挂時三轉語涅槃經三段義此皆霹靂手也最後大統綱宗中事一百五拾餘句九百六十餘字字字句句皆能淪浹學者骨髓此書脫略不取余固取而足之庶幾獲見萬一之大全也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師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後于鰲山店上成道感通間登象骨峰上堂舉拂子曰這个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个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便起入方丈師因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个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立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爲什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師問長慶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一日問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峰默然稜禮拜而退雪峰莞爾而笑異日謂稜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切須好看稜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師然之稜又上方丈參師師曰是什麼稜曰今日天晴好普請師一日問衆

中阿那个是備頭陀沙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師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然之師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沙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師曰胡漢俱隱沙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師問僧近離甚處僧曰離潙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師曰潙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潙山事也師謂鏡清曰古來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曰此來拋塼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閩師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什麼處捫摸

寶曇曰聞道囏難自古一人而已雪峰是也古人自省發而至徹去譬如鑽火始有暖氣中有煙起終於火燃而至烹餁成功以饗上帝然後火事畢奏是無鴻漸中之鴻漸也雪峰自鹽官處得入是始有暖氣也洞山處省發是中有烟起也德山徹去是終於火然也鰲山成道是卒烹餁之功也方其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師竉公而友鑒公是未嘗一日無師友也是教天下爲學者法負一杓而行四海自謂一千七百善知識皆從杓頭上舀將來是教天下爲人師者法養子如長慶如玄沙如鏡淸如雲門皆大法梁柱是教天下烹佛烹祖者法是法也未嘗一日不在天下無如是根器也無如是砥礪也無如是爐鞴也吾如是法何

泉州瓦棺和尚

師因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取个不會好師曰不會又成持个甚麼德山曰汝大似个鐵橛子師遂摳衣

寶曇曰古人放行烈於把住知有縛虎之手必不汝放也諺曰養子不須教落賺自然會故臨濟之於樂普德山之於瓦棺瓦棺二老皆然夾山雪峰是用此遺意以活二子嗚呼夾山可謂不負於安矣可惜雪峰註破瓦棺不爲德山盡令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嗣法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師參臨濟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自謂已足尋之夾山卓菴後見夾山書教而覽之而覺竦然廼棄菴至夾山禮拜端身立夾山曰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趍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梨且莫草草匆匆谿山有異雲月是同闍梨坐却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無所對夾山便打師自服膺數歲師一日問夾山曰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如何夾山曰龍喻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終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自有靑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闤闠中人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承西天二十八祖至於此土卅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問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向有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不師曰量外之機徒勞自擊僧無對佛日大師見雲居後復見夾山事見夾山章

寶曇曰樂普見臨濟故夾山盡之以臨濟佛日見雲居故夾山沃之以雲居非一夾山而能臨濟雲居是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二子之號也佛日到則許其遠到如暗潮洛浦不覺溝港俱滿泳如八月錢塘之潮雷激電奔蓋未之見也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嗣法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師少依杭州寰中禪師岩頭雪峰在焉相率游方三老緣契德山各承印記而師屢承激揚終然疑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煞師後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

〻赤尺音通下同

來洞山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洞山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見非前後洞山默置師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二十七歲居欽山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赤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嘗轉間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袋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師與雪峰岩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喫茶也雪峰云某甲亦然師曰兩箇老漢俱不識語在岩頭曰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岩頭曰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峰以手畫个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嵓頭呵呵笑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喫茶人多嵓頭雪峰俱無語有僧參師竪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卽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竪拳頭而退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也僧曰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曰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寶曇曰欽山以少年適往之姿際會師友而未能頴脫一時吐露則如鷙鷹脫兎不可救遏故折困若久之然終不能一死德山之手卒歸洞山其師資機緣豈不有數大抵學道之士機有勝劣習有厚薄發有疾遲以欽山從嵓頭雪峰在當時則藉難辛苦之狀蓋二老天下之大老也在後世則此老不失爲優游閑暇佛法之隆替於斯可知也洞山關鍵縝密父子各守其家法欽山末年攘臂於其間無復一毫有所顧藉此豈二老神而化之之力歟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嗣法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師在雪峰因與僧斫樹雪峰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峰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雪峰良久僧擧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峰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峰普

請般柴次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什麼人語雪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抱雪峰向禪床上著雪峰曾請歸自將一束藤路逢一僧放下藤叉手而立其僧近前欲拈雪峰卽蹋其僧却歸舉似師曰我今日蹋得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始得師嘗訪一庵主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雪峯問曰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峰曰許汝過作麼生商量師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峰深許之到靈雲處問混沌未分話載靈雲章師止長生山分化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闍梨荒却長生山也問古人言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師忽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者師僧去也問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加頭曰這師僧得恁麼殺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

寶曇曰雪峰之門得此士世固有摩空俊鶻之稱也不過一突而上至於搏擊不無得失於其間以余觀之未若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爲萬無失一之策也長生在雪峰靈雲處用翔集之手至拏燕雀處則用搏擊之機安得學者如二師吾見其全技

汾州太子善昭禪師嗣法

南昌西山翠嵓守芝禪師

師聞汾陽出世疑之往覲焉投機入室特垂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陞座揭合子曰明投來明投合暗投來暗投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僧問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眞實事請師舉師曰不會僧曰如何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前生大衆僧俗中皆有奇人本朝楊大年一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又曰魯祖見僧便

面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師僧道未具胞胎已前會取尙不得一入半个大愚卽不然未具胞胎已前會得打折你驢腰一日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時雲峰悅閙學大駭夜造丈室師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師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飯去我忍死不暇何暇爲汝說法乎悅卽爲之及師移住翠嵓悅又從往夜詣丈室師曰汝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吾乍住院屋壁踈漏又兼寒雪日夜望汝來爲衆求炭我忍寒豈能爲汝說法乎悅又爲之甫還維那缺員悅夜造丈室師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竟歸堂司然恨師不與說心地法坐後架架下束破桶一桶自架上墜地跳起忽然開悟頓見從前用處走搭袈裟上寢堂師迎而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辭又點出汾陽十智同眞語後乃曰先師只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也太省力後生晩學剌頭向言句裏貪著義味如驢舐尿處棒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

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嚥唾道巳了辦上座大有未穩當處任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illegible]不[illegible]有高下眞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減妙峯高聳總擎持萬派千逕皆激澥七金五岳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曾聞知信衣恩廣開機智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師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論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墮愚癡物物同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卽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卽此眞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師曰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施設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師曰此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師曰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譚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祇要機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鬪聰明舒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

持疑特

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同空爍迦羅眼通的信師曰此敘潙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像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蓋隱隱當臺透金鳳師曰此敘石頭藥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缺因公致問指歸源旨趣來八明皎潔師曰此敘雪峯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人照街走師曰此敘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敢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擊乾坤秖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强會少俊依然成窒礙不知宗派莫漫汗永劫長沉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師曰此敘德山臨濟宗派也慈明有善侍者號明眼素悅師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師趯出一隻履善退身而立師俯取履善皺踏倒師起面壁以手指連畫壁者三善瞠眼立其後師

楊疑陽

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為人瞎卻一城人眼在有講金剛經僧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子臥繩床下師趯之云解否僧曰不解師曰若解即生法相作偈曰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讚曰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此風雷鼓動之所蛻公龍種也知所趣向特未變化一噴此老之手且置之尋常溝澮之內雷動風行不為螺螄蝦蛤之視聽其自化一日添桶噴地望之其已成就則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善知識固當如是也垂示即舉楊大年機要與著汾水十五家宗風歌則所謂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學者思之

汝州葉縣歸省禪師嗣法

舒州浮山法遠禪師

師參汾陽昭公有省發後受汝海省公記別聞大楊玄公閉關者數年遂往一見機語投契玄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出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

之師曰當以此衣履求人付之若何玄許之曰他後果得人以吾偈爲證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得價𤍠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化師二移至浮山退居會聖巖閱斑固九流遂擬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忽夢得俊鷹既覺有義青者適至以爲吉徵先是青習百法論自嘆曰三祇涂遠自困何益入洛授華嚴五年反觀文字如肉受弗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而至師一見嘉意延之三年師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良久汝如何會青擬進語師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方禮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卻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毆又服勤三年師以大楊衣履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青曰洞宗巳得聞命臨濟宗旨可得聞乎師曰臨濟達磨骨髓豈汝後生小德小智所能擬議哉青不能對師作九帶辨廼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

此九帶巳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麼若也見得親切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依吾語而爲巳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無語師叱去之僧問曰昔有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將作境會師曰不作境會作什麼會僧曰師意如何師曰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歐陽文忠公造師室未有以異之因與客下碁師坐旁睨文忠收局請師因碁說法廼打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破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黏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又一日示衆曰未徹底人參句不如參意大徹底人得意不如得句

讚曰遠公眞可以托六赤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方其受大楊托得華嚴續洞上宗付授之際靑曰曹洞之旨已聞命矣臨濟宗旨可得聞乎公正色厲聲曰臨濟達磨骨髓豈汝後生小德小智所能擬議哉嘗聞老汾陽參善知識七十餘員於曹洞一宗尤深注意以是觀之二老爲法之心彼此一道也遠公得法妙密發機奇峭至今生氣凛然逼人況其親見作家理應如是最後示衆云未徹底人參句不如參意大徹底人得意不如得句佛祖道妙豈復有餘蘊乎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嗣法

袁州楊岐山方會禪師

師初依慈明住南原師爲輔弼不憚勤苦慈明遷道吾石霜師俱自請爲監院事衆論稱善挾紙衾入典金穀時時出惷語以咈其師慈明諸方傳以爲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瞰其出未遠輙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之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徐對曰汾州晩參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後參者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師辭還九峰萍實道人請住楊岐時九峰勤公不知師驚曰會監院亦能禪乎師受請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如此大丈夫兒須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公把住云今日且喜得个同參師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公曰楊岐牽犂九峰拽把師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公無語師托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師示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動搖豈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拍繩床曰三十年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又問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師曰踏破多少草鞋來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

僧曰看者老和尙著忙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
問一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曰觀音脚下
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
生僧無語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語師曰
彼此相鈍置

讚曰楊岐在慈明時時出懸語以咈其師臨濟中
興之機實本於此傳曰父子主恩楊岐眞報恩者
哉自五宗之分惟臨濟之會斑斑猶在雲門曹洞
率皆漫徼慈明之門又有楊岐黃龍二宗黃龍在
當時諸子號爲特盛楊岐得人僅如祥麟一角矣
如傳語臨濟者必指楊岐兒孫不知楊岐之恩自
吾大慧而亡誰復報也僧問如何是佛三脚驢子
弄蹄行便恁麼去時如何湖南長老此有過父祖
之作何以跛及寂音曰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及
勘衲僧又如南院眞知言哉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

師受三角澄公旨決偕澄居泐潭與之分座適南昌
悅公見之歸臥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
鎚與會遊西山因夜話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
雲門之後然法道異之耳師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
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廼藥汞銀徒可翫入火卽
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曰雲門氣宇如王
甘死語下乎澄公以心法受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
人哉卽皆去師挽之曰卽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
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師默計之
曰此行脚大事也悅嗣翠嵓而使見石霜見之有得
於悅何有哉卽日辦裝中涂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
叢林乃悔欲無往留萍鄉累日結件自攸縣登衡岳
寓止福嚴老宿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師掌記
室泐潭闌師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
領福嚴師心喜且欲觀其人以驗悅言慈明既至師
望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剝諸方而件件數爲邪
解者所以泐潭密付之旨爲之氣索而歸念悅平日
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趍
詣慈明室曰慧南以闇短望道未見此聞夜參如迷
行得指南車然惟大慈更施法雨使盡餘疑慈明笑

日書記領徒遊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而坐師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師曰應打茲明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自旦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是了師瞠目而却慈明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便拜師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看師面熱汗下不知答趍出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師慚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師於是默契其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淸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慈明以手點有字顧師師即易爲沒字而心服其妙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後遇泉大道拊師背曰汝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年會悅公於金鑾相見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後住同安示衆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顚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住黃龍結庵溪上曰積翠時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師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窪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九仞之上吾亦與俱困而極于九囦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襲而自稱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詶者師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往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大智

讃曰積翠巳佩泐潭左券雲峰一見而使焚之俾見慈明南素孤高聞慈明之風中道而止適有福嚴奎會驚喜中之夜聞慈明呵斥諸方皆其所竇惜者竟夕不寢黎明入室遂爲慈明所擒矢盡弓亡證入過量黃龍頭角見於此矣常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轉語勘證學者當時謂之黃龍三關有能

裂終軍之繻奴斥宋公子關吏只貶得眼奚暇問可否哉驗其得人皆一時大老本色鉗鎚者也今苦口之詞特其緒餘土苴學者從是而入其殆庶

袁州楊岐山方會禪師嗣法

舒州海會白雲守端禪師

師初在楊岐座下會公一日間師受業師是誰師曰茶陵郁和尚會公曰吾聞其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紀之否師卽誦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瑣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朶會公大笑起去師愕然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公曰汝見昨日打埜狐否師曰見之會公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又大駭曰何謂也會公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於是大悟辭去遊廬山圓通訥禪師讓圓通以居之未幾以東堂客情難遣遂退院負包而去五祖之開房後住法華迁住舒州海會上堂顧視衆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人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上帶出來底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全有麼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著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蹋著爲什麼鼻孔不正爲尋常見鼻孔頭了所以不肯發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門風峻拔如此僧請問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師作偈示之一文大光錢買得个油糍喫放在肚裏了當下便不饑又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師又作偈曰九衢公子游花慣末弟貧儒感慨多冷地看宅人富貴等閑無奈幞頭何

讚曰宗師接人必觀其器故有隨機而授道者亦有能弛吾檐於吾肩者或可繼之可承之致大吾宗必得其人而後可楊岐之得白雲是也一引其手放之顚崖彼方矍然而驚則性命已墮吾手中聞茶陵之偈驪龍之機正用此手白雲於此失利却以此手責報於人其言曰若端的一回汗出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又曰無業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去瞎漢伹恁麼看

取又云圓成沉識海旣是圓成爲什麼沉識海遂拈拄杖云只爲喚作拄杖子且道如何得依舊處去竪起拄杖云主丈子似此提唱甚多不可枚舉學者從是得入許你親見白雲見了白雲更有生機一路

黃龍慧南禪師嗣法

洪州泐潭眞淨克文禪師

師初自講席而來經行至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師皤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其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坐夏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淸波無透路豁然大悟時南禪師在積翠師造焉南公問從什麼處來對曰潙山來南曰恰値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岳雲游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脚下鞋是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曰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邵武人師關西人衆中有英邵武文關西之稱南公住黃龍師復往焉南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曰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尙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厲聲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就指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公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博大者見之讋縮南公入滅師游南岳後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候之師復謁有獒逸出屏間師方趁逆之少避乃進錢公曰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岩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嘆曰人不可虛有名住洞山聖壽西剎十二年至三吳往金陵時舒王食宮使祿居定林聞師至倒屣出迎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如何對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而蘊而取證者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

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

讚曰昔圓悟老人嘗謂大慧曰五祖老人暮年喜遊東西廡見且過僧持一編閲之祖詰之僧曰眞淨語祖觀之至於今人多是得个身心寂滅現前前後際斷一念萬年休去歇去古廟裏香爐去冷啾啾地去爲究竟殊不知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已正知正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卽掩卷以手揶揄曰奇哉導師善說法要徑往首座寮呼曰有奇特事奇特中奇特卽付圓悟讀之父子相與鼓舞加嘆不能自已時佛鑑佛眼俱在侍側佛眼一日問祖曰欲往眞淨去悟從旁曰渠去未得其卻去得祖曰汝受如此儘從它去眼遂往歸宗未幾而離去眞淨問侍者曰川僧何故不來入室者云起單去矣淨失色曰啞者僧有見處我方爲渠下手可惜去了經半年寄書與悟曰比至歸宗偶然濶絹然有聞時富貴見後貧窮之語一見投合悟持書至呈祖曰如何祖曰莫管它余聞大慧言之甚詳噫方龍象崢嶸之秋列刹相望皆有道耆宿眞淨爲五祖所敬遠公爲眞淨所識定盤星上無一毫釐差忒先大慧至誦眞淨一言則喜動眉睫非心心相契眼眼相照焉能如是耶

舒州海會白雲守端禪師嗣法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師初習百法論則窺其奧置之曰膠柱豈能鼓瑟乎卽行游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爐韛不可失也師唯諾而矣徑造白雲端公才見曰川䓁苴汝來耶師拜而就列一日上法堂擧僧問南泉摩尼珠語問端端叱之師領悟汗流被體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怜松竹引淸風端公領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師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師云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僧衣旋磨一匝端公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皆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擧似師師於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公笑曰須道者始

得初住四面迁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尚皷
動唇舌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
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欄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
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問舊路一字是一字
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
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
滯貨何處著渾身師嘗禮先五祖塔以手指云當時
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此
爲驗遂作禮

讚曰五祖和尚見浮山山指見白雲祖一日上白
雲法堂卽悟去敢問浮山之力歟白雲之力歟常
云我說禪只學遠錄公不學白雲先師先師語拙
拙處安在大底氣分相接如迦陵鳥在㲉中不患
音聲之不聞雖父子箕裘不能斡旋則曰褒敗徒
爲守錢虜矣垂示得活祖師意峻硬孤峭有如其
平生難於湊泊暮年室中多㨾轉面目曰不是不
是當時目爲㨾面鐵酸餡如臨濟四料揀四賓主
四照用等旨汾陽切切提撕其後幾至寂寥無聞
至師而後益張往往諸方謂之剩語悲夫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嗣法

成都昭覺克勤禪師

師出峽首謁北烏牙方禪師得照覺平實之旨復謁
大潙喆後謁五祖入室平生知解全用不著乃謂祖
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云待你著一頓熱病
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幾不起遂以平
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迺自誓云我
病稍間卽歸五祖尋歸五祖祖一見而喜曰汝來耶
卽日參堂令入侍者寮方半月偶陳提刑者解印還
蜀過山問道祖問提刑曾讀小艷詩否詩中有兩句
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
諾祖云且子細師適從外來侍立次問祖云和尚擧
小艷詩提刑還會否祖云他只認得聲師云只要檀
郎認得聲它既認得聲爲什麼不是祖云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然大悟遽出見雞飛
上欄干皷翅而鳴師自謂曰此豈不是聲卽袖香入
室通所悟祖云佛祖大事非小根小器所能造詣吾

助汝喜遂徧謂山中耆宿云我侍者參得禪也師一日同佛鑑佛眼侍五祖於亭上夜坐歸方丈燈已滅祖暗中云各人下一轉語鑑云彩鳳舞丹霄眼云鐵蛇橫古路師云看脚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爾師開堂示衆云一向目視雲霄壁立千仞則辜負諸聖一向拖泥帶水土面灰頭則埋沒己靈而今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且要正眼流通還委悉麼直饒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底出來也須亡鋒結舌自餘故是出頭不得所以道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若據本分草料猶是節外生枝且不涉化門一句作麼生道陣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法語多不欲備載

讚曰老和尚至玉泉見浩公陞堂趺坐以手數屋椽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便下座不契而去聞五祖舉小豔詩忽然瞥地後來嘗語學者曰我當時入得玉泉門汝輩向甚處見我洎深入法海波瀾浩渺不見津涯魚龍變化不停觀者眩惑大慧曰老和尚好處實在大波浪裏人莫得而窺室中爐鞴不少假借得人如佛性泰大慧杲皆躍冶之金謂之不祥可乎住夾山則評唱雪竇好事者編爲碧岩集皆慈悲之故學者不本其源徒見其事狎玩至使人目之爲碧嵒集可不痛哉非大慧掃除絕滅之幾爲窠臼楊岐之道復振吾妙喜之力焉

舒州龍門淸遠禪師

師因誦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徑造舒之太平演禪師席下室中酧酢水乳相合凡七年洞造閫域後出世舒之萬壽迁龍門僧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云頂上八尺五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方圓七八寸云向上一路還許學人會也無師云不論向上向下却許你會示衆云始自隻履西歸卷衣南邁空聞消息流落人間古往今來遞相敬授大似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山僧病多諳藥性年老變成精不是刻剝古人免見互相埋沒諸人應是從前覺解往日見知從人

遂請益得語言舉時中的出入游戲即不無究竟眞實大事萬不可得但能情忘理喪計盡途窮無施設處用心正是作工夫處山僧尋常只道喫茶去今日也道喫茶去會盡諸方五味禪何似山僧喫茶去一日示衆云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過絕無人處事深山嵓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讚曰龍門得道時正少年然已從二世其艱難亦至矣一夕坐起撥爐中火得一星如當然豁爾契悟遂作投機頌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五祖印可之與潙山在百丈處撥火無異決志見眞淨不契而去遂與靈源投合久之雖師友內源亦無敢誰何也示衆曰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見縱不說亦自分明大慧曰者个便是當時悟處也餘皆泛泛應世出當妙盡時機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氣誠不虛語余初入衆見二三老宿自龍門會中來其作皆有根源想見一時隨機授道者不少如雲居悟竹庵珪又其傑出者焉東山一門能具楊岐雲門法眼三宗識者辨取

成都昭覺克勤禪師嗣法

臨安徑山宗杲禪師

師初謁寶峰準於道略染指謁圓悟勤因上堂聞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勤云有問天寧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勤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个道理每於室中詰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之語師才開口勤便云不是不是經半年奈何不下遂請益勤云聞和尚當年曾問五祖此話未審五祖道甚麼勤笑而不答師云和尚須當衆問今說又何妨勤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我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勤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酧之

知太平得路了無凝滯勤每對人賞之曰杲非一生兩生曾善知識來自是名動叢林勤著正宗記委師極重紹興初入閩庵居得其法者不可一二數諸方屢舉却之後應張魏公徑山之命開堂後室中問僧當頭才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便作禮意作麼生僧云好个消息師云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云你這一喝太有主出去又問一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僧云領師云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云適來領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又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行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珍重便行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打出又問僧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云無面目漢師云適來有个師僧如此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意作麼生云隨家豐儉師云好个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出又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麼

生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師云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云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對師便打又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汚染如何是不汚染底道僧云某甲不敢道師云汝為甚麼不敢道僧云恐汚染師叫行者將糞箕掃箒來僧忙然師便打出師見僧入門便云不是不是出去僧便出師云沒量大人被語脉轉却又一僧入門師亦云不是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云向你道不是更來覓箇甚麼便打出復有一僧入門云適來二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云却是你會老僧意又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你作麼生會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某甲只恁麼會師高聲云拖取猫兒來僧無語師便喝出又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只今因甚麼瞌睡僧云如是如是師云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云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如是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甚麼處去師云你

即今是生耶死耶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云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斷師便喝僧忙然師云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又僧請益某甲參禪不得病在甚處師云病在這裏云某甲爲甚麼參不得師云開眼尿床漢我打你去示衆云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案恰如你將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甚麼我一見便與你打破了你又將箇摩尼珠來我又與你奪了待你只恁麼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利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既稱善知識爲甚麼却要殺人去且道是甚麼道理師法語極夥正法眼藏武庫皆出師手因神臂弓頌觸時忌兩責衡梅後主徑山終

讚曰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其道愈盛吾意謂此數世而後中微不幸大慧一傳而諸子皆早世火種既滅遂使空慁妄僞輩犇潰捷出盜佛法名器妄言肆行使臨濟一宗流爲戲論賺悞學者墮在暗處啼慟哭流涕不足以怡吾哀也大慧之道如中天之日方崇嵓邃谷烟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此物施行之初成爲吾蔽虧而日固自若也所謂崇嵓邃谷烟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謂之日可乎方將蕩爲飄風化爲韲塵倏忽變滅雖山河大地相與皷舞亦未足以快吾心也大慧證悟廣大不在嵓頭雪峰下慧辯駿發如扣南陽大珠間殺活縱擒與首山風穴無異如是學者當自求之若其振祖克家非一言可盡於戲先哲凋謝後生無聞斯言不忘庶幾爲有心者

大光明藏下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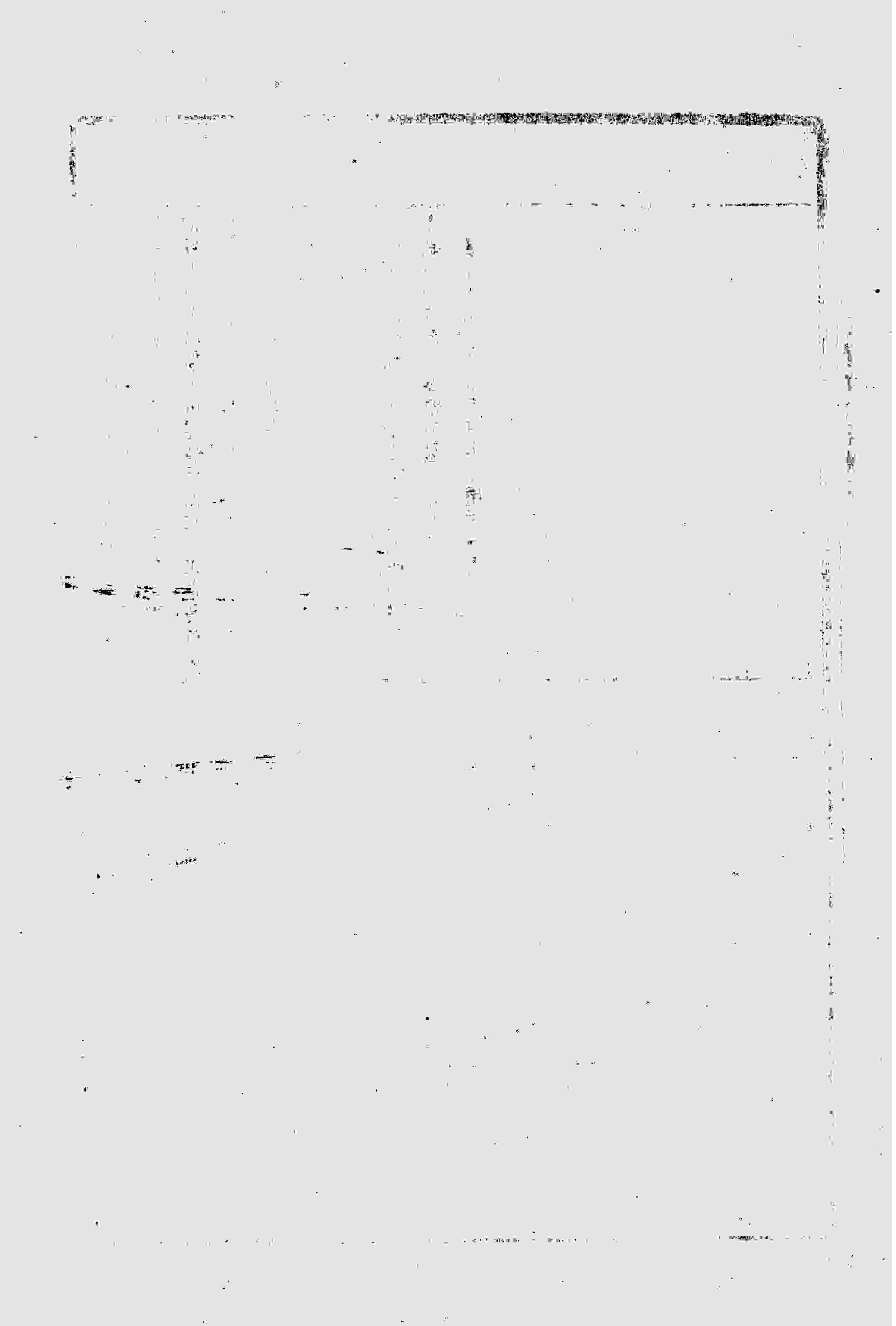
寂音嘗作僧寶傳矣但載其出處與夫師資相翠節而已於羅紋結角處則罕有之頃之四明南郭見公如此編皆鉤索佛祖玄奧遂詰之曰從上的的相承果可以文字語言而發之乎公斥之曰汝依今育王者彼方蔽一曲猥見網罟後學大方之論未始聞也

予以離言之說揚祖師妙處要皆順攷其宗無一毫增損有能閱此若合符契我之願王立矣蒙愛其文精粹而叙機緣漸不可隱惜乎世故不成完書將欲修證而添續之後世必有楊子雲者

淳祐辛丑歲夏序權睿天目跡蕉文禮跋

光明藏者釋曇橘洲之所譜也余閱之宗派歷歷且愛其詞不涉怪誕眞所謂文字般若因錄以傳使無盡藏中一燈至千萬燈照遍法界善哉

咸淳改元乙丑夏至日古汴趙孟垕書





正法眼藏

宋・宗杲 集





重刻正法眼藏序

正法眼藏者難言也請以喩明譬如淨眼洞見森羅取之無窮用之無盡故名曰藏夫藏者含藏最廣邪正相襍涇渭難辯甚至邪能奪正正反爲邪故似泉眼不通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見層出別抉泥沙而泉眼通剪除邪見而法眼正自非至人其何擇焉昔竺乾有九十六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家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於濁世名相尋陷於邪宗由是達磨大師掃除繁蔓直示本心嗣後五宗分派各別門風會其樞要卓乎純正詎意人根寖劣法久弊生或承虛接響以盲枷瞎棒妄號通宗或守措抱愚以一味不言目爲本分或彷彿依稀自稱了悟或搖唇鼓舌以常平生如是有百二十家擬禪自賺賺人淪溺狂邪故我大慧老人承悲願力運無畏心決擇五家提挈最正者凡百餘人裒以成帙目曰正法眼藏是書也如懸白澤褁精妖喪魄秉金剛劍魔外潛踪四七古錐宗眼二三老漢家珍不涉程途一覽具足知爲後學指南無加此矣時有繡水普善庵沙門慧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慶奇遇嗟彼未聞冀報佛恩募貲重刻屬余爲序以貽同志而參學者即使遊法界無邊之門融古今剎那之念猶是功勳邊事若能了悟則自心何知自眼何見非見非知是眞得正法眼藏者矣

萬曆丙辰端陽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古越顯聖寺住持沙門　圓澄　撰

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

大慧杲公以迅鷹俊鶻之資初被湛堂脫鞴繼受圓悟礪爪然後搏摩雲空蹴蹋海浪毛羣羽族靡不遭其裂腦碎肝者快哉無師自然之智眞超然而獨雄者也若夫議論風旨形於楮墨博大詳盡橫所欲吐必使了然印人之心而回環轉折之妙又若藻士杼軸而出者抑何宗說之兼暢歟良由少侍圓悟令處擇木堂日與士大夫周旋稔其譁辯不無資發之助耳杲所善士大夫無如無盡無垢兩居士無盡始以功名自喜事業未盡可人摧拉之後霜降水涸洗露

本根當世味螫口之餘領醍醐沃心之益想見空闊明妙令得復秉權軸更展作畏未必無可觀也子韶金顱玉骨瑆瑆名節自樹剛大之氣浩然伸於華夷迨其晚也必以覺場爲息心之地與杲老契稱莫逆杲因以有衡陽之譴後會怡然嘗不齒及此兩人者相與於無相與其所以然之故寧易測哉嘗試論之名衲之與士大夫處雖無心襲其文采有如縞裏廨檀芳馥暗透代之偉人世智辨聰種種靡缺至於發眞歸元末後一著子必須無面目漢痛下老拳杲之所著語錄書問宗門武庫與是編大都貫串宗乘出入孔老蕊礴斲其門徒者十七而爲士大夫發拏者十三吾輩有意踵兩居士躅者尤宜盡心焉不獨緇流當奉爲家珍而已

萬曆丙辰孟夏浴佛日竹嬾居士李日華識

答張子韶侍郎書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宗杲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眞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旣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宗杲豈不曉瞥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潙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

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效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嚴頭睦州烏臼汾陽無業鎭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幷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　徐弘澤　校閱

琅邪和尙問舉和尙近離甚處舉曰兩浙船來陸來曰船來船在甚麼處曰步下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拂袖而出琅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琅邪遂親下旦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舉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琅邪遂作禮曰慧覺罪過

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祗對琅邪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琅邪被舉公道箇杜撰心中疑惑卽時倒戈卸甲遂挽留舉公咨決此事謂之濫觴宗教疑誤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蹋非跛驢盲者之事井蛙醯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邪予嘗室中舉此話問學者你還肯琅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異你爲甚肯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我也是箇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

知瑯邪與畢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這瞎漢亂統又打喝出予因罪居衡陽杜門錯省外無所用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酬酢禪者沖密慧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沖密等持來乞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滅予因目之曰正法眼藏即以瑯邪為篇首故無尊宿前後次序宗派殊異之分但取徹證向上巴鼻堪與人解黏去縛具正眼而已

巖頭和尚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轆轆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眨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沈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齩不見道却物為上逐物為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齩猪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深淺硬糾糾地汝識取這箇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探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局澀澀地這般底椎殺萬箇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齩人火急却似刺蝟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呫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胷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烯烯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齩斷後不用尋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

醍醐亦能殺人遮箇不是汝習學得底遮箇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閑閑地無益當莫造作揑怪但知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恁麼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佗繩床上老楷搊屙漉漉地將爲好誑謊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遮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眞是無孔鐵鎚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胷襟間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遮箇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遮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較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閑閑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焰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眞淨和尚示衆云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佗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劒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鋼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佛眼和尚示衆云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喩衆盲摸象喩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過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雲門和尚拈起拂子云遮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曰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舍兒擔枷過狀

妙喜曰遮老漢元由叵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
稅

拭眼歸宗和尚示衆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佗高尙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佗覓從前只是依佗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曰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曰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僧云聞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趂下

羅山和尚初入院時上堂纔攬衣欲坐即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山云也大苦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山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山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也覿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鑁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劒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場定當須是箇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爲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即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理不通只是箇無孔鐵鎚古人喚作流俗阿師似遮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箇門中須是箇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轆轆地豈是你清濁可羨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褫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遮般底罩却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遮般底無辜枷著有甚麼出期遮箇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曾

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觸著便轉轆轆地蓋聲蓋色展卽周流無滯常露目前豈是兀兀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箇箇歸源聲前迥迥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具知遮箇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斷一半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劒上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眞詮須知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斷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恁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與萬法爲隣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自在出入無滯方可違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有蹤不是泯形質去兄弟透項透底始得莫只遮邊那邊逴得些子言句到處插語指東畫西學古舉今遮般底椎殺一萬箇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錮鎔人家男女打汝鬼骨臀有日在知麼宗門深奧酌度智襟麤餐易飽細嚼難饑根本茎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已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琅邪覺和尙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琅邪拈拄杖僧擬議琅邪便打云道僧云不道爲甚麼不道僧云三世諸佛不出於此琅邪又打尋時趂出乃云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雪峯山畔有一僧卓菴多年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去溪邊舀水喫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菴主云溪深杓柄長僧歸擧似雪峯峯云也甚奇怪雖然如是須是老僧勘過始得峯一日同侍者將剃刀去訪他纔相見便問道得卽不剃汝頭菴主便將水洗頭峯便與剃却

雲居簡和尙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

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曰閉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晦堂和尚示衆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擊開靈利漢纔聞擧著撩起便行更若踟躕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大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甚麼若言無遮僧爲甚悟去雲峯悅和尚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峯則不然遮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蹴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峯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柰蹉過雲門何

黃龍南和尚示衆擧大珠和尚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不淸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開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踢踢翻四大海一擱擱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鴉鳴栢樹間

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曰不可我作雪峰弟子不得

眞淨和尚示衆擧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得網來即向汝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莫驚著報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得網來即向你道待佗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拽不住

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

烏臼和尚見玄紹二上座來便問二禪伯近離甚麼處僧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臼云你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臼又打云同坑無

異士參堂去

趙州和尚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文遠應喏州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

慈明和尚示衆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邊法門悉皆周遍得大無礙悟法無生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刹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箇是當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卽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爲不了生死根源執妄爲實隨妄所轉致墮輪囘受種種苦若能囘光返照自悟本來眞性不生不滅故曰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毗富羅山飮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受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生壽者諸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唯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故曰本源自性天眞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是爲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淸淨是爲淸淨法身若到遮箇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佗方縱橫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千百億化身與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千未夢見佗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喝一喝

保寧勇和尚示衆擧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遮語聲是大衆傅大士此之一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瞥地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和尚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和尚云你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二尊宿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

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囉哩哩囉哩

僧問如何是保寧境云主山頭倒卓如何是境中人云鼻孔無半邊如何是保寧家風云硬餬餅爛飥飥忽遇客來將何祇待云麤飡易飽細嚼難饑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云既是一物不將來又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便擔取去黃龍南和尙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已光陰幾百年淸風猶未已

法華擧和尙示衆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妙喜曰作賊人心虛

定慧信和尙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何商量僧云諸方皆云六根互用信云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僧擬議信劈脊便打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中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甚麼僧云作聲雲門云遮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

玄沙和尙問僧甚處來僧云瑞巖來沙云瑞巖有甚麼言句云和尙尋常喚主人翁自應云諾惺惺著佗後莫受人謾沙云一等弄精魂猶較些子

黃龍新和尙示衆云淸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淸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淸濁水既淸功歸何所良久云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薦福古和尙示衆擧百丈恒和尙有時上堂衆纔集云喫茶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珍重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歇便下座往往多用此時節因緣衆人罔測津涯後來又自作一頌頌此三轉因緣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衆只如恒和尙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失否要會麼據佗三度上堂時節恰似箇好人後來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人達士舉起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揀辨老僧與汝從頭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贓物出來直下便承

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贓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若
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顢頇佛性
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歸宗寶和尙讚初祖達磨幷序

師眞徒遜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
何處捫摸要識師眞乾坤廓落

師相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
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
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懡㦬
却西歸過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
針錐琅邪覺和尙覩此讚乃述頌云師眼兮深師鼻
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師心兮戴手攜
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
衲僧

妙喜曰戴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

眞淨和尙示衆擧三聖云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
興化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看遮兩箇老古
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
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師且道笑作甚麼還知落
處麼若知一任七顚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
藤裏齩嚼

趙州和尙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覔箇住處去
州云作麼生是某住處居云山前有箇古寺基州云
和尙自住取次到茱萸萸亦云老老大大何不覔箇
住處去州云甚麼處是某住處萸云老老大大住處
也不知州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

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
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僧問慈明和尙如何是佛云水出高源又問行脚不
逢人時如何云釣絲絞水

保寧勇和尙示衆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
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鑊湯無冷處

大潙眞如和尙擧雪峯嘗謂玄沙曰有箇南際長老
問無有答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峰峰令訪玄沙沙問
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

不求知著沙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玄沙恁麼道大潙恁麼舉不得動著何故如擊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潙山問仰山甚麼來仰山云田中來潙云田中有多少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潙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拽鍬而去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潙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遮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乾峰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逐二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以歸家尋言則蕩邪途而轉遠

大愚一日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遮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驀口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趂出灌溪初參臨濟纔入門濟驀胸搶住灌溪便云領領濟便托開

眞淨和尚示衆云佛法不順人情諸方長老大開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裏坐說神說鬼似遮般底打殺千萬箇與狗子喫有甚麼過又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著眼被伊狐魅殊不自知驀頭著屎澆亦不厭惡大衆彼此丈夫爭受恁麼自已合作麼生

僧問睦州和尚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尙饗

雪峰和尚到投子投子指菴前一片石謂峰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投子云不快漆桶投子與峯遊龍眠路有兩條峯問那箇是龍眠路投子以杖指之峯云東去西去投子云不快漆桶峯問一椎便就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燥漢云不

假一椎時如何投子云不快漆桶又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投子將钁頭拋向面前峯云恁麼則當處掘去也投子云不快漆桶

瑯邪覺和尙示衆云主賓互換坐斷乾坤料揀雙施誰人舉目釋迦聖主示滅雙林達磨大師眞歸熊耳瑯邪門下還有具眼衲子眞正道流麼若無應病與藥診候臨時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去此二途請師別道瑯邪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僧便喝瑯邪云作家僧擬議瑯邪便打

大寧寬和尙示衆云佛法無事人自迷源祖佛出來大家整頓故有教流沙界道播四方盡皆捨短從長窮究本性本性若達一切皆通信手拈來千般受用且道恁麼說話還合得祖宗門下事麼良久云歸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宗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宗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巳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宗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宗云遮箇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

僧問清平和尙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笊籬如何是無漏曰木杓法雲圓通和尙曰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

法昌遇和尙垂語云我要一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眞淨和尙示衆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腳頭腳尾橫三豎四北俱盧州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鬍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雲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懷和尙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端和尙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淸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乘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

別法華亦有頌云屎臭熏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爲君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疎山示衆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問承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是否山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你說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否山云作麼生不該門指淨瓶云法身還該這箇麼山云闍梨莫向淨瓶邊會門便禮拜

妙喜曰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又僧問如何是佛云肥從口入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慈明和尚牧童謌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蓑雙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面觀平田潤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峯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寶

歸宗和尚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宗以鋤斷之僧云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宗按鋤顧視僧曰你麤我麤後來雪峰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山便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峰回首德山云佗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瑯邪覺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好喫棒你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以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曰未是衲僧分上

事僧云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滴水滴涷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
路相別次南泉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遮箇礙道不
得也被遮箇礙宗拽拄杖打泉一下云也只是遮箇
王老師說甚麼礙與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
下
洞山聰和尙嘗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
何故將上去聰便放柴於地云會麼僧云不會聰云
我要燒
僧問嚴陽尊者如何是佛曰土塊如何是法曰地動
也如何是僧曰喫粥喫飯如何是新興水曰前面江
裏
百丈恒和尙侍立法眼次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法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
久處會去恒於此大悟
楊岐和尙爲慈明忌日設齋衆集至眞前以兩手握
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
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曰首座作麼生座云和
尙休捏怪曰兔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
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楊岐近前作聽勢第二
座擬議楊岐打一掌曰遮漆桶也亂做
妙喜曰楊岐老漢大似溺却一船麻却來㞘斗裏
掃
臨濟辭黃檗檗問甚麼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是河
北檗便打濟約住棒遂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
將先師禪板拂子來濟召侍者將火來檗云汝但將
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
香嚴初開堂潙山令人送拄杖幷書到香嚴接了云
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尙爲甚如此曰只爲冬行春令
黃龍南和尙示衆云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
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鬧箇甚麼
咄下座
天衣懷和尙示衆云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
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
會得甜瓜徹蔕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
慈明和尙示衆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

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
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
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
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
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宴起早眠有時雲
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
散祝融峰畔把瘦笻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
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
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岳麓絲竹謌謠時時
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
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
氏無門無善財
薦福古和尚示衆云三世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師
結舌有分知有者善自保任未知有者不休何待乂
示衆云劍去久矣徒勞刻舟珍重
保寧勇和尚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
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
云大衆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

玄沙和尚云深山懸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有
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却有
不到處又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
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竪拂佗又不見患
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
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
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挃僧退
後門云你不是患盲復喚僧近前僧近前門云你不
是患聾乃竪起拄杖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
是患瘂其僧於此有省汾陽昭和尚頌云權生聾瞽
瘂癡瘋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鐵如泥碎透金纔
動失玄沙佛眼和尚頌云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
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樹上懸身
大寧寛和尚示衆云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
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
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遮裏喚
作順水放船是人去得且道逆風舉棹誰是知音良
久云弄潮須是弄潮人

僧問大隋和尙如何是大隋一面事曰東西南北
妙喜曰且道答遮僧話不答遮僧話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國師云城南
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
童子云作黃色國師云只遮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
御談玄
溈潭英和尙開堂日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云脫
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狠烟息弓梢壁上懸僧却攬
上袈裟云重整戈甲時如何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
肯休僧便喝英曰驚殺我僧拍一拍英曰也是死中
得活僧禮拜英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
販私鹽賊僧問如何是佛曰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
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一棒一條痕僧云大衆證
明學人禮謝英呵呵大笑僧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
英以拂子穿向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英以拂子
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英以拂子畫一畫
云三十年來未曾逢潙仰子孫今日却遇著箇踢土
撥漢還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人遂云問也無窮答

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
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
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
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
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
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泊商那和修趜多大
士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
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
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伶俜流浪生死禪德
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𢹂剝究竟將來
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
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
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
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氷折
幾株松
禾山示衆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是
謂眞過僧問如何是眞過曰解打鼓如何是眞諦曰

解打鼓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曰解打
鼓向上人來如何接曰解打鼓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僧問如何是佛曰即心
是佛
大潙眞如和尚示衆云阿喇喇是甚麼翻思破竈墮
杖子纔擊著方知辜負我以拄杖擊香卓一下云墮
墮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
先寒僧云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曰行人始知苦僧
云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曰雪上加霜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玄黃不眞黑白何咎六祖大師
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若會此箇說話直入維摩丈
室住金色光中見十方世界四聖六凡如觀掌中菴
摩勒果又見一類衆生寢生死長夜惽惽睡眠不覺
不知作金雞報曉一聲令伊省寤豈不快哉若能如
是方可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即名爲報佛恩雖然如
是古人道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法華擧和尚示衆云夫參學須具擇法眼不得顢頇

若得正眼精明一切無滯不見古人道一句語中須
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古人恁麼道意在於何驀
王擇乳素非鴨類僧問萬里無片雲即不問一條霜
刃事如何曰誰敢動著僧禮拜擧曰小慈妨大慈便
打問智識不到處時如何曰三門不曾開僧云誰是
知音者曰口似鼻孔
龍濟和尚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
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
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
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妙喜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龍濟又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
非裏薦取
妙喜咄云又是從頭起
靈源和尚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
白牯却知有功有溷施明大用曉全機蹤跡處不思
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
溪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楚山北面漢水南江擊法鼓而會禪徒舉宗風而明祖意若以揚眉瞬目竪拳竪指謦欬咳嗽是厨中拭鉢帚道甚麼會也無也是衲僧破草鞋遮瞎漢遮漆桶是弄精魂鬼總恁麼總不恁麼是東司頭厠籌子以此稱提從上來事盡是邪魔所作謗大乘滅胡種與你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據甚麼道理出來對衆道看折脚鐺子各出一隻手貴得宗乘不斷亦表叢林有人有麼若無洞山不惜眉毛打葛藤去也葛藤之事只在目前萬象森羅乾坤大地百千諸佛日月星辰地獄三塗起心動念每日經歷皆是諸德自已何不向遮裏體當尋覓看驀然覷得倜儻分明不虛行脚也自得箇安樂田地洞山此語且作死馬醫若據明眼衲僧將草鞋驀口摑還恠得佗也無恠即不恠你道憑箇甚麼捉得將來脚跟下推尋毫末參差摧折你腰莫麤心好僧問亦水求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唱出固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將何示人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言超象表青霄外出語幽玄事若何曰岸上行人聲有韻船中漁父和不齊云幽玄事若何曰鈎長線短問聞師引出潭中意直透青霄事若何曰甲巳之年丙作首曰今日事若何曰大好雪問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巢知風穴知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椰栗木拄杖云見後如何曰寶八布衫問佛法兩字即不問如何是從上來事曰眼裏瞳人吹木笛

大隋和尚示衆云夫上代諸德莫非求實不自謾昧豈比飛蛾投火自傷自壞他明白了彼生死輪回拘障不得所以識不能識智不能知不聞道釋迦掩室淨名杜口須菩提無說而說釋梵絕聽而聽此事大難大難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曰你或逢驢駝象馬喚作甚麼問萬法從心起未審心從何起曰石牛沿江走水底火燒天問如何是大人相曰肚上不貼牓

慈明和尚問僧近離甚麼處云雲過千山碧曰著忙作甚麼云鴈去水聲淒明便喝僧亦喝明便打僧亦打明云你看遮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又問化主入鄽化導即不問你入門一句

作麼生道僧便喝明云亂喝作甚麼僧又喝明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云楊岐曰今夏在甚麼處云筠州興教曰興教和尚還有鼻孔麼云有明便打

琅琊覺和尚示衆云剗除狂寇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淸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云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又頌麻三斤話洞山麻三斤貢鍮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神頌祖師投針話龍猛盂中水提婆纔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疎親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石礫下獲黃金

眞淨和尚示衆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如箇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云用南山作甚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僧問南院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黃尚書李僕射僧云不會曰牛頭南馬頭北

妙喜曰前頭答得著後頭答不著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礙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眞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又擧僧問汾州和尚如何是接初機句州曰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句州曰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州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是定乾坤底句州曰北俱盧州長秔米食者無貪亦無嗔自云將此四句語以驗天下衲僧大衆子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

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大寧寬和尚示衆拈拄杖云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在凡凡不捨居聖聖難逃十方都一照大地絕纖毫且道是甚麼喝一喝

溈潭準和尚示衆拈拄杖云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

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云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云是山曰弄得幾出巖云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老僧只弄得一出巖云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佛鑑和尚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鶯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佛日才和尚頌栢樹子話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羅亮隔

僧問圓照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曰放出無尋處僧問大通和尚如何是無縫塔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干淸世事長年占斷

白雲鄉

子胡和尚示衆云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網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箇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回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日亡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

雪竇顯和尚示衆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亂淸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子是形名雙擧還有過也無有即水裡月無即形名兆若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鼓山示衆云諸和尚盡道向諸方參學未委參甚麼

學甚麼還有參得者無有即出來對衆驗看諸和尚爲復參禪參道參佛參法參毗盧師法身主參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實參此句得爲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和尚了無交涉時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吐却著問凡有言句盡是觸犯宗風未審如何是宗門中事曰合取口

五祖演和尚四面示衆舉古者道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雙泉則不然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又示衆舉古人云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瘂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呑却只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自來抑下惠

黃龍新和尚讚祖師云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佗家一鉢盂

妙喜曰且道鉢盂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亦非丈夫漢若道非物爭柰鉢盂何

雲蓋智和尚示衆云緊峭離水靴踢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

雲居齊和尚因法燈和尚問適來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老僧向伊道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齊云不東不西燈云恁麼會又爭得齊當時懵然莫知其旨至晚再伸請益燈云佗家自有兒孫在齊於言下頓然契悟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佗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淸涼國師答皇太子問心要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眞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

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
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
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
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
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
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
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
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
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
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
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
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
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
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
照而常空矣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云是覺義曰佛曾
迷否云不曾迷曰用覺作麼供奉無對
妙喜代曰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大隋和尚因燒山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云遮
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遮裏死如暗得燈遂有僧
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
人吼處鐵牛驚又問僧向甚麼處去僧云西山住菴
去曰我向東山與汝汝便來得麼云不然曰汝住菴
未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赤土畫簸箕云未審此
理如何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

黃龍南和尚住同安示衆云今日四月八我佛降生
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遵布衲在藥山會裏
充殿主浴佛之次藥山問汝只浴得遮箇還浴得那
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大衆古人隨時一
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
界衆中商量或云遮箇是銅像那箇是法身銅像有
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被遵公倒靠直得口似匾擔不勝懡㦬又云
古德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箇便道把將那箇來正
是隨聲逐色皺他言句上佗圈繢藥山見伊不會所
以便休又道藥山恁麼來早是無事起事好肉上剜

瘡遵公不見來病却向灸瘡瘢上更著艾爓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强生分別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爇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佗生死勿以少許淨虛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遮箇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擧

楊岐和尙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錮鏴更有後語不得錯擧

妙喜曰利動君子

晏國師初參雪峰纔入門峯扭住云是甚麼晏釋然契悟擧手搖曳峯云子作道理邪晏云何道理之有峯乃撫而印之

眞淨和尙示衆拈拄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古人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歸宗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衆芭蕉恁麼歸宗不恁麼且道恁麼是不恁麼是擲下拄杖云是甚麼良久云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

道吾眞和尙示衆擧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蹋月兩頭白牯手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覰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云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泐潭英和尙示衆云石門巇嶮鐵關牢擧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鼓波濤大衆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

保寧勇和尙示衆云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

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哪嗚咿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又云無種靈苗火裏栽鐵花還向樹頭開驀然結箇團圞果指似時人處得來

晦堂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遮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横乃擧拂子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達磨心宗傳至今日涓滴不漏絲髮不移既絲髮不移作麼生傳實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潙山問仰山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仰山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遮箇不說又云遮箇且置諸方老宿作麼生潙山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仰山問僧近離甚處云向南仰山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遮箇麼云不說仰云不說遮箇還說那箇麼云不說仰召大德參堂去僧便去仰復召大德僧應喏仰云近前來僧近前仰便打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雲居膺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有魏府興化長老來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佗伊云想和尚答遮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擧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三聖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佗興化半月程

妙喜曰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雲峯悅和尚翠巖示衆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遮裏只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

諸上座還會麽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蓋尊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麽云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座主禮謝而去

妙喜曰衆中商量道二尊宿恁麽切磋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用得其用者事上建立得其體者理上掃除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或抑或揚無得無失恁麽見解喚作矮子看戲妙喜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不見道破驢脊上足蒼蠅

大寧寬和尚示衆拈拄杖云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這裡如今用去也爲雲爲雨爲瑞爲祥利人利天出生入死佗方世界出沒卷舒若也通身是口說不能盡通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剎那萬劫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明機自昧息慮迷源萬法同塵語默難顯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離此章句別有商量且道離却作麽生商量還有委悉者麽明明地揀破明明地顯示明明地舉唱明明地諷詠更無囊藏被蓋純說乾剝剝地禪若是靈利衲僧纔聞舉著便合眼卓朔地知箇落處豈不是自家具眼其奈罕遇其人蓋緣洞山這裏言無味食無味法無味無味

之句塞斷人口兄弟到遮裏難爲湊泊若向遮裏覰得分明天下尊宿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總被你驗破何故蓋智有邪正道有眞僞多只恁麼心機意識認得門前屋後底學得路布葛藤一堆一擔蘊在胸襟道我會禪會道還夢見禪道也未喚作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待到明朝後日驀劄地蹋著正脉省前所行履處方始羞見本命元辰僧問智不落千差請師通不犯曰蒸餠搵餳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曰池中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諸上善人皆說不二法門居士默然意旨如何曰無目不畫眉問幻與非幻未是學人極則處如何是入理之談曰八十翁翁牙不動

瑯邪覺和尙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妙喜曰瑯邪大似認賊爲子雖然如是恩大難酬

慈明和尙示衆云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横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且問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安身立命處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五祖演和尙四面示衆云滿口道得底却不知有知有底又道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將成九仞之山莫惜一簣之土又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撚無油洞山老漢不是無只是太儉忽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善知識眼只向伊道瞎何故且要相稱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月下朧朧信脚歸

眞淨和尙示衆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爲樂是爲眞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爲樂是爲眞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爲樂是爲眞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外不爲樂也且道歸宗一衆在三種內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鑽飯俵䞋錢參退僧堂內普請喫茶去喝一喝

首山念和尚示衆云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遮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遮裏急著眼始得若也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窻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諸上座旣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佗日異時瞞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僧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曰衆生僧云成佛後如何曰衆生衆生問覺花未發時如何辨眞實曰冬不寒臘後看僧云莫便是也無曰錯問魚鼓未鳴時如何曰望天不見天僧云鳴後如何曰覷地不見地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曰打草要驚蛇僧云未審怎生下手曰適來洎合喪身失命問不落三寸請師速道曰老僧到遮裏却道不得闍梨道看僧云猶落三寸請師別道曰首山今日失利

葉縣省和尚示衆云達磨西來爲傳東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獨標萬像物外宣揚悟之者纖毫不隔迷之者背覺合塵中下之機也須子細莫虛過時光各各有之況以西來的意教外別傳道契一言縱橫自在打破髑髏揭却腦蓋豈不是慶快僧問不落諸緣請師道曰落問如何是無縫塔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出家人曰緊裹頭僧云恁麽則在家出家曰麄麻鞋

翠巖眞和尚示衆云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拈拄杖云拄杖子是礙那箇是覺若也會去解礙爲礙而不自在若也不會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幷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　徐弘澤　校閱

晦堂和尚示衆云敲空作響誰是知音擊木無聲徒勞側耳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背面象王行處狐兎絕蹤水月現前風雲自異到遮裏乾坤收不得宇宙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出頭道諸仁者應是從前活計所作施爲會與不會一時掃却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寶峰英和尚示衆云先聖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諸禪德先聖雖然如此道可謂傷鹽傷醋若是山僧卽不然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牧童嶺上一聲笛驚起寒鴉遶樹飛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寶峰準和尚示衆云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靑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餠放下却是饅頭大衆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峰卽不然乃擲下拄杖云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鄕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路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云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

雲葢智和尚示衆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只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葢卽不然騎駿馬遶須彌過山尋蹤跡能有幾人知

盤山和尚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

妙喜曰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洞山聰和尚開堂日僧問大衆雲臻師登寶座向上宗乘請師舉唱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竹杖挑擎千界月鉢囊盛貯五天

雲門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
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曰天
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云佗後若有人問洞山意旨
教學人如何舉似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薐問無
根樹子向甚麼處栽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既是泗
州大聖爲甚麼却在揚州出現曰君子愛財取之有
道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此去漢陽不遠云磨後如
何曰黄鶴樓前鸚鵡洲又因發供養主示衆云住持
之道勞佗十方高人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
中不捨一法蓋爲淸衆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
一箇餬餅天下人盡得喫唯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
將蒺䔧杖打一棒瓦解冰消

明招和尚領衆至堯菴乃提起條子云得恁麼翁㲪
㲪地菴主云莫錯認定盤星招云恰是

南嶽讓和尚示徒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若達心地
所作無礙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曰如大
德未出家時相狀向甚麼處去僧云成後爲甚麼不
鑑照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也不得

花藥英和尚示衆云十七十八道著即瞎十九二十
人信不及更欲待枯木生花餬餅出汁

洛浦久爲臨濟侍者濟常稱美曰臨濟門下一隻箭
誰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甚麼處去云南方去濟
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遮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
作禮濟明日陞堂云有一條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瓮裏淹殺

楊岐和尚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
物情動你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
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

法昌遇和尚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云三
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
畫云遮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曰
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睛
曰爭柰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鐵蛇鑽不入
曰遮般漢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
春却畫一畫云宗門事且止遮箇事作麼生法昌便
掌英云遮漳州子莫無去就曰你遮般見解不打更

待何時又打英云也是老僧招得英勝二人到山相訪英云和尚尋常愛撿點諸方今日爲甚却來古廟裏作活計曰打草只要蛇驚英云且莫塗糊人好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云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所以住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茅蓋頭人來問你作麼生祇對英云山頭不如嶺尾曰你且道當得住山事麼英云使鑁不及拖犂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云和尚又作麼生法昌展兩手英云鰕跳不出斗曰莫將三寸燭擬並太陽輝英云爭柰公案見在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又問二人我欲來遮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英云賊是小人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英云曾經霜雪苦曰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邊打雀兒英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法昌却指勝曰你且道合作得箇甚麼向當勝云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曰你遮驢漢安向甚處著勝云一任敲甎打瓦曰也只是箇杜撰巡官英云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英云路見不平雲門云法身喫飯

幻化空身卽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若約點檢來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法身喫飯以空噇空喚作無得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黃龍新和尚示衆舉雪峯道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道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雪峯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大潙眞如和尚示衆云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則恒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耀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云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僧問如何是城裏佛曰萬人叢裏不挿標如何是村裏佛曰泥豬疥狗如何是山裏佛曰絕人往還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曰翻譯不出

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有遮箇只是用不得岑云我倩汝用始得山云你作麼生用岑劈智與一蹋山云囫直下似箇大蟲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麼處來若道從天降那箇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强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又云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雹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髑髏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憐兒不覺醜云國師辜負侍者意旨如何曰美食不中飽人餐云侍者辜負國師意旨如何曰粉骨碎身未足酬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大平頌風幡話云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柰當門荊棘生

雲峯悅和尚示衆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看這兩箇老漢一場敗闕然則事不孤起起必有因雲峯不著便益是爲衆竭力你等諸人平地喫交過在碙誰長久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驀拈拄杖一時趁下僧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曰須彌山僧擬議峯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要曰蛇穿鼠穴如何是第二要曰猢猻上樹如何是第三要曰村裏人草鞋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箭穿楊葉如何是般若用曰李廣陷番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皮裹骨

洞山初和尚示衆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遮裏實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下脚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全無其柰還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問難即便敲牀豎拂更不惜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崖水坑裏頭出頭沒弄箇無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妙喜曰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剩法矣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保寧勇頌云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纔剖事潛彰天生伎倆能奇恠末上輸佗弄一場

趙州和尚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遮裏不得老僧到潙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云與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曰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和尚近離甚處曰趙州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曰無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五祖演和尚示衆擧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卽心卽佛亦不得不卽心卽佛亦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何故殊不知石頭老人文武兼備韜略雙全若是五祖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唐明嵩和尚示衆云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擧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曰水裏捉麒麟云恁麼則便登高座也曰騎

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曰騎驢不著靴

慈明和尚示衆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桉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馬祖示衆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如何是修道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又問作何見解即得達道師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合爲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衆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於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悟已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沈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爾遇善知識指示言下悟去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返復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

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喩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喩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盡猶如鉤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妙喜曰予建炎中首衆甌峯時首座寮有洞山聰禪師所集禪門宗要祖堂二錄宗要末上以石頭馬祖二師語爲準式故馬祖示衆篇其略云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則知後人錯以以字爲云字無疑後永明壽禪師天衣懷禪師於宗鏡通明二集中因之後之學者不本來由往往皆以以字爲云字更於經中求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之語良可笑也豈不知楞伽經乃佛語心一品耳馬師云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此二句皆馬祖指經大旨非經語也天衣云無門之門直須得門入始得此乃天衣指馬師無門之門之語亦非經語也然宗鏡通明二聖師所集未必皆錯恐後來傳者之誤耳諺云一字三寫烏焉成馬信然博達之士如閱楞伽果無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之語則當以聰禪師宗要所載爲正

神鼎諲和尚示衆擧僧問首山一毫未發時如何曰路逢穿耳客云發後如何曰不用更遲疑會有僧問神鼎一毫未發時如何向伊道白雲嶺上云發後如何曰澗下水流若是前來兩轉語有可咬嚼東看西看若是神鼎遮語如喫木札瓦片相似實無滋味直是自見自悟始得會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二千年前大覺世尊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上說大集經勅佗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

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臨危不變眞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到此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遮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麼良久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

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郞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佗道幾乎錯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韶國師示衆云眞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諸仁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如電掣

道吾眞和尙示衆云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乃作舞下座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如何是佛曰洞庭爲蓋古人道來時不將絲頭來去時不將絲頭去意旨如何曰三生六十劫未是長期僧無語曰會麼僧云不會曰洞庭八百里未是闊問如何是眞如體曰夜叉屈膝眼睛黑如何是眞如用曰金剛杵打鐵山摧

靈雲因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技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擧似潙山山云從緣入者永不退失汝善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

楊岐和尚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摝

德山和尚示衆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驢脣馬觜問德山老漢麼我且不怕你未審諸子自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未審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你諸方老禿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走成得幾箇佛也你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你將取學得底來呈似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你被佗諸方老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生輪回三界皆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卽行要坐卽坐更有甚麼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箇婬女相似道我王化建立法幢爲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麼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卽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箇五箇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傀儡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胷點肋稱楊稱鄭到遮裏須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遮箇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佗不得與你萬法爲師遮箇老漢不敢謗佗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胷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被佗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佗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佗閭閻有甚麼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卽不然遮裏

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仁者莫錯身被瘡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眞如涅槃皮下還有血麼須是箇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子作解會自已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屙屎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無事去早休歇去莫學顚狂每人擔箇死屍浩浩地去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佗涕唾喫便道我是入三昧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漢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先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佗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筭道敢向佗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罪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鼻孔

擊著橛上償佗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却繩索脫却籠頭卸却角馱作箇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是箇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箇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己分上都無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捏恠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箇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脚板闊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即是二頭三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

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峯
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佗生死老胡
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
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
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屎橛且
要仁若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橛解
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
盡即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
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即信取若不肯
每人有箇屎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大有老
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我此
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
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
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得
識麼只是箇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
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
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
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

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佗聲色應是從
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
即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
擬下口鵉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
十地滿心菩薩覓佗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
捧足十方諸佛讚歎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
鱍鱍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遮裏眼孔定動即沒交
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婬魔坑
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一箇堂堂丈夫兒
喫佗毒藥了便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
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即與卜
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婬女子不
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遮老禿奴便打禪牀作
境致豎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強生節
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貯於
不淨如將人糞作栴檀香仁者彼既丈夫我亦爾怯
弱於誰竟日就佗諸方老禿奴口鵉接佗涕唾喫了
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

犂搜把眼睛突出氣力不發大棒打你脅劫佛衣食
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
是箇能行底屎橛不曾遇著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
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
柰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
兩聚頭商量甚麼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
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覓便宜豈有如此
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
一莖柴不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
濫稱參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
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
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勘當解處
老漢與你諸人何異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
佗毒藥了似貪婬女人不持齋戒賭禿奴羣羊僧頭
卻佗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勝負
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
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
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

物頗佗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僞記佗閑言
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
福業事磯脣觜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
諸境亂走佗人由巡萬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
增減佗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鴟身在虛空心在糞堆
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
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
四方傍佗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
跡不忘自猶不立當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
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
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蹚遮田舍奴罵
賊屎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遮裏恰似遇灃州人羹魚
羹爛臛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卻枷鎖作箇好人
去還肯麼若肯即住不肯一任駝去珍重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
知汝辜負吾
妙喜曰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雪竇和尚示衆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大

衆雪竇錐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久云諸人既乃縮頭且聽諸方檢責一日問僧你浴未僧云某此生不浴曰你不浴圖箇甚麼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曰賊不打貧兒家

臨濟和尚示衆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眞正見解若得眞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卽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被佗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得識祖佛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佗活祖意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回三界徇好惡境掇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祇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刹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

佛不別但莫外求一念淸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卽今目前聽法底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爲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物一段孤明是遮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恁麼說意在甚處只爲一切處馳求心不能歇上佗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

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廁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只爲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眞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卽行要坐卽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只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道流你只有一箇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卽無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兵便卽見神見鬼指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羅王前呑熱鐵丸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遮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卽捏怪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道流切要求取眞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遮一般精魅惑亂身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纔擬心早是錯了也且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麽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貫通十方目前見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道流山僧說法說甚麽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眞入俗要且不是你眞俗凡聖能與一切眞俗凡聖安名一切眞俗凡聖安著箇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只如有箇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尙我早辨了也何以如此只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議外道曰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曰但取其義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佗道請師

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卽今莫有要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大寧寛和尙示衆云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轉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鄕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圓明和尙示衆云靈山付囑相傳十方諸佛出現於世喚作建置道場轉大法輪如斯之法只在如今若於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之流何不啓問時有僧出問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靈山一會意旨如何曰當初妄想直至如今云如何是最初一句曰三生六十劫云大悟底人還有過也無曰鐵山橫在路復云坐斷日頭天地黯黑忙忙者匝地普天與麼之時佛祖出頭來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姜山方和尙示衆云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遮老賊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穿針嫌眼小云出水後如何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不動尊曰單著布衫穿市過云學人未曉曰騎驢踏破洞庭波問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曰伸手不見掌云還許學人進向也無曰踏地告虛空云雷門之下布鼓難鳴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纏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方便打問奔流度刃疾焰過鋒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曰天寒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曰髑髏裏面氣衝天云和尙曰雞頭鳳尾云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梨善傳然雖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興化和尙開堂示衆云遮一炷香本分爲三聖師兄三聖爲我太孤便合承嗣大覺大覺爲我大賒我於三聖處會得賓主句若不遇大覺師兄泊合誤却我平生我在大覺喫棒見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此一炷香供養我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

共談何事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
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漢恁向伊道不因
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鸎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漢
自云喏惺惺著
子湖鑁地次亞鑁頭回覷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
差勝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子湖攔胷蹋倒從此省悟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若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去又
成剩語乃云金輪天子敕草店家風別
玄沙和尚示衆云夫古佛眞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
處處流耀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
唯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像一體同源廓爾
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
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眞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
道友只自於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
理地不辨正邪況平生自己未曾撈摝若乃先賢古
德便自知時克己推功叢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
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
坐不臥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
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次身
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回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
不破夫出家兒即不然不可同佗外道也莫非眞實
明達具大知見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
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
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遮箇田地時中爭柰諸般滲漏
何總成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
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
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
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今
却不如佗無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
眞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
說底法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
視無聽也不可道無聞而自說稱歎所行道不見善
財童子參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
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覩百千諸佛過
去捨身受身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於樓閣中

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具遮箇眞實發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佗一切諸法都無實體在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還同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槃聖德聖果並如空花兔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只爲違眞棄本厭離凡情折心要道作此見知不出佗限量抛佗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力能明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琅邪覺和尚示衆曰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落在無事之鄉何故如此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妙喜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揚岐會和尚示衆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

灌溪閑和尚示衆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倮倮赤洒洒沒可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鉢盂盛飯桶裏盛羹云學人不會曰饑即喫飽即休問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曰你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云如何是灌溪曰劈箭急

龕上座參德山德山纔見便作抽坐具勢龕云遮箇則且止心境一如底來向佗道箇甚麼即免諸方檢責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翁來龕便喝山不對龕云塞却遮老野狐咽喉潙山聞舉云龕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潁橋安鐵胡一日在風穴團爐內坐有鍾司徒來見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安將火匙撥火開司徒擬議安曰司徒司徒

三聖和尚參德山纔欲展坐具山云住不用展炊單遮裏無殘羹餿飯與汝曰賴遇無設有向甚麼處著山便打聖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聖哭蒼天便下

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聖云道甚麼座再問聖打一坐具云遮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聖便過第二座人事

大愚芝和尚示衆舉盤山頌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乃竪起拂子云微塵諸佛光明總在遮裏照破你諸人心肝五臟衲僧面前不得道著切宜忌口小參示衆云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恁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翠巖眞和尚舉黃檗在南泉作首座甘贄行者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昇錢出堂須臾復云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便行錢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

妙喜曰一等是隨邪逐惡遮雲居羅漢較些子

鼓山和尚示衆云大事未辨宗脉不通切忌記持言句意識裏作活計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蕩被漂淪沒溺去無自由分諸和尚必若大事未通不如休去大歇去身心純靜去好時中莫駐著事却易得露遮箇是事不得已相勸之言古人喚作死馬醫若是箇漢向佗與麼道如同寐語一般且諸人分上作麼生十二分教還用得一字麼諸方老宿語還用得一句麼若十二分教是兄弟在阿那教中若諸方老宿語當得兄弟在阿那句中所以道十二分教喝不得凡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句該不得與麼說話蓋爲剃頭人在教門裏且與伊拆開若有箇漢總未通遮箇消息向佗與麼道被伊驀口摑屎沸作麼不可怪得佗也兄弟大須甄別莫吉凶不辨有辨者出來對衆驗看時寒久立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鶴勒那空中變現曼拏羅指地爲泉德山會下光前絕後臨濟門前只得一邊良久云作麼生是那一邊

僧問南院從上諸聖甚麼處去曰不上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曰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

瞎且要雪上加霜
妙喜曰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佗南院始得雪竇爲甚麽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曰南泉丈云南泉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州作怕勢丈云大好悄然州乃作舞而出
司空山淨禪師因學者請問師以頌答之今錄三首
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祇麽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生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綫斷一時休
德山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山云喚來一時生按過
眞淨和尙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麽乃以拂子擊禪牀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遮裏一時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云從遮裏一時解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汝親爲嫡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敎整頓頹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遮裏須是具爍迦羅眼向未屙已前薦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甚麽良久喝一喝

溈潭準和尚示衆云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欣悅皆欣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稀又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一喝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異見王問波羅提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心卽開悟

妙喜曰卽今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

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云我雖在獄中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問汝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巖眞云親言出親口

雲門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山曰喫常住苗稼者是門云便恁麼去是如何曰汝還畜得麼門云畜得山曰汝作麼生畜門云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山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

長沙和尙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崔顥題後先輩還曾題未曰未曾曰無事題取一篇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渠無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五祖演和尙白雲示衆舉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僧問雪峯和尙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峯云我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麼處來佗却道蘇州來便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讚白雲不

過何故只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又示衆擧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半隻眼

興陽靜和尚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靜良久院云汝若喚作棒則眉鬚墮落靜於言下大悟

琅邪覺和尚示衆擧汾陽先師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乃喝一喝云是第幾玄良久云汝也有沒量罪過我也有沒量罪過僧問如何是佛曰銅頭鐵額僧云不會曰鳥觜魚腮

僧問大龍和尚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妙喜曰若以此兩句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

翠巖眞和尚在歸宗南和尚會中爲首座時南問承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眞云無南曰奢而不儉儉而不奢爲甚道無眞云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佗鹽醬不得南却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煑白粥

玄沙和尚侍雪峯行次峯指面前地云遮一片田地好造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峯乃上下顧覷沙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云汝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琅邪覺云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法眼因僧來參次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卷法眼云一得一失

龍濟問僧甚處來云翠巖來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云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曰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大乘遵和尚在慈照會中一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照曰任佗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

遵乃有頌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
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廣慧璉和尚示衆云祖令當行人天泯迹若通一線
道且與說葛藤何故如此擬議之間早是喪身失命
了也山僧不避諸方檢責入泥入水爲汝諸人莫有
會底麼試通箇消息良久云看看總在魔界裏作活
計也遂拈拄杖云速道速道衆擬議乃喝一喝僧問
如何是無位眞人曰上木下鐵云恁麼則罪歸有處
也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璉云拖出
羅漢琛和尚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示人曰保福
有時示衆云塞却汝眼教汝覷不見塞却汝耳教汝
聽不聞坐却汝意根教汝分別不得琛云吾問汝不
塞汝眼汝見箇甚麼不塞汝耳汝聞箇甚麼不坐汝
意根汝作麼生分別僧於言下有省
妙喜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投子和尚在桐城縣因趙州問莫便是投子菴主麼
師云茶鹽錢布施我來州分歸菴晩間見師自攜油
回州云久嚮投子到來祇見賣油翁師云汝祇識賣
油翁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云
油油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山問莫便是紙衣道者否衣云
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云一裘纔挂體萬法
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衣近前應諾便立脫
去山曰汝既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紙衣忽然開眼
問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衣云如
何是妙山曰不借借紙衣珍重却便坐化山乃有頌
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
體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鑑多端
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一
牛飮水五馬不嘶時如何曰曹山解忌口
趙州和尚示衆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
從北方來者卽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
近下人問道卽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正
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
見難識又示衆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

一枝草用佛即是煩惱煩惱即是佛

僧問資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福作入定勢僧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福曰汝問阿誰雲門云遮阿師話墮也不知又云前頭早是葛藤又道汝問阿誰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泉云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檗休去

妙喜曰不見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葉縣省和尚僧問忽逢大闡提人來師還相爲也無曰法久成弊云慈悲何在曰年老成魔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劈口著云出匣後如何曰拈却牙齒問如何是論頓也不留朕迹曰日午打三更石人側耳聽云如何是語漸也返常合道曰問處分明覿面相呈問如何是超師之作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云恁麼即非塵也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猶有縮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云莫便是也無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石門聰和尚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曰有云作麼生是不老者曰虯龍筋力高聲吼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曰烏龜水底深藏六云未審其中事若何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承古有言只遮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報恩從和尚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曰鋒鋩難擊云出窟後如何曰藏身無路云欲出不出時如何曰命似懸絲云向去事如何曰撈

翠巖眞和尚示衆學僧問巴陵如何是道答云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答云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答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衆中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克符道者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

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云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云如何是人境俱奪
曰幷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
要四句之門頗資玄化
法眼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
子天地懸殊天衣云識得凳子棕楠木做
　妙喜曰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大有人
　錯會在
德山和尙一日飯遲先托鉢下堂雪峯時作飯頭纔
見便問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
便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
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頭
密啓其意山來日上堂與尋常說話不同頭向堂前
撫掌大笑云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佗後天下人
不奈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于頔相公問紫玉佛法至理乞師一言玉曰相公佛
法至理須去其情理公云便請和尙去其情理玉曰
便請問來公云如何是佛玉召相公公應喏玉曰更
莫別求藥山後聞此語曰噫可惜于相公生埋向紫
玉山下相公聞得特訪藥山乃問如何是佛山召云
相公公應喏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招慶共羅山
舉次慶曰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
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
著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曰作麼生羅山曰
還知于相是鍛了金麼
雪竇和尙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處
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
雲門到天童童云汝還定當得麼門云和尙道甚麼
童云不會卽目前包裹門云會卽目前包裹
　妙喜曰十字街頭石敢當
天衣懷和尙色空頌二首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却鐵
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靑山依舊白雲中東西
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裡生蓮
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云和尙定當看曰釋迦
佛云和尙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名甚
麼云咸澤曰忽遇枯涸者如何云誰是枯涸者曰我

是云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曰却是汝謾我又見一僧乃曰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曰却是汝謾我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柱杖向前一攛矩無對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踈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泐潭英和尚示衆云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可謂傍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羅裏油盛始得

妙喜曰可貴可賤

薦福思和尚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曰修證郎不成

法眼禪師三界唯心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又華嚴六相頌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靑原問神會從甚麼處來會云曹溪來曰將得甚麼物來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會云和尚莫有眞金與人否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洲不是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輥玉毬別明眞解脫撥火覓浮漚又示衆云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出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

雪峯云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妙喜擧了喝云多胥阿師可殺忍俊不禁通身是

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遮消息來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幷著語

後學黃葉庵沙門　智柭　校閱

達磨大師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為跳踉顛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癡人凡有所施為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己故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者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自尚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為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名為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即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己不任物即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為見道不行一物名為行道即一切處無處即作處無作處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即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即受鑊湯鑪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即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問答須教起倒全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劒由王意似鏡當臺要絕觀開口早經

千萬里低頭思慮萬重關指人若也無正眼何啻前程作野干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蹋著秤鎚硬似鐵云意旨如何曰明日向汝道問靑山綠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曰手過膝耳垂肩廣慧璉和尙示衆云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恠强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遮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佗方世界敎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遮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敎你脫却毛衫做箇灑灑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腦亂春風卒未休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尙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佗方世界學禾了璉云你若恁麼會入地獄如箭云未審作麼生會璉便打僧擬議曰會麼僧云不會曰山僧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爲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

妙喜擧了咄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尿裏臥

眞淨和尙示衆云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眞蹤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唯有佛菩提是眞歸依處復喝一喝云猶作遮箇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遮箇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寃家況更有歸依處故遭悟本大師檢點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恁麼匹配又何曾夢見佗古人旣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箇大事須子細不可麤心一等參禪窮敎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途唯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淨潔毬子把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丈阿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靈光獨耀烜赫殊分可謂蕩蕩乎落落乎張起濟岸帆撥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浪堆中出沒去來逍遙自在乃喝云從佗謗任佗非雨中衆蒻笠蓑衣而今暫別海門月攜魚且向市鄽歸

寶壽和尙有胡釘鉸來參壽問莫是胡釘鉸否胡云

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麽胡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便打胡釘鉸不肯壽云已後有多口阿師爲汝點破去在後參趙州州云莫是胡釘鉸麽胡云不敢州云還釘得虛空麽胡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州云且釘遮一縫胡遂擧寶壽行棒因緣州云我與麽道與佗寶壽千里萬里

僧問水陸和尚如何是學人用心處曰用心卽錯僧云不起一念時如何曰沒用處漢僧云此事如何保任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如何曰便與攔胸托一托

金峯和尚示衆云金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便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黃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麽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麽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麽生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潙山問仰山作麽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潙山云此實難辨

雲蓋安和尚問石霜萬戸俱閉卽不問萬戸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麽生安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煞道只道得八成云却請師道霜云無人識得渠

妙喜曰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麽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頌百丈野狐話云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頌淸平大乘小乘話云山高日出早巖下靑松老蹋折杏花枝一任寒風掃頌風幡話云不是風兮不是幡多口闍梨莫可詮若將巧語求玄旨特地千山隔萬山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祖師關棙子幽隱罕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擧向伊乃喝一喝云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麽達磨一門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乃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效古開方便門去也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方便門開也

作麼生是眞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擬人夜走
降魔藏和尚參北宗秀和尚秀問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恠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石頭和尚示衆云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僧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誰求解脫問僧從甚麼處來僧云江西來曰見馬大師麼云見頭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遮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云沒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云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巖頭共雪峯欽山去參臨濟中路逢定上座頭乃問甚麼處來定曰臨濟來因和尚萬福定云和尚已遷化也曰某三人特去禮拜又值和尚遷化某等薄福不見和尚未審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定遂舉臨濟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定便擒住云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直得面青面黃語不得巖頭雪峯同勸云遮新戒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遮兩箇老漢壍殺遮尿牀鬼子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鑪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抛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推出枕子潙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
妙喜曰潙山眞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

是漏逗更著箇名字喚作劒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卽今莫有傍不肯者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遮箇舌頭若識得遮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遮箇舌頭只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

譚空和尚因有尼要開堂空勘云尼有五障不得開堂尼云龍女成佛有幾障空云龍女成佛現十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變箇甚麼空便打鎭州牧主後聞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解擬欲爲人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箇斷貫索作麼生會

三聖和尚在仰山會下有官人來看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仰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遮箇麼官人無語仰山令大衆下語總皆不契三聖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仰令侍者去請下語聖云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仰又令侍者去問未審有甚麼事曰再犯不容

興化和尚在三聖會下常言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後到大覺處請爲院主覺一日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興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興化來日在法堂上覺喚院主我直下疑著你遮兩喝化依前又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化云我在三聖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告師兄與某一箇安樂法門覺云遮瞎驢來遮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

鏡淸和尚示衆云有舟無檝亦不得有檝無舟亦不得舟檝俱備亦不得亦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有時云一人到亦不得一人不到亦不得二人俱到亦不得不得亦不得諸人作麼生此是妙中之妙拂盡青霄遍霄不礙

楊岐和尚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遮裏衆中有

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相麩羅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

雲門一日云折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與我箇箇拈出來看自代云上中下

妙喜曰倚門傍戸弄精魂

四祖謂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亮座主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云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遮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曰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工夫氷消瓦解徑入西山更無蹤跡

野疑雲

雪峯悅和尚示衆云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遇何話會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示衆云拂子吞却須彌山尋常言論德山卓牌鬧市裏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大寧寬和尚示衆云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就祖求丈夫稟性本自天眞動止含儀去來無著如魚在水任性浮沉似鳥飛空都無罣礙如斯說話誰是知音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像萬靈何處謝無私僧問教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為甚麼有煩惱菩提曰甘草甜黃連苦僧云却成兩箇去也曰你不妨會得好問既是一眞法界為甚麼却有千差萬別曰根深葉盛僧云未審還出得遮箇也無曰弄巧成拙問作止

任滅教中四病後學之流如何趣向曰巧匠運斤斧斫木不抨繩

龍華崇和尙示衆云摩騰入漢巳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佗閑事長無明愚行脚時見五祖戒和尙戒問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愚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愚亦喝戒拈棒愚拍手下去戒曰闍梨闍梨話在愚將坐具搭肩上更不顧便下去

南泉和尙示衆云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皆不實何以故心尙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般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尙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南院和尙示衆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尙語曰是僧便掀倒禪牀院曰你看遮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趂出

妙喜曰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龍山和尙問僧甚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曰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卽千句萬句不說卽一字也無曰恁麼卽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山便打

洞山价和尙迷路到龍山因參禮次山問此山無路闍梨向甚麼處來价云無路且置和尙從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云和尙住此山多少時邪曰春秋不涉价云此山先住和尙先住曰不知价云爲甚麼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却問如何是賓中主曰長年不出戶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靑天覆白雲云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淸風拂白月价又問和尙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沒消息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辦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投子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來遮裏擬覔新鮮語句攢花簇錦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謼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曰汝擬向遮裏採根那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曰演出大藏教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箇漢恠復醜眼直鼻藍㨶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没彼七縱八横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黄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懡懡㦬㦬慞慞惶惶藏頭縮手召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徒三十年後

晦堂和尚示衆擊繩牀一下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

趙州和尚示衆云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更不要道纔語是生不語是滅諸人且作麼生是不生不滅底道理僧問丱是不生不滅麼曰遮漢只認得箇死語問如何是丈六金身曰袖頭打領腋下剜襟僧云學人不會曰不會倩人裁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版齒生毛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曰有云幾時成佛曰待虛空落地時云虛空幾時落地曰待栢樹子成佛時

崔禪和尚在定州州衙内陞座拈起拄杖云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有僧出云崔禪聻崔禪擲下拄杖云久立太尉珍重

僧問克符道者如何是賓中賓曰倚門傍戸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如何是賓中主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如何是主中賓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如何是主中主曰横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云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興化和尚一日喚僧僧應諾曰到即不點又喚一僧

僧云作麼曰點卽不到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大衆與化昨日去赴箇村齋回到半路逢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得過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南泉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直饒你截斷凡聖極盡有無也只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時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祚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驀口抹了汝更來齩我手作麼僧擬議便趂下

淸涼普明和尚示衆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然法爾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體湛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爲映現重重無邊色相心無自性觸事全彰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如斯境界略暫回光背覺合塵妄爲影事此之事意如王大路行之卽是假使不行亦在其路如斯所論猶是化門之說若以舉唱宗乘只有一時散去好

仰山問三聖汝名甚麼三聖云我名慧寂仰云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仰山呵呵大笑

妙喜曰兩箇藏身露影漢殊不顧傍觀者

臨濟和尚示衆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屎送尿困來卽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眞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皆爲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草羊逢著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爲眞出家人正是凡俗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眞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眞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眞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眞出家人只如今有箇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沉未有了日時有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淸淨卽

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山僧所說只是道流見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刹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只爲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見今更無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是眞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眞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眞正見解若達眞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眞正見解乞再指示曰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于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遊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眞皆是實法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眞正見解學人不了執爲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鱍鱍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道流你莫認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甚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毳過時且要訪尋善知識莫因循逐樂虛生浪死光陰可惜念念無常麤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大四相所逼無有了期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

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若憎凡愛聖被聖凡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為主伴顯即一時顯隱即一時隱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雲門曰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且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自代云入

妙喜曰特地一場愁

白雲端和尚示眾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眾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只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只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眾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只悟得箇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衆自已動便先是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

僧嘗有頌云佗人住處我不住佗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底莫錯恠好珍重

大溈眞如和尚示衆云古佛道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壍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方外者麼良久云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曰苦殺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寒毛卓竪云見後如何曰額頭汗出

黄龍南和尚示衆云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於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拂子畫一畫云臭煙蓬焞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裏許從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汝等諸人且如何入若入入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若入不得非唯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佗既不能自利利佗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衆大衆舉頭乃云牛頭出馬頭回

楊侍郎李駙馬與唐明嵩和尚問答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鎭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嵩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嵩云陜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巓嵩云騎牛不著靴廣慧璉云進象倒戈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

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遮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嵩云水急魚行澁峯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嵩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嵩云半夜歌樂動誰人得知音廣慧璉云謳謠滿路人皆望汾陽昭云看壁畫人笑

妙喜曰野干鳴師子吼

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弁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嵩

云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楊云淸涼山裏萬菩薩
嵩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嵩云
口是禍門廣慧璉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昭云告天
手捺地噓噓

妙喜曰猢猻騎鼈背

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
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
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嵩云朝看東南暮看西
北楊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嵩云淹殺冢頭蒿李云月
裏煑油鐺崇云石人腰帶廣慧璉云陳蒲鞋周金剛
汾陽昭云直饒又逢胡釘鉸

妙喜曰小出大遇

問(尾)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卽喪身失命覷著兩頭
俱蹉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
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嵩云百雜碎楊云平
生不妄語嵩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兔遭罥嵩云東
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璉云振錫下泥犁汾陽
照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

妙喜曰自作自受

黃龍新和尙示衆云空谷傳響時時聞於未聞色裏
膠淸處處見而無見見既無見聞所未聞喚作無盡
藏三昧門無盡藏神通門無盡藏智慧門無盡藏解
脫門若能如是知見如是信解如是修證如是悟入
我說是人達佛心宗入佛知見既是入佛知見爲是
能見見爲是所見見若是所見見且以何爲能若是
能見見且以何爲所若作能所二見俱非佛乘作麼
生是佛乘是以如來非智巧智者必以如來爲宗祖
師非妙得妙者必以祖師爲旨宗旨既分淸濁自明
既明淸濁體用雙全既全體用得大自在既得自在
靈峯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擬欲進前
喪身失命擬欲退後辜負當人且道不進不退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云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丹桂鳳凰
棲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
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千年
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

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卽從
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妙喜曰旣覓起處不得一千年蹤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互相熱謾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卽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卽今莫有知得妙喜起處底麼隨後咄云寐語作麼

襄州廣德周和尚示衆云適來鍾鼓未鳴時諸上座便合知時何用上來握節當胷實爲沉屈諸上座旣然如是撒沙向諸人眼裏去也三世諸佛在諸上座鼻孔上轉大法輪看看良久云冬行春令

僧問汾州太子一和尚如何是汾陽境曰賀魯山頭雲霧聚西河水急灌滄溟如何是境中人曰郡尊行正令切忌犯威風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端坐念實相如何是轉身處曰街頭巷尾如何是著力處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僧云三句已蒙師指示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便打問一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僧云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撫掌笑呵呵曰同道方知

僧問唐州大乘果和尚如何是從上來傳底事曰金盤托出衆人看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晴日出僧云不會曰雨下泥生

大愚芝和尚示衆云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又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遮裏放光動地何爲如此兩段不同
妙喜曰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狸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是也未免秤鎚蘸醋

芭蕉和尚示衆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坑落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

臨濟和尚問院主甚麼處去來云州中糶黃米去來

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羅得遮箇麼主便喝濟便打典座至濟乃擧似典座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又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二十年後有人說破

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云彌勒下生經曰彌勒甚麼時下生云見在天宮未來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云膺闍梨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明安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妙喜曰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遮三箇老漢要見南泉則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麼人下生又作麼生祇對但向伊道老僧罪過

雪竇和尚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教是甚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古人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妙喜曰三人中那箇堪爲走使我要喚來洗脚雪竇恁麼妙喜不恁麼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好與一狀領過也惜佗不得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以南印度香至王所施無價寶珠問菩提達磨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磨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

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
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
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
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後以正法眼藏付囑偈曰心
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楊岐甄叔禪師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
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
靈絕兆萬像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河沙不用
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
執
石頭和尚一日問龐居士曰子自見老僧以來日用
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頭曰知
子恁麼方始問子居士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
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
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
法華舉和尚示衆云一二三四五任君顚倒舉露柱
與燈籠何曾成佛祖不惜眉毛者直下便道取僧問

未審道箇甚麼曰子已輕裝外瓶盂共衲袍僧云正
當與麼時如何曰夜禪孤月冷晨起片雲高僧擬議
曰會麼僧云不會舉遂作頌示之云三十五十何須
更學方圓變通去除佛祖佗末彰名余不能取
鷲嶺遠和尚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曰明遠慶云那
邊事作麼生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
麼遠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遠乃省後
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遠以手卓火其
僧有省
長爪梵志索世尊論議謂世尊曰我與世尊論義我
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
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
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謝世尊弟子曰
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
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嘆曰我義兩處負墮
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
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
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謝世尊

佛言我佛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同心向道於是同五
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天衣懷和尚頌云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匾擔纔折兩頭
脫一毛頭上現乾坤

洞山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
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
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

妙喜曰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
廟甚靈屋下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
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
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
打三下竈乃傾墮師曰破也墮也須臾有一青衣峩
冠設拜師前師曰汝是何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
業報今蒙禪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
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僧等
問曰某等久侍左右未蒙方便指示竈神得何徑旨
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
靈從何起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等佇思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
曰破也墮也破也墮也●侍僧等一時省悟後有義
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可謂如朗月當空無不見者難究伊語脉

●也字疑剩

臨濟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吽吽濟云啞却
口那山曰老兄作麼生濟云這畜生山乃休

夾山和尚有小師隨侍日久遣令行脚遊歷禪肆後
聞師聚衆道聲振遠回歸省覲問曰和尚有如是奇
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山曰汝蒸飯我著火汝行益
吾展鉢甚麼處是辜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

常禪師參六祖祖問從甚麼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
近往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
狐疑伏望和尚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似於吾與汝證明常曰到彼三月未蒙開示爲法切
故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問如何是某本心本性曰汝
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
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

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誨示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已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瑯琊覺和尙示衆拈起拄杖云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琊有箇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又示衆云句中薦得遊子返於故鄕意中薦得方解事於尊堂若然者須是轉身吐氣始得若能如是方解百尺竿頭進步句中無意意中無句旣能如是且作麼生轉身吐氣若也不會拄杖子爲汝吐氣去卓拄杖下座

雲門曰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䟦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根下又曰遮箇是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

妙喜曰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傍咳嗽一聲

妙喜曰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

長沙岑和尙示衆曰我若一向擧揚宗敎法堂前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尙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廻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甚麼不得曰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曰妙高山色靑又靑

妙喜曰熟處難忘

靈樹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妙喜曰愁人莫向愁人說

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敏參禪不得百丈遷化後到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爲我道一句看香嚴被溈山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上堂頭乞溈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爇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庵一日芟除草木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曰此子徹也仰山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嚴曰和尚讚歎師兄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乃舉前頌仰云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嚴又成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乃報溈山云且喜香嚴師兄會祖師禪也

妙喜曰溈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這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俱胝和尚住庵時有一尼戴笠子直來繞禪牀一匝云道得即放下笠子俱胝無對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俱胝又無對尼去後自嘆云我雖是丈夫漢而無丈夫志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下山將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俱胝乃迎禮具陳

前事天龍竪一指而示之俱胝當下大悟後凡有問只竪一指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竪指祇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遮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佗皆如和尚竪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刀子放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問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竪起指頭被俱胝一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且來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起手不見指頭忽然大悟俱胝每云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瑯琊覺和尚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三角和尚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三角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妙喜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三兩日來好春雨可謂霧霔凡夫見水是水諸天見水是瑠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你衲僧家喚作甚麼若喚作水又同凡夫見若喚作瑠璃又同諸天見若喚作窟宅又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又同餓鬼見是你尋常還作麼生所以道若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道水不溺身你每日喫飯還少得一粒麼又古人云終日著衣喫飯未嘗齩著一粒米未嘗挂著一縷絲雖然如此又須實到遮裏始得若未到遮田地且莫掠虛僧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曰閻羅不是鬼做問如何是佛曰蹋破草鞋赤脚走云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花云出水後如何曰荷葉

首山念和尚示衆云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將問來問老僧在你脚底你若擬議則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問挂錫幽巖時如何曰錯僧云錯山便打

白雲祥和尚示衆云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儈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天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恁麼道慶云退己讓人萬中無一

妙喜曰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洛浦遊歷罷直往夾山按山頂上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遮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夾山却令人伺其出庵便與燒其居果三日後出庵來人謂曰庵中火起浦亦不顧直到夾山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梨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與化云但知作佛愁甚麼衆生

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

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旣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佗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汝卽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卽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尙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佗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卽結業互讎損害無情不

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卽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窒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旣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旣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旣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佗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

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外道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外道還卽輪回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便同法身半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晩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不言卽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佗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無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卽無相邪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卽離過矣

洞山到潙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尚道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旣到雲巖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云無情得聞曰和尚還聞否巖云我若

聞子則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云還聞麼曰不聞巖云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云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無情草木互奏笙歌洞山於此有省乃述頌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後辭雲巖問和尙百年後或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如何祇對巖良久云但道只遮是洞山沉吟巖云价闍梨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洞山不言便行後因過水覩影方始頓悟乃述頌云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臨濟示衆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妙喜曰賊身已露

葉縣省和尙示衆云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始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乾坤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又示衆云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鑪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佗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倶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辜負平生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曰鬧市裡打靜椎云意旨如何曰日午點金燈

眞淨和尙示衆云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不要見洞山鼻孔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孔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自己也得

保福豁和尙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曰不能盡底去

云爲甚麼不能盡底去曰賊是家親云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云忽然捉敗功歸何所曰賞亦未曾聞云恁麼則勞而無功曰功則不無成而不處云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妙喜曰絲來線去弄精魂

鹿門譚和尚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云恁麼則事同一家曰隔須彌在

德山和尚示衆云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之亦非得也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大珠和尚示衆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寶藏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大衆久而不散珠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問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喩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眞

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珠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雲門拈起拄杖舉教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妙喜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正法眼藏卷二之上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幷著語

後學黃檗庵沙門　智舷　校閱

瑞泉仁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意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指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騎牛帶席帽過水著靴衫

大安山省和尚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曰爭得到遮裏云到後如何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眞中眞曰十字街頭泥佛子

鹿門眞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有鹽無醋如何是道人曰口似鼻孔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如何是禪曰鸞鳳入鷄籠云如何是道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

潙潭淮和尚示衆云鑽珍珠解玉板却易看窟籠著楔却難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即不問你諸人且道大目犍連共須菩提商量箇甚麼事良久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

洞山行和尚示衆云洞山遮裏尋常方丈內不似諸方一箇上來一箇下去啾啾唧唧地衷私說底禪道佛法盡是向你兄弟面前滿口說滿口道滿口拈提滿口揀揀無你左遮右掩處一時和底翻出諸禪德作麼生委悉汝試對衆道看譬如太末蟲處處泊得不能泊於火焰之上被佗諸方老禿甜唇美舌說作既當道遮箇是禪遮箇是道遮箇是菩提涅槃遮箇是眞如解脫被丈二釘八尺楔楔在眼裏不知不覺乍到洞山遮裏不知是何說話會得麼直饒會得眞如涅槃菩提解脫毫末無差也被條繩子於脚跟下緊却不得出離若是靈利衲僧一敲敲斷作箇脫洒衲僧豈不快哉若三敲兩敲敲不斷進前打入骨董社裏有甚麼出頭時洞山事不獲巳傍地裏爲你著力

天童啓和尚問伏龍和尚甚麼處來曰伏龍來曰還伏得龍麼云不曾伏遮畜生曰喫茶去又簡大德問

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曰我遮裏一爲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云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曰近前來箇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甚處箇無對師便打

夾山示衆云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北院通和尚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通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曰某甲舌頭爛却卽向和尚道通㝡曰又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通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山起來打一拄杖通便下去法眼云是佗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六通紹和尚參涌泉一日燒畬歸泉問去甚麼處來曰燒畬來泉云火後事作麼生曰鐵蛇鑽不入

雲蓋罕和尚僧問如何是嶽頂浸滔天曰文殊正作鬧去正作鬧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明日不得普請

妙喜曰彼此揚家醜賴遇無傍觀者

慈明和尚示衆云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豎起拄杖云遮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遮箇葛藤且止僧堂佛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海龍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晝行三千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知饑來喫飯困來眠卓拄杖一下

烏石觀和尚常閉門獨坐一日雪峯敲門便開峯扭住云是凡是聖觀乃唾云遮野狐精推出復閉却門峯云也只要識老兄

雙嶺眞和尚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云和尚還知否曰不知云何故不知曰去不識我語

道吾和尚始於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關南常和尚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以簡揖云諸嘗問灌溪曰作麼生溪云無
位曰莫同虛空麼云遮屠兒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徑山諲和尙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曰猶是時人功
幹云幹後如何曰耕人田不種云畢竟如何曰禾熟
不臨場

楊岐會和尙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涷
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
藜金剛脚下流出血又示衆云踢著秤鎚硬似鐵啞
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爇

脇尊者問童子云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云汝住
何所曰我心非止祖云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云
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大愚芝云祖師一問童子一
答總欠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

妙喜曰直饒如今會得更參三生六十劫

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尙慈悲指示頭
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
汝作麼生山佇思頭云子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
師子往彼去應爲子說山至彼準前請問馬祖云我
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於
是有省便作禮馬祖曰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
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宜善護持
一日祖曰子近日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唯有眞
實在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能
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曰某甲又是
何者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
住而不行欲益而無所益欲爲而無所爲宜作舟航
莫久住此山於是禮辭再返石頭一日坐次石頭來
見乃問汝在遮裏作甚麼曰一物不爲頭云恁麼卽
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甚
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乃有頌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
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妙喜曰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佛鑑和尙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
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

里之像雖則眞空絕跡其柰海印發光任佗露柱開
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如此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
溪

大愚芝和尙示衆云闍梨橫呑巨海老僧背負須彌
且道闍梨老僧相去多少還會麼王令稍嚴不許攙
行奪市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曰四角六張云
意旨如何曰八凹九凸問如何是城裏佛曰十字街
頭石幢子問如何是道曰八斛四斗云如何是道中
人曰羹粥爍飯問如何是佛曰鋸解秤鎚云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曰白日燒地臥夜間炙地眠問古人從
苗辨地因語識人學人上來請師辨曰花光土地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寒日短云達磨未來時如
何曰在西天云來後如何曰在唐土

眞淨和尙示衆云師子不食鵰殘快鷹那打死兎放
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遂拈拄杖云龍行雨至
三草二木

潙山和尙一日侍立百丈丈問誰曰靈祐丈云汝撥
爐中有火否山撥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擧以
示之云此不是火山乃開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
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旣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
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
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旣爾善自護持又一
日侍百丈游山行到林間丈曰典座還將得火來否
山云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山乃拈一莖柴吹兩吹
度與百丈丈曰如虫禦木

妙喜曰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熱謾

船子和尙與同參道吾相別次謂道吾曰他後有靈
利座主指一箇來遂於華亭汎一小舟故時號船子
和尙後道吾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
山曰法身無相云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道吾不
覺失笑山乃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僧話必
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尙
一等出世未有師在華亭參船子和尙去曰訪得獲
否吾曰此人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山遂易
服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曰似郎

不住住即不似曰不似又不似箇甚麼曰不是目前法曰甚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船子便以篙打落水中纔上船又曰道道擬開口又打夾山忽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船子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抛綸擲鈎師意如何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船子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遂喚闍梨闍梨夾山回首船子豎起橈云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白雲端和尚示衆舉雲門拈三平頌云即此見聞非見聞喚甚麼作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有甚麼口頭聲色箇中若了全無事有甚麼事體用無妨分不分語是體體是語復拈拄杖云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大衆雲門只得依樣畫蛾眉圓通則不然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眼是眼耳是耳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僧問如何是佛曰鑊湯無冷處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水底按葫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烏飛兎走

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南院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橫按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妙喜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顧沖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床即是沖密云草賊大敗妙喜曰你看遮瞎漢便打

法華舉和尚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曰曲不藏直云那箇且從遮箇作麼生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云上座還知麼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云作家詩客曰一條紅線兩人牽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又作麼生曰海枯終

見底人死不知心云却是曰樓閣淩雲勢峯巒疊翠層復呈頌曰鳳返自騰霄漢去靈雲桃樹老鴉棲古今休頌桃花意天上人間不可陪

趙州和尚示衆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卽無煩惱且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而坐二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甚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如獵狗相似專欲喫物佛法在甚麼處遮裏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自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箇主人公遮箇更用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曰四大五陰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妙喜曰軍營裏天王

大潙眞如和尚示衆云汾州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乃拈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那箇是行脚事直饒向遮裏見得於衲僧門下只是箇脫白沙彌若也不識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

子湖和尚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臨濟下二僧來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西天禁斷鐘鼓故謂之沙汰經于七日提婆尊者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下其門封鎖乃高聲問樓上撞鐘者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者誰曰我曰我者誰曰你曰你者誰曰狗曰狗者誰曰你曰你是誰曰我曰我是誰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

花藥英和尚示衆驀拈拄杖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

終不虛也大覺世尊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不賺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喝一喝云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虛空大地咸出心中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卓一卓

大顚和尚因石頭問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問大顚復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得將來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大顚於言下悟入

妙喜曰且道大顚悟得箇甚麼

白馬山靄和尚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曰井底蝦蟇呑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曰面南看北斗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遮裏會麼蘇嚕蘇嚕悉哩悉哩又示衆云眞相無形示形顯相千恠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生光怒則雙眉鬪豎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提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恠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擧似石霜霜云遮老漢著甚麼死急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雲居膺和尚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姜山方和尚示衆云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無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子要且難道良久云私事不得官酬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曰蛇嚙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曰鷺咬釣魚竿云與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堂前一盌夜明燈簾外數莖靑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曰不識酒望子云出世後如何曰釣魚船上賭三椎

德山圓明和尙示衆云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千劫萬劫永無疑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擧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訛是死句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活句曰波斯仰面看僧云恁麼則不謬也圓明便打

雲門和尙問新到云雪峯和尙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僧云築著和尙鼻孔門云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踍跳上梵天摑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僧云和尙莫謾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僧無對門曰將知你只是學語之流

妙喜曰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開先智和尙示衆曰宗之與教權道佛之與祖强名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眞覓實轉更參差若取自已自心爲究竟必有佗物佗人作對治時有僧問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云如何得入曰汝何劫在外頭問如何是佛曰汝喚那箇作衆生云與麼則無佛無衆生也曰遮衆生問如何是平常心曰蜂蠆狠貪云與麼則全衆生心也曰你道那箇是平常心云不會曰汝佗後會去在問四大何緣有形曰你道虛空何緣無像云到遮裏却不會曰我也不會又曰汝道汝不會與我不會是一是二云乞和尙慈悲曰我早晩會罵辱汝問如何是大道曰我無小徑云如何是小徑曰我不知有大道問和尙見處如何曰非汝境界云學人見處如何曰取我處分又爭得云乞師指授曰我長劫來不曾蒙蔽汝

五祖演和尙示衆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靑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吏高姓佗道老和尙看便休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佗一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遮裏拔本又示衆云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又擧靈雲悟桃花頌云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說甚麼諦當更參三十年始得

睦州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辜負老僧又云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時有僧出禮拜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曰早是辜負我了也

妙喜曰咄葛藤得也未

龍牙和尚示衆云參玄人須透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便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意麼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意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人同若也未透得但學佛求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便問如何不被祖佛謾去曰道者直須自悟始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云烏龜語也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曰如賊入空屋

報慈嶼和尚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曰絲毫不隔云與麼即見也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西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曰不出第一手云忽被出頭時如何曰脊著地也不難

太原孚上座在雪峯掌浴室玄沙和尚問訊雪峯次峯云我此間有箇老鼠今在浴室下沙云待與和尚勘過纔去見孚上座打水次乃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沙云甚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沙復去白雪峯云已勘破了也峯云作麼生勘沙舉前話峯云汝著賊了也

妙喜曰又勘破一箇

朱世英待制嘗以書問真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用

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眞淨曰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淸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知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心淸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求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常坑其斷見者斷滅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

西堂藏和尙有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曰有云有佛法僧寶否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云和尙恁麽道莫錯否曰汝曾見尊宿來邪云某甲曾參徑山和尙來曰徑山向汝作麽生道云佗道一切總無曰汝有妻否云有曰徑山和尙有妻否云無曰徑山和尙道無卽得

李尙書問僧馬大師有甚麽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遮邊李却問西堂藏和尙馬大師有甚麽言教藏召尙書李應諾藏曰鼓角動也

泐潭興和尙南泉至見興面壁泉乃拊興背興問汝是阿誰曰普願興云如何曰也尋常云汝何多事

妙喜曰也要驗過

牛頭山巖禪師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漉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旣見謂巖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巖後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

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

六祖聞僧擧臥輪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疎山和尙有僧爲造壽塔了來白疎山山問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尙山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文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無對羅山時在大庾嶺住菴其僧到羅山問甚處來云疎山來羅山曰近日有何言句僧擧前話羅山曰還有人道得否僧云未有人道得羅山曰汝却回擧似疎山道大嶺聞擧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文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其僧便回擧似疎山山聞此語便具威儀望大嶺禮拜歎云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却向僧曰汝去向大嶺道猶如臘月蓮花僧復持此語擧似羅山山曰早已龜毛長數丈

昔有僧到翠巖相看値不在遂看主事事云參見和尙也未曰未事乃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尙但禮拜遮狗子僧無語後翠巖歸聞得乃云作麼生免得與麼無語雲門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妙喜曰當時若作遮僧便禮狗子一拜

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國見十九祖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云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彼曰此舍無人祖曰答者是誰彼聞語異遽開門汾州昭代云泊合忘却

疎山仁和尙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山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曰圓中取不得又擧香嚴語問鏡淸肯重不得全道者作麼生會淸云全歸肯重曰肯重不得全又作麼生淸云箇中無肯路曰始愜病僧意

韶山普和尙因遵布衲到山下相見遵便問韶山路向甚處去山以手指曰嗚那靑靑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嚮韶山莫便是否曰是卽是闍梨有甚事

云擬伸一問師還答否曰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
弓射尉遲云鳳凰直入烟霄內誰怕林間野雀兒曰
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云一句迥超千
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
山半月程云未審過在甚麼處曰倜儻之詞時人知
有云與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般門下
徒施巧妙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如何曰玉女夜拋
梭織錦於西舍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曰耕夫製
玉漏不是行家作云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和尚家
風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山復曰闍梨有衝天
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梨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
彌闍梨按劒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
道遵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鑑曰不鑑云爲甚不鑑曰
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山便打

妙喜曰笑殺睦州陳尊宿

瑯邪覺和尚示衆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
佛云如何是道曰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曰
佛如展手道如握拳古人方便即不無山僧遮裏也
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嚴
前多瑞艸如何是道澗下足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
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青山又示衆舉先梁
山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然雖如是
不當宗乘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瑯邪即
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
衲僧貶剝

泐潭準和尚示衆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記
得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
五僧云唱者如何曰且緩緩諸禪德遮箇豈不是時
節且作麼生會雲門意雲門一曲淸聲透處該括十
方和者難齊非同六律所以道東家唱歌西家不得
默坐寶峯今日快便難逢也唱一徧供養大衆諦聽
諦聽乃引聲唱云囉囉哩哩哩囉天寒且唱一半歸
堂喫茶又社日示衆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
又久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甜瓜徹
蔕甜苦瓠連根苦今朝四海九州人盡拜社翁幷社
母唯有七十二候年王冷地裏膂盧都一場莽鹵

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回頭尋棒不見乃云若在遮裏消著一棒有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妙喜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谷山問秀溪和尚聲色純眞如何是道溪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溪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却過東邊溪乃下禪床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麼生溪便掌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溪曰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華林和尚有僧來參方展坐具林曰緩緩僧云和尚見甚麼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黃檗慧和尚參疎山仁和尚初到時正値坐法堂受參慧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麼生去慧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慧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上座祇對和尚語甚奇特慧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慧於言下大悟

盤山和尚于馬大師會下出街中教化忽見一客人買猪肉謂屠者曰精底割一斤來屠者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山於此有省後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山乃大悟踊躍而歸馬祖印其所證山臨遷化謂衆曰還有人邈得吾眞否衆或寫得眞呈皆不契時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和尚眞山云呈似老僧看化乃打筋斗而出山云遮厮兒向後甚麼處掣風顚去

夾山會下有僧到石霜纔跨門便云不審霜曰不必闍梨僧云恁麼則珍重其僧又到巖頭處依前云不審頭噓一聲僧云恁麼則珍重僧方回身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云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著僧舉了山云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云若無人道得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妙喜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鳥不得梧桐誓不棲又示衆云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曰五逆聞雷云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云如何是曹洞下事曰馳書不到家云如何是潙仰下事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演云何不問法眼下事云留與和尚曰巡人犯夜

長慶稜和尚參靈雲稜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不明此事一日卷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云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稜又有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後乃住長慶會下有匡桶頭常與衆僧說話一日稜入寮見乃問曰你每日口嘮嘮作甚麼匡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稜曰恁麼則磨弓發箭去曰專待尉遲來稜曰尉遲來後如何云待伊筋骨徧地眼睛突出稜便出去

蒙山明禪師因趂盧行者至大庾嶺行者見明至卽躑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擧之如山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涙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明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

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

妙喜曰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首山念和尙僧問萬機喪盡時如何曰死水不藏龍云動轉後如何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如何是正修行路曰貧兒不雜食云撒手歸家去也曰香臭不會聞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曰塞北風霜緊江南雪不寒問承古有言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意旨如何曰三尺杖子兩人舁云還許學人舁也無曰放下著問如何是眞如體曰敲塼打瓦云此意如何曰切忌蹋著問如何是學人本來身曰牽牛不入市

眞淨和尙示衆云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又示衆云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笑之有云我笑汝隨語生解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云隨語生解

明招和尙因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招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語後却令小師問招曰你欲識半人所在麼也只是箇弄泥團漢

深明二上座因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透出深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明曰雖然如此爭似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汝欠悟在明至半夜方省

妙喜曰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是出網羅底

巖頭同雪峯欽山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曰暫辭和尙下山去山云子佗後作麼生頭曰不忘和尙山云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道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於是三人取辭欽山到澧州先住二人到鼇山阻雪巖頭每日祇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禪峯喚云師兄師兄且起只管打睡頭便喝曰噇眠去每日牀上恰似箇七村裏土地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

點胷云某甲遮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汝異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遮箇語話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說來看峯云初到浙中見鹽官和尚擧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擧著峯云又因見洞山和尚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頭曰若恁麼自救也未徹在峰云又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此時豁然如桶底脫頭喝曰汝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如何即是頭曰佗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跳下禮拜起來連聲云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韶國師在衆時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韶經十七次問牙云道者若爲汝說恐汝已後罵我去在韶後住天台通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便具威儀焚香望龍牙禮拜云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佗也

妙喜曰即今也不少

達禪師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佗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

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佗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己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尙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佗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

玄沙和尙問雪峯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尙作麼生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峯曰汝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祇是自家事

　妙喜曰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漸源隨侍道吾往弔慰源乃拊棺云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尙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尙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源至石霜擧前話請益霜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霜曰不道不道源於此有省道吾遷化後源將鍬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霜曰作甚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源云正好

著力霜日遮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鉢肩上便出保寧勇和尚頌云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得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晦堂和尚示衆云不與萬法爲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時爭柰総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眞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又示衆云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能如是會心色本來同拂子是色那箇是心靈利漢纔聞舉著隔墻見角早知是牛更若擬議思量白雲千里萬里

靈雲和尚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曰靈柱懷胎云分後如何曰如片雲點太淸云未審太淸還受點也無雲不對生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淸絶點時如何曰猶是眞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眞常流注曰似鏡常明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雲門和尚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喫飯飯不是自己有僧便問飯是自己時如何門云遮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云是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妙喜曰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又示衆云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絶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僧云畢竟事如何曰來日是寒食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問連底石意旨如何曰屋破見青天云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曰通上徹下

報慈聞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麼聲云鵓鳩聲慈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洞山初和尚牛兒頌自牧一牛兒出入無欄圈放在芳草中毛色方能顯朝去無人趂暮歸無人喚其力不可當有角無鼻絏不使任從伊使著隨人轉天下無荒田盡是此牛變有人若覔伊走去天涯畔牽來似諸人問汝見不見

雲峯悅和尚示衆擧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又道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奇恠諸禪德古聖與麼說話喚作回首塵勞曲開方便所以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會麼拂子且將揮世界拄杖權爲答話人以拂子擊一擊又示衆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天王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

龐居士問馬祖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曰弄巧成拙

妙喜曰馬師覷上覷下卽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崙吞箇棗馬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藥山和尚示衆云祖師只教汝保護若貪嗔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棖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佗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云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册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與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此解卽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甚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與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煑者是欲識餓鬼道只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非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只今淸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切須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分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覔箇癡鈍漢不可得莫只記册

子中言語以爲自已見知見佗不解者便生輕慢此
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與麼道猶
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
作等閑須知珍重
翠巖和尚僧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
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
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麼寫誌公眞不得曰作麼
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曰藥山再三叮囑
廣慧眞和尚僧問如何是廣慧境曰山寺前頭資慶
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枚爬钁子風穴一日問眞
園頭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曰常在閑
閙中要且無人見穴云汝徹也
妙喜曰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黃龍璣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琉璃鉢盂無
底問如何是君王劍曰不傷萬類云佩者如何曰血
濺梵天云大好不傷萬類璣便打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曰封了
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曰火燒裙帶問

如何是大疑底人曰對坐盤中弓落盞云如何是不
疑底人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
李尚書名翺仰慕藥山道風特入山致敬肅莊客禮
直造座前山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
聞名拂袖便行山却召尚書李回首山曰何得貴耳
而賤目李遂致拜起問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指淨
瓶李云不會山曰雲在靑霄水在瓶李乃拜謝贈詩
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
餘事雲在靑霄水在瓶
首山志和尚問念和尚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意旨如
何念云汝試道看志便喝念拈棒志指棒云莫亂做
念擲下棒云明眼人難謾志云草賊大敗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曰
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曰如是我聞僧云不
會曰信受奉行
嘉州白水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四溟無窟宅
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談何事曰澗松千載鶴

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妙喜曰又道曹溪無俗談

鼓山晏國師示衆云若是靈利底撩著便休去似遮般漢千里萬里去也有甚麼救處進前退後納箇如何醉人相似有甚麼衲僧氣息既然如是且宗門中事作麼生諸和尚到遮裏也須是箇漢始得大不容易兄弟鼓山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大坐著便紹却去諸和尚且道紹甚麼爲復紹佛紹法紹禪紹道紹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紹此句得爲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兄弟了無交涉於諸人分上作麼生紹普請驗看是甚麼爲復是凡是聖是毗盧師法身主在甚麼處居住甚麼年月有渠方圓闊狹長短大小試道看還有絲髮大物解蓋覆得麼還有分毫許間隔麼向阿那裏抄向阿那裏寫諸和尚與麼顯露與麼聊要何不直下便承當取又更剩頭入佗言句裏意識中學有甚麼交涉不見道意爲賊識爲浪走作馳求終無歇分若自不具眼就人揀辨卷子裏抄冊子裏寫假饒百千萬句龍宮海藏一時吞納盡是佗人不干自己亦喚作識學依通猶如水母借鰕爲眼無自由分亦如盲者辨色依佗語故實不能辨色之正相若是學經律論佗自有人在所以鼓山尋常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論有論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白日聽前夜附燈燭自有人傳持在禪師作麼生遂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時有學人問如何是目前顯露底機曰道甚麼僧再問師喝出

鷲湖問諸大德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對云知者是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云四禪八定是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是時舉衆杜口

妙喜曰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仰山和尚問僧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於言下有省乃曰某甲到遮裏一切總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

人位卽不是僧曰和尙莫別有指示否山曰別有別無卽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盤山和尙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琅邪覺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

五洩初到石頭處云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頭據坐洩便行頭召云闍梨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遮箇回頭轉腦作麼洩於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

雲居祐和尙示衆云參學之士須得悟由發明心地若悟法身主盡大地草木歸依佛法僧若悟毗盧師虛空世界歸依佛法僧且道喚甚麼作法身主喚甚麼作毗盧師要得直下會麼眼睛裏放光現瑞耳竅裏轉大法輪又結夏示衆云無相光中有一無位眞人出沒三界流轉五道不捨十惡業不墮五陰身不除煩惱障不證涅槃心不憎毀禁不敬持戒不經冬不過夏汝等諸人還知去處麼良久云九旬陽焰裏五分法身圓

端師子看楞嚴經二頌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懂阿難不曾地直饒徵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斗

藥山和尙問雲巖甚處來云百丈來曰百丈有何言句云有時示衆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巖無對山笑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巖云目前無生死曰二十年在百丈處俗氣也不除次日又問海兄更說甚法云有時道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山曰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云有時陞堂衆集以拄杖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却云是甚麼山曰何不早道巖於此有省

　妙喜曰省去卽不無爭柰未出葛藤窠

琅邪覺和尙示衆云汝等諸人在我遮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須寢息何故顆形國

裏誇服飾想君大殺不知時又頌栢樹子話云趙州
庭前栢衲僧皆罔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六祖願師慈念速赴
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
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
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
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
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
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京主
上必問願和尙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
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喩智慧暗
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
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
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
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
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
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
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
師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
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
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
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
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
香嚴和尙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
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
又喪身失命當恁麽時作麽生即是有虎頭上座云
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尙道嚴呵呵大笑雪竇云
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保寧勇頌云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
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妙喜曰呑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了看遮般說話
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永明壽禪師因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云
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云不曾到壽曰一得一
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失那箇得壽曰
汝曾識遮二僧也無云不曾識壽云同坑無異土

羅漢南和尚示衆云大智如愚大巧若拙勿謂今朝中秋令節八極同風千潭共月三十年來蘆花照雪與麼悟去腦門百裂又示衆云颺颺離根菊正黃妙談西祖意琅琅不知誰解聞斯語堪爲宗門立紀綱便見羅漢拂子展大神通化作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穿過諸人髑髏必也遠知來處可謂於出入息中供養恒沙諸佛若也不知分付德山臨濟擊一擊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福云情知汝向第二頭道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

金峯志和尚拈起枕子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云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志拈起枕子僧云與麼則依而行之也曰汝喚作甚麼云枕子曰落在金峯窠裏

玄沙和尚欲徧歷諸方參尋知識攜囊出嶺築著脚指流血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便回雪峯峯一日問那箇是備頭陀曰終不敢誑於人又一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峯歎曰備頭陀乃再來人也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趙州問沙彌喝參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州謂傍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廣慧璉和尚問念和尚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於言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念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只是地上水硇砂也念曰汝會也璉便禮拜

妙喜曰你道念和尚還肯佗廣慧也無若道肯佗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佗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永光眞和尚示衆云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秙山章和尚在投子作柴頭喫茶次投子謂曰森羅萬象總在遮一椀茶裏章便潑却茶云森羅萬象在甚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章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麼章乃作輪椎勢峯肯之

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香城乃省僧問毫無繫蠆之絲廚乏聚蠅之糝時如何城曰日捨不求恩從妄得

明招和尚問疎山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山云第七箇無尾巴

藥山與道吾雲巖游山次見兩株樹一枯一榮山乃問巖云枯者是榮者是云榮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道吾吾云枯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枯淡去少頃高沙彌至山又問高云枯者從他自枯榮者從他自榮山回顧雲巖道吾曰不是不是

南嶽讓和尚初參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乃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智門祚和尚示衆云雪峯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隋燒畬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畬須是燒畬人瞥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曰言無再響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曰禍不單行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金屑雖貴云如何是不得成佛道曰眼裏著不得

普化和尚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托開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齊僧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遮漢

趙州和尚因僧游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有舉似州州云待我去爲勘過遮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此問婆亦如是對州歸爲衆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大潙喆頌云叢林老作世無儔凛凛威風四百州一擊鐵關曾粉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韶國師因有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師聞之言下有省後住蓮華峯有頌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之乃云只消此一頌自然續得吾宗

妙喜曰滅却法眼宗只緣遮一頌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幷著語

後學普善庵沙門　慧悅　校刻

六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清原和尚問石頭汝從甚麼處來曰曹溪原乃拈拂子曰曹溪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木平和尚初參洛浦遂問如何是一漚未發已前事浦云移舟諳水脉擧棹別波瀾平不契次參盤龍亦如前問龍云移舟不別水擧棹即迷源平因此悟入

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在遮裏諸禪德大凡發足超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眞僞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過後張弓

妙喜曰雲峯此語亦能瞎人眼亦能開人眼

本生和尙拈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汝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若不拈起汝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曰也知闍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曰掩鼻偸香空遭罪犯

仰山和尙到東寺寺問汝是甚麼處人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曰是寺曰此珠如何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寺曰還將得來也無曰將得來寺曰何不呈似老僧看山叉手近前曰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曰汝眞潙山之子善能哮吼譬如蟭螟蟲於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舊處祖振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佗石門半月程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鑪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佗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只遮三老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又汾陽頌云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眞淨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

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藏也無州云有甚饆饠䭔子快下將來

妙喜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潮潭英和尙示衆擧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禮拜忠國師到中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道不得卽不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甚麼心行學般若菩薩須到遮箇田地始得如金盤裏盛珠不撥而自轉然雖如是只如南泉道與麼則不去也利害在甚

麼處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如無山僧與你下箇注脚良久云不入洪波裏爭顯弄潮人

法昌遇和尚因與南和尚舉程大卿看生緣話昌曰何不直下與伊勦絶却南云也曾爲蛇畫足是伊自不曾地昌曰和尚如何爲佗南云咬盡生薑呷盡醋昌曰流俗阿師又恁麼去南云和尚意作麼生昌拈起拂子便打南云遮老漢也是無人情昌又舉在湖南時曾問興化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云善財拄杖子昌曰我不問善財拄杖子且道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云或則登山或則渡水昌曰和尚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云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南云和尚當時作麼生昌曰我錯怪興化南云而今知也且道從甚麼處去昌曰你問阿誰南云佯聾詐啞作甚麼昌曰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

盤山和尚云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妙喜曰千年常住一朝僧

高安本仁和尚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曰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趙州和尚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曰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菴主手裏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濟下禪牀却坐濟遂近前云不審谷擬議濟便喝拽下禪牀却坐谷便出去達觀云諸禪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今時人總道照用照甚麼盌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雖是得便宜却是落便宜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明明知道只是遮箇爲甚麼透不過只爲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

喚作良久默然又道動轉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
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道墮在途中隱隱猶懷舊日
嫌豈不見雲門大師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
手云觀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
饅頭又不見山僧在法華時嘗有示衆云無業禪師
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
衆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
裏去瞎漢但恁麼看取參
甘贄行者入南泉設粥仍請念誦泉乃白椎云爲狸
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贄拂袖便出泉粥後
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也泉打破鍋子
　妙喜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心外無法而法可明法外無心
而心可通可通可明心法全宗全其宗則法法皆宗
全其心則心心無心心既無心直造其源得其源則
現大身而滿虛空中現小身而纖塵不立作麼生是
纖塵不立良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廣慧璉和尚示衆舉昔日臨濟會裏兩堂首座相見

顧視各下一喝便休去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
道有賓主只是箇瞎漢若道無賓主亦是箇瞎漢不
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遮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
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遮裏作麼生出得山
僧圈繢去良久云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
撞著須彌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鎚速
退速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竹竿頭上耀紅旗
日容遠和尚因蘊上座來參遠拊掌三下云猛虎當
軒誰是敵者蘊曰俊鷂冲天阿誰捉得遠云彼此難
當蘊曰且休未斷遮公案遠將拄杖舞歸方丈蘊無
語遠云死却遮漢
天衣懷和尚示衆舉古人云五臺山頭一段空同門
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
老宿拈云既不識佗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大
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
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
路上活人出身處若點檢得分明拈却臟脂帽子脫
却鶻臭布衫

妙喜曰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黃蘗和尚入厨見飯頭乃問作甚麼云揀衆僧米曰一日喫多少云二石五曰莫太多麼云猶恐少在蘗便打飯頭擧似臨濟濟云我與汝勘過遮老漢纔去侍次蘗便擧前話濟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便問莫太多麼蘗曰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濟云說甚來日卽今便喫道了便掌蘗曰遮風顚漢又來遮裏捋虎鬚濟便喝一喝出去潙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投子和尚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曰是云和尚莫屎沸盌鳴聲投子便打又問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曰是云喚和尚作頭驢得麼投子便打

妙喜曰賊賊敗也復云且道那箇是草賊那箇是正賊

五祖演和尚示衆擧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佗人道得也道得佗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擧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佗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佗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佗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佗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佗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佗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遮一轉

雲門曰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共新羅鬪額

妙喜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諸人要識雲門麼不見道三臺須是大家催

明招和尚一偈擘開金鎖眼如鈴剔起眉毛項上生方稱法王親的子自然天下任橫行師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躑早翻身羅紋結角交鋒處鶻眼臨時失却蹤

蜆子和尚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常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和尚聞之欲決眞僞先潛入紙錢中深夜蜆子歸靜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遽答曰神前酒臺盤

鏡淸問雪峯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淸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如何傳授峯良久淸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曰辜負殺人

新羅臥龍和尚僧問如何是大人相曰紫羅帳裏不垂手云爲甚麼不垂手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曰猢猻喫毛蟲

白雲藏和尚僧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矮子渡深溪問赤脚時如何曰何不脫却

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乃述頌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總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曰話墮也

妙喜曰驢揀濕處尿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昔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毋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

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只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擧手竪兩指云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憑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旣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乃喝云分身兩處看

天衣懷和尚示衆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作麼生說箇分別底道理老僧試爲分別看四面是山中間是僧堂佛殿廚庫三門遮裏是法堂上是天下是地僧是僧俗是俗作麼生說箇第一義若向遮裏明得去穿取維摩老子鼻孔若也不會且待阿逸多出世

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曰擔枷帶鎖云如何是大作業底人曰修禪入定僧無語極乃云你問我善善不從惡你問我惡惡不從善所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契悟後破竈墮聞云我子會盡諸法無生

妙喜曰爭奈在髑髏前作妄想何

雲居祐和尚示衆擧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奇哉古聖垂一言半句可謂截斷聖凡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昔無墜衆中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埋沒宗旨錯判名言或謂靑靑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或謂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眞心顯現何獨庭前栢樹子乎塵毛瓦礫都是一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庭前栢樹子纔擧便直下薦取敵體全眞擬議之間早落塵境須是當人作用臨機相見或棒或喝或擎起拳頭衣袖一拂遮箇眼目如石火電光相似或謂庭前栢樹子更有甚麼事趙州直下爲人實頭說話饑來喫飯困卽打眠動轉施爲盡是自家受用如斯見解似粟如麻皆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但取識情分別用心取捨强作知見口耳相傳誑惑於人貴圖名利是何業種玷瀆祖風何不遊方

徧歷求善知識決擇身心略似箇衲僧古來自有宗門師範我佛心宗釋梵諸天拱手敬信三賢十聖罔測其由乃舉拂子云若向這裏悟去山河大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云道林爭敢壓良爲賤

僧問雲峯嶺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峯云有僧云如何是嶺山巖崖佛法曰猢猻倒上樹

妙喜曰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

琅琊覺和尚示衆云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迴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以拄杖卓一下

韶國師問龍牙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曰道者汝不會次問踈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

雲門和尚示衆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歇時祇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是一句曰舉

妙喜曰瞌睡漢

端師子華亭陞座云靈山師子雲門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跳下座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汾陽云不問那知五祖戒云露柱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

沒底靴
眞淨和尙示衆云還有問話底麼良久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云直得須彌岌嶫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遮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横且向葛藤裏薦取呵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甚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濟德山巖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句一人道黄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遮一隊掠虛漢總只一期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卽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峯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峯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遮裏只如乾峯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卽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甚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遮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靑山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瞌睡好

瑞巖彥和尙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彥沈思良久頭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沈生死彥遂領悟後謁夾山山問甚麼處來曰臥龍來山云來時龍還起未彥乃顧視之山曰灸瘡上更著艾燋曰和尙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便休

妙喜曰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南院問僧汝名甚麼僧云普參院曰忽遇屎橛時如何僧云不審院便打

羅漢南和尙示衆云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所以印空也日月沈輝乾坤黯黑印水也壓浪驚濤魚龍喪命印泥也大地氷消聖凡路絕若是那一印誰敢覷著爭柰諸方起模畫樣

若到羅漢手中直教粉碎

招慶和尚示衆云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云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曰好與拄杖僧禮拜慶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云如何是曉月之程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曰蚊子上鐵牛

德山和尚長講金剛經爲業後聞南方禪宗大興罔措其由遂罷講散徒攜疏鈔南遊先到龍潭纔跨門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山乃禮拜而退至夜入室侍立更深潭曰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方接次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便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已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龍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佗時後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便燒於是禮辭

鄧隱峯辭馬祖祖曰甚處去云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乃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佗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照曰失却一片也

妙喜曰自起自倒

廣慧璉和尚到首山山問近離甚麼處曰漢上山豎拳云漢上還有遮箇麼曰遮箇是甚麼盌鳴聲山云瞎曰恰是拍一拍便出去

長髭和尚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曰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作禮頭云你見箇甚麼便禮拜曰如紅鑪上一點雪

仰山問南塔老僧何似一頭驢曰佛亦不似云佛既不似似箇甚麼曰若有所似何異於驢仰山然之

楊岐和尚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僧云去夏在上藍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云兩重公案曰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岐曰那裏學得遮虎頭來云明眼尊宿難謾曰與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岐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曰堦前喝棒聲

睦州和尚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峯悦云作賊人心虛

妙喜曰又添得一箇道了問沖密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箇也有

道吾眞和尚示衆云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恠豁然透過新羅界又示衆云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夾山和尚示衆云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梨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梨闍梨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梨又作麼生

睦州和尚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問如何是裂開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曰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雲峯悦云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

翠巖芝和尚示衆云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佗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値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陳斯事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依佛所說往告長者婦人聞之當時分免

曹山和尚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佗道却令

佗不疑去雲門在衆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云此人如何親近曰莫向密密處親近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曰始解親近門云喏喏

妙喜曰濁油更著濕燈心

德山圓明和尙示衆云與麼來者見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垛生招箭總不與麼來徐六遇擔板迅速鋒芒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靑天猶在僧問個儞無差時如何曰繫驢橛云過在甚麼處曰自屎不覺臭云和尙恁麼道即得曰蜣蜋推糞毬問無跡無蹤是甚麼人行履處曰偷牛賊問不歷僧祇獲法身時如何曰也是牌下立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曰獵屎狗云挂角後如何曰獵屎狗問如何是古佛路曰道邊神樹子

淸涼法眼和尙示衆云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尙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惟聖人乎佗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佗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違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違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

襄州廣德周和尙僧問承教有言兩邊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曰鹽又盡炭又無云鹽盡炭無時如何曰愁人莫向愁人道道向愁人愁殺人

妙喜曰古人恁麼答話喚作洗脚上船

二祖問達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芭蕉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香林遠和尙僧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室內一燈曰三人證龜成鼈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問魚游陸地時
如何曰發言必有後救僧云却下碧潭時如何曰頭
重尾輕

韶州海禪師初見六祖問卽心卽佛願垂指喩祖曰
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
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
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淸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海信受以偈贊曰卽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藥山和尙久不陞堂一日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尙
示誨曰打鐘著時大衆方集定便下座歸方丈
院主隨後問云和尙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麽一言不
措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妙喜曰葛藤不少

西睦和尙上堂有一俗士擧手云和尙便是一頭驢
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後三日再來云某甲三日前
著賊睦拈拄杖趂出

妙喜曰笑殺人

葉縣省和尙一日念和尙問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
作竹篦則背合喚作甚麽物卽得省於此大悟遂於
手中掣得竹篦拗折擲于堦下却云是甚麽念云瞎
省便禮拜因僧請益趙州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
汝說還信麽云和尙重言爭敢不信曰汝還聞簷頭
雨滴聲麽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云汝見箇甚
麽道理僧卽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瀝瀝打破乾
坤當下心息省忻然

法華擧和尙示衆云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
眹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擧到公安
遠和尙處遠問作麽生是伽藍擧曰深山藏獨虎淺
草露羣蛇云作麽生是伽藍中人曰靑松蓋不得黃
葉豈能遮云道甚麽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浮桑
沒日頭云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麽生曰照破佛祖

五祖演和尙示衆云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
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
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
麽有麽便下座大衆散師高聲云侍者侍者應喏曰

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還收得坐具麼侍者提起坐具演曰我早知汝恁麼也又示衆云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釋迦老子弄精魂達磨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低聲但向伊道祇要拋塼引玉

雲門見僧來參乃拈起袈裟云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襩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云某甲無氣力

妙喜曰西天斬頭截臂遮裏自領出去

玄沙和尚示衆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直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游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者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焰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只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履處如火消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絃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者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者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戸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眞如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燎狂子之方虛空尙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者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學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鑪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强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者裏纖毫不受措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趙州和尚到茱萸將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茱萸問作甚麼州云探水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靠却拄杖便出去瑯邪覺云勢去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妙喜曰鉤在不疑之地

仰山和尚因溈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佗有之與無曰某甲有驗處時有僧從面前過仰山召云闍梨其僧回首仰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山云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桐峯庵主因僧問庵主在這裏忽遇大蟲來又作麼生主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主大笑僧云這賊主云爭柰我何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無業國師謂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若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

溈山和尚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

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佗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曰若眞悟得本佗自知時
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切頓悟
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
業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
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
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
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安國挺禪師因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眞性
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挺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
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妙喜曰一念未興時不可無緣起也或曰一念未
興喚甚麼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麼道

越山和尚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
上齋坐久擧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
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
從葱嶺付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
曰汝問那箇佛身云釋迦佛身曰舌覆三千界臨終
時集衆示偈云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
旨今日與明朝

國清奉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釋迦是牛頭
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東壁打
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洛浦和尚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
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
何故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趣霄漢
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
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

夾山和尚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欲知此事直
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僧如前問石霜霜云渠
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却擧似夾山山曰門庭施設不
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泐潭英和尚示衆擧祖師道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
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大
衆先聖恁麼道不妨奇特奈緣衲僧門下檢點將來

也是食飽傷心坐久腰痛又示衆云阿呵呵是甚麽
昨夜蟾光獨自坐屈指從頭數故人翻憶當時破竈
墮是甚麽眨起眉毛早蹉過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
曰紅鑪拋出鐵烏龜

天皇和尚問石頭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云我遮
裏無奴婢離箇甚麽曰如何明得頭云汝還撮得虛
空麽曰與麽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晩從
那邊來曰某甲不是那邊人頭云我早知汝來處曰
和尚何得贓誣於人頭云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
竟如何示於後人頭云汝道阿誰是後人天皇從此
有省

妙喜曰且道省得箇甚麽

太原孚上座在楊州孝先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
在寺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
理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
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
不識法身孚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
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
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
主說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
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孚曰焉
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
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孚一依所教從初
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
誰孚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
來爲甚麽醉酒臥街孚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
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
日相見孚遂罷講徧歷諸方久在雪峯有大聲譽後
歸揚州被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
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孚遂陞座
良久揮尺一下云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孚云
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巖頭示衆云吾嘗七八年披究涅槃經其中有三兩
段義頗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云請和尚舉
頭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
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

向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涅槃經中第一段義又云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云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有小嚴上座出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以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妙喜舉了喝云縮頭去

首山念和尚上堂汾陽昭和尚出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云未審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昭於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顧視大衆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禮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兄汝適來見箇甚麼道理便與麼道曰正是我放身捨命處省便休

葉縣省和尚示衆云諸禪德衲僧是通變道人若遇鑊湯鑪炭諸般厄難又如何免得若是免不得何名通變道人作麼生是透脫諸般厄難底句還有透脫得者麼試對衆道看爲汝證據若是透脫不得即是萬人作一冢無人替代渠

唐明嵩和尚僧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旨如何曰波斯鼻孔大云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曰金剛手板闊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爲甚麼維那喫棒曰正狗不偷油雞啣燈盞走

雪峯和尚見獮猴乃云遮箇獮猴各背一面古鏡三聖曰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黃龍新和尚示衆云參玄上士須參活句莫參死句何也若向活句下明得死却天下衲僧若向死句下明得活却天下衲僧且道不落死活一句作麼生道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曰地水火風云如何是地水火風曰四大毒蛇僧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曰一大旣爾四大同

青林虔和尚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死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妙喜曰饒你離心意識參得透出凡聖路學得成也是雪峯道底

楊侍郎問廣慧璉云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亦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寶璉曰旛竿頭上鐵龍頭侍郎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侍郎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

虔州微和尚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曰須向六句外鑑不得隨佗聲色轉僧云如何是六句曰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罔措

溈山和尚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囘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遮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溈云無圓位處元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溈云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溈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

德山圓明示衆云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雲竇云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人前鳴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雲居祐頌云百千文殊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佗一倒一起

南臺安和尚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寂寂底聻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

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妙喜喝一喝

臨濟和尙到三峯平和尙問近離甚麼處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秋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平曰遮一問太高生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濟便坐平又問近離甚麼處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有甚麼言句濟便下參堂

泐潭準和尙示衆云同異成壞總別三四五六七八欲要隨流入流無過先解此法遂拈拄杖卓一下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若也分別落在衆生境界且道不分別不思量是箇甚麼擲下拄杖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又示衆云劉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黄梅石女生兒子毋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云有甚交涉

雲蓋欽和尙示衆云還有人鑑得出麼若鑑得出是甚麼村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僧問如何是談眞逆俗曰客作漢問甚麼云如何是順俗違眞曰喫茶去

龍潭和尙問天皇某甲自到來不蒙和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汝心要龍潭佇思間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龍潭當下開悟乃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雪峯和尙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曰瞪目不見底云飲者如何曰不從口入趙州聞僧舉乃曰不從口入從鼻孔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云飲者如何州曰死峯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遂遙望作禮曰從此不答話

報恩則和尙因法眼問曾見甚麼人來曰見青峯和尙眼云有甚麼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上座作麼生會曰丙丁

屬火將火求火如將自已求自已眼云與麽會又爭得曰某甲只與麽未審和尙尊意如何眼云汝問我我與汝道則問如何是學人自已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

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和尙虎曰是汝虎歸院龍請益和尙今日山中見虎未審尊意如何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妙喜代云也知和尙爲人切

保寧勇和尙頌云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眞箇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良可悲

龐居士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黃龍南和尙因化主歸陞座云有五種不易一施者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食者不易且道第五不易是甚麽人良久云瞥便下座時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眞第五不易是誰眞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石鞏和尙昔爲獵人趂鹿從馬祖菴前過問祖曰還見鹿過否曰汝是何人云射獵人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善射曰和尙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尙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此何不自射曰若敎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當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玄沙和尙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云喜得和尙再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到村後不至店且作麽生道得出身之路道吾眞云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卽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羅山和尙曾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淸絶點去山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

唐明嵩和尚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嵩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得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絕狐種我有眞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眞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眞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遮三頌是汝作來邪曰是山云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云遮漢向後亂做去在

雲門有時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汝具擇法眼若點檢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

德山和尚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次日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於廓背上搊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廓云遮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鴈蕩齊和尚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齊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大寧寬和尚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寬以火筯橫火爐上云會麼僧云不會曰頭不欠尾不剩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曰賊不打貧兒家師在同安見僧遷化僧便問既是同安爲甚病僧化去曰布施不如還債問法無取捨爲甚麼遞相傳授曰傳授無取捨問飲光正見爲甚麼拈花却笑曰忍俊不禁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遮箇〇不得曰往往如斯

資福遠和尚問鏡淸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淸云大家要知遠曰斯則衆眼難謾淸曰理能伏豹

金牛和尚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遂搊掌三下歸堂去金牛却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

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云道甚麼金牛擬開口
濟便打一坐具金牛作倒勢濟又打一坐具金牛曰
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溈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
勝負否仰云勝即總勝負即總負
趙州和尚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云大王萬福者云
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
艮遂座主初參麻谷見來即荷鋤入園鋤草遂隨
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遂次日復去
谷又閉門遂乃敲門谷問阿誰云艮遂纔稱名忽然
契悟乃云和尚莫謾艮遂艮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
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艮遂
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
漳州羅漢和尚問關南常和尚如何是大道之源常
與一拳遂有省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
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
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祖
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癡團獦狚落擧頭看見日初圓
從茲蹬蹬而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

脝更不東西去持鉢
妙喜曰可惜遮一拳分付不著人
慈明和尚見泉大道來乃曰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
來泉顧視左右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曰未
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泉推師就坐師却作
虎聲泉曰我見七十餘員知識祇有你較些子
雲門云有三種人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第
三人見擧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云好與
三十棒
徹禪師江西人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
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
立秀為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祖預
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所
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伸頸而就行昌揮刃者
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
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
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佗日易形
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晩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旨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乃禮謝而去

歸宗惲和尚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曰磨不轉

妙喜曰恩大難酬

洞山因請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汝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却果子卓大

潙喆云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諸仁者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胷蹋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師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蔣山泉和尚云忽然嚗地更是好笑

雲峯悅和尚因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
何所悅便喝僧茫然悅問趙州道甚麼僧擬議悅以
拂子驀口打

雪峯和尚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
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鵞湖僧堂前
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
保福便入僧堂

雪峯問僧甚處去僧云識得卽知去處曰汝是了事
人亂走作麼僧云和尚莫塗汚人好曰我卽不塗汚
汝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餿飯
已有人喫了也峯休去雲門別前語築著便作屎臭
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鑽天鷂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
蟆雪竇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眞淨和尙法界三觀六頌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象
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佗界心印廓然融通
廣大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淸淨
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事事無礙如意
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差萬怪火裏
蝍蟟呑却螃蟹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
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事事
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
刹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事事不知空色誰會理事
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鏌鎁魔軍
膽碎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山云吾常於此切僧
後問曹山云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山云
要頭卽斫將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
也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淸一轉語
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
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妙喜曰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箇老漢在復云何
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

雲居祐和尙示衆云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
菩薩放過卽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佗一點不得所以
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
唯心造然雖如是羅漢門下正是金屑落眼僧問如

鑑藏六時如何曰文彩已彰云爭奈處處無蹤跡曰一任拖泥帶水云便與麼去時如何曰果然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洞山价和尚問僧名甚麼曰某甲曰阿那箇是你主人公曰見祇對次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因斯是也客中主尚未明得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闍梨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底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有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還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

鏡淸和尚問曹山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淸曰如理如事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淸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與麼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大潙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淸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斂手終成廢器

巖頭因沙汰後隱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版有人過渡打版一下師云阿誰或云要過那邊去乃舞棹迎之一日有老婆抱一孩兒來乃問云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讓和尚一日云道一在江西爲人說法總不見寄箇消息來遂遣一僧往彼候伊上堂但出問云作麼生待渠有語記取來其僧依教往問之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

朗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妙喜曰不妨好一喝祇是下得大遲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幷著語

後學普善庵沙門　慧悅　校刻

風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岐如今爲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彪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如何是佛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眞淨頌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潙山問仰山寂子速道莫入陰界曰某甲信亦不立山云汝信了不立未信不立曰只是某甲更信阿誰山云若與麼卽是定性聲聞曰佛亦不見

大顚和尚示衆云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琅邪覺和尚示衆云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齩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琅邪遮裏也有些子琅邪有踞地師子若有來者卽自喪身失命作何方便入得琅邪門見得琅邪人此兩轉語汝等諸人還點檢得出也無若點檢得出方名擇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

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爲大過患汝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大潙喆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黑水和尚參黃龍璣和尚乃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因而有省

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云此是吳道子畫安擬進語梁急索云遮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安於言下領悟禮拜了依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安曰道卽不辭恐上紙墨山呵呵大笑云此語已後上碑石去在

趙州和尚行脚時到一老宿處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云幾程到遮裏曰一蹉蹉到宿云好箇捷疾鬼曰萬福大王宿云參堂去州應喏喏有秀才見州乃讚歎云和尚是古佛州云秀才是新如來

秘魔巖和尚常持一叉凡見僧來卽提起叉云甚麼魔魅教汝出家甚麼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後霍山聞乃訪之纔見未禮拜便攛入懷去師乃拊山背三下山拍手云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報恩明和尚問二禪客上座近離甚處云都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二人無對

妙喜代曰和尚讓某甲不得某甲亦讓和尚不得復曰卽今莫有道得相讓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

慈明和尚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座曰和尚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盌茶與汝濕口

懶安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趂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顚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趂亦不去也汝等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

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
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
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恁麼扶持
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卽不見故志公云內外追尋
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曰喫茶去或云不曾
到亦曰喫茶去院主云和尙爲甚曾到也云喫茶去
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州曰院主主應喏州曰喫茶去

保福云趙州慣得其便

端師子因僧問羚羊未生角時如何曰怕僧云既是
善知識因何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又
放牛歌云牛牛休休休更莫牽犂拽杷任經冬夏
春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鉤朝來放向荒郊去杳杳無
蹤休更休

大龍和尙僧問如何是佛曰卽汝是云如何領會曰
更嫌鉢盂無柄那

夾山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雲
門云蝦蟆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識
取

妙喜曰夾山垛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
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黃龍南和尙示衆云有一人朝看華嚴暮看般若晝
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
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
下那箇卽是良久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
不受

古有老宿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宿云我今日在莊
上喫油餈飽者云和尙不曾出入宿云你但去問取
莊主者纔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尙到莊喫油餈

保唐和尙因杜相公問弟子聞金和尙說無憶無念
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
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妄乎曰從
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
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

誠禪師在荊南玉泉奉事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

之徒衆往往議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佗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毋滯於此可往曹溪質疑佗日歸來還爲吾說誠便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誠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誠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悔謝即擔依歸乃作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眞如法還不淨祖然之尋回玉泉

翠巖眞和尚示衆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云凡夫見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挂著齒牙饑來喫飯困來打睡寒來向火熱則取凉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恁麼說話笑破土地鼻孔僧問如何是佛曰同坑無異士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五通賢聖云學人不會曰舌拄梵天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一堵牆百堵調云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曰千日斫柴一日燒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家送上渡頭船

黃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潙山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潙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妙喜曰何待問佗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佗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

甚處施設

佛鑑和尙示衆擧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靑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麽

隍禪師初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歸河北結菴長坐積二十餘年不見惰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游方屆于河朔聞隍曾參黃梅菴居歲久自謂正受策知隍所得未至乃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曰入定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曰師嗣誰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法要遂捨菴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抉隍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巖頭便禮拜後有僧擧似洞山山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頭聞乃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明招和尙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擧古擧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抛却眞金隨羣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佗玄猶衆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只此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呑聲不消一鏝

三角和尚僧問如何是三寶曰禾麥豆云學人不會曰大衆欣然奉持

子湖云三十餘年住子湖二時粥飯氣力麤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妙喜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不得作世法解會汝諸人還會麼

南院問僧近離甚麼處云襄州曰來作甚麼云特來禮拜和尚曰恰遇寶應不在僧便喝院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院便打僧禮拜院曰遮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行瞎漢參堂去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永嘉禪師道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諸上座那箇是游底山川那箇是尋底師那箇是參底禪那箇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外馳求名爲外道若以毗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求若向外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嘗然與麼去兮月落西山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

馬祖住傳法院日常坐禪讓和尚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曰圖作佛讓乃取一塼於彼菴前石上磨祖曰作甚麼曰磨作鏡祖曰磨塼豈得成鏡邪曰坐禪豈得作佛邪祖曰如何即是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無對讓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祖蒙開悟心地超然侍奉十秋日臻玄奧

長沙和尚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云不可
更別有也僧回擧似長沙沙示一偈云百尺竿頭坐
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
是全身僧問只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朗州山澧
州水僧曰不會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妙喜曰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進遮
一步我待欵欵地與你葛藤

芙蓉訓和尙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
汝還信否訓曰和尙誠言何敢不信曰卽汝便是訓
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訓於此有省

法眼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眞淨和尙開堂示衆云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
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乃垂下一足云音
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
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尙
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卽且止印在甚麼處
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
而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
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
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讓汝諸人去也故我
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
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克文
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
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一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
等皆當作佛

趙州和尙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向山
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曰昨
夜三更月到窗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
州

無業國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
大德正閙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云大德師回
首祖曰是甚麼師忽領悟便作禮祖曰遮鈍漢禮拜
作甚麼

晦堂和尙示衆云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
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
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旣在胷不安之

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六祖因二僧對論風旛一云風動一云旛動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齩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妙喜曰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法眼問修山主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云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曰與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修於此有省保寧勇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法雲杲和尚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曰周秦漢魏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赤心片片云若是學人即不然曰汝又作麼生云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曰鴨呑螺師云還許學人轉身也無曰眼睛凸出

香嚴端和尚示衆云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

天柱慧和尚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云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佗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佗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鳥窠和尚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久問汝今何往曰某甲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因此大悟大潙秀云可惜遮僧認佗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自已光明蓋天蓋地

妙喜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

汾潭準和尚因侍者告辭遂援筆書偈云鳥窠吹布毛老婆爲侍者今古道雖同實峯不然也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花開遠近山如畫岐路春禽喧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箇眞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嘘是何言歟

趙州和尚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五祖演頌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焰擬欲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僧云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州曰有業識在眞淨頌云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南和尚住黃檗時示衆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時如何衆人下語皆不契末後眞覺勝和尚云猛虎當路坐南首肯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各各英雄丈夫兒堂堂物我更何疑見前歷歷明如日展縮當人示疾時超然不得長空路獨脫禪光得自知多聞方便談今古濟物須彰閃電機良久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曰我向汝道汝還信麼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曰遮漆桶

汾陽和尚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甚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

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

保壽和尚開堂三聖乃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雲峯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却到遮裏驀拈拄杖

云甚麼處去也眞淨頌云探騎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鎭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眞如頌云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洪衆疑將軍令擧群夫駭直得盲聲徹四夷

長慶巘和尙示衆云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佗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有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

芭蕉徛和尙僧問如何是提婆宗曰赤旛在左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云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子根云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出眼

大安幹和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巖頭共羅山尋塔基次到中路羅山忽然喚云和尙頭回首云作麼生山以手指曰遮裏好一片地頭喝云瓜洲賣瓜漢又行三二里歇次羅山禮拜問和尙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頭云是山云和尙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云是山云不肯德山卽不問只如洞山有甚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羅山便禮拜

妙喜曰巖頭父子雖善暗去明來子細點檢將來未免髑髏敲磕

石霜性空和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尙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空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卽仰山山後擧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咄云癡漢誰在井中山又問溈山如何得六根門頭各各頤去溈曰若悟了根無不頤曰秖如性空和尙道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如何出得

又作麼生潙曰我有箇方便出得曰未審和尚如何出得潙召慧寂山應喏潙曰出了也仰山於此有省住仰山後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

雲蓋智和尚示衆擧趙州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去州曰閑乃頌云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又示衆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雲蓋今日千山鬱茂鳥獸嘶鳴百花競發萬木抽枝盡是諸佛箇箇眞如汝等諸人游山翫水直須急著眼睛莫被伊謾

世尊因有外道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讃歎云世尊太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天衣懷頌云雙鋒覆護兩俱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輕一振動雲雷

永嘉大師初到曹溪乃遶繩床三匝振錫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方具威儀作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徑山國一禪師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内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妙喜曰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德山和尚小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汝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大潙喆頌云高提祖印踞寰中孰肯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遮衲子爭敎千古振淸風

雲居膺和尚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曰從妄想有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膺便休去僧不肯雲門云巳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鋌金得麼拈拄杖便打

高亭簡和尚初參德山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乃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簡豁然開悟便橫趨而過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

眞淨和尚示衆擧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黃梅有何言教旨趣傳授盧曰彼指授者唯論見性成佛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爲宗云何故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爲盧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不二之法宗云如何是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諸禪德彼時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唯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卽行可止卽止大衆還識泐潭老僧麼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曹山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云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云道也太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云灘下接取

妙喜曰甚麼參處去也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不落因果後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代一轉語遂問云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事例丈令維那白衆云食後送亡僧食後丈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丈至晚上堂擧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丈云近前來與汝道檗遂近前與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溈山作典座司馬頭陀擧前語問溈溈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麤生溈云佛法不是遮箇道理溈又擧問仰山山云黃檗常用此機溈云天生得從人得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溈云如是如是眞淨頌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眞如頌云大治洪鑪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寶公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噇飯喚甚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

天聖泰和尙到瑯邪覺和尙處覺問理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槍便請相見泰指覺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覺打一坐具泰亦打一坐具覺接住云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云伏惟尙饗覺托開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泰云賊過後張弓覺云且坐喫茶

長沙和尙因竺尙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曰莫妄想書云爭奈動何曰會郎風火未散又謁師師喚尙書書應喏曰不是尙書本命元辰書云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箇主人公也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書云與麼則總不祇對和尙莫是弟子主人公否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妙喜曰卽今祇對者旣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白雲端和尙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靑坐著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王常侍一日治事次米胡至侍乃舉筆示之米曰還

判得虛空麼侍乃擲下筆入宅更不相見米胡致疑明日憑華嚴和尚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胡有何言句便不相見侍云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纔聞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侍云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云請常侍舉侍乃竪起一隻筯米云遮野狐精侍云遮漢徹去也大潙喆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橛常侍云遮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潙即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佗圈襀不得當時待佗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遮漢

臨濟和尚在黃檗會裏因首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遂與二十棒如是三次問每蒙賜棒乃告辭首座曰幸蒙慈悲令去問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喫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座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行濟遂禮拜退座先到黃檗處白曰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已後爲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若來辭和尚願垂提誨濟乃辭黃檗檗曰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爲汝說濟到大愚愚問甚麼處來云黃檗來曰黃檗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復問云不知過在甚處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爲汝得徹困更來遮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扭住曰遮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回黃檗檗見來乃曰遮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爲老婆心切遂舉前話檗曰遮大愚老漢饒舌作麼生得佗來云要佗來作麼檗曰待佗來痛與一頓濟云說甚麼待佗來即今便喫隨後便掌黃檗曰遮風顛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濟便喝檗曰侍者引遮風顛漢參堂去潙山問仰山臨濟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曰非但騎虎頭亦解據虎尾

鹽官和尚問座主蘊何經論云華嚴經曰華嚴經有幾種法界主云略而言之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鹽官竪起拂子曰遮箇是第幾種法界中收主良久官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下去
妙喜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大梅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囘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潙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歸田樂飜羮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頭上戴槃垂云見後如何曰青布遮前云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爲甚麼百鳥不啣花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古靈和尚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囘福州大中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靈去垢靈乃撫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囘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靈視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驢年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爲說法靈乃擧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悟道雲峯悅云然膏育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雲門問臥龍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麼龍曰不見有已始明得已又問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第二機門云作麼生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
妙喜曰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
終南山政禪師因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遞進

亦勞一日御厨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禱之乃開仰見菩薩形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衆僧瞻禮乃問羣臣此何祥瑞因詔師問師云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云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云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得未曾有勅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汾陽昭和尚示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曰掘地覓天云何得如此曰不識幽玄又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菴前問世尊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對面無儔侶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云如何是主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污染名

臨濟和尚問龍光不展機鋒如何得勝龍光據坐濟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龍光乃瞪目曰嗄濟以手指

曰遮老漢今日敗闕也

妙喜曰可惜龍光放過遮漢雖然如是也須救取

臨濟老漢始得

保寧勇和尙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又頌雲門須彌山云萬仞峯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五祖演和尙示衆云說佛說法拈椎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遮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僧問不昧當機請師直道曰捏聚放開又示衆云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利劍揮虛空大棒打老鼠

雲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竪起掃帚云遮箇是第幾月吾便休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向伊道正是第二月雲門云奴見婢殷勤眞如云將勤補拙此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險隔江遙望碧雲閑

洞山初和尙示衆云擧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鑑辨緇素切緣眞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眞僞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即今天下那箇是眞善知識諸禪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參教徹覰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僧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甚麼處曰在闍梨後底云爲甚在學人後底曰還我話頭來問絕點無蹤時如何曰尖斗量不盡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曰駱駝渡漢江問如何是親切一句曰達磨無當門齒

德山到潙山挾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潙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潙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妙喜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箇是無分別底大智那箇是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繩床喝散大衆攔胸蹋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摑之類是大用麼若作遮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鞋掣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悟實證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悟自證處指似人瞎却人眼況無悟證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大人到遮裏無插足處你小根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實你放得過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遮般底喚作地獄滓十方施主一粒米一莖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明如何消得你諸人決欲紹繼此箇門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麼事便閉目藏睛做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遮箇儘你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眞箇心境一如麼直須碎地折曝地斷拈却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不著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你諸人一生在叢林參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間多有頭白齒黄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爲窠臼於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臼於古人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語爲窠臼於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爲窠臼於寂默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

以閉目藏眼威音那畔坐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爲窠臼於日用動轉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擧覺提撕爲窠臼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擧動施爲處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閃電光爲窠臼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玄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闇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闇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心無所起於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重則自然赤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恁麼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作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此心朗然獨脫纔覺恁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麼田地亦不得采顧著若采顧著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遮箇道理唯證者方知諸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眞出家兒若心不證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草此心廣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名立字一切與伊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顚倒著箇名字喚作眞如佛性菩提涅槃强立種種差別異號爲你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故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何差別你若不悟求奇特解會不實證實悟不信此心決定是佛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喩而顯示終無有喩能喩此說箇廣大已是限量他了也況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遮蠡中之水未入蠡時卽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只有許

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䖟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除心蚊䖟阿修羅除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心外更有什麼實底物爲你作障難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爲提奬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却不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却不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却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住處只我亦自不知住處佗人又如何尋得遮箇是活底門戶死却見行方可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我立地看你究取即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纔成即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麼道了便撥無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法知見饑來喫飯困來即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無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箇渾剛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悟不覺失聲云噫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來覓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便恁麼道臨濟於大愚脇下築兩築愚遂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吾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菴和尚頌云資糧更不著些些歧路年深恐轉賒直下捕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脇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保遮兩箇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佗兒孫眞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不著些眼腦看是箇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麼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淆訛兒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

討佗那語又是識破遮語又是不上佗鉤線不入佗
圈䙡遮語又是偏正回互遮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
當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龍濟偈語所說眼見耳
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逕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
無法滿目靑山之類爲證謂之根脚下事謂之基趾
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
爲心既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
玄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
門類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
師子現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
妙明眞心中物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
脚驢子弄蹄行鋸解秤椎火裏蝍蟟吞大虫文殊起
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
凡語言注解不得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
如此之類謂之句中玄截斷衆流句如蹋著秤椎硬
似鐵蹋破草鞋赤脚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山是山
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將

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逐浪句豈不見汾陽和
尙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
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子明明爲你指出
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玄三要事難分是
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一句明明該萬象
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此是前輩中
負大名望有眞實悟處而大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
此瞎衆生眼其餘稗販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老人
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
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
道了更將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
智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遮般去就政好捉來活
埋免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著三要却注
解不得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
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
睦州擔板陳操尙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
山道郎太煞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
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

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
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呈盡伎倆
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學立僧住院
密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
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畬
趙州勘婆子勘菴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麽
事貴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
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
麤人雲居却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
道濕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
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
乾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
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
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已前混沌未分事謂
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
說黑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即觸諱矣更引
洞山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
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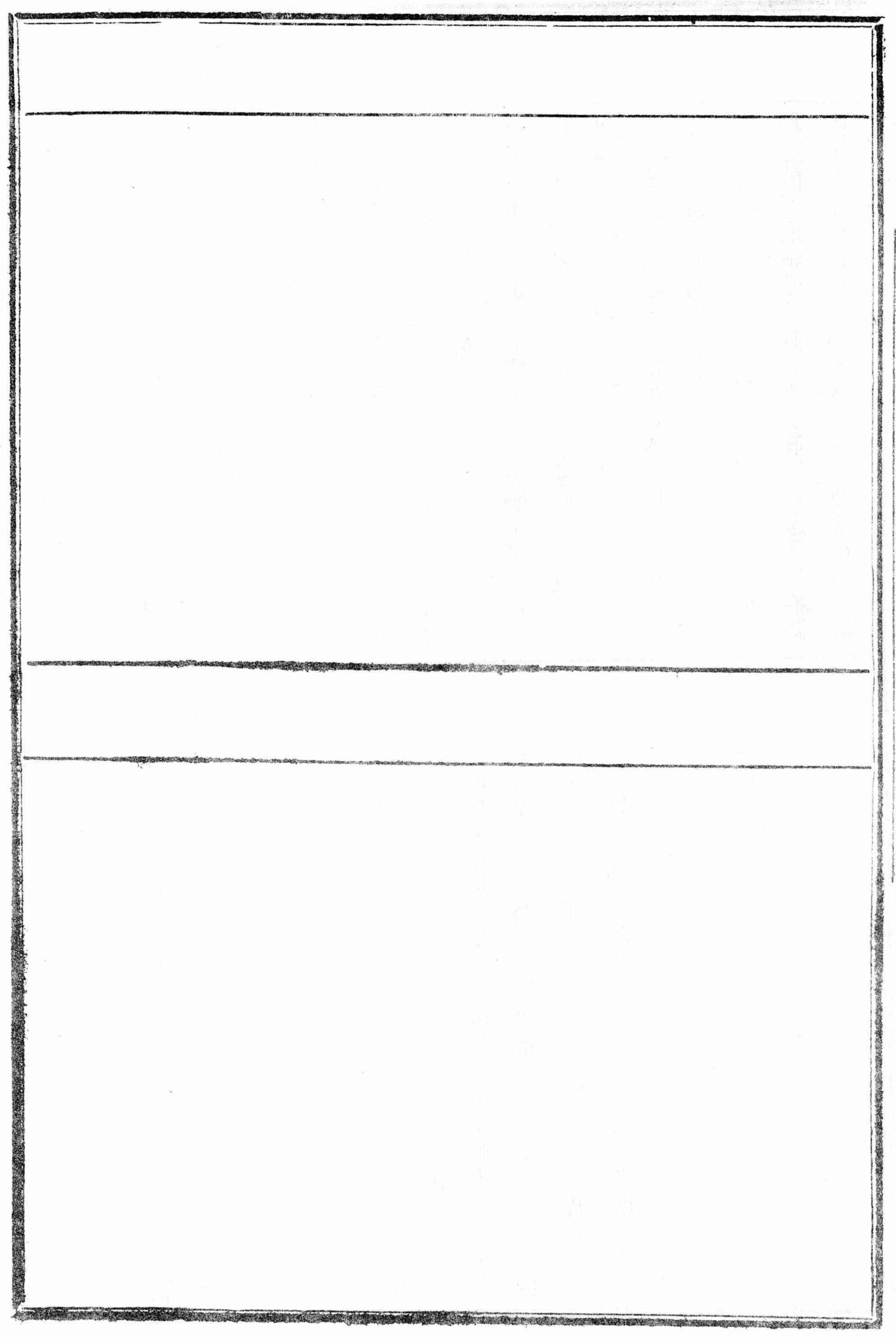
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
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
消息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
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
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
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
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
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
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
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
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
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
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亦是說
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
言正位者即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即色界也內
有種種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
理就事兼帶者即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
正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

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叉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即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邪又引浮山作大陽眞讚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也似遮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遮茶飯麼我且問你臘月三十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時還著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之時欲觸諱作麤人亦不可得況能敵佗生死邪又有商量洞山示衆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作麼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钁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功云不共向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勳而有間斷也奉時作麼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纔向即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即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功時作麼生功即用也答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把钁頭是用放下钁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頭箇無用底無用即用也若作一色即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趣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

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箇注脚也要諸方檢點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屙已前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眞亦是遮箇道理妙喜恁麼說不是貶剝諸方且要箇中人辨明緇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案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似觸著便燒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是得便宜似遮般底只是弄箇業識癡團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飮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寃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敲聲伏惟尙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慙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遮般人我與你說遮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遮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唯自謗亦乃謗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蠡兒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

星我遮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是强爲法本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越色力强健猛著精神了取莫愛佗奇特奇特處賺悞人雜毒在心識裏佗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曾脫更說甚麼敵佗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限量一念識破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眼使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因返招惡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不被他作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遮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脚折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你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佛子眞心無定眞智無邊我若縱遮兩片皮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鉤鎖連環相續不斷亦不借佗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衆生失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得失在人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你禪和家箇箇念得還曾略著意理會麼祖師安箇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人信此廣大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信此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遮裏放身命若放不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立喝一喝下座

正法眼藏卷三之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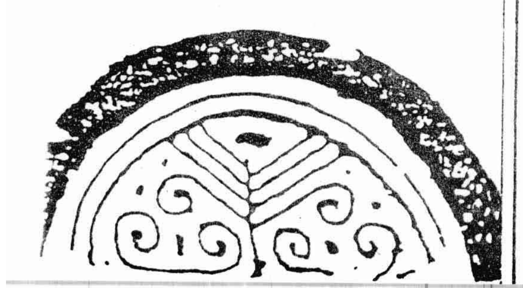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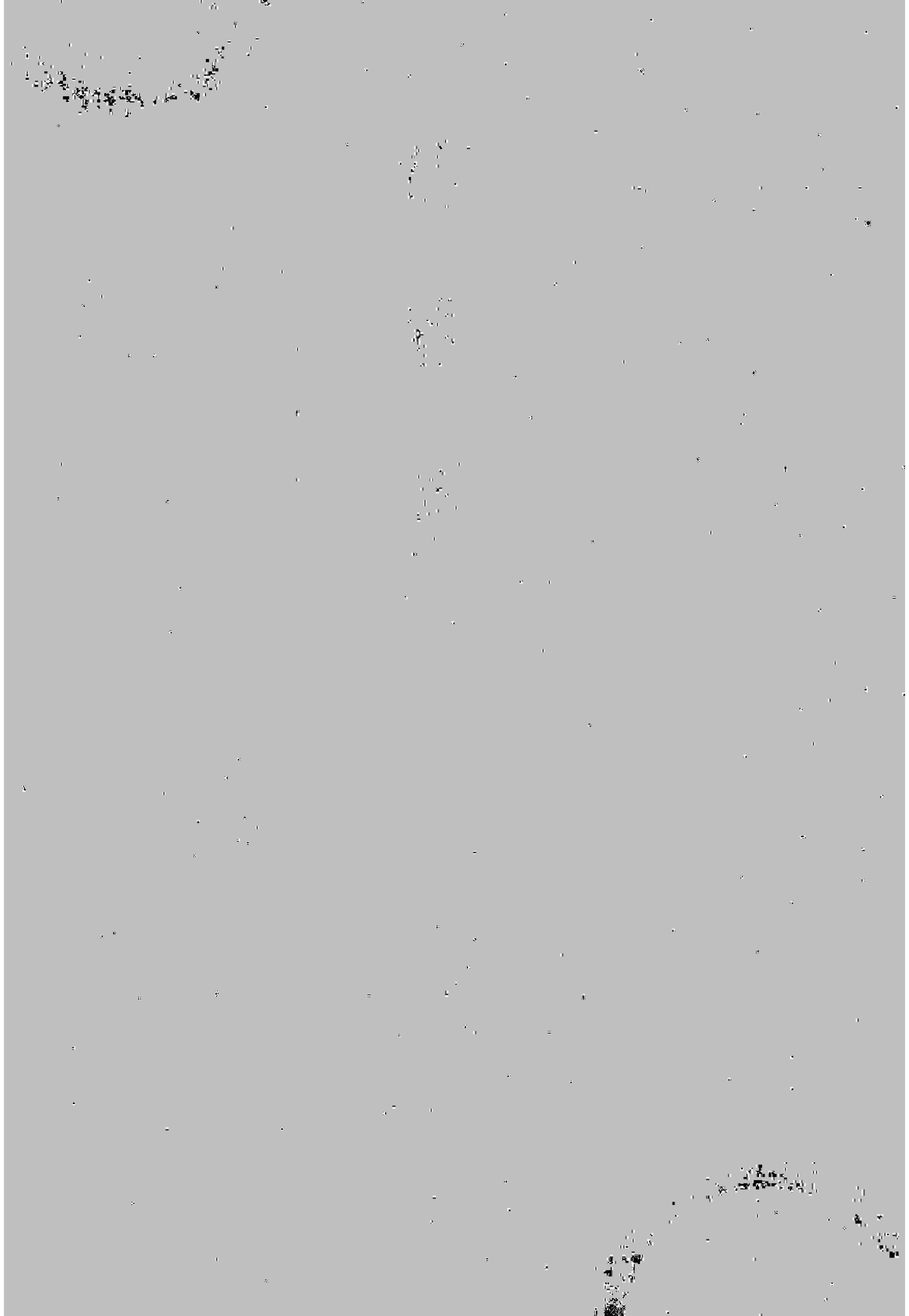




心燈録

上元湛愚老人 著









心燈錄序

夏日午余夢陟嵩嶽之巔見老翁坐蟠松之頂眉長三寸許分披兩鬢角開目黑白分明謂余曰子何來遲也余笑應曰未與翁期何以云遲翁亦笑頤正色謂余曰心燈可作矣余應之曰世有五燈已傳於世又聞有心燈錄之名而未見其書今云心燈可作惟翁示之翁曰劫有遷流道有隱顯在人立言以爲砥柱世即有心燈錄亦往矣未必能救今日之弊也數當子作毋辭余曰遷流砥柱乃余素志何敢云辭但異道邪辭淺見薄識錮蔽人心歲時已久今執筆立言破其所非則犯忌諱生彼之嗔殊可憐憫翁曰欲明斯道當極力掀翻若以忌諱爲言則何能大章明著而迴萬世之眞心我知子有權書然未盡言其所自而使人人立於光天化日之下不致有異說也當作心燈不須文祇要直說維持斯道維持世教珍重珍重毋怠毋怠言已仰右臂長丈餘掌余而覺時康熙乙未夏五月五日也上元湛愚老人記夢

心燈錄卷一　　　　

上元湛愚老人

客問于余曰子錄名心燈何以謂之心燈也答曰心者我也即常住眞心也十方如來與大地一切眾生總在此常住眞心中行住坐臥自無始至今當下並無一刻能離惟悟者則爲如來迷者則爲眾生非有甚奇異也既有此常住本體則自然有無量光明無量作用皆從此常住眞心發現自然而然不用修學本有此心本有此燈悟者不增迷者不減然一迷一悟則有如來眾生之不同可不畏耶可不亟亟以求悟耶

心即我也我即心也非我有此心也我有此心則心與我有

二矣人當起念時認以爲心要知念有生滅常住眞心豈有生滅既常住眞心無有生滅則其光明普照亦無有生滅自無始至今照見諸佛成佛照見一切眾生輪轉此能照之心人人皆具非今衰古盛智有愚無余作心燈特以表眾人之具足者爾

人皆不信自家心燈光明惟恨散亂昏沈兩魔滋擾然當散亂昏沈之時你能知散亂昏沈你又恨這不是心燈是甚麽能于此識得則心燈何嘗一刻離汝乃汝自迷之也

人皆信諸佛具心燈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不信自家心燈亦照三千大千世界且不必遠舉即以日用論那一事混得過你自開目掀被穿衣澡面孔嚼楊木問晴問陰應酬往來朝飯暮飲至於晏息是誰之力乃能如此要知此即心也即心之燈也合而言之即我也設名之曰心燈也能悟此我則彼三千大千之境之事安能出我毛孔今人說到心燈蓋謂心有光明都推向佛邊甘心自居昏暗殊可悲憫竟不知自家時時在光明中桃之紅李之白你何曾錯認夜之黑晝之明你何曾誤言至于目見耳聞凡一切無不安妥若不是佛誰能爲此而竟甘心自棄何也

佛與眾生同此一我同此一心同此一燈不可說佛能圓滿而眾生不能圓滿要知皆同一圓滿祇在承當不承當而已悟則不能不承當迷則不敢承當上智能自悟去其餘則賴善知識發明發明只在當下一言兩語便見端的何必讀日

累明

斯道本來現成不用求不用學無你用心處一有用心處則遠之又遠矣愈用心愈遠若當下一歇便是祗想正歇之時諸念皆空當此諸念皆空之時有一明明不空者而知諸念之空這是箇甚麽可以大悟矣

昔世尊下降王宮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乃是指出吾字吾者我也人人皆有此我皆可獨尊獨之云者我乃心王我乃諸法之王我乃八萬四千陀羅尼大總持凡一切法皆出自心王皆出自我故我爲獨尊也非世尊獨謂自家獨尊于天上天下也下降即指出我乃心法之王要人向我求我悟不向一切法求一切心求故後發明心法雙忘乃能獨契人

能于此悟得始知現成之不可錯用心也

天上天下還有甚麼至寶高於我者否靈於我者否光明於我者否智慧辨才神通過於我者否豈不無比無儔獨尊獨貴且是本來現成不煩汝修不要求祇要悟過善知識當下便可發明便可悟去不過明此一我而已有何難哉而求此者如登天之難甚至十年二三十年還矻矻自敝此何故也諸方無善知識故也以盲引盲何日得了悲夫

自無始以來祇有一我生天生地生萬物生佛生眾生並無物能生此我者故此我無所從來既無所來則無所去在古在今鎭然一我而已人能一悟此我則入爲恆河沙佛中之一佛豈不快哉

自世尊云惟吾獨尊以後惟臨濟公大聲疾呼曰說法道人聽法道人無依道人無事道人至於今日我獨出而告人曰惟有一我試問諸君子是同是別經又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誌公云祇者而今誰動口古德云只這心心心是佛學者問大珠如何是佛答曰清談對面者是又古德云你即是佛馬祖云即心即佛仰山云祇有慧寂又古德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復元來是這漢經教語句分明指出者甚眾茲畧舉數則可以信此我無疑矣

自惟吾獨尊一語後述而表章于世者寥寥無幾被雲門打後竟無有言之者雲門之意蓋謂人人皆有此我何以獨尊有獨尊者則天下不太平矣此是報佛深恩然能明此獨尊者自然太平何必勞雲門之打祇因此一打後學者絕口總不提起竟將此迅疾慈航一刻千里者推向開去盲卻多少人眼目爲報佛恩乎爲背佛恩乎四十九年所說陀羅尼無算吾人於今日當擇其直指者直示後學始是擔荷斯道俟其有所入方可鞭策加逼不可一味任性亂統才是先佛慈悲余於雲門獨有憾不識有諒余者否

余嘗想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之法眞可謂婆心極矣惟有獨尊一語惟臨濟公能繼之直指與人當下即佛孰有能以之者乎而後人絕口不言余不能解其何故也試問千七百語何有能如此直指者否或曰後代反說側說或遠引或近譬要引人起疑自悟非可一概直指惟此等說一出將明明白

白光天化日之下弄成一箇風雲世界初祖西來直指之意爲何乃竟置世尊之言于東流耶

臨濟公說法道人聽法道人無依道人無事道人是諸佛之母等語一說再說又說又說反復叮嚀而後代亦絕口不言者余更不解其爲何故也難道直指反不足重而旁敲側引爲足重耶震旦在達磨前都是漸修漸悟之學後西來直指才有大乘之器初祖之言具在試問能愈于獨尊之直指乎能愈于說法道人等之直指乎善學者可以參而悟矣

十法界內只有一我因有此我總造出十法界來所以此我乃萬物之祖並無有主此我者黃檗公云祇此一心法更無別法悟此心法則萬法皆爲我驅使順之逆之左之右之十

法界內任我游行

大矣哉此我也其名甚多其號甚繁即以楞嚴論惟我始能當大佛頂三字惟我纔謂之密因在我上修證纔謂之修證惟我本來大定惟我本來了義不須用了惟我乃正三摩提惟我乃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惟我乃常住眞心惟我乃含裹十方不識此我而槃緣識神者入五十陰魔不能全識此我而因法以漸修者入四十五聖位要知當下一悟此我即跨過四十五聖位而况彼陰魔敢當吾意哉以楞伽論我即楞伽寶山天下至貴之寶皆在此歷歷孤明之我烜赫虛空之我本來無一物之我之內生出此我本有無師智本有自然智本有自覺聖智本有一切智本有八萬四千陀羅尼智本

有大圓鏡智本有平等性智本有妙觀察智本有成所作智本有百八問答如倒甑注水本有虛無罔象微細精想識藏即眞如來藏以般若論我本無二我本無礙本具一切大智大慧不用修習本能照察一切滿三千大千世界之物之境俱不能逃其所照以法華論即我即法即我即華惟此我乃佛大事因緣惟此我乃至眞至實其餘皆非惟此我入火宅而不焚惟此我乃能掃除糞草惟此我即大白牛車惟此我乃可蒙佛受記其不識我而紛紛退席者五千人皆流落異方深可憐憫以華嚴論此我即法身法身純眞立法界純眞發一切想純眞得報身化身純眞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純眞金蓮花座殿閣樓臺及一切華一切雲一切香一切莊嚴

純眞發一切願行具差別智純眞以金剛論此我本無所住本生其心本離一切相本淸淨本住實相本無來去本如如不動本是一位勿形段金剛大士本是一無位眞人以圓覺論此我本圓覺本能建立一切本能隨順覺性本能答十大菩薩所問本能悉三等屛次或先或後論轉所修本能知三千大千世界佛國淨土天堂地獄亂起亂滅以大集論此我入染不染入淨不淨集一切法無不融通如太虛包含萬象而終古自若也以寶積論此我無法不積則無善不積無善不積則無寶不積六根六識六塵無不混合爲一而善法充滿布施無有窮盡孰有能如此我者乎以涅槃論此我則涅而不生槃而不滅包藏一切發成安于秘密孰能窺其朕兆

乎以淨名論此我在在無非道場喜怒哀樂于性情行住坐臥于日用我即道場道場即我茲畧舉數經推諸大藏一經一句一字一義無不是我之所爲也則是我也安可忽乎哉

或曰金剛經云我相老人極力言我毋乃與經義相違乎答曰我本無相經云我相乃教人不可以我著相也金剛教人不可以此身爲我而執著之此身屬幻非眞有生有死此我則眞而非幻故不生不滅圓覺云諸幻皆滅非幻不滅是也又云證悟了覺此四相在心上論人我衆生壽者此四相在身上論外不可著此幻身之四相內不可著此幻心之四相我之極力言我者乃無相之我本來之故我也若著此身而爲我則人與衆生壽者相因而著矣若因證而言我則悟與

了覺相因而覺矣要知此我本來無證無悟無了無覺無身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所以六祖云本來無一物果能悟得本來無一物此我纔覿面纔謂之眞我非彼幻身幻心之假我也

經教千途異說不過明此一我能明此一我則千途異說皆歸于我皆出於我此我乃如來衆生皆有之我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法卽此我也既云無有高下則無相可著矣問曰心經之義可得聞乎曰可心經云者心卽我也如云我之心加一之字則二之矣經卽我之言也首言觀自在三字的是世尊傳心要訣非他經可比妙不容言眞所謂一超直入不必另有所說人能悟此諸經皆通此是西來經教第一

了義自者我也自有生以來此我不在腔子內久矣總在一切嗜欲或東或西熙熙攘攘造諸惡業墮落三途或迴心向善造諸善業生彼天上或迴心向道執法無主此皆不知有我者也世尊憐憫衆生爲吾人提出一自字猶如寒後春雷扶桑紅日使吾人于九淵之下躍出於九天之上得知此我何幸如之今既知有此我矣不過爲往昔習氣所染今時時以我觀我常常在此而不在彼往昔所游之地則自然成佛無疑卽今日能觀已是菩薩何況將來故曰觀自在菩薩今日能觀卽是我之智慧般若卽是智慧梵音也只要觀自在功夫綿密卽是我之妙行全要深久時節若至自然登於道岸故曰波羅密多而照見五蘊非眞皆是空妄向也我被五蘊錮蔽生一切苦厄深可憐憫今皆度卻毫無障礙復還此我此我卽舍利子也舍者家也卽此身也身者我之家也我居此身中爲五蘊所蔽時時障礙念念障礙事事障礙處處障礙蓋爲自有生來攀緣五蘊故也要知這我本來無往不通無往不徹無往不利直與十方諸佛毫無有異故世尊直呼我之名曰舍利子子卽我也遂曰汝向也著於色相豈知色本空也乃爲一切著色相之凡夫說又曰汝向也因離色而著於空相豈知空猶色也乃爲一切著空相之小乘說凡夫與小乘皆不知有我故著色著空殊不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遂又再呼我之名曰此舍中無往不利之我是諸法中眞空之實相不因諸法之生而生

不因諸法之滅而滅不因諸法之垢而垢不因諸法之淨而淨不因諸法之增而增不因諸法之減而減是故此我卽眞空眞空卽此我其眞空中並無色受想行識以至無智亦無得吾人皆欲有所得殊不知一有所得則此我爲所得者蔽之矣今以無所得故而眞我獨存在此遂證菩提薩埵人法雙忘也何以至此人法雙忘蓋能依觀自在得無罣礙恐怖遠離顚倒夢想究竟至于涅槃復還此一我有何難哉卽三世諸佛皆依此觀自在得無上正等正覺菩提而今纔曉得觀自在這條修行的大路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呪密語也前經文乃顯語也顯語所以明理密語所以通神顯語明理可以思議密語通神不可思議以思議

而明此我還屬知解遊知解到妙處還在法身邊惟呪則不可思議當觀自在之時稍有思議卽將此呪念一徧畢卽入法身正位矣還有甚苦不除此法眞實不虛非同他法可比也若五蘊不除卽不是一切眾生卽至能具神通俱屬魔外惟此呪最神最大能驅五蘊之精細使此我立於光天化日之下故曰大神大明蓋爲此呪無有加於此上者無有能等於此者也我今爲子極力揭破此呪卽此我也此我卽此呪也我者乃生此呪者也呪者乃開示悟入此我者也此乃先佛所訓愼之寶之

自者我也古德不肯說破要你用力尋究或五年十年使你自家悟去祗因你用力之久勞而且苦一有所悟則擔荷有

力矣若當下爲你說破反視爲尋常是故不說三峰設七日打七之法要人卽悟諸方起疑那有如此迅速之理三峰云七日得悟猶是夯漢若有上等人來我教他當下卽悟喚作刹那際三昧此是先佛所訓非是妄言此三峰能見世尊之心幷諸佛諸祖之心乃能立敎度生如此之妙余今更有所見不論上等中等下等人來祗立刻便教他悟去今人將悟字看大了要知能悟此我者總是悟若悟得別等道理都屬知解不是眞悟而今全憑開示他悟得此我在舉念動口之時是誰逼他暫見一斑卽教他時時觀此我在這行住坐臥腔子裏不在向日眾生攀緣堆裏工夫久若不成就便是我誑你我必墮地獄萬不可信諸方野狐精咬文嚼字謗此法門此是世尊所訓入我中國最爲第一此法已失傳久矣我今拈出屢爲諸方起謗眞可流涕

此自字全憑善知識開示學人方能悟入開示者開示他一切皆妄惟此我爲眞悟入者悟入他一切皆空惟此我爲實明此我最要保任保任最要觀此我在這裏不可放他走作攀緣不但世間一切法卽諸佛所說諸陀羅尼如聞得只作淸風度耳惟觀此我則漸漸入於人位是佛境界過去諸佛都從此門入觀我久久則惟有我而忘卻觀再久則忘乎自而祗有在再久則在亦忘矣而祗歷歷孤明此際也五蘊安得不空苦厄安得不度乎下手處若不在觀上用工而去普照諸法則是知解我非眞空我欲名之舍利子安能也惟能

觀才是行深般若才入菩提薩埵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一大事卽此我乃古今之一大事也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惟有此我最眞最實其餘皆非彼五千人執定諸法而不悟此我是以散去能悟此我則火宅卽刻淸涼亡子何嘗出戶與諸佛同駕白牛車共龍女齊登寶蓮座則此我亦大矣哉而學者舍此他求何爲耶此我堅固而恆久故曰金不爲萬物所屈故曰剛金剛兩字正所以名此我也要知金剛我能離一切相若以聲音求我色相求我則是求邪道不能見如來可見如來卽我我卽如來世尊如此說明人還不信何也世人有所住而生其心乃

著相之我吾人無所住而生其心乃不著相之我此衆生與佛之不同今一超便入佛地何難也又云信心淸淨則生實相信心卽信我也能信此我•本來淸淨則我眞實之相開廓無邊無量無有窮盡非本無實相而今日乃生之也余權謂論此甚悉

此我祇要離聲音色相至于寂然則是如來而如如不動矣如如兩字妙絕無倫諸佛諸祖皆不能說到這裏然又非世尊杜撰蓋此我本來原是如如不動惟世尊到此我極處乃能說出我常念此二字千遍萬遍至將念未念之際而忘乎其念不動之時十方如來在我掌握十方衆生在我當下不可思不可議不可形容之妙此我眞可謂獨尊矣回思一切

經教及歷代善知識形容此我發明此我安能及此兩字我往昔將上如字作本體我下如字作工夫我以下如字保任上如字又以下如字作本體我上如字作工夫我以上如字保任下如字後有所悟將本體工夫一齊離卻惟有一我乃渾忘其爲上如下如祇覺其一如而如如焉並忘其覺其一如而如如焉則此我爲何如之我乎我之極處乃如此學者欲成佛可不究竟乎

祇要識得此我將八萬四千陀羅尼都推向東洋去然陀羅尼都是求我之法皆爲正法皆乃漸修漸悟門頭事不是直指之法若不以我爲主而妄執一法縱你修成總是天魔外道將來總歸烏有

經云將三千大千世界珍寶布施與人如此功德爲甚多否曰甚多若將此我開示與人其功德勝彼功德百千萬億倍不可說不可說數世尊說至此蓋無辭可以尊此我也惟反覆極力稱贊要人知此我而修之我今極力開示而人不我信豈不令人痛哭不信者爲誰此我也此我不異而不信與痛哭者則有異豈不哀哉

撒手懸崖法不能錮我矣自肯承當我能獨立矣絕我承當之名得我之實則大覺而甦矣甦卽覺也既甦矣而猶受人欺瞞乎蓋時節因緣不能直指故設陀羅尼銷人習氣習氣銷盡此我獨存故不能不懸崖撒手此我遂躍出法範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則直指也無所住卽不住于一切法

也生其心卽生此獨存之我也能時時獨存卽而生之妙義也生之久久卽此獨存之我亦泯然而無迹可窺此則金剛之妙義也此我顧不尊也乎猶有加于此上者乎轉輪聖王具三十二相皆功勳所至此我本來具足圓滿功勳纔是此我之尊所以洞曹有誕生王子之說不借功勳而尊佛祖所以爲吾人直指也

自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洗足趺坐已明明將此我于日用平常中盡情和盤托出後開示祇言度生布施兩義總是要人不可著相則此我自然空空洞洞光耀宇宙何煩勞苦修證何其簡易明白至此說經已畢後則極力贊嘆此我極尊極妙要知此我祇要離一切相則自然如如不動而大事畢

矣

四覺云諸幻皆滅非幻不滅蓋謂天地萬物無不是幻既是幻則不能不滅惟此我至眞至實非幻也經前後說盡諸幻要人於諸幻中看明此非幻之我明此非幻之我則能看一切佛國魔宮天堂地獄亂起亂滅之幻近而看此一身於日用中從朝至暮語默動靜行住坐臥移晷歷時何莫非幻而此我則端然在座未嘗有須臾之離未嘗爲幻景幻物有須臾之欺瞞也佛有此我能如是衆生亦有此我亦能如是何以迷於幻而甘受此衆生之名得無愧耶

誰蓋言彼可還者皆已還去今還不去者惟有此我一則此

我則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常住眞心以至大佛頂皆是此我之尊號尊稱然不過人人所有之我而已因富樓那問大地山河從何而生世尊遂序出根源云當日未有大地之先祇有這我一片眞空眞空即眞我也蓋此我無有形相故曰空然此空即是我又至實至眞故曰眞空此眞空之我求其來處並無來處亦並無生處若有來處則有方所若有生處則不能號爲至尊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惟此一眞我而已然此我非一若說是一則今日何得有此不可說不可說之數之人若說是萬則何得又云本同一體要于此細參分分明明萬還他萬一還他一一即是萬萬即是一然又不可一混于萬萬混于一清清楚楚總能放心當此混同眞空之時並無

佛與衆生之名亦並無佛與衆生大家都在這無聲無臭之中如如不動之際大好一寂滅道場豈不樂哉豈不快哉無奈大家都迷而不肯安分無福受用此大好道場都在那寂滅之中若有所感一動一動的發出一微芒纖細之覺此覺非等覺妙覺大覺圓覺乃本我本覺中稍有一點趨向者然已將離乎本覺矣積覺生明明者明明有此一覺也非有他物可以明之也積明生空因明久則若似乎有目而可前望者然望去則惟空而已此際眞空已變爲頑空蓋因明之故也生死之根基于此因望而見有空然空中毫無一物惟見一片昏昧而已此乃大家之我不安本分迷而攀緣之相也所謂覺明空昧是也由此愈不安分則發念亂想即亂想亦

不過空昧久之則因想生氣氣盛力大則成風風有來往進退進則爲陽退則爲陰吹來吹去遂吹出一物漸漸堅實而爲金即此天也風與金摩則生光明謂之曰火火上燒金則生水水下降而有渣滓則成土土與水交則生木此世尊所論五行天地山河人物所由生也世亦有知之者乎大家念想乘此五行攀緣四大遂有此身至於今日乃忘卻都是此我在覺明空昧以前不肯安分遂流落不堪如此其成就過去諸佛不過先吾人而發悟得以早還故里其始在覺明空昧時與吾人一體有何奇異人能明此經文則不能不悟此我而何以自世尊開示後再無人提起埋沒世尊指人歸家之路靈利人一悟當下即可超出覺明以前端坐受用那有

這許多修證之事槩明可厭
前節萬一兩字要分明淸楚此我纔徹而不疑所謂萬者乃起念以後事也不能不謂之萬起佛念則佛起菩薩聲聞緣覺念則菩薩聲聞緣覺起人天阿修羅及三途之念則不能不人天等等也大家都在這裏若不起念誰敢名他是佛是菩薩等等所謂一者乃未起念以前事也一即是萬者相離有萬而無不是一之所形萬即是一者理雖居一而無不是萬之所託然又不可相混者在桃名紅在李名白不可說紅白雖異而其色則一也呼之曰色而已不必問其紅白可乎不可乎蓋此我說事說理說境說物愈明白愈淸楚愈安妥固是然其無說時混合萬物渾淪天地至寂滅爲樂之際則

始能毫無疑滲也
此我自覺明空昧以後得八萬四千煩惱病又能發八萬四千陀羅尼藥以治煩惱之病前已有恆河沙數之人並無一病亦不須藥一悟此我即安坐還覺明空昧以前名之曰古佛後因藥治病病愈藥棄成佛去亦有恆河沙數而今戀病不捨戀藥不捨並不知有藥亦不知有病而以病爲藥者亦有恆河沙數常獨坐觀我之我觀一切修道未成之我及一切衆生之我亂起亂滅不知爲些甚麼皆可發一笑
吾人自覺明空昧以後投入生死而今要出生死祇要當下悟得此我而不著相便一超還至覺明以前與如來覿面若執一法修行如三觀二十五輪轉二十五圓通四十五聖位十地覺等妙覺則歷若許化城難于望見故里家園要知家園景況原不離我當下當下而能識得此我即是主人公即能如如不動即坐享家園矣要知我本如如祇要相應不要見說如如二字便不敢擔荷便推向佛邊這如如兩字原是你在覺明以前住過的不是教你去修成如如祇要仍舊便是祇要你細細揣度凡不如者自然不如二祖覓安心法至屏息諸緣又不斷滅初祖即許之曰此是諸佛所傳心印甚勿疑也此即覺明空昧以前時也佛有甚心印可傳不過教你在當下仍舊而已世尊於諸經發出妙句都是覺明空昧已前實相實義如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常住眞心如如不動寂滅爲樂等等難悉諸祖亦有妙句惟臨濟公歷歷孤明德

山公炟赫虛空都是說出舊日歷過的要你在而今此刻當下識取有甚難事祇因往日迷而不知受苦至于今日一知此我便當下超入再將此我保任到無念時則如如矣豈不樂哉
我歷看古人妙句惟如如不動四字表出此我妙絕無倫惟歷孤明相及其餘雖妙皆不及祇要靜誦此四字將此我從從容容又不急又不緩收拾在一毫毛頭上凝定而無涯涘是現成而不可思議然又是我細心得來經云明極即如來其斯之謂乎人能將此四字字字精而誦之精而思之管保三年五年坐此即成佛去斷不誑你何苦向繫縛處講解教典徒生知識有何益處

世尊說此四字時亦是時節因緣合當流布三千大千世界即是眉間白毫發光普照不但悟此者成佛即聞者亦結成佛之因後云說到如如早變了也此語不可爲他瞞過蓋因他看到如如坐享如如才敢說這句話他教人不可戀在字句上徒然說到要身心實實受用如如之義方是不可因他這話便棄而不用心也著眼著眼

金剛經要人離一切相見性見性即見我也華嚴要人發一切善想行願成佛成佛云者蓋爲此我乃法身佛有一切善想而成就報身佛化身佛也此我有三佛名不具三佛不是圓滿之我

華嚴乃純眞法界知此我而不入華嚴則是自屈無大人風度不能入諸佛座中智慧辨才神通皆不能及得無愧乎要知此我原與諸佛相等何以至此不及蓋諸佛明此我而究竟到圓滿至極之地不使有纖毫留滯始安心自在非是彼得少自足見淺忘深之徒發自了見有體而無用也所謂涅槃心易會差別智難知學者不入華嚴難逃卑陋之譏

華嚴是諸佛此我之海諸佛聚會之地其大如海言十方如來相會如恆河沙數之多然總是明得此我便可入會試看會中莊嚴殊勝至不可思議豈但人間絕無即天上皆斂光退色當參何以諸佛有如是莊嚴蓋彼人天迷而不知此我舉緣積善從勞苦得來受盡其報終歸烏有惟有諸佛國及海會莊嚴乃此我本來具足本來圓滿得根本智具根本莊

嚴得差別智具差別莊嚴能一悟而足則根本差別皆徹如龍女頓時成佛是也其次者既明此我根本已得何須愁差別不明祇要保任則自有大徹在總之此我無所不具無所不至讀華嚴不可爲他莊嚴覆倒生卑陋心看輕此我我之我佛之我既無高下則彼之莊嚴乃我屋中之閒家具爾何足畏哉

人讀華嚴經則駭然而莫知所適從見五十三善知識如無厭足王婆須密女則罔知其所措彼不知我者不必論即知我者於此亦不能不生疑心何以故蓋此我有不可思議妙處明此我後不是一味癡守當他靜時動時習氣發作時或好或惡著實要細心省察還是順他還是逆他還是摧折他還是包容他將此我生出之心等等差別一一勘透則知五十三聖上及諸佛所說所行度生等等陀羅尼法原來不出此我則此我度生之法本來具足能度種種衆生則能具種種莊嚴豈不是具足莊嚴思及此不亦樂乎思及此能不爲迷此我者一痛哭乎

諸佛皆出自我我是諸佛之母若無此我焉得有諸佛諸經皆出自我我是諸經之師若無此我焉得有諸經謂諸佛皆我弟子謂諸經皆我弟子之所言此決定議非權說也何以讀華嚴經便窮駭視己如草芥視佛如泰山將此我作踐不堪此人是自家奔入地獄無有驅之者猶語人曰吾人不可不有此謙德也余有老友兩三人皆如此余常提撕之反以

我爲怪異悲夫
余向也初見維摩經狂喜異常原來此我有如此智慧如此辨才如此神通後見華嚴如逃亡之子不知有家爲人說明復歸故里見父母親戚喜不自勝遂徹此我至尊至貴無比無儔不能自禁遇人便說遂成流布時亦自悔欲權且秘密然終不能忍此是人人所公共之理秘之密之何爲也
華嚴至善財游普賢一毛孔中歷塵劫亦不能盡入彌勒百千萬億樓閣中一樓閣中有一彌勒有一善財維摩方丈室中納三萬二千獅子座不窄不礙此是何等道理這樣奇異原來總是此我本具本有者以此本具本有不可思議之我而拘執于一知半解便傲然以爲自足眞可恥也

華嚴所謂莊嚴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生阿耨無上也多羅正等也三藐三正覺也菩提萬善之總持也即此我也此我猶有能上之者乎此我等一切佛等一切衆生無有高下覺者能覺此我始爲正覺能總持萬善故名菩提金剛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應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既發此無上之心則知此無上之我既知此無上之我則當歇卻一切而住於此彼一切心自然退聽不敢爲祟又安得有異心起而不伏耶如是是字即指此我即是我住於我不起妄想而一切心皆降服矣此即是十方如來入道之門何用他求也後舉度生布施兩大事總是此一我爲之而不著度生布施之相金剛了義已畢華嚴莊嚴已具吾人皆有此

我思之慰之
經云惟此一乘法並無餘法何得有二乘三乘蓋因小器于我亦窺見一斑而信心不足又求一法以修之修之久久則法重而我輕障蔽此我遂墮二三非眞有二三也佛說法華諸經呵叱此輩而後世墜此者比比皆是尋家尊之以爲無上眞可憐憫維摩說不二法門說神通顯示此我之大諸小乘遂痛聲震天地求入大乘還是有恥心者何不直信此我當下即是如來嫡派兒孫承受祖父之業曷爲奔走異鄉枉受勞苦自棄自小耶
諸經所說妙義了義皆自我出皆是教人明此我而保任之自然成就不是有甚法教汝執守以盡此生也因直指不背

自信故以黃葉爲黃金暫止你習氣之唬惟有心經觀自在三字金剛經應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最直截最簡易一超便入毋煩多言而後人絕不提起我不知其何以故也
諸經如大佛頂眞如菩提金剛一切等等名目人一見都推向佛乃佛之所有乃佛之尊稱絲毫不敢承認殊不知因此我之尊故以此等名目尊之然此我本有此等名目之實義故當此而相稱不是佛有而衆生無也祇因迷而不知此我則仰視此等名目在九天之上置我於九淵之下眞可哀也
楞嚴云聲有生滅能聞此聲之性則無生滅性即我之名也我即性也何以見性則駭然以爲甚難今言見我則亦駭然以爲甚難乎聲起謂之生我因聞而知其生我則未嘗生也

聲盡謂之滅我因不聞而知其滅我則未嘗滅也此我當下如是自無始以來如是由此而往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之將來將來無有窮盡總是此我在此嘆數劫之遷流慨人物之變化何其巍然炯然而無一毫遷變也至矣哉此我也世尊於聞聲處指出此我恁的分明而猶欲攀緣他法不肯承當眞可憐矣

天下之物有能綿密無有間斷不可分不可別如此我者乎有能長久堅固不壞如此我者乎有能于大而無不包于小而無不入如此我者乎有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此我者乎有能上等諸佛下等眾生如此我者乎有能變化出生萬物之相而獨居無相如此我者乎有一物可以似此我者乎

總之盡劫不能說盡此我之妙此我之尊而至近至易竟不過而一問何也

此我為誰即今當下你能覩能聞能言能嗅能執能走者即是此即是佛不必胡疑我若哄你我定墮地獄不可聽諸方野狐精教你抱語句混參瞬息五年十年虛度總之諸方不曾有眞見識以譌傳譌互相授受欺瞞不少我每聞其所說令人恨煞好好一輪明月被他推入雲霧之中于密室授受囑其不可語人遂習熟古人問答語句開堂登座數年後遂踢不堪自覺無味而竟至甘心老死不亦哀哉

人祇知此身是我因有形相可見那知此身有生有滅而不知能運用此身者乃眞我也古德云誰教你拖這死屍來靈利人祇此一句便悟去又何須五年十年總是開示者不得親切而悟入者不得其門大家亂混一場散去

每日從朝至夕日用來往或動或靜或喜或怒總是此一我為之此我即佛也為甚麼祇攀緣外物而忘其為我終日終年為聲色所困世尊教人開佛知見今既知得此我而時時開佛之知開佛之見則端然一佛何樂如之

當今之世教人入道且不必倡導一切經教并一切善知識語句當直指出此我乃法王乃大總持使學者信了然後將經教語句作證據不過明此我而已管保他一聞千悟那裏費許多煩絮今諸方自家不曾悟過人便將一無理路公案劈面摔來要人仰看他是獅子兒不可思議眞令人羞煞學

人迷悶而去和尚亦胡混歸方丈彼此都不知為些甚麼竟是光天化日之下一夥夢漢胡鬧而已

世尊時在靈山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為牀座請佛為眾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眾其時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所謂直指教外別傳也教內者一切經教也都是有法有路有門漸修漸悟將來成就惟悟我而在教外者直指也無法無路無門祇在當下指出此我便是正法眼藏便是不生不滅之妙心便是無相之實相不用修證不用尋求此我從來不曾出戶而能運用一切令之能拈花者非我而誰耶大眾之心都在高遠奇妙處見

佛至此顯出一不高不遠不奇不妙至平至常人人皆能之拈花則莫知所措矣惟金色公大悟此我已久今見衆罔措不覺破顔一笑笑者笑其不知我也那知此笑之我同拈花之我與大衆罔措之我一時光明照耀徧三千大千世界惟世尊金色公知之而大衆如在長夜此一切經教中所未嘗直指如此者也故曰此教外別傳也別之云者乃不同於教也非別異之別也殊不知此正是世尊正傳直指當下此我即是更無別法嗚呼異哉此我從覺明空昧以後逃亡至世尊拈花之時才顯然出示於人安得不令人痛哭耶茫茫大地混合十方教我從那裏尋求這大道根源原來此我即是不動足已登彼岸不用修已證蓮臺世尊之恩教我從那裏

報起惟有度生而已

世尊數十年以黃葉爲黃金以化城爲暫息之地亦可謂婆心極矣至此則靚面示人指出此我一拈花一微笑將一切經教玄奇妙義都推向無何有之鄉而毫無用處祇要會得此拈花微笑者便能驅使此一切妙義而此我獨巍然自尊此我即正法眼藏即涅槃妙心凡一切小乘天魔外道之法爲此眼一照皆粉碎去而此眼則深隱不露纖毫十方如來也窺他不見故曰藏此我從來不生不滅而不可思議故曰妙心此我無相而亙古如斯其爲實相也大矣故曰實相無相用付金色公一人而靈山百千萬衆皆不知斯義眞令我不解所謂太容易翻教人意昏此之謂耶

余向也悟拈花微笑之旨不禁手舞足蹈外而視天地萬物內而視心意知識近而視眼耳鼻舌及身與手足奔執應酬一切日用至靜而一絲不挂動與法界相應何莫不是拈花微笑之旨然不過此一我爲之也後來用拂子敲禪牀作圓光一棒一喝動口動手總是拈花一脈相傳何須用經教繁文而直指之妙乃如此學者可不於此具眼

後代上堂將拂子一拂云與當日拈花是同是別如能會得此我者許他說同乃世尊嫡派兒孫若不會此我者乃胡說亂道竟據法王位此輩必墮地獄近年此輩處處皆是亦嘗捫心自悔而生一慚愧之心乎抑安然自以爲是耶哀哉

千七百語句雖有差別然總是拈花一義總歸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若離此則邪魔外道正法眼藏無眼涅槃妙心無心無心無眼是謂眞眼眞心我無眼乃具眞眼我無心乃具眞心眞心普徧眞眼普照普照則色色皆吾眼普徧則物物皆吾心非吾心寄于物吾眼寄于色也乃即色即眼即物即心則可以悟即心即我即眼即我矣世尊拈花而言及心眼者要人悟此我拈花拈花即此我也他日以青蓮目從左視右從右視左亦此義而未得金色公一笑不得表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至今日始言別傳者蓋時節因緣也然四十九年內直指者甚多而人自不會耳

拈花開示衆人此開示之直指也一落言語即成臆義要人因拈花悟得此我豈不痛快無奈皆不能悟遂發出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兩句等以付迦葉學者心粗總不肯細想如何拈花示眾而發出心眼等句與拈花一義否更進拈花一層否相合否不相合否果能細細追參則拈花乃以事以相開示正法等句以理開示以事以相得悟者堅以理得悟者恍惚所以後代兒孫在事上悟者強在理上悟者弱在經教上悟者弱在當下劈面語句上或境上悟者強世尊于此事理雙示拈花與迦葉一心後付法又云正法等句者不得不剖示其理爲眾也後代能事理雙示者則鮮有其人而以事示眾者余亦未能得見或有以理示人者而論理又不能到極處不但祖道已絕而如來禪亦絕矣悲夫

四十九年金口宣揚總爲此拈花一義世尊無日不拈花而

今日拈花悟而笑者惟迦葉一人大眾罔措生疑與迦葉笑而悟者是同是別客曰別曰子云別固矣今將大眾之疑迦葉之悟都推卻是同是別客曰既無疑悟則此我皆同疑與悟乃此我所發之念有生有滅非此我之鎮日如斯也曰世尊拈花正爲此我一切日用皆是此我用事若無此我則萬事皆灰今於拈花一事上指出卽是在事事上指出悟者固是疑者何爲客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乃佛家極則事何以在拈花上指出拈花極平常事何以傳至今日作祖祖相授炟赫今古之大事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正是此我惟我乃正法眼離我而言法眼者乃邪眼也惟我乃妙心離我而言妙心者乃邪心也此我無動靜能用動用靜今世尊于拈花動處指出正見此眼此心無處不在若只於靜處見則偏矣故世尊隨事隨理而發明此我正是極則事彼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正是解出此我之實義乃如此如此祗要悟此我則正法云云卽此我若祗去講求正法云云而不知我如蒸沙作飯畫餅充饑有何益處祗要悟此我凡諸經殊勝美名有一名則此我所發之一義由一名而至於千萬殊勝之名都是此我所發之千義萬義所以此我乃諸佛之母然此我又最易于識卽此說話者是卽此拈花者是卽此微笑者是卽此大眾罔措生疑者是故曰一識此我大事了畢又曰識得便休休之云者乃我既得此極則事彼世法佛法都無用處隨緣度日成佛而已子又問拈花乃極平常事如

何作祖祖相傳一件極大之事要知天下極大之事乃此我也天下那件事不是我作出來則天下那一件事不是我今在拈花一事上指出卽是在萬事上指出如後世吃茶去吃粥去洗鉢盂穿衣吃飯痾屎溺尿都是拈花一脈極平常人人都能極奇異人人不會推此拈花卽有一人于剎那頃游徧三千大千世界拈東方寶剎與西方人見拈南方寶剎與北方人見過百千萬億世界如歷一微塵與此拈花同一神通同一性量同一見同一識同一本體同一作用無有高下云何謂拈花平常而以諸經所說神通爲奇異耶諸祖相傳拈花一脈其當下見此我時卽悟得無所不在無所不具古德云但得本莫愁末惟我乃本其餘皆末其上者當下悟得

當下完具其次者歷彼歲月自然完具祇要此我爲本何得謂之平常耶平常卽是大道何得輕視之耶

當拈花時而罔措者都是諸菩薩及一切二乘皆具神通皆有功勳皆不知此我是無功勳無神通誕生王子一出母胎便是天下之主彼四位功勳爲王者無不俯伏稱臣拈花乃指出此我乃誕生王子後祖祖相傳皆傳此誕生王子不修功勳不具神通而端居佛位是名無功用佛無名姓佛無佛名佛惟饑來吃飯困來眠拈花示衆而已彼具神通有功勳者安得不罔措也

佛在給孤園四十九年說法惟饑來吃飯困來打眠一無事閒人說法時亦無事閒人祇教人不要熱忙不得已傳人一

陀羅尼也是誘你到無事上不是要你執法以盡此生也今拈花示衆纔是世尊度人本念因說一切經教已久不得已謂之教外別傳別傳者正傳也盡掃一切獨顯此我無事去卽端坐成佛此是先佛所訓我不妄言若有人又將經教所言勸你只當淸風度耳一箇字不可留滯心中此是獅子兒此是誕生王子成佛必矣何用多言

世尊言此乃微妙法門不立文字天下猶有精微如我奇妙如我者乎一落文字便失此我微妙之義能入此門則百千萬億三昧皆從此出祇要無事去無事從滅事起外滅一切事內滅一切念滅得盡便是佛衆人是增故曰衆生

說法就是說此我說此我貴正面說正面說透而不能悟然後迎其機側說反說冷說遠說近說推開說不卽說默說喝說打說隱語說顯然說然貴正面說正面說乃先佛所訓悟去恆河沙數後來善知識迎人之機遂有等等說法悟去者亦不少若正面說如懷讓馬祖黃檗百丈南泉大珠臨濟後至大慧杲皆能正面說如六祖壇經所說故稱爲說法中之錚錚者後代野狐精竊似側說冷說等句以爲問答總不知如何謂之迎機說幾轉不能說則曰當自參去如果要學人自參不勞開示此是善知識則當喚他來與我洗腳不然可惜閒飯養他

惟正面說開示來學滔滔不絕使衆人或左或右皆觸其病皆能開悟側說反說者當一人之機也當其所發之機而迎

之乃善知識之妙用也一代有一代之妙句當人之機以開其悟惟近代不然自不求悟祇習其陳言舊句亂向來者摔去便傲然自命善知識總不知羞恥奈何奈何

此我自無始至于今日不知歷過多少生死或爲人或爲物或爲男或爲女總是此明明一我昭然不寐至於而今知當下此刻明明一我則知過去未來惟此一我此我無相自無始以來所受之身皆是無相之我所發一點如幻的泡影凡一切形相並此身皆如幻非實卽此心此識亦如幻非實以如幻之心之識之身造如幻之善之惡得如幻之罪之福而茫茫然迷此我於生死之中至將來受無窮無盡之苦不亦癡乎能刻下自返此無相之我而頓歇之再不去行履往昔

如幻之事當下卽佛何用修證雖往昔所造有罪有福皆空無所住而任我逍遙彼罪福於往昔緣我而不能離者蓋我有心有識故也今既知祇有無相之我則如幻之心識頓離而罪福又何有哉讀毘婆尸佛一偈卽可了畢又何用多言哉

尸棄佛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起諸善造諸惡試問是誰起誰造答曰我也試問爲甚麽起爲甚麽造答曰因迷而不知此我故起造也然雖迷而起造而起造皆幻卽所起造之境之事之物之業亦幻與此我了不相干祇是受生死勞苦爲可憐耳那知此幻皆由身心所出人視此身爲眞爲實而不知同于聚沫暫時留滯耳此心如風人以爲

虛靈不昧亦不過石火電光虛明不實暫時留影耳以如幻之身心起而造諸善惡眞所謂無根無實能知此我眞實有相身心皆幻則一切皆空惟我獨在卽與佛等有何疑哉

毘舍浮佛云假借四大以爲身此一句明明說出此我可以喚醒千古我本無相今假借四大爲身若無此我是誰假借此身若非此我居其中則此身安能行住坐臥可見此身非眞有我在焉身既非眞則心生亦幻何以故蓋因境有心無心無境前境若無心于何有何況罪福卽當起時亦如滅也祇要識此眞實之我不生不滅之妙體則身心罪福之境卽在當前亦如住於虛空有何憂樂而衆生執身心罪福爲眞實事所以此我漂流苦海深可憐憫

拘留孫佛云見此肉身無識是佛假借之身佛者我也了此如風之心如幻是佛權變之幻佛者我也非我不能見非我不能了也今此我了得身心在我本性中空無所有惟有此我而已矣則斯人與諸佛何殊也衆生惟認身心是實佛祇說身心是幻身心是實則此我漂流身心是幻則此我常住觀身心皆幻而況身心之外之所有不歸於空得乎

拘那含牟尼佛云佛不見身知是佛惟佛能見此身非實故不見其有此身也不見其有此身則眞知獨存此眞知卽我卽佛也今果能實有此眞知之我卽此是佛而謂別有佛安矣惟眞知之智者能知罪福之性皆空而惟有此我則坦然游戲生死之途有何畏哉此偈又加一知字說此我更透蓋

惟我能知此知卽我不可作見聞覺知一例看不可作所知愚看所知愚蓋謂此知落所則愚非知愚也後永嘉云不可知知惟知而已此知卽我也

迦葉佛云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如此等偈意義明了一見便解人多忽過而不知也何以故若此偈明了則一切語句皆了若此了彼不了何以謂能了此偈也此偈直指此我示人更爲明切此我總被幻生之身心幻化之罪福認爲有生有滅而汚染此本來清淨之我日久歲深遂受一切苦厄不能脫離今一旦悟此我爲眞彼皆是幻則當下躍出樊籠與佛無別不過還他本來淸淨則看此一偈足矣又何須後來者煩脣舌

耶釋迦佛偈云法本法無法所傳之法卽傳此我也然究此法之本源實無所謂法也亦無所謂我之名也然卽此無法之法是亦法矣故曰無法之法亦法也今付此無法之時此無法之法中生一切陀羅尼之法以度衆生而究其一切法又何曾有一法不過惟有此我假名之爲法耳卽以法名此我亦可也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我之名也祇要將此七偈反覆細參證明此我仰瞻世尊拈花之時明明以此我示衆此際有文字否有名相否有擬議否有隱密否世尊之我明明拈大衆之我明明見祇有一金色公明明微笑其笑維何笑大衆之明明一我而多此一疑也則金色公之我與世

尊拈花之我水乳交融而大衆之我遂在大門之外

問曰此我實相無相世尊開示大衆當教人在離一切相獨知獨覺深隱秘密寂滅境中識此眞我而何以以手拈花顯然在人眼目中不離身心幻化爲教外別傳答曰善哉斯問也世尊初說法教人去惡爲善乃爲中下人說教人離一切相見此無形無相之我得返本還源之根本而歸於寂滅乃爲上等人說然此我卽是本源本來寂滅無在無不在動靜一如顯微無間大則包含十方小則細入微塵一片清虛萬相無礙寂靜而絲毫不減喧擾而絲毫不增動靜兩時而全體皆現從來不曾隱藏從來不曾顯露才是一現成之理不煩思議而可卽得也若祇向無形無相中摸索則又偏枯而

非全提彼上上智人祇思一超卽入必不從命所以教內祇可引上中下三等教外之傳方可爲佛祖之師然此教外非世尊杜撰若論本來之理祇有此一路是本分傳人之法彼教內三等乃是世尊權法爲三等人不能卽信故善誘之必歸於此始是住手之地蓋因有許多根性委曲乃有此上中下之繁說也要知自無始至今總是一眞法界並無分別覺明空昧以前此我也覺明空昧以後此我也卽今日萬物紛紜亦此我也自覺明至于今日亦非此我故爲造作乃自然而然而勢所必至如此雖此我亦無如何也何以故由今日觀過去以前一代一代究至無始竟是該如此該如彼一現成之數眞世界都在眼目之前豈可指之爲無定之幻若是

拈花乃顯然之幻不可以謂之正傳則是成過十方諸佛亦幻墮落十方衆生亦幻諸佛之樂亦幻衆生之苦亦幻都如夢如癡何以謂之一眞法界謂之一眞法界者蓋無往而不眞也無往而不眞則拈花獨謂之幻可乎推此我之眞則此身亦眞此手亦眞此花亦眞則無往而不眞豈非端然一佛乎又何必求有修有證而委曲以成佛耶佛祇有此一眞佛乘教人其餘皆黃葉也非佛本心也有何深隱有何顯然惟此一我而已矣教內有幻化之說乃佛教初學人暫離一切相以識此我名曰根本非是要人還去枯坐在覺明空昧以前納悶爲樂也要知此我時時是覺明以前時時是寶蓮座上時時是樂寂滅時時是樂莊嚴時時是無形無相時時是

與諸佛應酬都是眞不是幻若作幻解則此我乃獨立于相外者乎此我在處皆眞在三千大千處三千大千皆眞何得謂拈花爲幻若拈花爲幻則此我亦幻矣可乎不可乎經云一切如夢如幻蓋如之耳觀如字之義則可以知之矣

說法有全提有半提全提者和盤托出也半提者且向內裏說使學人有悟處擔荷得起方爲他全提如拈花乃全提後之善知識在相上說者皆是全提皆是拈花一脈並無絲毫委曲就在當下覷一見便說如堂前柏樹子神前酒臺盤溪深杓柄長吃茶去洗鉢盂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此等語甚多難以悉舉隨問隨答不思量不擬議此際不容你信不容你疑不容你參不容你悟要會便會那有下口思量處連

此我都不許提起還說甚麽隱藏顯露還說甚麽如幻皆眞還說甚麽覺明空味以前以後可憐生大眾罔措可憐生迦葉微笑可憐生世尊拈花可憐生使湛愚老人絮絮叨叨提筆時便云此我此我向理上說者皆是半提如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如何是主人公正睡覺主人公在何處即心即佛莫妄想祇遮是法身無相法眼無瑕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等等句多是大根器人聞此便能幾及全提不然則延挨歲月要大徹去還有十年廿年未在所以有理究竟堅固有事究竟堅固在相上事上悟去者強理上悟去者弱拈花則理事皆乘所以爲教外別傳也

忽然有悟見得此我無形無相端然在此此以心見性者也此是半提必須眼見方是全提推夫眼之所見凡耳之所聞鼻之所嗅口之所言身之所觸遠而三千大千世界近而微塵之細一動一靜之間無不是性之所在方可謂之徹悟若祇能心悟遇事遇物遇境便有障礙

天地萬物皆我所生則天地萬物皆我可知也有一種根器淺劣之人亦有所見遂專向寂靜處藏身與天地萬物全不相關而傲然以爲有道之士比比皆是誠可笑也然其所見祇見寂靜不識此我若識此我則在處皆眞有何分別

識得此我時時在當下見則是佛祖嫡傳若離當下都是夢語今人相會不說教典則論辨公案語句將當下目目相對之妙我都推入在教典公案內埋沒不堪污染不堪祇候氣

之神困大家散去明日又會明日又如是以此終其身而已我自四十年來見此種人不可數紀可惜將此當下要緊時候都付之東流古來善知識都在此當下撈逼人不使他借古人語句東藏西遁直指其瞬目揚眉處舉手動足處開口弄舌處舉心動念處拂袖轉身處問答應諾處順我逆我處生嗔生喜處一棒一喝處逼他到此我上極力一槌最切最易那裏有閒工夫講究千百年前陳言陳語遮蔽這當下光明的妙我俟說明此我後提起前人語句指出其意都是此當下之機眞令人一聞千悟云

獅子兒才能知當下之妙才能在當下安身立命才能在當下縱橫自在才能在當下與諸佛祖同一鼻孔出氣在當下

久才能識諸方禪弊在當下久才能通天徹地在當下久遠遠見人來早已辨其爲佛爲魔才識當下智慧便生辨才便發一離當下此我便走作去惟在當下則此我分明惟存此我則前後際斷此我乃諸佛之法體當下乃此我之密圓悟此我在當下不昧則相應甚速此先佛遺訓珍重珍重

起過去未來之念皆屬妄想惟起當下之念乃是正念此念不落空不著相惟念此我此我即是眞如故六祖云我此法門以無念爲宗無者無一切相念者念眞如

當下兩字乃佛祖究竟處所以說法時都是直指何嘗離開去教典還序此我根本原由列祖與歷代善知識則空前絕後不問其過去不究其將來一覿而四目相對直逼他藏不

得現不得這隨感隨應的妙我出來才休如其不然則一棒一喝教學人無立腳處所以祖師禪更妙更不可思議

當下一機乃祖師相傳秘密直指大機大用天魔見之喪膽外道聞之魂慈二乘以下則茫然無措惟知此我者則受之安坐以爲現成

拈花乃佛大機大用乃諸善知識大機大用第一宗公案不可將馬祖黃檗百丈三公看重將拈花看輕都是同一手眼而不知拈花更自如如試問諸公亦知此否耶

余常思世尊在如如處不知歷過多少歲月凡說法總不費纖毫力或見之于手見之于眼見之于言語見之于種種者都是不可思議之如如那知傍有一老頭陀微笑同世尊一

如如而示此大機大用總不出此一我也眞可謂希有之事本分之事吾人能不一疑乎

當下花當下拈當下笑當下此我有分別乎無分別乎有求大機大用者當於此究心則得機用之宗矣

凡有一語句一動作教人思得去議得去便是落二落三之義便是入夢思不去議不去便是當下便是直指便不是夢總之一起思議便入夢思議一歇便出夢拈花可思議乎如要會拈花之旨當在未起思議之時不用會則會之矣此時也我如也花如也拈如也微笑如也世尊如也迦葉如也總一如而已矣

思議中乃古今之人一大夢場由朝而暮由生而死無日無

時不在思議之中無時無日不在大夢之中祇要將此思議一歇便是菩提惟菩提不夢菩提者我是也菩提乃萬善之總名我乃萬善之總持故以菩提名我猶之乎我以湛愚名我也今人聞菩提則推之萬里之外何哉推之萬里之外乃人思議入夢之過究亦不能辭也惟世尊以拈花示人使人兩眼分明不能下思下議直所謂大機大用而此我猶能入思議之夢境乎大慧杲要人眼見性而後人並不提起何耶我常想靈山會上都是夯漢如何親近世尊數十年猶在夢中文殊還起佛見法見可憐生祇金色公一人對面相識阿難俟世尊圓寂後方入此門然悟入又祇在呼喏之間何其容易一部了義楞嚴反不及金色之一呼其名而阿難即應

之曰諾此際金色公之我與阿難之我針鋒相對較拈花微笑更親切一呼一諾大事已畢天下之理之易猶有過於此者乎靈山大眾自有生來都走了難路故見此皆罔措也

問曰金色公一呼阿難一諾大事已了卽接云倒卻門前刹竿著何也答曰此語乃金色公深悉阿難平日之病在多聞多識上易於支流慣習理解熟處難忘又生歧路故緊接此句而截斷之使他在呼喏時見此我呼諾都止時見此我非此一無理路之句則阿難又在聲音上生出別見走入生平熟路則虛此一問矣後解此句者要阿難離卻一切門面外邊所設之務求其眞實內裏邊事因剎竿門前四字而作此邪解殊不知此卽秦時轆轢鑽也截斷眾流法也若依邪解

則不知生出阿難多少見識豈成說話難道悟此我後凡一切事都推開去則拈花亦外邊事而何足以為諸祖所宗金色公不若是之呆板也要知阿難悟此我後還是昔日之阿難行履還是昔日之行履乃是有主沙彌非是多聞多見之沙彌一著邪解則何以謂之別傳也

往往教外語句妙至不可思議被邪解者說入教內違悖別傳之旨殊為可恨呼喏乃直指此我倒卻句乃截斷眾流為阿難安頓此我不致走作破他平日所游熟路此是傳佛心印拈花乃向上一路徹內徹外和盤托出呼喏乃直指法身因阿難平日祇在外邊作知解故金色公教他在內得悟阿難已知自家之錯故以密語來問金色公就他一密字便一呼提出一眞阿難來所謂石破天驚銷盡阿難知解還他一箇赤條條光燦燦的阿難又接倒卻一句眞可謂無餘又無餘矣阿難此刻才心安竟登祖位邪解者亦思及此乎噫

法身者卽此我也法身有邊有正位有向上三義悟得此我不起諸念清淨無為乃正位也不離正位而有為于一切日用乃向上之事也法身邊乃初悟時超出往昔知解之紛擾得入此清淨之法門見此我于當下原來就在這裏如空手把鉏頭偈全無理路將人一切妄想截斷無你用心處忽然悟得惟有此我迥然在此時布棍謂此頌得法身邊事此之謂也非謂法身有邊蓋謂初悟得邊久於此則得正位能日用于一切有為則全體于用全用于體向上之事也

問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何以玄沙說他只認得箇昭昭靈靈答曰此是大士直指此我直令恆河沙數眾生見此都得悟去保甯勇云而此瞥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試問既能會此錯在何處就將人之錯處指出使錯者得以不錯才是婆心此偈卽小根器人見此偈也能悟得蓋為此偈說得親切非他說法可比安得不一見就悟再問保甯勇明明偈在這裏說得如此分明還要怎麼會才不錯至玄沙說大小傅大士只認得昭昭靈靈總是歷代衲僧家好勝心未淨都落此病試問昭昭靈靈是不是定要此我一點昭靈也沒有死去才是麼定要離此昭昭靈靈別求一

箇道理總是麼要知這昭昭靈靈便是祇要現成不費絲毫力自然而然一點也瞞他不得若用一毫力去照靈便不是如圓鏡懸空十方皆照是用力照否是不用力照否難道不是昭昭靈靈你有何法將此昭昭靈靈打殺且偈中並不曾極力說昭昭靈靈而玄沙之硬差排將此偈埋沒不少後之愚人因玄沙此說遂不重此偈即如雲門打世尊後人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拋去總不究竟雲門與玄沙埋沒佛祖直指法門罪過不小我今提出爲佛祖吐氣爲後人重整直指法門不要聽近年來諸方野狐精拾玄沙雲門殘唾欺瞞後學

昭昭靈靈學者果能見此不要自誤爲玄沙瞞過本來此我

本昭昭本靈靈鬼神之靈不及我之靈日月之昭不及我之昭若要將此昭靈推向別去說他不是萬無此理我向年見識淺薄亦信這夥人說話去學禪定要殺盡昭靈如大死人原來愈死愈昭靈其昭靈更大更不可思議我如今祇隨他昭靈我本無事此即大士之偈之義也但不可用心用識去東張西望則落在昭昭靈靈處便不是此我歸宿處祇要識得大士偈見得此我即有時東張西望又何妨

從朝至夕或獨處或應酬或談笑或飲食何嘗呼張爲李認白爲紅豈不是昭昭靈靈定要錯亂顚倒才是麼祇要識得此我則昭靈乃有主之昭靈非光影之昭靈大士此偈乃直指主人公非說昭靈也以玄沙而心粗如此何況其下者乎

衲僧家都有好勝之病不是婆心意見中見古人語句偈誦他是正說我要反說他是東說我要西說他已說得極是必要駁一駁以見我不落他窠窟裏殊不知此等言句將學者惑亂的東奔西走全無把柄能有幾箇大梅認定即心即佛到底不爲非心非佛所撼如果婆心爲來學慈悲將古人言句說得淸淸楚楚或者此義還淺不能到底或者皆是正面側面反面還未透徹或者此是半提還未全提或者此可入佛不能入魔補出來開示學者之不及而成就後人今玄沙不但埋沒後人不得知此偈之妙且硬派大士只識得昭昭靈靈恐玄沙還未望見大士腳跟雲門亦然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衆主不逐四時凋如此偈

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眞是世尊嫡派明眼人一見即了又何必看五燈內這些絮絮叨叨祇要見此我後保任珍重自然四通八達所謂但得本莫愁末是也試問玄沙還有甚話說此偈還是昭昭靈靈麼後來多少衲僧一生也不曾有這幾句直指開示之語還掃去此等言句使後人沒下手處眞深可憐憫也

大士心王銘乃是直指此我痛發揮而不肯隱密眞可謂婆心極處祇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兩句試問此有字有些甚麼又曰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這不是我還是甚麼他不昭昭靈靈還有那箇能昭昭靈靈前後極力發揮可謂說盡無餘能悟得此銘彼後來千七百則公案即浩浩的來只

消彈指卽碎那有。開工夫參他的閒家具末句云非去來今妙絕不可思議此我明明在此非過；非未來非今有若云過去我從不過去若云未來我何嘗示來若云今有自古以來綿綿密密至於今日若不是此我何以非去來今也去來今在時候上說有古有今有後世後世不可說不可說無盡無窮前古亦然而此我則前乎古不可說不可說之前而又前後乎後不可說不可說之後而又後無盡無窮皆是此我包括在今日此刻當下而又非今日此刻當下所能滯留故曰非去來今也嗚呼異哉此我乃誰爲爲之而如此不可思議也彼一人之見識建立一語句公案任你奇而又奇怪而又怪妙而又妙爲能當吾意哉動意開口處我便知之而何

庸參也

就此一能穿衣吃飯之我能應酬問答之我能行住坐臥之我能視能聽能言之我亦無來處亦無去處能生一切衆生能生一切佛祖能生此十法界而無一物不包括無餘天地不能比其高厚日月不能比其光明古今不能比其久遠十方不能比其寬洪又平常又奇怪又隱密又顯露又大而無能載者又小而無能破者祇一悟此我而足有何苦何樂而不來一問也近代幷今日這起野狐精教人抱一句話頭自家去參便謂之傳道說法冤哉冤哉教人從那裏參起眞教我放聲大哭淚如四海水亦不能爲諸佛吐氣亦不能爲來學聲冤奈何奈何

心王銘云入此法門端坐成佛端坐者言不用修證祇無事去便自然成佛無事則不染故曰欲求成佛莫染一物旣不染矣非佛而何佛者覺也染則離覺而迷不染則不迷不迷則常覺常覺則眞常之佛今落在胞胎之內而有此身則不得不名之曰我佛卽我之名我卽佛之號謂之曰佛則不敢當謂之曰我能辭之乎覺之云者乃覺祇有此我眞實其餘萬物皆空又安肯受萬物之染耶然此覺卽此我此我卽此覺故曰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非二之也

入此法門端坐成佛此是天下第一等人一悟卽徹總無留滯惟古佛爲能後起者要經歷許多磨鍊方不致有染而無事去蓋歷劫多而所染者厚猶之夫離家百里而回家祇百

里離家千里而回家不能不有千里之勞然此亦譬喻也不可爲定理若有豪傑之士一知此我入此法門則看空一切當下便與古佛並肩有何同異彼古佛亦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哉

要知這我有百千萬億之我有佛我菩薩我緣覺聲聞我天我人我阿修羅我禽獸我餓鬼我地獄我以至目前有知有覺微細之蟲皆有我試問諸君是那一箇我此事惟有自家知自家信自家承認果能時時度己度人或先度人而後度己先度己而後度人此則佛我菩薩我也祇知度己而不發度人之心一己之我能知大公之我則不知也此則聲聞緣覺求出苦之我也行十善而生天祇知十善而不知有我所

謂善我而迷此我者也善惡相雜則爲人我純惡而極則三途之我也孰能離我蓋我而佛我而菩薩我而緣覺聲聞我而天我而人我而三途者也雖悟有淺深大小自聲聞以上皆屬悟自天以下皆屬迷謂之四聖六凡十法界然皆入此法界皆屬墮義惟此我能入十法界之中而超乎十法界之外能出能入能超能墮大矣哉此我也妙矣哉此我也

此我能超能墮要相應能超能墮才完全此我本分相應之法祇要無事去要能持此無事之法久久自然成就未成就時無事成就後亦無事終日度生說法亦無事出生入死亦無事東隣爲牛西鄰爲馬亦無事說法說到如今令人驚駭原來祇要信得此我無事去便能通達無礙

能信此我者祇教他無事去便是後來衲僧輩恍惚此我信認不眞又去參公案疑言句播弄精魂這教悟後迷所以傳大士之偈之銘遂塵閣不提都向雲霧中摸索耽延歲月者不少大失先佛所訓近日我爲一友人說破友人至某方丈中云我悟矣方丈問云汝悟些甚麼友人將兩手撒開乃示此我也方丈大喜曰汝眞有根器造化造化友人只當他已知此我平日不肯即說頭因說及別法逗之曰祇有此我有何別識方丈沈吟久之曰也好不如回光返照好友人曰迴光返照原要照見此我見此我後祇要保任如何既已認得又要走出去迴光而返照之方丈無說眞可哀也

心燈錄卷二

金陵叢書丙集之十二

上元湛愚老人

能信此我則不墮于一切不墮于一切而獨立則爲天上天下之尊一有所見則爲見執則此我屬見不得爲我能一無所見而祇見我乃爲正見我本無形見亦無相以無相之見見無形之我所謂念念眞如名爲相應得如是義大事卽了何必多求

有見必墮蓋有見必有所也惟見此我則不墮蓋我無所也我並無聲香色相猶如太虛天下祇有十法界入佛界則墮于佛界入菩薩界則墮于菩薩界其餘可知惟此我于十法界能出能入蓋以無所之妙我則能游戲于有所之法界此

我本無法無界故能建立一切法一切界故能墮于一切法界

世尊四十九年所說本意皆是要明此我因大衆委曲故不得不說許多委曲之權法若能會得一念緣起無生之義則超出三乘權學可見三乘皆權學權則不實要歸實義實義無他謂此我也此我本來無生若有生則非我矣然而有念念亦非生必有所緣之物而起而此我則未嘗起也頃爲緣散而念滅而此我則未嘗滅也觀其無滅則無生可知無生無滅乃爲此我有生有滅是謂一念緣起會得此無生之我則權學何所用哉

學者遇善知識發明此我後當著實精研求相應之法相應之法卽在一念緣起之際細細精察此一念中有正緣之念有初緣之念有起而未緣將緣之念果能此際看得淸楚則不能爲念所累不能爲念所累則此我尊貴矣當正緣物之時極力一提離其緣而仍然此我可謂雲散天開日光復明然已爲所緣困敝久矣於初緣之念起卽一覺而仍然此我則妙而玄而幾于常住玄之又玄矣其中妙處尙可以言語形容哉惟自得之自證之而已

信此我後最要最妙者如癡如鈍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與麽去則疾證菩提蓋本體儼一癡鈍之物我能相應如是所以能疾證菩提若說到靈明妙覺則走作了也此是先佛所證所訓非我創言果能如此則一日千里難于測度不可思議

入于玄學視彼義學猶如霄淵觸處皆通無所不達又何必向語言文字中拾他人緒餘作知解宗徒故修道者當趨捷徑毋墮迂途爲要也

此我非淺非深淺深者其境也祇要識此我此我立處皆眞不可將拈花爲淺十方如來也覷他不見爲深若以覷他不見爲深何以南陽國師雨淋淋地逐出耽源若以拈花爲淺何以歷代老衲皆宗此一著所以祇論此我之眞不必論其境之隱顯也人錯會佛祖之意都去在隱處求都去學禪定杳杳冥冥恍恍惚惚可憐生汨沒在禪定海中何日得能出頭所以七百年老古錐枉用心力華嚴菩薩贊佛超過禪定海小乘入那能識此所以宗門不貴禪定唐宋後眞修行人

不知此我多落此求深之病看輕了拈花吃茶的妙義六祖常伸兩足臥未見其修定也

斯理惟當下明明白白此我明明白白自朝至夕明明白白應酬往來明明白白拱揖問答明明白白自少至老明明白白一口氣不來明明白白作惡而墮地獄明明白白作善而生天堂明明白白修道成佛明明白白雜業投生明明白白有一種愚人謂身後渺茫如果渺茫則爲惡受用落得便宜何苦爲善修道而付之渺茫那知道明明墮地獄明明受苦之時才自悔自恨亦無及矣所以拈花吃茶教你明明會此拈花明明會此吃茶明明會此當下明明會此眞實之我無一絲毫渺茫明明至于成佛若將此明明之我求之于深隱之地豈不大誤

維摩經云菩薩觀小乘入定如在地獄蓋憐其不識此我而祇知有禪定之法終日在渺茫之中蓋禪定乃度衆生妄想之一法祇要知此我本來本定或暫時靜坐亦可非是執定此法拋去日用死坐以爲高異若能識此我而保任之久久于紛擾中而無不大定所謂楞嚴大定是也彼不知我者安能識此

古人悟後冷坐乃習此我至于久熟打成一片非是習定惟石霜教人如此他禪師不然教人隨時隨事提撕此我不致走作則自然熟矣人人資性不同要自家酌量或靜中習或動中習祇要相安而行之無不至矣

初學亂烘烘地東走西走求這個理是病人易知也得此我後于二六時中雖看破萬法皆空而隱隱約約似有一箇物事在這裏有時覺得有時因念因事又忘記此亦是病人未知也卽使念念不忘然畢竟有箇物事亦是病人未知也當此時要用一箇絕字外要絕諸法不爲法蔽內要絕我承當放教空洞洞地使他自己甦醒過來大張眼目任你東來東打西來西打誰能瞞你到這地位然不過還是此我而此中甘苦不可不知

古德云不用求眞惟要息見任你論說滔滔都出于見値得甚麼若能息見則此我現現成成又何須求覓也悟此我更要息見見息則四通八達有甚理還障蔽得你一有所見則

此我移位就境則純是境非我也惟要無一切見無法見無佛見無我見則此我如圓鏡懸于太虛有何物可以逃去不受其照

我今建立此我乃先佛所訓乃大事因緣本分之理歷代善知識並無別途蓋時節因緣至于今日才說出爲衆人知也諸方必起謗議齊聲駡我墮我見我相識神那知此我本無見無相無識因著于見著于相著于識故謂之我見我相識神若眞知此我卽日游于相游于見游于識之中而無執染則見相與識都是眞如行履處可憐這彩俗漢以盲引盲日久歲深難于開示殊可憫歎

不識此我卽極力銷磨諸妄都是東卻西緣南推北就並無

立腳處即諸妄皆盡不由你不著于空相終日終年都在恍惚之際而無歸宿處還還是眞心苦修之人其餘又安可問也若能知此我本不著相本不落空祇要當下一知不用費力而諸妄皆紛紛散去並無所謂空無所謂相一時輕安難于言喻

此我乃大火聚任你一切物泊上即燒卻諸妄于此我亦然蓋此我至眞至實諸妄皆空以皆空之諸妄而勞此眞實之我寧緣于無益之地一眼看破疑不至此所以智者祇要發明此事理得心安則諸妄自退豈不樂哉

世尊將正法眼藏密付金色公教其無令斷絕既云無令斷絕何以密付何以不對眾表揚此直截痛快簡易當下之理

何以將權法於數十年中勞金口宣揚此不得不歸之時節因緣也今我將此我到處爲人開示似乎違我世尊殊不知亦時節因緣也諸方無不瞋目謂我妄言此我何以即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畏墮地獄麼我笑謂來傳語者試問諸方我今竟將此我打殺丟向大洋裏去無何有之鄉去還有甚人來開示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還有甚人來求開示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若說此我不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此眼此心乃高于我者乃我之外者我必在外得此而我始能成佛必俟開示者把一件妙物與我而我始得稱尊則諸方之責我必墮地獄是也如其不然則諸方請自思之能離此我而又有所增乎必增一正法眼藏之名又增一涅槃妙心之名而我始得成爲我乎則凡諸經所開示無上等等好名目都增來在此我之中方始爲全具而後能成此我乎假令即如是言則我乃一大總持不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此我而莫非我矣則此我顯不大矣哉而何以諸方獨輕此我而重諸名目耶傳語者曰非是之謂也諸方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佛能具惟佛能傳眾人何能也答曰重佛而輕眾生輕眾生猶可輕此我不可眾生不過迷若一悟即同諸佛我今發明者蓋發明此我也此我乃大總持無比無儔至尊至貴何名不具何理不通乃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也即此我之名也非高于我外于我必得此而後爲我也即我即法爲正法並無所謂法若我外而有法乃邪法也我本不

生不滅若有生有滅即虛妄也諸方謂此我人人皆有彼正法眼兩語句卻出自世尊所以不敢承當耳亦非有他異見不過自輕可爲憐憫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明明一此我陞座明明一此我下座不用語言文字已和盤托出此我不許說淺不許說深故曰說法竟能于此會得此我則大事了畢何用說淺說深他日文殊于佛座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蓋謂說法者莫善于法王然法王之法不過如是並無他說惟此我而已所以便下座如一落言句便成賸法何能如此直指也雪竇頌末二句云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固是然未免又教人在未椎時會趨向寂靜邊去

不若正下椎時妙能于此眼可見耳可聞會得去才是全提與拈花一事其他語句皆不能上口

此我本具三身一曰法身二曰報身一曰化身三身具足成佛說法身示人易于悟入連報身化身說法人便著相矻矻難通今當下肉身卽報身也世尊常說法大眾聽佛之言追思其理贊歎其妙要知都是意見知解或一時不落言句直指眞實在報身上示人則皆罔措蓋此時無言語可追求無理路可尋究惟見上座下座拈花微笑無可用心處那知道此理原不要你用心當下卽是若涉絲毫用心則劍去仙人遠矣

斯道非淺非深有一等粗浮之人都在淺處會動云拈花微

笑吃茶去洗鉢盂等等眼所見者皆是不可垂眉閉目在鬼窟裏作活計遂終日揚眉捏目支手舞足敲禪牀搖拂子或棒或喝或拂袖或竟去久久將此我竟墮在風動窠窟而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眞實之義置之罔聞乃悟後失之于淺者也或未曾悟而私相傳受以盲引盲近來總是此輩野狐爲祟愈覺可憐有一等豪傑之士悟後極力向深處精研如大死人如枯木如頑石遂得前知及殊勝神通將世界看作虛幻而忘卻拈花實義總不發一度生之心不是發顛狂如神僧之徒卽是入山不返避世如仇如兩個泥牛鬬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者乃失之于深者也總不是悟此我而行于度己度人之中道淺者雖不及此而背失之矣或有未曾悟此我而求之于深者亦得神通乃外道之事不可並論祗看臨濟德山趙州諸公之行履則悟之矣總之要明拈花示眾而付金色公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本是一理則非淺非深之義可知矣

此我無對待所以獨尊此我無比似所以獨尊此我本不是物而能生出一切物且能爲物安名而此我獨無名所以獨尊今強名之曰道曰性曰眞如曰阿耨菩提人祗知求道見性而證眞如至阿耨菩提竟忘卻了我這窮苦向誰可訴今向人言祗要知此至近之我則道性等名皆歸于我矣其誰信之

此事本易若教我說向難處去我則不敢何以故此我時時

端然在此人人皆具皆足一說便明而以爲難欺人乎欺心乎我常歷觀佛祖經教語句說得驚天動地不知打退了多少眾生令我不能不生嗔恨訶之罵之可憐生吾人不識前生作何等業竟來生此世間爲五蘊所困欲出五蘊又爲天魔外道之法所困欲出天魔外道之法又爲佛法所困入佛法已困矣怎奈見識淺又爲那些驚天動地之言打退總是吾人造惡多端招此報應今速速懺悔向滿愚老漢于刹那際三昧說明此我堂堂的作人去那裏還有五蘊來困你天魔外道來困你佛法來困你我于此道歷盡甘苦彼五蘊及天魔外道之困我看破一遣便離還輕惟佛法困我最重未悟時看佛可愛可戀既悟後還可愛可戀而今才能訶之罵

之惟有此我巍巍堂堂出入五蘊天魔外道佛法之中呼之即來喝之即去縱橫自由盡我得此簡易之理開口便說不忍欺瞞衆人而返招疑謗常常于無人處墮淚總爲一體相關奈何奈何

此我天地不能似其高厚日月不能似其光明鬼神不能似其幽深四時不能似其化育一切賢聖佛祖及人天萬物三途都是此我中之一點光影還有甚麽可以及他而吾人總不一顧何也不痛哭流涕長太息教老漢何以度日不得已只得去拈題作詩作詩乃老漢六十外事也總是不得已要消遣一時無奈詩中又露出痛哭之意哀哉總是老漢之命苦此一生而已矣

此我非大非小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動非靜非聖非凡非合非分非生非滅非往非來非男非女非善非惡非眞非妄非實非虛非方非圓非迷非悟非顯非隱非流非凝非佛非衆生非有相非無相非可言非不可言總之不可思議非不可思議要會此義甚難不如祇會此我則盡之矣

我常想此我之玄奇高妙神通智慧眞不可思議太虛中有十法界十法界中等等奇異皆是此我神通造出而此我則游戲于十法界之內外試問此我乃何物事而竟能如此然此我即此能視能聽能言之我爾人人具足者何以謂及斯理便目瞪口呆莫知所措甚至竟厭聽而去甘心作酒囊飯袋以終其身將這能造十法界之此我竟作賤到如今世人這等地位若不痛哭不能也

世人作賤此我到三途去皆由這心意識好名好利之故我看明此故遂打殺這心意識而見此我當無心無意無識時此我鎭日在家安坐無爲何樂如之常想世人能使令心意識造出三途法界我今使令心意識爲我造菩薩法界佛法界得菩薩之名佛之名菩薩之利佛之利世人所造如彼受一切苦我所造如此受一切樂孰得孰失請君一辨

此我直指當下便見不用參不必在諸公案語句上胡求一經語句上參便十年二十年耽誤去爲語句難明而發退心者同恆河沙數如指月錄亦有功于人而耽誤人處十有七八余今爲學者檢親切而便于悟入者一參便知非是圖捷

徑理本如是

公案有兩義曰理曰事悟其理而不悟其事則遇境有礙於事上亦有所見而理上未安則根本不立是故要理事雙融如出定公案如何參得我見參此者來千人千人退去來萬人萬人退去即五雲逢翠巖眞洪覺範大愚雲菴至妙喜諸君子不過悟其理而已彼女子以何因入定文殊何以不能出罔明同一鳴指何以能出世尊何以能知文殊不能出惟罔明能出罔明何以知世尊之意而即來應命都能知否融否此乃有理路有因有由在四人見地所歷之事有許多分別惟世尊一一皆知如何參得若依此無下手處得見本來又何必參此頭緒繁多之事近今竟有許多人會此公案者

較文殊高出一頭眞是良心喪盡至于諸君子之偈皆是于理上融事上總未見得如何了得這件公案若了得則皆能出女子之定豈不漸惶參公案要親切相近此我的語句則一參便入即用許多絮叨如即心即佛念佛的是誰如何是本來面目清譚對面者是不離問處等等言句最易入不然則如秦時𨍏轢鑽一二三四五非梁陳等等與他一箇沒頭沒腦沒去路無理路用不得思量悶住他不怕他不自尋活路諸家語句不過要明此我如何指月錄教人參出定公案今之言能悟此者問其理則不知根本問其事則莫知所措而竟曰悟矣不能不令人回痛哭而大笑之余於此則公案在權書內論頗詳悉惟智者諒之

問曰如何能不著相不落空去曰祇要會此我則自然不著相不落空蓋此我本來本著相不本不落空修行人動輒著相落空者乃不知此我無歸宿處故也然著相落空皆是有念若無念動靜皆是此我用事又何著何落之有近代及目下諸方大病在落空他亦有些工夫亦有所見他于離一切相上作工夫忽然皆是虛妄本無一物惟見于空以爲悟了常于此輩追到此處他便無言可對遂曰你自家參去自然曉得別人不能替你出力他卻不知道能見此空是那一箇若此際不能忍與他露一我字端倪他便駭然而驚便捧出金剛經我相二字作證死也不信到此時眞是難言祇得順他之意說此際我見一切皆空不可加一我字爲甚麼你信此甚篤難道信此空者不是我麼總一味搖首教我自家參去神色大變遂拂袖歸方丈比比皆是奈何奈何

諸方許我都要我歸依他作付法弟子及我說到他悟處不過一空他便贊我有大根器遂因其所許再進一步則閧然矣我亦以金剛經證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兩我字請問是那一個的我信心清淨請問是誰的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無所住心又是誰的心難道都是空麼經云離一切相乃教我離去我著之相非離我也這我你有甚法可以離得推到極處此身可離此我不能離明明的一個道理而不信而生一見剌認以爲空豈不哀哉

試問諸方祇這離一切相的是誰分明是我離一切相如何是空一切相離後祇獨存一我如何是空你著在空處我明明知你時時恍恍惚惚無立腳處你也知道你無立腳處祇因爲你吃過盲師毒藥又聞過堂說過法有了些體面稱爲和尚硬著頭皮一日近一日去見琰魔王被小鬼大棒打臀那時有體面也無何不今日略虛一虛心到湛愚老人前替你說明可不是好何苦作此虛體面自棄自欺而曰彼居士也我和尚也焉有向居士問法之理要知琰魔王亦居士也與其將來向琰魔王跪求而哭訴不如今日來向我而請譚世尊初生即將此大事因緣說明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吾者此我也人人皆具者也後雲門出作打殺語乃雲門孟浪

如果人人皆明得獨尊之義天下那有不太平之理必打殺此語而後太平不亦更擾乎因此語出後人遂總不理論世尊之直指誤卻多少豪傑之士都離卻此我而別尋生路琅琊覺還讚他能報佛恩可恨可恨惟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可憐後人被雲門一打將此吾字都拋向大洋裏去入于邪道無出身之路皆係雲門所誤我若在雲門時一棒將雲門打殺與狗子吃才是報佛恩才是定亂之謀客曰老人不會雲門之意雲門要天下之人皆知此我之尊不可獨讓與世尊若讓與世尊天下不太平矣曰審如是我當爲雲門禮拜拈香蓋爲數千年來總未見提此直指最要最要之法門而誦雲門之語者多是以使老漢生嗔動恨或曰老漢還有嗔恨否曰我于雲門此兩語不生嗔恨何足以報佛恩

世尊於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云一切者非但人也一切眾生皆有此我故本具如來智慧德相豈祇如來蓋眾生爲妄想執著故不能證若一念知有此我妄想本空卽時能證不讓如來此是世尊極親切直指婆心處人讀此每忽畧過眞可哀也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像亦出迎世尊三呼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云眞云實乃在下忉利之我身也非在栴檀木身也蓋佛所到處有情者成佛無情者皆變爲黃金栴檀雖木然已成像故三喚三應化身在焉此佛之本性功德圓滿遂爾神通如此世尊恐人誤認化身爲眞乃云無爲之眞佛實在此我之身非在彼化身三應木身之中故後來祖教皆云報化非眞佛與世尊同一正見要人知此我乃眞佛彼報化非眞佛也世尊已明說破而後來好事宗徒不識此我亂教人參眞佛在那一個身中以盲引盲眞可恨也

世尊訶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我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卻見吾法身法身卽此我也想比丘尼乃功勳中人物故。有神力作轉輪聖王而不知此我故受世尊之訶我今代比丘尼出氣當世尊言畢時卽曰世尊要我離色身見法身耶此時世尊自然知錯退避三舍然比丘尼自念我是女身已露狐尾安得不受世尊之訶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一召一諾已明明指出那一通而仙人不悟卽是此我佛卽曰那一通你問我又明明指出此我仙人終不悟後人判此都是習套語不足論惟斷橋倫作頌末句甚好乃曰三個老婆相對坐若要明此我祇將一句用力一喝是何道理管包此我卽刻覿面斷不相欺蓋那一通卽此我也妙喜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定盤星卽此我也那一通三字將人引開去誤人不淺所以都是弄泥團漢世尊一召後又曰你問我引

仙人到這裏切近處來而仙人至今還在那裏悲哉
七賢女所云無根樹無陰陽地叫不響山谷皆喻此我也佛云我諸弟子大阿羅漢皆不解此義惟諸大菩薩乃解此義要知斯理在切近處才能覿面此我一離遠便錯若知此我彼無根樹等語到耳便知不可將大菩薩看高了不過能知此我便超出一切大阿羅漢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無邊身菩薩量世尊之頂如此今試量一量此我之頂還量得盡麼無邊身即此我也身既無邊頂焉有盡以我量我徒費辛勤

外道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遂悟作禮而去外道眞可謂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人都在良久處會乃見影未見鞭也外道見影悟鞭影者鞭之影鞭者影之鞭既有此虛影則有此實鞭得此實鞭則到處皆有虛影相隨而刹那不離若祇認虛影而不悟實鞭惟良久處有此我不良久處竟無此我耶雪竇顯等判皆不著親切處惟百丈請益法眼語未終法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入悟入兩字妙乃見良久而知此我也猶見鞭影而知鞭知利害也初悟者見良久而悟入此我若能悟此我於當下者即良久即我又何有鞭影之喻也蓋此我極其現成固已久矣惟其久固良故世尊于有言無言之外以良久示之客曰何以謂之良也曰問即不良良即不問

今日說定法昨日說不定法乃建化當機下藥是佛妙用即此我妙用非外道能知祇要能知此我爲主說定不定法總是誘人悟入此我

世尊紫磨金色之身試問諸善知識世尊滅度後還有此身否還無此身否此義雖善知識恐亦不能悉也此義乃至眞至寶之妙義於此義不明則此我如影如空如夢如幻渺渺茫茫値得甚麼一口氣不來此我歸宿何地若云非滅度非不滅度猶如太虛無在無不在說有歸宿之處便是執著我于三十年前聞之已熟祇好哄鬼不怕你到三十日不淒涼孤苦所謂無主孤魂是此輩也試問此金色之身是此我原有的是此我修出來的若說現成原有的何以悟此我不見

有此身若說修出來的則是幻化之身世尊何以將此幻化之身諄諄教人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使雲門在此必喊叫打殺打殺令天下太平眞所謂未夢見在惟彌勒示善財云汝既已得根本智根本智祇此我也當亟修差別智度一切衆生差別智即後得智也得根本智見性得差別智成佛我以差別智度無始以來父母兄弟妻子親戚朋友及一切衆生因功德繁盛于虛空中生出樓閣分爲內院外院於內院中重重樓臺殿閣於樓臺殿閣之正中又生出一極高之閣俯視四處樓閣閣內忽然生出一微妙色身之我像如孩童顏色美好世莫能比即如世尊紫磨金色之身此微妙色身非從天降非自地出非自空有乃此我建立化門積累功德

自然而生說此我非此身也非也說此身非此我也非也此我即此身也此身即此我也於是游戲樓閣之中雖天地萬物皆壞而此我此身此閣無窮無盡不可說不可說斷無壞理彌勒尚如此世尊則何如乎所以世尊以手摩胸要人瞻仰豈是謂此身將壞爾等速速看取耶後以三昧火闍維金色身者蓋示人以當法而金色身則高然獨舉豈有壞理諸大德切不可被世尊換卻眼睛豎起脊梁明此實義學彌勒去才有著落若學兩句非滅度非不滅度腐朽陳言以爲問答不如早死看看死後光景怕不怕再來作人始信湛愚老人不汝欺也

此我具足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之理則外現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之境所存于內者盡是智慧大慈大悲之心則外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相所存于內者盡是愚癡嗔恨殺害之心則外現禽獸餓鬼地獄三途之相斷斷不離決定之理此是先佛所訓孰得孰失可不勉之

經題叭字問曰以字不成八字不就是何字曰你這一問直逼得老漢證無餘涅槃不但我不識此字即十方如來亦不識此字西方二十八祖此方六祖亦不識此字即此不識處打一返照迴迴然是誰不識此字不愁你不悟此是第一入道之法最直截最簡易凡語句無理路使學者易于悟入何以故若語句有理路令人精研精之又精研之又研即精研到聖人地位不過落在聖坑若想識此字則未夢見在要知

語句無理路乃理之至若令人一見將你精研之心咤之于里之外使你當下無處用心便去不得要知因無理路可尋則不能前去又要會又能不得在此去不得罷不得之時不隔一線即超如來之地祇在一提語句剎那際便是去不得悟入之時何須多日說五年十年眞不堪入耳當領會你這一問直逼得我證無餘涅槃之答則當下即入

參語句最妙在去不得更妙在能不得自有生以來此我起心起意起識無時無刻不去攀緣物境竟將此我糾成了一團妄相其本來無相之實相理沒不堪若漸漸銷磨他甚是費力古德想出參語句之法直要人當下即超入如來之地更妙在語句並無理路可思理路可議剎那間即將你有生來多少妄想一截即斷使你心意識去不得不怕你不生疑然這去不得之時正是此我本來面目顯露之時與十方如來覿面之時實相無相之時若能一眼瞥見豈不慶快生平無奈其到此而不能開悟其不能開悟者乃不能就貼近一想此我便是還隱隱的想必有一玄奇高妙之境所以雖去不得卻不能悟然而疑突然而不能不疑突疑固不悟然而妙在此疑此疑祇隔一紙這疑即是你出頭的要路即是你脫生死輪迴的妙法即是你證道與諸佛相見的密因百千萬劫容易不得到這裏百千萬參學之士容易不得到這裏萬萬不可能手若一能此疑則與此道永無消息突蓋能不得者乃能不得此去不得之時乃千古一逢之時也夫以千

古一逢之時而竟罷之則成何等人也

如來禪亦是明此我祖師禪亦是明此我非祖師禪高于如來但所設之法則捷徑無比然總出自拈花要你當下便見不俟將來但祖師禪一代一代便弱下去何也蓋無大法王發獅子吼震醒聾聵于捷徑處指示之故自唐宋後夾雜拖帶失卻當年直指心燈自有五燈以後又有指月錄出亂閧閧不知教從那等語句最爲直截那等語句反滋擾擾初入手豈可混參若于不當參者而參之乃徒費心力有何庸也

參話頭要下手便去不得爲妙若一去則不得矣一去則涉心涉意涉識如何得這實相無相之妙去不得則住矣試思此住者何物也試思此思者又何物也不若一齊放下則此我有不烱然乎其次則生疑疑亦妙然要儘力去疑疑到極處自然悟入悟後一想原來多了這一疑當去不得時早已得之矣

參語句要句少字少者爲妙經文㕥字甚好必定要參出他是個甚字來方休與他死命的紐在一處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自然有箇入處此即是無邊苦海中一大慈航上此慈航必到彼岸愈參愈不識愈不識愈參畢竟是何字參來參去參到無可如何處忽然悟曰我認得了也認得還是以字還是八字說以說八劈面便打

有理路語句不濟事因有理路可尋便只管向前去無理路語句妙當下一參便去不得不但我參到此去不得即十方

如來到此亦去不得去不得不是因語句所逼觸途生礙蓋當下即逼你到切近處會得這無上妙義即在此去不得便發悶的時候當此發悶之時祇問發悶的是誰一決即了

天下之理惟有參禪最容易祇要語句簡約截斷衆流一參便入不要費許多歲月祇爲自唐宋來將悟字說得張皇可畏遂將此事看得驚天動地若在湛愚老人爲人發明此理祇消時下便悟較之參禪更易所以世尊將平日所說智慧辨才神通一概推卻將拈花極易之事示人而大衆反致困措誠令人不解非我故爲說得容易假此誘人蓋此我人人皆具一說便明有何艱難古人說得甚難者乃古人之陋也

問曰子所建立乃此我也歷代參禪上士忽然大悟自然別有一玄奇之妙那裏是悟得此我便爲極則事若是以此我爲極則事早已諄諄然說之矣何待今日曰古人無不諄諄然以此我命人也但汝不能會自世尊以後至于今日說我以示人者不可勝紀前已悉言今但論不說出我字名目而以我之實示人者何莫非我也古人教你不要著相試問是誰不著相不要落空試問是誰不落空忽曰我悟了也此悟原是我悟非別人也又不著相又不落空又是我悟試問不是悟得此我悟些甚麼若謂我之外更有不可說之妙理則是心外之法則墮外道古人悟後不即說出我字者蓋不欲其有我之名而得此實相無相之至詣爲至也我今日特明言此我其始也遵世尊惟吾獨尊之教其既也遵臨濟公聽

法道人說法道人之教我于斯道參究四十二年若不能自信焉敢張目大呼欲天下萬世都信我說蓋有時節因緣劫數該與天下後世之人共明此我豈諸方之所能罵者汝果能明此我將千七百則公案條條以此我參會之不過是此我一千七百樣變相人爲變相所惑故參差異見不得相應而此我遂入長夜雖入長夜而此我則自若也我即心也心外無法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是爲心王是爲法王惟大悟者能證此心王證此法王若謂心王法王之外更有玄奇之妙則請汝自得之非我所能知也當深自思惟毋躁言取咎不淺

永嘉云莫謗如來正法輪謗此我即謗正法輪罪不容赦必

墮地獄不知此我任你修百千萬劫總在外道窠窟裏蓋外我而執定一箇道理故名之曰外道也何况不知此我而又不修行而與謗者乎

經云無我相無人相龐居士問座主曰無我相無人相阿誰講阿誰聽主無對示偈云無我亦無人作麽有疏親言其無我人肉身之假相幷無我人之假名則同是一體如來有何疏何親又云勸君休歷座何以直求眞言我人名相皆假不如直求此能講能聽之眞我而何以歷此座而妄講妄聽也眞我即此我也非此我之外又有一眞我蓋對名相之我故謂之眞我也又云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此我本是金剛之體本是般若之性名雖有三其實一我也焉得有纖塵之累所謂何處惹塵埃是也又云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言聞言信受總是假此名相開示此無一纖塵之我以陳于人而已矣有何他說焉

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既淸淨矣何以不入涅槃既破戒矣何以不入地獄蓋謂地獄涅槃乃人心中所生之名相耳果能一悟此我則諸相皆空涅槃地獄今在何處淸淨破戒出自何人著于淸淨者便謂有涅槃之地可以入也著于破戒者便謂有地獄之處可以入也試問此我猶如太虛何處是太虛之淸淨何處是太虛之破戒但不知此我則名相紛紜遮眼塞耳東西亂投如夢中事分分明明亮在目前忽然覺來了不可得一悟此我亦復如是

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問曰此何法也豈不令人驚畏曰此是世尊指出吾人本來至于而今再至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總是不用一點修證現成之佛衹要信得及便安坐蓮臺回思一切經教所載諸佛菩薩度己度人之法幷所立功德皆屬夢幻衹爲不敢信此所以蹉跎歲月不但吾人往古佛祖亦是不能信此故有多少修行的傳授工夫後悟及此方才歇手無事去成佛成祖所以後代唐宋諸君子他能嘯傲孤峯訶佛罵祖皆會得此義者也彼三乘權學一望而逃再不敢正目一視蓋此我大如太虛尊無有上今於太虛之中無有上之下忽然有七尺之身不過一微塵之相此

微塵相中而有一如風之心以一如風之心往來于一微塵之中做得些甚麽出來便終年終日作嘴作臉說我在這裏修行辦道豈不惶恐煞人你就學佛祖同佛祖一樣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在此我太虛之中皆是夢幻而此我之尊本不在此所以達士能悟世尊之言當下一笑歇卻憑他去總不能干礙此我絲毫故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而此我自如也不因不起妄念而自如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而此我自如也不因能息滅而自如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而此我自如也不因加了知而自如於無了知不辨眞實而此我自如也不因能辨眞實而自如總之吾人不知此我乃現成本來之佛不知此我即太虛之大不知此我乃無上之尊而祇認此微塵

之身如風之心自家搖撼播弄徒費心力不能休歇所以墮諸苦海無有出期古來能會此者才可以謂之得法稱無事道人坐法王位說法去

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如此直指可謂明白極矣而猶不能悟何哉諸可還者如明出自日月今以明還于日月空出自太虛今以空還太虛此皆本可還者蓋明與空非我也我能以可還之物還于物能以不可還之我而亦有所還乎可還者乃目見耳聞之物也不可還者乃此能見能聞之我也故直指之曰非汝而誰我想世尊將可還者引出這不可還之我欲阿難及大衆當下知宗識祖得見本來面目一超直入如來之地則當慶快生平無奈大衆

默然阿難恍惚遂忽畧聽過至後被金色公一呼其名始悟眞可痛哭以世尊之金口宣揚此我而人猶不信而況後起者乎所以後起者無可如何遂以無理路句逼出此我使他自認先不與之說破他識得後才與之證明流傳至于而今然以無理路言句參而退去者或千百萬億不可勝紀即我眼見于四十年來因參竹篦子而退去者不止百千此皆無理路言句之誤也古德煞是婆心要逼他當下便見此我而無奈未悟者視之若登天之難若有理路之言句一參便有路可入有理可玩纏綿或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能自脫此又有理路言句之誤也我于此思量不如直指此我上逮世尊次逮臨濟祇要他信若能信便入此無上法門

維摩不二法門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三十二菩薩皆有言說以入此門文殊以有言說無言惟維摩默然不答開示此我未有如此之明也凡有所在皆二在我則一此一無對待故曰不二悟此便了何難之有

誌公答梁武帝云十二梁武所問者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而何以十二兩字答之又問十二之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又答曰安樂禁此皆爲梁武截斷衆流當下直指本無煩惑可除也直逼得梁武不曉可惜當時錯過即就他不曉處要他曉得那不曉的一槌擊破豈不痛快在誌公已有此等言句無奈梁武不

悟而後人于此三句都有解說眞可笑也
當日梁武帝一問寶誌公一答分明一問一答兩尊活佛祇是說話不同雖然說話不同而佛則未嘗變異毫末雖然未嘗變異毫末而卻有霄淵之異看來祇隔一紙或曰如何是一紙之隔曰聞十二兩字已不曉矣又聞在晝字時節刻漏中益不曉到此益不曉地乃十方如來拱手不敢吐一字之時十方魔王震恐即時銷隕之時十方一切衆生成佛之時祇消一彈指圓成八萬門不是此我安能不曉後世無知者解說此三句以爲有得知此者云乃截斷衆流法也獨有一人惟讚歎此不曉爲梁武帝吐氣不曉益不曉箇中已了了試問寶誌公誌公更不曉

誌公大乘讚并十二時頌都是直指末二句更妙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而今人總不提起有提起者便曰都曉得久了而今要明出定產難托鉢等公案去要知公案雖多其根本智之理則一如何悟此不能悟彼再問其果係誰動口又茫然罔措末世衆生不肯爲己乃至如此
善慧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祇明此一偈大事即了何必大藏經教何必五燈會元指月錄等書何必千七百公案橫說直說左說右說隱說顯說何必建立何必掃蕩何必嘵嘵言跳出張三窠窟又入李四窠窟跳出李四窠窟又入某家窠窟要知都是夢話總不如此偈一見便了偈所云物乃此我也先乎天地而有究其從來諸佛不知也亦不得而知也無形無相本來寂寥至今寂寥而今你我面目相對侈闔相對甚至夫妻聚頭時千軍萬馬時霹靂交加時掀天翻地時寂寥更寂寥再至將來將來不可思議之將來無不是此我之寂寥時也而曰必要除去一切聲色退居獨處才能復此寂寥乃夢話乃落二落三語上智之士必不願聞天地萬物皆本此寂寥之我而出四時雖有凋落而此我則終古如斯也明此我還有甚麼不足處還要去東張西望四處馳求或曰得此我爲甚麼不能即同諸佛具智慧辨才神通等等奇妙曰初悟此我者如孩童然必俟其長成方可應酬人事明此我後習氣漸漸銷除則智慧漸漸擴充自無始以來所染所著也必須五年十年二

三十年才能銷盡所謂漸臻玄奥古德所歷不我欺也或者有即具者必是佛祖再來一悟便徹豈可概論經云菩薩再來尚有隔陰（陰去聲）之迷何況吾人即有前因已經隔陰豈可上同佛祖悟此我後設有此念乃魔念也切須離之不然則廣求知解增益見識雖悟而又迷也
未悟此我者又無善知識發明祇要在視聽言動見聞覺知上密密自究是誰視聽言動見聞覺知數日之間即能悟去切不可外求悟去後祇要時時照顧此我令教熟去日就月將熟則忘忘則化矣化則惟有此我而無此我而無此我惟有此我所謂行住坐臥一無事之佛是也客問曰老人今到何等地位余笑曰我有一言汝勿驚異我今聞一切如來之

言聞一切聖賢之言聞一切善知識公案語句總不堪入耳大士又發明此我直指此我日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大士此偈純是我相大背經旨與講金剛經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爲同爲別若此偈出自湛愚老人口不知動諸方多少口業妙在大士從第四天爲度生而來人不敢罵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照照靈靈我若在彼時即劈面掌玄沙是你只認得箇昭昭靈靈看玄沙向我敢道甚麼我看一切語錄中語句惟古佛慈悲才肯直語其餘悟道者皆弄嘴瞞人我若開出這夥禪師善知識名字教他自愧自恨自不能安抱慚無地古之眞悟道者尙如此則近今未悟而謂悟者不可問矣

前頌已將此我和盤托出其奈人不能信不得已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惟皓布裩能知此頌只到法身邊不能到向上一路後人祇以此頌過于前頌那知前頌純是向上後之悟者都學作此頌如斷橋倫等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客曰此頌古奥深妙高于前頌老人何輕此而重彼也曰此後來世俗禪師之見也他雖開悟而慈悲之心不能自發都走入此套自爲高異要人仰他不可思議他若能作前頌我許他作此頌他若不能作前頌我不能不硬差派他作弄嘴瞞人之人至于大士心王銘眞可謂萬古箴銘懸之座右朝夕玩

味管保成佛

南嶽慧示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道源性海即此我也只向我求則何求不得不眞哉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我乃心之源今頓悟此我則寶藏開矣眞相即我也於或隱或顯之際無不靈而通焉悟與不悟皆全具不可謂聖具而凡不具也你看凡眾應酬往來少些甚麼惟悟者能見之不悟者夢夢耳又云獨行獨坐惟此我能生百億化身起一念即一化身萬念即萬化身安有數可量也又云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此我之妙乃至如此又云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以虛空至于萬物皆不能比況此我然說法滔滔如明珠外滾而光明無所不照又云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惟此我不可思議然以一悟標其名曰此我則千當萬當雖十方如來浩浩的爭辨亦不能移易此我兩字之名矣又發明此我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靑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此偈可謂明極矣言此我極三千大千世界不可思量無物不是我無我不是物今指一物以傳此我爲而人不會眞可哀也

布袋和尙云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如來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布袋和尙直指說到這田地還要湛愚老人怎樣說諸君才信難道將此心剜出來看看才不

爲哄你我嘗讀此喜不自勝又淚不能止喜者喜我乃何人一見此便徹去淚不止者見他人看過卽已而漫不經心我見此後歷觀諸公案語句有奇者怪者側者反者高者巽者順者逆者橫者直者觸者背者遠者近者喜者怒者去者來者難以悉紀總是發明此我然總不如此語如在光天化日之下對面相看還要擬議麽還要想像麽所謂古佛慈悲共示人者不同後來影響或曰此易透唐宋諸公語句難透余震威一喝曰唐宋諸語句値得甚麽乾屎橛你被他蓋覆來輕此語後云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汝亦能絕知無學否嗚呼哀哉後代宗門語句皆以奇怪爲高爲深所以斯道陵替至今而不能振也

布袋又曰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淸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這不是發明此我還是甚麽還要去參唐宋諸公言句麽我見此卽了然無疑人有以唐宋言句難我者不消一唾直碎如微塵

如來禪反覆開示授法教人修持往往五年十年瞬息過去祖師禪以一兩句話頭教人自參自悟往往三年五年十年不得消息然此兩宗內悟固有人因歲月耽延逃去者不啻十萬今湛愚老人開示諸君不是如來禪並不是祖師禪祇要一時辰內親切指引於刹那際教你悟去祇要密密保任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管保成佛

客問曰西土五祖見四祖言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今老人動言此我毋乃與五祖之言相違乎曰五祖來見四祖求出家四祖曰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四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五祖遂答夫出家者無我我故云云學者讀書要將上下文看得淸楚自不生疑五祖言我我者蓋對身心兩字說也因四祖問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遂答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此我字乃我常言之我字也故四祖又問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此誰字與我常言之我字對鍼故四祖遂答云夫出家者乃無我之身無我之心故若能無此身心則眞心自不生滅與諸佛之常道相等矣此兩我字蓋指身與心言非我來出家之我也乃汝錯會非違之也

初祖謂二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旣不從人而得則舍我而向誰得乎二祖曰我心未甯乞師與安乃謂我之心猶未甯也此際止隔一線二祖認心爲我不識此無心之我心有生滅心有去來而此我則鎭日常安觀其生滅觀其去來若能迴光返照當下暫見則諸心盡無惟我獨存安乎不安乎嘫然初祖將錯就錯據你說心未甯卽將心來與汝安逼得二祖此時此刻才去覓心原來心是箇影響虛妄如風之物祇因這一覓便走箇精光求絲毫心也不能得惟有一我在此祖遂答之曰我與汝安心竟大事了畢性者我之體也心者我之用也體用不明則心爲主終年終日來來去去紛紛

擴擴全不知有所謂性矣我總在心上用事則此我謂之凡我衆生我驢胎馬腹全是此我若能明得此心爲虛妄而歸于寂然不動終日常安之體則此我謂之眞我聖我若能明得此我本來無我本來無名非凡非衆非眞非聖則縱橫自在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不能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其說無念心體二祖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一曰無念心體又曰所傳心體蓋言此心雖則如風而有心體體則極眞極實乃佛心印法印要在諸緣已息又不斷滅此際乃眞消息也試問此際非我而誰蓋爲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天下說也

六祖說本來無一物今人都認錯了乃是說無一物非是說無我當日說時不是我說是誰說此五字因無一切物才發明出這我來我既非物則何處得惹塵埃後人都認作一切皆無連我都無了竟成了一斷滅世界竟不一迴想應酬日用乃何物而靈明不昧如此後又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此物字即我字也凡一切物皆有頭尾名字背面惟此我則一切皆無而實實則有物向也說無物今也說有物六祖不若是之顚倒惟諸君不能善會致使祖意埋沒惟神會能會以本源佛性答之蓋六祖以言問神會亦以言答非是不能良久默然义手向前遶牀三帀拂衣休去等等相答也六祖謂之爲知解宗徒者恐後人

因本源佛性作名字解故訶之耳後人又錯會遂輕神會那知神會知解超出諸君或曰何以見神會超出衆人曰汝不見六祖圓寂時衆人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六祖大讚神會痛訶衆人爲之作偈以開示之

六祖開口祇要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兩自字妙極乃直指也人都在心性上擬議便無著落今人講到心上便寬大了去講到性上便深遠了去將兩自字置而不問辜負六祖最近最親切之言我今爲天下萬世說明了能心性兩字皆是虛妄惟有此我才爲眞實我之光明自然而能普照萬物萬境故名之曰心我本無相不必入定而隨動隨靜自然深微淵穆而不可見故名之曰性聖與凡佛與衆生同具此體蓋同有一我故無往而不同也祇要識得見得此心此性即此我也才可以謂之本心本性若離我而言心性者皆無本之論譏屬荒唐故六祖諄諄指出兩自字曷爲而不一思之耶

六祖於五祖言下大徹遂啟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淸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之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試看六祖因大徹遂將自字一路說來眞是天花亂墜千古以下令人讀之無不悟我成佛使非大徹安能將自字說得如此暢快可見大徹全憑此我可見能悟此我即是全提稍有擬議即成滲漏安能大徹去果能悟得

此我卽是丈夫天人師佛而諸方猶自曉曉不信眞可哀也祖語惠明曰汝旣爲法來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要知諸緣不息亦是我然此乃生滅之我非眞我也令其勿生一念則不生不滅之眞我顯矣因其良久遂直示之曰不思善不思惡於此無念之時卽你不生不滅之眞我也有何難哉所以惠明言下便悟蓋六祖於此我分明故示人亦分明不似後人拖泥帶水或隱或顯令學人捉摸不定果能悟此不生不滅之我又何妨寄于有生有滅之念任我縱橫自在去

問曰何謂不生不滅曰生滅屬念非我有生滅也當念生時我若隨念而生則念滅時亦當隨念而滅或生或滅或滅或

生有時同死有時同活活者能起而立死者便倒而臥審如是則滿途滿座起立倒臥者不可勝紀成何說話要知此我乃是一箇亙古長生之至寶他極安靜他極虛靈念生時他知其生念滅時他知其滅念雖有千生千滅想盡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不過是此我面前一點浮雲影響于我甚事故名之曰涅槃妙心那知涅槃妙心卽是人人之我一指出便得何須向外尋求捨近趨遠以自誤耶

兩僧執風動幡動六祖破其執曰心動古今論此公案都是蒙混未見有一說歸宗試問可是明明幡動曰是可是明明風吹幡動曰是兩僧各執一動以爲是此生死輪轉所以至今而不已也天下何物非心何心非物都是物動都是心動都是心動都是物動故六祖以心動破之則是非泯而所執解矣人欲求佛祖眞宗當此三動之中得一箇千古不動之妙理則知動者自動不動者自不動非一非二非二非一才是緣起無生之義此則公案自六祖後論者甚多皆未知痛癢總是于此我未能大徹故出語不能不自瞞也

此我非天下之物可以相似故南嶽對六祖曰說似一物則不中此我一超便入不落階級故靑原對六祖曰聖諦亦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六祖諄諄語人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試問諸方自心是誰竟有來答者曰自心乃自心非是我也不謂之瘋可乎何以聞自心是佛則又信而不敢承當何以聞我卽是

佛則又怒而罵眞不可思議試問自心非我則心爲眞而我爲何物我與心竟是兩物一身之內有兩物焉能自安乎所謂自心者卽此我也說心字不如說我字更親切有味何以拋去自字只認心字常慨諸方心粗不能深自思維故曉曉議我悲夫

光明普照謂之心寂然不動謂之性萬化流行謂之命然而皆我也同時同用同體非一非二非卽非離旣云我矣何得又有心有性有命字義要淸楚還他穩當才不致有支離之病若執定總言一我又落顢頇儱侗之病蓋當光明普照之時則我而心也當寂然不動之時則我而性也當萬化流行之時則我而命也我乃心性命之總持心性命乃我游行動

靜之境也然而心性命皆有流弊惟我能持之心之流弊當光明普照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漫散昏沈之病性之流弊當寂然不動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凝滯遲鈍之病命之流弊當萬化流行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品物紊亂善惡雜生之病我其大矣哉至矣哉人到見性時才能知此我之眞所謂千聖不傳之秘於此可以庶幾矣

此我乃千七百公案之髓彼公案語句皆屬皮毛縱你變相多端總不能出此一我任你千變萬化祇一我可以穿卻八萬四千陀羅尼只一我爲之耳

此我非自然非不自然若聽其自然則是自然外道我不能爲主矣若不是自然又隨在多事作繫心外生法亦是外道

乃郞而奴矣此我之妙乃自作主張不依一切作體作用神鬼難窺不可思議故能爲佛祖之師生出一切諸佛而爲諸佛之母諸方能再不信乎亦深可哀已

此我乃天地間一活寶其餘皆死物也凡天地萬物那一件不是他建立那一物不是他安名有能建立他者否有能安他名者否今大家都在這裏不能不將此活寶喚作我此我字亦是强名若喚他作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菩提眞如等等尊名人一聞之都推向佛邊不敢承當今直謂之曰乃我也能辭得否能推向佛邊否然而畢竟是我萬萬不能以他字相替若以他字替我字無人不笑說到此我卽大道也人則不信總爲金剛經我相兩字誤卻後人卽世尊因後人之誤亦不能無過焉我今反覆詳說特爲世尊吐氣怎肯將此活寶埋沒然此活寶非此至眞至實至穩至當之我字安能顯著而全提要知我本無相千聖也覰他絲毫不得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卽此活寶之我也因他攀緣外境著于諸相則有我相若不起念攀緣你于何處見他有相且于何處見他有我之名諸方不可自誤聽湛愚老人說斷斷不敢欺瞞

此我眞活寶也凡行住坐臥應酬日用到處皆眞若非此我經歷過則境與事皆不能建立試看自古至今那一件不是這我造將出來何以故不信此我而思量我之外必有一箇妙理得此妙理才可縱橫自在那知道已自在矣你特不能

縱橫耳常想諸方見識竟要離卻此我不可著此我相才爲至道竟不是每日參禪要悟此理竟是求死尋死若要求死尋死可以投河投井管保卽刻有死去之效驗何必終日打坐沈思人人都去求死離我悟道若離我謂之悟道則世界空閒無人往來道固悟矣然而死矣令人發千古一笑

此身車也此我牛也車若不行打車是打牛是此南嶽開示馬祖者明明以此我語之馬祖悟後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可見保任工夫雖馬祖上根利器至三十年之久還孜孜保任不敢自肆吾人乃何人而敢自肆不斟酌乎所謂悟後如喪考妣是也悟後保任成就之功要人自知其氣質好惡偏向處下手修治則此我自然光明普照幽深難

測平平有常而殊勝自至然最要最妙者無事去乃諸佛諸祖第一總持大陀羅尼

馬祖卽心卽佛語卽此四字已超入如來之地還有甚麼語句在此上者所以悟此便了後非心非佛句不過了此心佛兩字之名目耳非高于前句也因衆人都知此句動則曰卽心卽佛耳熟極熟了都忽畧過去不肯留心我今日卽我卽佛我字較心字固然親切然還是卽心卽佛何嘗不同若我不是心心不是我我與心竟成兩物有是理乎無是理乎三条謂此等句不得到底乃後人之誤非此句之誤也西來直指原是要人識得自家卽此我是佛故六祖開口便教人見自本心識自本性不可向外馳求求卽有得得亦不眞終歸

虛妄馬祖答僧問西來意曰藏頭黑海頭白此兩句全無理路又要你參所以爲妙一參便去不得直將你心意識之根截斷教你無可奈何不怕你這我不出來東尋西望然東尋西望又無入處此兩句如銅山鐵壁在前絲亳擬議不得可憐生從無始以來任憑心意識輪轉至今今日聞塗毒鼓不怕你心意識不死不怕你這我今日不活而今這去不得者非我而誰非佛而誰非西來意而誰此際不能一返照識得這去不得者則千古難逢然全虧此兩句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而末後一句乃能躍出若在藏頭海頭白黑上搜尋義理終其身未夢見在

馬祖法語句句妙吾人心粗不肯細讀其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又云言下領會更不歷于階級地位頓悟本性又云吾人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又云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又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又云種種成立皆由一心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卽眞盡是自家若不然者更有何人又云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于暗又云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于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以上所言雖于悉記畧取其要總不過要人祇明此我得其根本則無往

不可矣

欲明本心者當案諦推察過色過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殊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此僧那禪師之言也所云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試問覺觀尙且未起心何所之耶此際此時正心珠獨朗時也心珠卽此我也心珠非有何以故心珠無相故也心珠非無何以故心珠不空故也既不著相又不落空所以無一塵許間隔無剎那可斷續之相心珠卽此我此我卽心珠人以心珠乃無上玄奇之物我能得之才謂之大悟則夢夢矣

馬祖令人送書與經山道欽禪師啟書惟一圓相師于圓相

中著一點封回你看他兩公覓弄此我圓相此我也一點此我也能悟此則凡類此者不過如是然皆從拈花一脈傳來鳥窠禪師吹布毛示弟子會通通遂領玄旨吾人朝起穿衣洗面食飲應酬何以不領玄旨一切日用順我則喜喜則親愛其人逆我則怒怒則打罵其人何以不領玄旨從朝至暮神氣困乏都歸宴息何以不領玄旨而獨羨會通于吹布毛遂領玄旨吾人每譚及玄字則與思高遠幽深不可思議那知道當前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手所執足所奔無不是此玄之妙旨天下至玄之理還有玄于此我者乎過于求玄者不知此我而求之于恍惚杳冥如仙家之說佛門小乘之徒殊不知彼恍惚杳冥乃玄之靜境日用應酬乃玄之動境惟

此我乃眞玄而不留滯于境是所謂玄旨也玄旨即在當前鳥窠以吹毛布示之眞古佛也的的是拈花一脈

吾人自無始以來至于而今都褢在這玄堆褢都不知道而去千里萬里尋師訪友要領此玄旨會通于吹布毛便能領會眞可謂獅子兒常想會通領此後于行住坐臥一動一靜一俯一仰開眼合眼縱橫自在無不是此玄旨久之則玄之又玄不可思議具三身發四智通八萬四千陀羅尼都在此吹毛上具足都在此吹毛上漸通

吾人論道論穿衣吃飯便視爲平常論吹毛則駭異論玄旨便駭異論此我便平常我不知穿衣吃飯與吹毛爲同爲異我不知此我與玄旨爲同爲異自四十年前我一悟此我即知此我乃天下之至玄也自四十年來玩味此我之玄未嘗其萬分之一足可以空前絕後而況再至將來將來可憐生人將此我看輕孰知其爲至玄之旨此玄旨上同十方如來一心下同十方衆生一體無時無刻不是此我無時無刻不是此玄蓋惟玄乃我惟我乃玄玄而非我玄非其玄我而非玄我非其我彼老氏之玄乃以我求玄豈吾道之玄老氏之我乃以玄神我豈吾道之我彼家論玄求于杳冥佛家論玄見之日用吾人要知此我才是眞玄才可以會吹毛之旨

鳥窠以吹毛示侍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示自居易指月錄中如師說法者眞不能多得也如果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人非佛而誰不知此我者專其心去惡行善必能有悟若

悟後專心行善離惡必能成就歷代禪師于未悟時已是純善之人故悟後曰不改舊時人亦有未曾在善留心者悟後則曰不是舊時行履處世尊於說法時每每呼衆人曰善男子善女人到處則必言善因善果此是修行人根本之事余權書言之頗詳如不以此爲事則不能望其有因有果亦萬不能有超入之期切不可妄以上智自命而不屑屑于此則自暴自棄矣

悟此我後要開佛知見發出八萬四千陀羅尼成就如來之我持修六度萬行成就大菩薩之我徹底打翻無修無證安坐成佛上同如來下同衆生成就諸祖之我試問此我爲何如乎若不然者祇圖自了則爲聲聞緣覺之我再下者則甚

然不知此我而祇知行善則爲天我善惡相雜則爲人我嗔恨重則爲修羅之我純乎惡則爲禽獸我餓鬼我地獄我諸君請擇而行之

宗鏡錄謂此我有大神變能度己能度人導引衆生一超直入如來之地能成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能爲菩薩能爲聖賢能爲神仙能爲人天能爲一切妖怪能爲魑魅魍魎能爲一切等等有情無情之物無不是此我爲之今既知此我而一切不爲不求則出入三界自在逍遙何樂如之

此我非眞非妄眞妄有對待然我亦假名雖則假名卻眞是我能悟是此我若不是我何以能悟悟後信解受持若非我則是誰能信解受持即至于成就仍然是我宗鏡謂成就惟

有光明受用而已我爲之加增數字惟有此我寂滅光明受用而已矣

忠國師前兩次設心都爲大耳三藏他心通看破第三次國師入無爲正位藏遂罔測藏罔測鬼神亦不能測即十方如來亦不能知國師所在到此地位有何眞何妄何生何死何佛何生自古至今佛祖都入此位才謂之大事了畢所以南泉云王老師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覷見那知道此無爲正位即是此我本位不是修成的祇要一見此我不著于相不著于空即是此位任他鬼神亦不能覷見何況三藏不論行住坐臥祇要此位熟便無事成佛去我見諸方于此再不提起即提起亦不經心惜哉

藏罔測即無爲正位即此我即我之家也若不識此則都是生滅之我不是寂然常住之我要識此家腳跟才有落處才可以出門應酬若不然者便是無家之人便應酬開去便無著落涅槃經云寂滅爲樂世尊以此爲樂則此地之緊要可知也經云欲即菩提既是菩提三藏安能得見但欲卻則與諸佛共體茲乃國師欲時也他心通乃何物而能測國師之本位哉試問諸方今有此家可以爲我歸宿處否若無家而還不究尋此我則墮于一切苦厄之中而猶然不知所畏悲夫

此我即我亦不能見而他人焉能見之也即在西川天津見國師亦不過見國師之念耳何嘗得見國師之我玄沙曰汝

道前兩回還見麽是是至于趙州白雲端說國師在鼻孔眼睛乃游戲三昧不是直指開示如此等言句極易會不要睬他祇要明白正脈則其餘一見便了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此等公案最親切最易入國師以國師之我喚侍者之我我我相喚我我相應我喚我我應我針鋒相對滾芥投針而侍者猶如黑夜在萬軍之中各守部伍父子相呼祇是不能覿而我常見此則公案不能不爲侍者痛哭國師特煞婆心侍者特煞頑鈍客曰侍者已會何以故三喚三應豈不是會師又曰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蓋言其往日辜負而今日才能三應老人何以不會判侍者曰侍者無末後句三應值得甚麽乾屎橛客又曰妙喜雪

貿諸君子判此何如曰總屬模糊
三喚三應若悟了此我還是光影門頭事三喚三不應若悟
了乃此我登堂三喚不但三應且唾了去若悟了此義則此
我入室可以爲人天之師與國師分座說法
能悟此我墮在四聖永出生死不知此我墮在六凡一任輪
轉可畏可畏
此我乃無形段金剛大士悟此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
見殑伽沙諸佛其功德無量無比獨尊人能努力依此修行
無人能破壞者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所擁護
恭敬此皆忠國師之要言也珍重珍重
國師令侍者盛一椀水中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紫璘
供奉此是甚麼義奉無語可憐供奉滿肚教義爲此一逼並
無絲毫惟獨露此我還不禮拜眞是鈍漢若能望國師勞而
一腳踢破水椀不怕國師不握手共行然此等祇引人到法
身邊不能到正位何況向上然到此亦不易正在信位人位
之間離信位便人位果能在人位熟彼向上一路一點便破
總只要明此我則信位人位向上一路自然歷歷分明客曰
何謂信位曰眞信得此我乃天下第一義並無二義何謂人
位曰二六時惟此我歷歷孤明並無所求並無所修如是而
已何謂向上曰新秋荷葉更盛我與你向城外看花去客無
語
此我離見聞覺知才是眞我能離得見聞覺知識此我才可

以說見聞覺知是我若總在見聞覺知上說是我便同外道
之我執作甚麼客曰佛者覺也惟覺是佛不覺則衆生此覺
如何離得曰佛者覺也惟佛常覺惟常覺乃佛非見聞覺知
之覺蓋覺義甚多有本覺圓覺大覺妙覺等覺若見聞覺知
之覺與見聞知一例看非可以常覺乃佛之覺相等論法要
善能分別豈可儱侗泥于外道國師問供奉曰佛是何義奉
曰佛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奉曰佛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
客又曰畢竟如何是佛曰佛是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之此我
去問露柱便知
祇要明白這無見聞覺知而不離見聞覺知之此我則一切
說皆歸佛說若不知此我卽執佛說亦是魔說客問燒菴公
案曰此則亦無甚高異同竹篦子一例總是逼你兩處無著
腳地不怕你甕中鱉不伸頭四望我有一偈試聽之世有塗
毒鼓聞聲誰皆死試問鱉爲誰四望得不著
昔有古德忽一鬼使來追古德欲寬限七日後鬼使七日復
來尋覓了不可得與忠國師第三度爲大耳三藏不能測國
師所在一例吾人修道惟此乃最要緊者若不能有此欛柄
爲鬼神所見如何度己度人若得此則腳跟落地萬不可妄
語我在動用中鬼神亦不能見要知我在動用中鬼神亦不
能見乃此我本體本義不是我悟後要相應之義吾人悟後
全要相應若不能相應任你明了終被習氣牽纏隨生死去
不能作主既悟此我相應何難當時時留心祇有一我歷歷

孤明三月之久便得調馴之驗言三月者寬其限也七日卽了不可得而況三月乎珍重珍重

古人悟此我時當下卽了不可得眞是上上智人其次者則耽延歲月所以古德勉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昔袁五斗勉大慧杲曰生死事大何暇應酬自古來多少人皆悟後工夫不得力以致三十年四十年才打成一片

客問燒花公案後三日又問曰仰頭四望偈我已悟得原來多此一望但正恁麼時如何請老人下一轉語才能留得花在日朗月當頭無物不照東土殺牛西土馬叫客休去

宗門中無相三昧是爲第一能見此無相三昧是爲正法眼藏要知無相者無一切相也無一切相不是落空人于無一

切相時便祇見空此見空之眼非法眼也那知無一切相時此我全現能見此我全現才是法眼其餘見相見空皆屬于邪故曰惟此乃正法眼蓋謂此無相之我乃佛祖相傳之正法能見此法法眼才正故曰無相三昧藏者藏也人不能見之地也惟此人不能見之地而我能見之然我能見之見亦不可見以不可見之眼而見不可見之之法是爲大悟然此悟亦了不可得故曰正法眼藏然不過我悟此我不著于相我悟此我不落于空得此三昧則百千萬億三昧皆生于此

吾人常論法眼都向外邊說若不能具此法眼凡外邊所見皆屬虛妄卽有是者亦非有根本之法眼也凡一切外道皆有法眼可見可據而修殊不知修成必壞怎如此我能見卽了祇要保任無事不須加添他法修持而現現成成完佛體用有何難哉

心燈錄卷三　　金陵叢書丙集之十二

上元湛愚老人

舉世皆欲明大機大用要知此大機大用充滿目前人皆錯過都因這一大字都思到高深奇遠處去那知道即目前口渴要茶童子便送茶來腹飢要飯侍者便送飯來此乃當機當用而要茶要飯都是此我若離此我則無所謂機無所謂用矣當其兩我相對四目相看直指便是一超便入對此機用即是大機大用如要茶而飯至要飯而茶來成甚麼機用指月錄中機用不對處甚多總是師家不明開示之妙遂使學人漫然無處悟入大家混鬧一場散去

來學不論他在相上空上著脚有礙即在相上以此無相之我破他的相即在空上以此不空之我破他的空相空被我一破他無空相著脚不怕他不上此我之船此所謂大機大用來學拘于諸法修行本無機可乘在師家要逗出他的機來將我之所用而用之于彼這才是開示之妙今開示之途能迎機而用者試問諸方誰能爲之而況無機而逗其機不可用而施其用者乎總之不明此我則無所謂機用矣而況其大乎

昔百丈侍于馬祖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可憐生古人于一動一靜偶然觸目皆會之于道所以成就甚速吾人能如是乎遂問曰即此用離此用蓋百丈已悟當即則即當離則離而探之于祖祖遂鍼之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遂取拂子豎起此百丈唯于即祖又鍼之曰即此用離此用百丈遂挂拂子于舊處此又唯在離要知大機大用祇有此我出入縱橫單刀匹馬誰敢攖鋒八面受敵一掠皆空果能兩眞相對則是萬古之雄彼或即或離以爲用者則渺乎其罔措矣又安能窺其所用于機者哉所以祖震威一喝能開萬古之聾百丈反聾去三日恐猶未能當下窺見祖意所在然即離之見已銷歸烏有而此我亦可以縱橫惟黃檗聞舉即吐舌其見則高于百丈所以于此得見馬祖大機大用又云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又讚仰又不嗣此何等識見眞可謂空前絕後獨任此我所以百丈云子甚有超師之見眞有良心人也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世尊已明明告人祇有此我並無等者就要知道不即不離猶是竿頭語未能進步何況即此離此瞻前顧後斯道惟直指第一四目相對明明兩我無言可議無念可思說即多事說離益非祇認此我便是若言即言離即是剜肉生瘡淨名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有大機者必有大用有大用者必得大機仰山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分開說便不是機用是一箇理大則都大小則都小有則都有無則都無百丈被馬祖一喝因得悟去今聞黃檗說出大機大用不覺更徹因讚黃檗有超師之見可見三日耳聾怎及一聞吐舌要知三日耳聾乃百丈不濟處黃檗祇聞舉便徹此是大機大用更要知大機大用祇在剎

那頭便徹那用三日
馬祖大喝於前黃檗吐舌發出大機大用于後百丈始能休去因不能即時休去所以有三日之漸悟也後學將一喝作塗毒鼓會將三日耳聾作死去會審如是而黃檗聞舉便會何嘗死去反不及百丈乎要知聞塗毒鼓而死者還不是上上智若上上智一聞便徹悟何須待死而復甦彼不死而不悟者不足論死而復甦者上智也不死而徹悟者上上智也試問百丈三日耳聾乃眞聾耶鳥聲人語雞鳴犬吠總不聞耶對面相言祇見口動耶蓋聞此一喝諸見盡空並無所倚此我獨露鎭日如癡放下又不能進前又不得可憐生自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才得見此我外不爲一切相所染內不爲

見聞覺知所牽又不落空眞實現成竟至于三日而後才放下所以我說乃三日之漸悟不及黃檗剎那之頃也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是極是極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此語只識得百丈不識得汾州汾州云我與麼道被他石門半月程是極是極東林總將汾州石門都罵作瞎漢不知自家已瞎了也雪竇云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既是精金不變如何耳聾若是賴耳聾而精金不變則第四日不聾而金復變成何說話
要知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自無始以來不必言佛即一切眾生亦不曾變動絲毫祇因迷悟遂致不同非精金不同也精金即我也百丈未聾三日前此精金也三日後此精金也正三日耳聾時此精金也因一喝三日耳聾始徹此不變之精金全虧馬祖大機大用成就乃能休去
自無始以來至于而今此我歷一切境一切因果如夢幻泡影不落不昧愚智皆同惟自生疑故墮野狐聞不昧而悟固已然猶未認在何不在不落上打徹去更教海闊天空即墮五萬世野狐身干礙我些甚麼我且混在野狐堆裏教他一齊成佛去硜硜然要依亡僧律送化百丈即隨他腳跟領眾依法火葬要知都落在因果中幾時才脫此疑狐
趙州來參百丈丈問云近日南泉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悄然兩字爲未得人甚妙人于日用中都是自家闕自家失卻此事若一悄然此我便現前若能識得此我時時

悄然去便是保任工夫智慧辯才一切殊勝自然有得
百丈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大眾大眾回首丈曰是甚麼乃直指此我最是親切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我目之乃百丈末後句人能于此一悟便了勝他三十年行腳
百丈上堂語眞是苦海慈航人能細細玩味自然悟去可惜這樣法語置之高閣悲夫
百丈云廓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獨存者乃此我獨存也惟此我獨存則一切有無了義不了義諸法皆空蓋本來原無一切祇有此我因一念緣起生出一切世法因墮于世法遂有了義不了義有無諸法對治世法煩惱今既獨存仍舊則大事了畢所以又云忖度永亡蓋

仍舊獨存無可忖度故古德云非是息心除妄想祇因無事可思量而今祇要獨存久之不但世間之事自然洞察無餘即我心中虛無微細妄想隱中極隱者皆不能逃我寂照乃佛境界名爲三昧之頭又名三昧王凡一切三昧皆出其下一切殊勝皆自此生人人皆有此地但世間有何事可戀而不肯捨竟盧此位而不一顧耶思及此而不淚下直無人心之人豈不哀哉

獨存則心如木石獨存則兀爾忘緣獨存則善惡都莫思量獨存則如瞽者不辨東南西北獨存則閉智塞聰獨覺冥冥獨存則如太虛此皆古德之言能如此則眞謂之修行人獨存妙義難于說盡說盡則令人生謗生疑今錄名心燈安忍

不說即如今人爲惡至於地獄爲墮人皆知之爲善至于成佛亦名爲墮人則不知也何以故蓋吾人有本分事何以爲本分事即此我磬然獨存是也獨存不過仍舊既云仍舊則有何難而今人中有上智之人舉念便要成佛雖然超出一則卻爲明眼人笑不去仍舊而想成佛是名爲墮所以可笑彼墮地獄者一念能知此我便迢過上智此理人如何得知所以祇要仍舊不必要想成佛果能仍舊欲思具佛莊嚴如壯士展臂舉弄千斤不藉餘力可爲佛祖之師古德都爭此一著所以古德常云衲僧本分事不易言也要知得此本分後舉口動足即墮于佛求欲不成佛不能然還要知是墮義才徹悟本分事之妙難于言盡也

吾人本分事惟磬然獨存祇想覺明空昧以前有些甚麼百丈云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衣審如是則此磬然獨存是何等道理眞可謂無上無上難于思議

惟磬然獨存才是出纏一無事之人要知這纏皆是此我不明漸漸造出而投入其中纏到而今可謂苦矣問曰何以謂之纏也曰十法界即纏也一切量數即纏也格內皆纏跳出格外磬然獨存才教作出纏之人纏之云者乃你去纏十法界你去纏一切量數不是十法界量數來纏你撒手便休有何難事問曰難道連佛也不成祇是獨存去曰獨存即是佛如何又要成佛蓋爲你不知獨存之理有一佛在心中便是

入纏何況其他果能出纏不爲纏礙即日游行于十法界內也是無事之人豈不樂哉

惟磬然獨存超過一切陀羅尼千七百公案變相對此皆粉碎去末後句即此若離此說有奇特謊是天魔外道十方如來對此惟袖手而已歷代祖師對此惟閉口而已當此獨存之時視大千世界如一微塵視一微塵如大千世界聞蠅聲如雷聞雷聲如蠅見一切相皆法相聽一切音皆法音時而高高山上立時而深深海底行時而冥萬物爲一體時而離眾相以孤明時而騰騰兀兀時而寂寂蕩蕩總不費纖毫力惟此我寂滅光明受用而已

磬然者乃一切皆空也人當磬然時便以空爲主以空爲主

如何得安穩就有一時快活還是在念頭上盤旋無著脚處要知一切皆空惟此我不空一切皆去惟此我獨存祇要一返照則獨存之我即時現前才是放身命處此時外而一切內而此我之名皆了不可得惟有歷歷孤明如如不動一我而已

問曰到此豁然獨存時根本智雖得凡遇一切奇特險難公案語句不能會去奈何曰獨存時即是佛何憂不解佛語凡言句奇險原是截斷衆流教你去不得會這不會者是誰言句上原無義意可會若在言句上追尋則反失了這不會之人所以往往十年二十年耽誤歲月令人起退心皆在於此得根本智後祇要熟不必愁他言句不會千七百公案都是

閒家具值甚麼乾屎橛要汲汲追逞生知生解反迷卻此獨存之我他日自然都會眞不值半文錢才知此獨存之妙珍重珍重

南泉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泉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泉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卻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曰可惜許客問于余曰何以泉說檗道不得曰非是說檗叉手立不是蓋說檗道得不圓滿客曰可惜許圓滿否曰八成客曰請老人轉一語圓滿此公案爲後人慈航曰惜他到處流落客曰不會請再轉一語曰子流落於楚我流落于吳客益不會蓋客楚人也我吳人也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先衆舉此三句要人參總不肯說破總是冒突漢誤人客曰請老人慈悲爲吾人吐氣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非此我而誰客曰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是頭一句老人云非此我而誰此是末後句斯理大定萬古不移曰此乃時節因緣非我敢妄說也

斬猫公案不會如金會者如矢泉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原不要你想法救猫祇要你能自薦道你之所得若是了卽將猫與你豈不是救祇管在猫上想豈不是爲他家猫兒走卻自家狗子州脫履安頭上而出與猫甚麼相干而能救猫泉便許之蓋州能道其所得也惟眞淨開示極其明白舉拂子云今日眞淨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舉拂子

與斬蛇以肉眼看來猶如冰炭何以問人是同是別那知道若以法眼看則同是此我之大用也眞淨又良久云人人有個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眞淨爲斬猫斬蛇而指出人人有箇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末句又云更由誰明明指出此我所以趙州直道其所得之我安履頭上而出試問安履頭上者爲誰豈非其縱橫之大用耶余向也讀眞淨偈見州頂履而出樂不可言與南泉要人自道其所得圓悟勤要人自薦古德云失卻自家狗子一鼻孔出氣客問曰既是祇要人自薦此我何必頂鞋作此奇特曰善哉問若說趙州縱橫游戲三昧與斬猫蛇同一縱橫固已然此一說也蓋古人婆心說法急切爲人見人

信不及就要人生疑只此兩途若叉手拂袖三匝禮拜等等常法人便信以爲常斷不陡生眞疑如果發心眞疑數日便有效驗不致耽延歲月若於此生一奇特令人不能不疑即不能極力眞疑必然去撥頭商酌思量趙州頂履乃婆心爲人處非衆人能測也

悟此我後於一切世法不愛於一切佛法不愛祗管穿衣吃飯應酬日用心如枯木頑石此許你相應客曰心如枯木頑石要如大死人才好如何應酬日用曰應酬日用如浮雲來往太虛曾礙太虛否此是上智作用若在應酬中生想生識論是非較得失分彼此則失之矣

客曰如何是玄旨曰天下之玄還有玄于我者否自無始以

來至于而今生生死死不可勝紀祗如浮雲過目成過恒河沙數諸佛他不曾增墮去恒河沙數衆生他不曾滅即十方諸佛浩浩的來使盡神通一彈指粉碎去無奈我何即將鐵圍山地獄拘住他不動足已縱橫去矣能建立天地萬物佛國地獄衆相而此我不動猶如太虛天下之玄還有玄于此我者否雖盡百千萬億劫盡諸佛所說亦不能盡此我之玄此所謂玄旨也

客曰妙用縱橫總不知請老人開示答曰佛與衆生同一天眞佛同一縱橫妙用知則是佛不知則是衆生你看從朝至夕行住坐臥應酬人事是甚麽物如此靈妙活潑惟能知者則成佛去不知者則墮落輪轉祗要自家作得主不爲物轉

不爲境困則處處縱橫逍遙自在與佛無別切不可生一不如佛怎麽具如此神通之想蓋有即肉身而具神通者有離卻此胎中褓而與佛相等者乃現成自然之事不必預先生此異念既明此我與佛之法身相等何愁報身化身不相等耶

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此我本無名有名則變蓋爲你以如如爲名而喚他豈不是變又云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此正顯如如不變之妙若離卻衆相而如如不動有何難事今在異類中行而猶然如如不變才是佛之如如才是此我之如如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蓋理本如是非歸宗言此以寬學者之心南泉云孟八郎漢又與麽去也

我若在彼時即劈面一掌孟八郎漢不與麽去又作麽生去看他有言無言

南泉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乃識得此我便縱橫自在去趙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乃識得此我將無始有生以來所沾染于身心者盡教粉碎還我覺明空味以前清淨本源去此兩古佛優劣人能檢得出湛愚老人與他握手同參

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認得此我眞說得此我出不似他人粘皮帶骨動徹曰切忌道著不知忌些甚麽又云擬向溪東溪西不免犯他國王水草說得妙省力省力又云不如隨分納些些說得更妙越省力越省力斯理保任

此我費一絲毫力即有絲毫礙若跳出工夫窠臼即是一道遙無心無事之大丈夫今南泉說到隨分納些些何其親切綿密然猶恐人執著此些些而納即結上文云總不見得將上面用心處一齊埽去所謂認得眞養得妙眞可謂行解相應學者讀此珍重珍重

客問曰何以謂之隨分納些些曰此我本分豈可以謂之些些以些些名此我則早失此我矣然養此我不到此一毫毛些些頭上則所養之工夫粗矣隨字妙甚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隨你看他隨分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直收納到些些時要知此些些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這些些之內更要知無工夫之工夫下收納到這些些田地不能放開包裹三千

大千世界十方如來都是這一條路成就雲門心粗不爲他表彰這些些是甚麼田地爲後人作榜樣而問他覓牛在南泉開口已說出此牛何勞問覓更有額頭粗漢不細究此說開口便道此理何得以些些爲言何得又云納總未夢見南泉南泉已說總不見得又何勞你說吾人祇要在些些上納而又納以至于千納萬納億萬納不可勝紀之納嗚呼異哉工夫到此眞可以一口吞盡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然總不見得嗚呼異哉但有言說皆非實義但有工夫皆非實義

古德云古來多少豪傑都埋在工夫堆裏這一句直指此我本來現成是佛古德又云汝要求道無你用心處起一絲毫念要求便不是試問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如何能得曰若有所得便不是客曰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又不要得想此我現現成成就是麼曰如是如是千古如是而今當下如是還要用心求得麼設有所得即是汚染此我上還加得一點物事麼果能信得此我將世法佛法一切丟開隨緣日用穿衣吃飯困來打眠並無一點工夫管保成佛去

客曰老人言並無一點工夫管保成佛去南泉還要納些些弟子想來南泉還不及老人曰此中有說子不能細心究取汝果能不用心不求得總無一點工夫當下這些些子即時現前不由你不欣然收納原來向日漢天野地亂求卻在這裏最親最切最近最有味經歷此些些過久之一幷皆無那裏有我用工夫處南泉認得這水牯牛後思量保任他擬向

東擬向西總不是遂收納到這些些田地即云總不見得也無親無切無近無味亦並無納無些些惟穿衣吃飯坐享無爲正位而已我所言乃當下究取南泉離畧有工夫而即歸去微有差別當細心審之若不知此些些還是粗心漢

世有大心菩薩其所見徹三千大千世界有細心菩薩其所見徹一毫毛頭上些些子惟此我本大本細能大能細非大非細故能見大見細所歷皆徹謂之圓滿與佛平肩

祇要認得此我後當自思惟自家性情還是一任無爲而至圓滿還是一任觀察而至圓滿還是或有時無爲有時觀察而至圓滿六祖教人定慧雙修石霜教人如大死人去大慧教人越思想越明白蓋此我本來本圓滿不假修證因結習

重故不得不修修之云者乃修去此結習非修此我也此我如太虛太虛如何修增得些否減得些否吾人當自思當宗那一說而行之

客問曰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何謂也曰既已成佛還要知有麽有者此我也蓋爲汝等學人若不知有乃無根本何由得入于道既已知有則如喪考妣當如善才求速證菩提而因循懈怠眞狸奴白牯也汝能飲水吃飯他亦能飲水吃草與他何異乃切責之辭諸說非是

諸佛之始也必因知有此我俟歲月之深則熟而忘忘而化化而成就圓滿菩提然總是此一我也此時還要知否知者入門之始也所以古德切切教人知有若不知有任你博通

教典總是門外漢總不識一字當下知有便是主人翁佛乃知而無知未到此者烏能知之

南泉云王老師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覷見此南泉不濟處卽起念處鬼神亦覷得著王老師否何必更下一分飯湛愚老人今日言此乃爲南泉說法乃爲今日若有同南泉一樣修行者非爲諸子說諸子若能與南泉一樣修行不爲鬼神覷見則脫離生死成佛去有何難事但起念亦不爲鬼神覷見更要知之

客曰不起念鬼神覷不見既已聞命矣既已起念而鬼神覷不見則弟子所不能知也請老人開示余振威一喝曰念是此我麽心意識三者總是虛妄惟此我眞實認得此我眞實看破心意識虛妄顚倒不求安穩而自安穩今人總在心意識上盤旋安能得腳跟著地所以開口便錯擧念即乖人能分別心意識不是常住之我則於此我有相應分

此我一有所知便是愚喚作所知愚一有微細之知便喚作極微細所知愚若有微細之知便爲鬼神覷見便是南泉不得力處便是此我不得力處蓋知必有所所即有相有知必有相雖極微細同是障礙所謂一塵飛而蔽天一芥投而蓋地南泉不欲鬼神見同忠國師第三度不使大耳三藏所測乃一鼻孔出氣乃百千億萬世眞修行人榜樣珍重珍重

不爲鬼神覷見乃此我本位若不到此本位而亂言此我乃狂妄之我試問諸子今日悟此我者亦有人矣即以十法界

論都是此我有佛之我至于地獄之我今試思之乃佛之我乎菩薩聲聞緣覺之我乎抑六凡法界之我乎若是畜生餓鬼地獄之我則一刻不能生活而猶有面目對人乎盡天下一切衆生皆有此我此我若不還本位則此我值甚麽乾屎橛當學忠國師與南泉去始可對人說此我

斯理可以言傳因六祖後得法者數十人散于四方都不能如六祖說法遂有言句教人自參因參言句不得悟而退者恆河沙數不可問矣古人乃自悟後不能權巧方便善於開示硬著頭皮說幾句無理路沒頭腦的言句教人自參益爲人知解多今以言句截斷他的心意識教他當下直會本來面目其法直截高妙然只可以度上智上上智人若中下之

人過此便退縮去古來成佛如恆河沙數去者他不會參過言句都是先覺善于開示而得悟自唐以後教人參言句要一超直入因是婆心怎奈人非上智不能卽悟便生退心試問今日參言句而大徹者爲誰不意先覺這些言句流傳至今都作了野狐精藏身之地他又不曾悟祇熟記前人問答不知其中實義對人並無開示動徹便教人自家參去旣是自家參去要你善知識何用人無良心莫此爲甚堂堂然猶受人供養來世作牛馬還報何苦何苦

斯道若過上上智上智並中智下愚一切男女卽時可入此門這才是善知識才可以上堂若非然者還當自究法王之位不是容易坐的而今這些夢鬼昏天黑地都要出來開堂

且輪流三年便挨次到你到我竟成了一覓利之所可恨可恨可憐可憐

南泉云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可也若十二分教是我卽受他變觀南泉所言可見此我本來無一物纏繞障礙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自由自在今要去行十二分教度一切眾生乃我作主如何被教拘住被教拘住者不知此我者也又云粗細而論纖毫不立窮理盡性一切全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眾生名始有少分相應乃直指天地內外祇有此我並無一物與此我相敵者說理說性皆是虛名與我無益古人說理說性之書可以充棟若一明此我皆彈指碎去又云直向那邊會了卻來這裏行履不證凡聖果位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況三乘五性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此南泉極力掀翻吐棄一切獨明此我彼凡聖三乘五性因果皆屬生滅邊事若知得明白則惟有此我縱橫自在豈肯爲諸法所困

南泉云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卽是修行經云明極卽如來南泉發明修行之義卽經義也可見祇要能見此我卽是修行又云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能見此我後此我自能妙用而不住此便是菩薩行要知祇要明此我卽時修行卽是菩薩行豈不快哉豈不樂哉眾生不知此我因而造種種業受種種苦眞可哀也

大愚欲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只一味禪大愚問如何是

一味禪宗便打愚大悟曰我會也宗曰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此兩打前打猶輕後打深前打者打其問後打者打其擬若能不問不擬則一味禪顯然矣客曰歸宗以一味禪三字明斯理老人以此我兩字明斯理還是那箇較些子余笑曰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個個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今汝以歸宗比我還是我更較些子

他日客來曰前日老人所說較些子諸方大罵說老人何得妄言過于歸宗余大笑曰但凡論道言語少極好少至于無更好歸宗以三字我以兩字難道不好於歸宗麼客亦大笑而去

他日客又來曰諸方更大罵罵老人說我字犯忌諱如何以字多字少戲弄諸方曰犯忌諱不知犯那一箇的忌諱再思量不出如果犯了至尊至貴的忌諱應該有罪天下至尊至貴者莫如道世尊便是頭一名犯忌諱之人出世便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臨濟公便是第二名犯忌諱之人開口便曰祇要知道這說法的人聽法的人便與諸佛不別其餘犯忌諱者甚多惟曹洞不許人道著乃是他建立此法同開口即打一様把人逼到無根沒走處不怕他不悟無奈這夥夢漢遂相傳有犯忌諱之說眞可哀憫若責我以字多字少戲弄諸方則余之過也

一味禪被諸家言句親切有味斯理略掩和一點雜味則爲

染污何況五味所以大愚一問便悟若以此我較之則更親切有味珍重珍重

昔靈默禪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默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默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默言下大悟乃拗折柱杖而棲止焉此則公案煞是明白因他回首遂云從生至死祇是這箇明明指出此我又云回頭轉腦作麼直逼得靈默不能不悟今日諸方不然開口便教人自家參去愧死愧死

而今有能犯忌諱之人到湛愚老人前來我與他打殺此我兩字之名教他到鳥道上默認此我熟了再教他度生去度生祇此犯忌諱一著乃宗家單提正印我四十年來見諸方

並無一個犯忌諱者好名好利離道不是犯忌諱而甘心好之清夜捫心得無畏乎

全心是佛全佛是我全我是心教我何處避這三字客曰到寂滅時便可避矣曰既云到則到必有人此人你認得麼客曰認得曰既認得此人定要他在寂滅中作甚麼客曰寂滅是他本鄉曰在本鄉不如流落異地

大珠問馬祖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珠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大珠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觀此公案大珠眞獅子兒一聞祖言便悟此我乃大寶藏後上堂人問如何是佛

珠曰淸譚對面非佛而誰較初祖西來說法還直截痛快與馬祖一鼻孔出氣與大梅示寂時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永明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觀馬祖大珠大梅之直指眞可謂犯忌諱矣諸方能如此犯忌諱湛愚老人必以瓣香而叩禮之若能以此我兩字示人者湛愚老人則終身左右而侍奉之

人能悟得此我則無用心處無下手處人用工夫到無用心處無下手處則此我現前到此我現前時若再思量用心下手則不是客曰如何保任此我曰馬祖問石鞏云作甚麼鞏云牧牛祖曰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

子眞能牧牛若能如此保任則發生一切三昧殊勝不可思
議
汾州問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
物如此直指而汾州不察且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
印豈不是闇所以馬祖教他且去俟其才出卽喚曰大德州
回首祖曰是甚麽州遂悟可見更無別物祇此回首之人卽
是未了之心密傳心印卽此便是何用外求州禮拜所以祖
罵他鈍漢
汾州得法後上堂學者來問祇云莫妄想此三字痛快無倫
不識此我者能莫妄想卽悟識此我者能莫妄想卽速于成
就

人能明此我後觀天下眞無一物可當情卽言及佛祖智慧
辯才神通此我本來具足乃我家具總不羨慕佛祖自然由
現現成成之我內發出至矣哉大矣哉此我眞不可思議
唐憲宗問鵝湖何者是佛性湖對曰不離陛下所問此才是
直指今諸方將此等言句都抛向大洋裏因他不曾悟怪他
不得既不曾悟卽來作方丈爲可笑耳余向在吳門常以此
答學者人皆謂我並無他長祇知道不離問處蓋譏我也殊
不知果然果然
金牛和尙每日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
薩子吃飯來金牛每日如此可謂婆心極矣舞飯桶直接拈
花一脈大笑直接微笑一脈無奈衆菩薩不悟辜負金牛可

歎可歎
汾州云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
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
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
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
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舁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
行之吾人祇要此一段說話便了卻矣何須用東去求知西
去求解蓋見聞覺知有所發之性此性卽我也與太虛同體
豈不同壽此性非因造作而成猶如金剛是那箇能破壞他
所以經云惟此事眞實餘者皆虛祇悟此我卽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金蓮臺並一切樓臺殿閣一切華一切香一切雲一

切色皆無足當情者惟此我至尊至貴任意逍遙得汾州說
勤而行之管保成就恐人爲法所縛爲境所惑不知此我爲
劫運流傳深可憐憫
僧問惟寬禪師道在何處寬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寬曰
汝有我故所以不見蓋言此僧有身我心我之相故不能見
經云我相者乃我外著于身以身爲我內著于心以心爲我
故曰我相若能除去身心之相則乃眞我眞我卽道何必以
道見道僧又問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尙還見否寬曰有汝有
我展轉不見又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寬曰無汝無我阿誰求
見阿誰兩字妙極直指出此我卽道求見些甚麽
此我本來無知倏爾有知者乃一念緣起之知究其本來則

無知也而非此我同木石之無知也今知此我而以無知相應其無知故神藏上堂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蓋言其知此我而一無所知者不是彼衆人了無所知而說無知者說得言簡而理盡如是如是

龍山云兩個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沒消息乃龍山悟此我後作相應此我的工夫妙不可言今既悟此我然此我本來無我之名亦無一物可相似者故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吾人應如是悟如是住便是蓋自有生來因習氣深厚不能一時即能應如是住故要念念相應應則一也既云相矣豈不是兩要知無一物之此我爲體起一念要相應此無物之我爲用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中起念念還歸體可憐生冷坐精

研一生一滅一滅一生生滅相關皆屬虛妄泥牛而已不怕他不歸入性海一入性海則牛歸烏有泥散爲空消息全無寂滅而已此時此我坐享無爲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相應工夫有三等有自然相應而相應者上智也有用微力相應而相應者中智也有用力勉强相應而相應者下智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上智悟後則超然于泥牛之外而聽其鬬而泥牛自然入于性海中智則混入泥牛之中識盡力消而歸于性海下智則混入泥牛之中或間斷或分別或精進委曲周旋漸漸而歸于性海古德說工夫綿密精細分別意識趨向是非處乃爲中下智人說法彼上智者則過而不問也龍山于兩個泥牛鬬入海上有我見二字此則超然于泥牛之外而觀看泥牛相鬬如青山不動坐覩浮雲往來不能不歸空而泯迹也要求此道登法王座不可不知此

昔于頔相公問紫玉如何是佛紫玉喚相公公應諾玉曰更莫別求頔後遇藥山又問如何是佛藥山曰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于此始有省會此是直指若離此直指即是推月入雲諸方以此爲犯忌諱言不可指出此我來眞不可思議他是甚麼心胸

龐居士見石頭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試問所省者省些甚麼蓋省此不與萬法爲侶者這個人其省者乃省其所問之疑一被掩口而疑釋然矣試問不與萬法爲侶者不是我是誰他日石頭問曰見

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既無開口處則純是此我日用可知矣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偕可憐生龐公悟得此我不與萬法爲侶將佛說祖說一齊拋向大洋裏惟有此我自偶自偕獨往獨來游于日用之中超乎天地之外非大丈夫安能如此又云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既識我矣何取何捨既識我矣何張何乖又云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萬物皆此淸淨之我爲他安名更無有爲此我安名者又云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諸佛任諸佛之神通此我任此我之神通要知諸佛神通即我之搬柴運水我之搬柴運水即諸佛神通若有人于此畢居士之日用而尊諸佛之神通者打一百二十棒與狗吃所以

石頭和尚許之

龐公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于言下頓領玄旨可見龐公見過石頭還有不圓滿處于此才領玄旨然龐公於此句下領玄旨恐還未入玄旨若湛愚老人當此際即與馬祖劈面一掌我即吸盡四海水你也不能道出

客曰如何是道不出的玄旨曰不但馬祖道不出我亦道不出諸祖亦道不出諸佛亦道不出道得出者則非玄也不玄則爲鬼神覷見爲鬼神覷見則修行不得力客曰既是道不出而老人終日示人此我何謂也曰惟能悟此我方可入玄旨若不知此我即八萬劫入定總與此玄無涉惟此我最玄

任你說玄到高遠奇特處總不及此我之玄此我之玄才是眞玄其餘皆虛妄不實非所謂玄也悟此我後要爲鬼神不能覷見時此我之玄旨始顯然而見才可謂之少分相應矣

龐公云護生須用殺殺盡是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此則公案爲圓悟等說得沒蹺著徒擾亂學者之心亦未得龐公之意要知將生字看得明白自然會殺一殺便盡試問如何是生此生字非生滅之生即是此我自無始以來生到如今從未曾滅即歷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之劫數還是此生還是此我所殺之物本來空寂何必用殺而護此生此生還要護麽此是上上智且不必說今即以龐公之意明之亦不必將盡字刻劃到盡處還是不盡處惑亂後學祇要將世法佛法一切丟開祇有此我亦不必守住此我亦不必有不守住之心而朗然獨存則向日沈埋水底之鐵船不用絲毫力撐而飄浮于水上矣將世法佛法丟開而不紊擾于心者即殺也盡照云飢來吃飯困來眠豈不是殺盡生全的榜樣何必遠求圓悟云世尊迦葉二十八祖東土六祖都殺不盡這不盡者非我而誰你去怎麽殺他要知此動刀之人即我也則殺護皆空任自勞力若祇知去殺不知此生任你殺百千萬劫鐵船在水底死也不動況能浮乎

或曰鐵船水上浮如何解得曰他既有五箇字如何解不得他明明說會得箇中意如何不要解會你意中要將此句與秦時轆轢鑽一樣看麽或曰正是曰秦時轆轢鑽乃金剛王

寶劍能殺一切世法佛法截斷眾流護你到法身邊得此生義乃塗毒鼓淸涼幢超出一切法一超直入如何不要解會不是無理路乃理路之最精而至捷者人提起此一句便去不得不是那有理路的言句任你游行殊不知這一句如銀山鐵壁擋住你去不得則此我當下現前如何不要解會鐵船水上浮與此句大有差別我不管龐公是此意不是此意祇管保你信我說話成佛去不必問我解不解是不是你既能成佛我就錯些何妨鐵船蓋喻此我也此我自有生來塵埋久矣如鐵船之在水底何日能浮非殺盡一切這我安能獨露此是龐公境界若夫上上智明此生義亦不必用護恐多此護之之心祇歷歷孤明便是護便是金剛王寶劍不須

用殺而一切皆盡所謂不動干戈建太平靈照頗會此意龐婆云百草頭上祖師意極好惟龐公不濟說出此偈惹得眾人絮絮叨叨惑亂後人當時有一僧可惜閒悟不能度他其偈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絕行縱時如何悟曰未有金剛王寶劍在此答誤人不淺罪過罪過他既步步絕行蹤還要殺些甚麼還要劍作麼當時祇要問他步步者是誰步彼若知道則大事畢矣若不知道則教他知有這箇如何說未有金剛王寶劍在寶劍乃此我殺妄殺賊之具若無妄無賊而執一劍在手豈不勞力

靈照云飢來吃飯困來眠此語傳至今誰不知道未必能盡會其中之義即有會此者亦不過是了事人將世法佛法一齊丟開我都不管居山更妙橫擔柳標千峯去更妙更妙我不知要世間生你這夥了事無事人吃死飯睡死窟更妙更妙作甚麼要知修道乃度己度人才謂之曰道祇知為己而不為人是甚麼道古之無事人說明此飢來吃飯困來睡之義入一切境界中度一切人皆知此義而猶然一無事閒人才是臨濟公所說佛乃一無事閒人豈是那橫擔柳標都不管之人所能窺見者我不管靈照有此意無此意要如此說才是

客曰靈照所云與老人此我相合否曰若不能悟得此我如何敢去放心吃飯打眠因悟得天下一切皆妄皆虛惟此我獨真獨實既悟此真實還肯在虛妄上求活計麼祇有飢困

兩件然亦是虛妄因有此身不得不隨他云

靈照乃古佛後身此兩句不是輕易說出口的不知道他參歷過多少道理才說得出這兩句話人人見過都會說及問他這兩句是何義旨又目瞪口呆又不肯深自思維都是耳食非心食也果能徹悟得無事享用此兩句有事也享用此兩句坐富貴場中也如此坐貧賤場中即窮困流離不堪之境也如此不愁他不成佛去然祇要知此我真實自然與靈照同參今諸方登法王座者當發良心想一想可能靦而與靈照一譚否能無愧恨否歲月有限思之思之

龐公示寂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人能明此兩句成佛何難客曰何謂也曰所有者乃此身並身外一切境界本來都是空的我今看破皆空之而無絲毫愛惜所無者內而心意識本來皆無惟此我空空洞洞並無一毫色相希求才是本位若加一點幫補或玄妙佛法以實之則皆障礙惟有此我相應此我而已他何問焉

客曰藥山參馬祖云某甲在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何以便許藥山是了曰你不能會蚊子上鐵牛意旨所以疑馬祖之許此一句較直指略次些然乃藥山之真悟處蚊子上鐵牛蓋無下口處參學到無下口處乃去不得了人到去不得便張遑罔措那知道乃好消息已至此際有善知識一點就破若不能遇人祇回光一照這無下口處去不得的是誰豈不大悟藥山既到此地馬祖安

得不許後三年祖問曰子近日見處作麼生藥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此藥山護持此我綿密故三年之速而成就如此

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山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閑坐也山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山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你看他古德一問一答一偈如此明白我無形無相無聲無臭如何能令人識乃曰從來共住而不能知其名任運相將而隨其祇麼行如此明說而還有疑眞可謂愚矣

客曰得此我後作麼生曰此問甚好我借藥山語答你藥山

答柏巖云我波波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客笑而去

石頭垂語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謂若著于言語動用之相自然與此我沒交涉矣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蓋謂離卻言語動用著在靜默黑漆處亦沒交涉總是不知此我故也頭又云我這裏鍼劄不入此我乃無縫塔鍼如何能入山云我這裏如石上栽花此我如石花根向何處栽你看他兩公你一句我一句如同賽寶一般更妙在我這裏我這裏令人豁然眼開見此我于光天化日之下

客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請老人開示曰高高山頂立乃不爲一切物蓋覆不入陰界無絲毫念尋求外法則此我高而無上矣楞嚴大佛頂是也深深海底行乃保護此我工夫綿綿無間不雜用心則此我打成一片矣楞嚴密因修證是也

丹霞燒木佛院主鬚眉落不過院主只識木佛不識肉身佛老婆見識無丈夫氣所以墮落鬚眉何必勞諸君絮絮叨叨引起後人多少擬議祇要會得他燒取舍利一語卽得客曰舍利何物也曰我也卽心經所云舍利子也人只以爲古德示寂燒化之舍利而不知出于我舍利乃古德悟此我後久之才有舍利若不知有我安得有舍利蓋木佛無我旣是無我之木佛自然無舍利卽燒千百萬何妨

丹霞云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

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

大顚云旣無物卽眞物眞物者此我也可見知我則無一切物有一切物則我迷矣

大顚上堂云學道之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道悟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道悟於言下大悟你看他古人說得眞

悟得大自心是佛何須外求一超直入何須漸次本來現成何須修爲本自不失何須持守如如乃其體不因修而成萬德本自生圓滿非外至安得不於言下大悟

黃蘗於未悟時遇神僧於途僧過渡履水如平地在他人見此僧必叩首求度驚駭不能自持而反叱其爲自了漢鏖之不䘵此是何等見識何等氣概後得法于百丈安得不徹大機大用

裴休因觀高僧眞像曰眞像可觀高僧何在無能答者遂訪黃蘗問之蘗朗聲曰裴休休應諾蘗曰在甚麽處休于當下知旨你看他此我一呼此我一應直指之機莫過於此又逼之曰在甚麽處你問高僧何在舍此應者又向何處去尋直指而不能悟則亦難矣

裴休一日托一尊佛于蘗前跪曰請師安名蘗召曰裴休休應諾蘗曰與汝安名竟休禮拜此則公案可以令大地衆生並三途業鬼皆成佛去黃蘗公乃達摩再來應當得臨濟公爲弟子而今臨濟兒孫滿天下都怕犯忌諱所以不能成佛豈不令人痛哭

裴休悟後作文一篇陳蘗蘗接置于座不看良久曰會麽休曰不會蘗曰若于此會去猶較些子若在文字上會何有吾宗此黃蘗掃去一切文字語言要裴休悟此我到無聲無臭無形無象處安身立命始爲至極若少有所著則成滲漏後學不可忽略珍重珍重

黃蘗心要一書乃萬世津梁看大藏經教不如看此心要每日熟看管保心悟總是言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即是我我即是佛他語錄皆不及此直指珍重珍重

保任此我不著相不落空不費一點力不起一毫修學工夫之念不求淸淨不求寂滅不思佛法不求脫離祇與麽淡淡的去久之凡聽人言語其中邪正是非便了了于心了了于口能替他分別淸楚稱大智慧大辨才連自家也不曉得如是之妙可見本性光明與佛不別祇因妄想蒙蔽遂致昏瞶心意顚倒今祇要淡淡與麽去則此我之光明誰能遮蓋自然透露照天照地照三千世界

長慶參百丈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

覓牛慶曰識得後何如丈曰如人騎牛至家慶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慶自茲領旨更不馳求此則公案可以度盡大地衆生何必求他佛他祖又別生枝葉眞可謂直指長慶欲識佛那知佛即是我百丈以牛喩之牛即我也騎牛尋牛即是以佛尋佛長慶當下即悟所以便問如何保任要知此牛最喜犯人苗稼此我最喜攀緣如今祇要不去攀緣一切世法一切佛法便是初心止覺佛總不必向他求久之調馴純熟惟有一我其中變化妙不容言此心燈錄中將要緊之法都檢出爲人細說然吾人只要得一則行之即是他法皆不必去會不是要人人會得心燈錄方可修行也祇此一法能行管保成就

趙州參南泉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州于言下有悟要知如何是平常心平常心人最難理會祇要理會得此心到平處自然能常若不平斷不能常惟無知之時而又不是無記當深自體認細細安放到不著于知不著于無記則平常心見矣若能作保任工夫到納些些地位而總不見得則無往而不是平常心之作用矣細心細心要緊要緊

僧參趙州乞指示州曰吃粥了也未僧曰吃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遂悟試看平常不平常于此一悟便可徹盡無

生平常之旨惟有此平常之我日用而已矣

僧參趙州問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與吃粥吃茶洗鉢盂同是一平常心平常語句趙州于南泉言下悟得這平常心所以答問者都是平常話乃直指斯道如此並無奇處初祖西來特傳此平常心掃卻東土異模怪樣顯出本來平常正是的的西來之意無奈好事之人將庭前栢樹子說出多少佛法掀天播地眞是異模怪樣又說此中別有一條妙義總之都是胡說今有此庭庭必有前前有栢樹趙州于此問時不曾擬議不存知解不說佛法不存境相擡頭見庭前栢樹子即答云庭前栢樹子有甚別義可以令人生知生解即此不生知不生解只曰庭前栢樹子便是初祖來意趙州答意若在此五字內有絲毫怎樣怎樣則去道遠矣祇要念過此五字就罷了與此我始有相應分著眼著眼要緊要緊葉縣省和尚因僧請益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嗐省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云簷頭雨滴分明瀝瀝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末句好又一僧參此忽一日大悟直入瑯琊方丈曰我會也瑯曰汝作麼生會曰夜來牀薦睡一覺到天明瑯琊可之要知心息處自然悟得栢樹子公案悟一切公案都在心息時所以斯道那裏有你用心處因夜來牀薦睡直睡到天明才覺便是透栢樹子公案妙極妙極總是不要此心去參去疑自然當下便悟得栢樹子公案

參公案要悟悟後要受用快活才是眞悟若不能受用乃影響之見非眞悟也如栢樹子公案乃十方如來並諸祖放身心處安樂受用無量無邊所以瑯琊許之

透過栢樹子公案則心自然寂滅諸佛皆以寂滅爲樂試看爲字必有一人在此寂滅光中受用再問此人爲誰非此我而何人耶蓋此我本來現成是佛不用修證震旦之人不識此現成之理都去在心意識上尋求違背本性所以初祖西來直指此心是佛不必用佛求佛千七百公案都是明此現成有何奇特所以趙州答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明明隨口說出極其平常有甚奇妙而煩諸公痾漉漉的青頭紅面說得恁地張遑眞不堪一唾豈不令趙州大笑

客問曰如何透過栢樹子便得寂滅之樂曰既明現成之理則不必煩心意識用力既不煩心意識則寂滅現前吾人不得寂滅現前者乃心意識爲祟也今聞栢樹子言句則茫然自失心意識一點也用他不著惟此現成之我迥然獨露與萬物一體而如如不動都在此寂滅之中何樂如之蓋栢樹子言句從未曾得聞今忽聞之安得不茫然自失其茫然者無所據無所入也自失者失去心意識也失去心意識而無所據則現成之我當前矣豈不樂哉若有人駡我于此公案發出寂滅現成等語者即是魔王邪道當遠拒之則斯道幸甚萬世幸甚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

佛性狗子爲甚麽卻無州曰爲伊有業識在已將無字說得明明白白何必用參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曰既有爲甚麽入這皮袋裏來州曰知而故犯此答不是要可憐他因不知而誤犯若知而故犯則與南泉爲牛爲馬相同怎敢以狗視之後大慧杲教人參無字說出許多不用那樣參不用那樣參絮絮叨叨參者已爲惑亂我四十年來見參無字者不知退卻多少人大慧杲是過來人我不敢說他後來這夥盲師瞽漢又不曾悟也學大慧教人參無字不知無箇甚麽無字已經趙州說明要參作麽爲甚麽不直指即心即佛而勞人延挨歲月而顯自家聰明先輩已如此何況流弊而今祇要開示親切學者自然悟入刹那際即可令其開悟那裏要費時日不具此手眼而欲爲人師豈不自愧我聞諸方教人看無字教人自家參去不知到幾時得悟深可憐憫

趙州吃茶去三字眞直截眞痛快眞乾淨了然不勞疑不勞信不勞參不勞擬議商量不勞釋迦出世不勞達摩西來不勞絮絮叨叨四十九年之大藏不勞叨叨絮絮千七百公案之表彰不勞安佛與衆生之名不勞列十法界之序合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一齊合掌念吃茶去遂一齊休去成一極樂世界想趙州聞此言必曰惟湛愚會此其餘皆未夢見在

趙州示衆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趙州眞可謂一無事道人佛之一字不喜則佛所說一切經教不喜聞可知也列祖所

說一切言句公案不喜聞可知也至于一切世間之法不喜聞又可知也審如是則趙州從朝至暮從生至死竟一無所聞既一無所聞則必有一喜聞者我若在當時必捉住問他既有不喜者必有喜者直逼他上壁去客曰趙州已往請老人答一轉語曰你試聽隔壁老媼念彌陀

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惟趙州答得好答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湛愚曰此可以揀擇否盡三千大千世界祇是這箇你揀擇那是那不是得否於此會得當下便如如去

趙州勘婆子公案當時諸公解此皆是夢說畢竟趙州許婆子不許婆子惟趙州自知之然婆子氣象言語亦不是好惹的甚麽趙州乃云勘破我今也來說夢即十方如來亦不能

勘破婆子百千萬億趙州也不能勘破婆子我亦不能勘破婆子即將來千佛出世亦不能勘破婆子客問曰何謂也曰神交千里外對面不相知

客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一歸何處且置我問你一是甚麼客無言曰一且不知如何就問他歸處客曰請老人開示此一曰不離問處客躍然曰弟子悟矣但不知他歸于何處曰不離問處客躍然起立進前三步曰弟子今日打破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布袋

青州布衫此等言句可謂騰輝今古指出此一歸處此一即此我也此我與太虛同體試問太虛歸於何處然說此我同於太虛還未穩當分明一我在此豈無歸處而今就說盡千

言萬語歸而無歸無歸即歸處處皆歸到處即歸總不穩當不如聞布衫一句去不得罷不得擬議不得心意識絲毫不能向前往昔所記所持者總皆銷落翻來覆去惟有一疑此際只將此疑輕輕放下原來我從不曾出門要歸作麼此第一義原來我同太虛一體並不用歸此第二義原來歸而無歸無歸即歸處處皆歸到處即歸此第三義明此三義始盡青州布衫一句之義客聞而歎曰此三義更騰輝今古

他日客來乃曰前日聞老人三義眞聞所未聞遂告諸某方丈大以爲不然如何以青州布衫句生出如許知解趙州豈是此意弟子隨問趙州是何意方丈休去滋愚曰休去亦好但儱侗顢頇有何用處而今諸方總以不知不解代代相傳

爲宗旨乃彼藏身之地遇學者便教自家參去所以宗風掃地不堪問矣那曉得古人一聞千悟于一義中解百千萬義於一喝中包括五教一切秘密普眼於一字中演三千大千世界經卷透一言句千七百皆透古德云我是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彼休去値得甚麼乾屎橛你看他古德於一句下悟得便能徹百千萬義便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經教言句便淸淸楚楚還他明白蓋他已明得於第一義而不動所以善能分別諸法相今諸方都明得第一義都用不著分別諸法相輪流替換作幾年法王休去便是出世作一番人竟不一回想回想眞可憐憫前所說三義還是略說若分析百千萬義也不能盡我且問你他休去你悟得麼客曰這樣

儱侗禪我久已知他野狐精藏尾於此自老人說明心才不疑曰古德祇要人悟不論有說無說少說多說若不能令人悟有說是贅疣無說是啞鬼要他何用客唯唯而退

有一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客問曰趙州下禪牀轉一帀乃云轉藏經已竟分明是轉卻全藏何以婆子說祇轉得半藏曰婆子乃肉眼故祇見得轉半藏又一客亦問此曰婆子具慧眼故說州祇轉得半藏客笑曰老人在一事中因兩人問說兩樣話何也曰大慧杲要人金鍼在手任你將鴛鴦橫繡豎繡都儘人看祇不知是何物繡出前來問者我以肉眼答他因肉眼悟去後來問者我以慧眼答他因慧眼悟去我說法祇要人悟莫管我橫繡豎繡大慧杲說許多不能全轉乃偏

向婆子邊未夢見趙州在

問趙州云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此問不比尋常奇甚妙甚天下誰不知趙州親近南泉而竟有此問豈不癡耶可恨此問此人姓名不傳蓋此問乃直追趙州曾親近不使鬼神覷見的眞南泉豈他人所能測故趙州即指出眞南泉與他親近即答曰鎭州出大蘿蔔頭湛愚曰要知此七字毫無理路毫無意謂總不相干更要知此七字乃理路之最精最妙最奇最玄直指他刻下即親近南泉此時問者已親近南泉何況趙州眞點鐵成金之手全虧此七字還州金鍼在我故如此開示諸子當細參此自能悟入也

長沙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

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長沙如此說還不信此我是大總持眞可謂癡矣

一秀才問長沙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曾題也未曰未曾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客曰此等言句教人如何會請老人開示曰任有甚奇怪言句都可分明開示何況此等此不是東問西答乃格去他認諸佛之心迴轉來認自家是佛秀才若能當下發眞疑情何以答非所問則諸佛之名盡皆銷落惟眞疑之孤明出現彈指頃即能悟此我即佛何須外求但秀才未必能悟不若黃檗直喚裴休之名易于悟入

客問曰昔有人問長沙向上一路沙曰一口鍼三尺線曰如何領會沙曰益州布揚州絹請老人直指開示曰向上一路被長沙鋪滿三千大千世界人將向上一路都推向佛邊殊不知自朝至夕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手所執足所奔何物何境不是向上一路長沙悟徹隨手拈來黃土皆金當日答問時難道不許他將別物事來答你們何以祇在鍼線布絹上疑若如此疑三十年也不能悟去可憐生終日在向上推裏還求向上一路猶如在水裏說渴奈何奈何

斯道能得此我即是大總持然不能見之于用而活潑潑地便著于我相昔有一會和尚僧問會曰和尚見南泉後何如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麽生會曰不可更別有

也觀此句會和尚已知有我但以默然則執定默然豈不是還未離竿頭全身未現所以長沙說他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此事要赤條條光躶躶縱橫自在不要絲一絲毫默然也可開口也可行住坐臥無往不可那百尺竿頭値得甚麽乾屎橛你若戀定默然即是默然邪禪乃是我著于默然之相即是我相經所云者當要委悉

客問曰蚯蚓斬在兩處兩處俱動佛性在那一處長沙答云莫妄想是否曰我不是這樣答客曰如何答曰兩頭動乃風火未散若論佛性兩處都有客曰佛性本一如何兩處都有不是二了麽曰佛性豈止于二有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

之數之佛性答曰蚯蚓亦有化身佛性曰蚯蚓若無諸佛亦無諸佛若有蚯蚓亦有所以說上至諸佛下至含靈皆有佛性理本如是非妄說也

客問曰何以謂之識神曰你今識得此蒼蒼者乃天否識得此茫茫者乃地否識得天之下地之上一切萬物并此身心內而起念外而視聽言動否客曰都識得曰此便是識神蓋此識有生有滅識時謂之生不去識時謂之滅今人祇認此識爲本來人所以乃生死根本要知識有生滅我無生滅識乃我之用我乃識之體認用爲體豈不錯了當于不識一切之時亦無認識之認惟有此我歷歷孤明此則本來之眞人也旣能明此本來眞人任你千識萬識都是本來人作用有甚生死到你所以長沙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擬人喚作本來人

要知識神即是眞如眞如即是識神絲毫不可分別纔可謂之徹悟你看諸佛諸祖在世間與衆生同日用同食飲從朝至夕從少至老總是這識神用事不但在世間如此即今在佛國淨土或天堂或名山大川亦如此祇因他不過曉得此我便脫離生死成佛去衆生祇認識神不識此我所以流浪生死不可將識神看輕將本來人看重則又成大病設若總不要識神用事則本來人竟成死灰堆作甚麼楞伽謂藏識即是大圓鏡智可以悟矣

人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識得南泉這樣圓通僧又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又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識得南泉這樣喞嚁又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又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識得南泉令人無處撈摸僧又問又曰教伊諦思去識得南泉神出鬼沒不可思議後又問三次沙三次默然識得南泉去處眞親切有味令人樂其所答之所以然而并忘其所答之所以然三聖云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猶勝臨濟七步學者可將長沙之四答三默然并我所識圓通喞嚁無處撈摸不可思議親切有味合看以見此我之奇此我之妙即能見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何必又問

會得此我即會得子湖狗若擬議即喪身失命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子湖答曰嗥嗥湛愚曰你看他即答曰嗥嗥要擬議作麼

子湖云他古人只見得即心是佛即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學人何不效他行取覩子湖所言祇要信得一兩句言句不要許多知解曉得許多公案便去長養聖胎才是修行決斷處將大梅作榜樣勝過古今多少人要知解多可見是病愼之愼之

雲際禪師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際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際曰如何是珠泉召曰雲際際應諾泉見際不悟曰去汝不會我語際從此信入可見古來傳授直指總是此我其餘皆妄

也

靈鷲開禪師上堂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卽是與蛇畫足有僧出問曰與蛇畫足卽不問如何是本分事開曰試道看僧擬再問開曰畫足作麼湛愚曰今人無有不爲蛇添足者試靜坐一看此我時時爲他添足如何得能成就

靈訓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訓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訓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訓辭歸去宗曰裝束了卻來爲子說一上佛法訓裝束至宗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訓領此言頓忘前解湛愚曰於卽汝便是得體於途中善爲得用體用全才是此我穩當處然古人於用上更加重焉所以靈訓於卽汝便

是更不再問便問保任於途中善爲便頓忘前解眞獅子兒古德謂此我爲鑑覺乃云若遇善知識發明此鑑覺爲初善不守住此鑑覺爲中善並無不守住之心爲後善靈訓三善皆得學者當知

潙山云但情不附物卽得潙山此言直截痛快祇要此我亦條條光粿粿不留一物在心中卽是山又云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潙山此言乃保任最得力處珍重珍重

潙山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陰者蓋覆也人若絆緣絲毫法則被此絲毫法所蓋覆爲此我障礙不得透脫故問仰山你當說出近日所悟切不可入此也仰山曰我近來不但不爲絲毫法所蔽我當日因信而入此道而今連信都忘了又安得爲他法所蓋覆潙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我信不信都不管而今祇有此我名慧寂者更無他人可信潙山又難之曰恁麼卽是定性聲聞惟仰山信得眞說得眞曰慧寂連佛也不要還有甚麼聲聞入我意中當看仰山自立祇有此我不入陰界古人有此榜樣善學者急須著眼著眼

僧問潙山如何是道山曰無心是道僧曰不會山曰當會取不會底好僧曰如何是不會底山曰祇汝是不是別人潙山分明說出此我人還不信深可憐憫山又曰今時人但直下

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是運糞出污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觀潙山此一則公案人能悟此卽可徹上徹下不須他求僧云某甲不會何不認此某甲所以潙山又說但直下體取這不會底正是汝心汝佛心佛卽是某甲如此直指此我而僧竟退去可憐可憐

潙山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若湛愚在當時卽上前將潙山口掩住看他說些甚麼因仰山說解所以被潙山納入信位不許人位客問曰何謂信位曰信得此理無疑何謂人位曰受用此理自在

昔王常侍寄書與潙山畫一圓相內寫一日字山云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曰雖然如是還未穩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畫一圓相內寫一日字擲地以脚抹卻潙乃大笑客問曰此何意旨曰汝能將此我抹殺之即知此意客疑甚跪問曰求老人慈悲如何抹殺曰汝將所見所知所解所悟盡情放下如木人看花鳥如露柱如頑石如大死人於此始有相應之妙不必再問

他日客又問弟子遵老人言作工夫越要抹殺此我此我越顯光明奈何奈何余笑曰我原說有相應之妙實對你說若要抹殺此我即十方如來亦不能抹殺此我此我乃實相無相他是個甚麼物事敢云抹殺乃要你忘此我兩字之名離

一切相得真我之實坐享人位非如大死人不能至如如之地所以越作工夫越光明越光明越如大死人去此石霜要人速證菩提非小故也慎之慎之

客問曰潙山云百年後在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說是潙山僧又是水牯牛說是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曰不要睬他他分明自讚他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無處不圓通

雲巖參百丈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藥山問巖百丈有何言句巖說許多言句藥山皆不許他曰又問巖還有甚麼巖曰有時上堂趁散大眾復召大眾大眾回首丈曰是甚麼藥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巖於言下頓省觀此則公案任他千說萬說總不如直指古德祇有認得此我一著便是並無別法即說得好不是直指都歸虛妄你看藥山于此得見海兄則其餘言句何足算也

夾山說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在理上見得未得師傳眞見何以故若此時有人來問如何是法身答曰羊便乾處臥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驢便溼處尿此芙蓉禪師之兩答也夾山若聞此兩答自然罔措然古人眞有良心聞道吾笑他不是便請問去訪船子和尚其遇船子祇在山擬開口船子便將山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又曰道道山又擬開口船子又打看古人公案當看其要緊處任他在千載之上祇要玩他的語句情景猶如在當前一樣才得力船子要夾山道夾山纔要說就打又不許夾山說打後又要他說山又要說又打又不

許他說你看夾山此時被船子逼得進退無門可憐生將數十年來所知所解都潛跡無蹤祇賸得此我露迥迥地不怕他不豁然大悟臨別船子頻頻回顧船子喚闍黎山乃回首船子曰汝將謂別有麼後夾山歸上堂人問法身法眼仍如前答道吾聞曰這漢此回方徹

古德于來問者不容開口即打這便是直指人都謂負冤何以不曾開口即打乃具如此見識那裏得有長進何不想一想不開口時是箇甚麼光景又言擬問便錯不但不開口連有念也不是則此無念之時還有箇甚麼那曉得到無念時明明的有一箇孤明之我在這裏何不識取於此不識而去起念攀緣他法任你海枯石爛總無用處

睦州示眾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蓋謂不知此我也大事既明如喪考妣蓋謂不能保任以求速成也客問曰如何保任乃得速成曰如大死人去又問曰本來現成何必如大死人去曰不然也祇因你習氣深厚今如大死人則萬念萬事皆休習氣自然銷落要不得兩三年則任你逍遙自在去何樂如之

天下事我看來都難惟有此事不難祇要遇有良心善知識一點即明何須多說明後保任祇要不忘此我待他熟了他自家便能生活與諸佛相等還愁甚麽生死客曰善知識自然有良心老人何以說有良心善知識余不覺喟然長歎曰今日無處不是善知識你去問他終日開堂曾度得幾個人

來客唯唯而退

上元湛愚老人

陳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退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睦州此等批判不能善於分別何以故蓋睦州言句全是逼人到法身邊如秦時𨍏轢鑽幷指月錄所載無理路等語祇可度上智若中下人便茫然罔措與月似彎弓同類不若百丈是甚麼極親切上中下皆可收入睦州恐人在復召回首處識取則不是所以說要在思議不及處識取猶較些子然與其茫然罔措不若任是甚麼處共語有人處細細分別若論直指還是百丈較些子

溈山謂大隨曰闍黎在老僧處並不曾問一轉語何也隨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問溈曰何不問如何是佛隨便作手勢掩溈口溈歎曰子眞得其髓湛愚亦歎曰隨公眞得此我之髓

僧問大隨路逢古佛時如何隨曰你忽逢驢駝象馬喚作甚麼僧無對若我在當時即對曰喚作古佛

大千壞此我也壞此大隨答僧所問也此語疑煞天下人投子聞之便裝香作禮稱大隨乃古佛在世客問曰大千壞此我眞壞眞不壞請老人慈悲開示曰不壞客又曰彼兩人是何意旨曰此兩公眞得此我之髓

他日客又問曰此我亦有髓耶曰此我豈無髓汝今初明此我祗到此我之邊入無爲本位到此我的的處若到向上處憑你日用去明此三者則謂之髓

靈雲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山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見此偈乃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客曰兩公意旨何謂也曰溈山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玄沙亦許其悟但未徹耳恐其著於桃花未到末後句觀靈雲後上堂答僧問如何得出離生死雲云青山原不動浮雲任去來又答問如何是眞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雲曰有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

汝相見靈雲蓋悟徹至此故說直至如今更不疑

嚴陽尊者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尊者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尊者於言下大悟客曰他大悟些甚麼曰一切皆可放下惟此我你放他何處去所以教他擔取去乃直指也尊者能擔取所以爲大悟若別有所悟非悟此我皆不是悟惟悟此我纔可謂之大悟

僧問尊者如何是佛尊者曰土塊又問如何是法尊者曰地動也又問如何是僧尊者曰吃粥吃飯又問如何是新興水尊者曰面前江裏大慧杲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然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眞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

下而末流傳習卻成惡口小家惟大慧能入此法門所以纔說得出安樂兩字若不能悟此焉能安樂學者當細心參取如其不然則一生受困不能圓通學者當參何處不是佛何處不是法何處不是僧所以說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若揀擇則大不安樂矣後人不識斯理惟習土塊地動等語卻成惡口入地獄如箭射

客問曰俱胝云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何謂一指頭禪曰一指猶云些些子得此一生便用不盡曹山說俱胝承當處魯莽祇認得一機一境難道一機一境擴而充之不可以蓋覆大千麼俱胝云一生用不盡可見在此一指上得力能該全體大用與臨濟黃檗佛法無多子相同試問曹山

誰不是一機一境上悟去覩明星而悟不是一機一境麼但曹山意有所在不是說俱胝魯莽恐後人執定一指不能盡徹豈不魯莽客曰一指頭如何便是禪曰乾屎橛且是佛如何一指頭不是禪客躍然而起曰弟子悟得天上天下無不是我曰識得便休

耽源上堂仰山作圓象以手拓呈了卻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山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山便禮拜客問曰看他兩人作如此妖模怪樣作麼生曰妖模怪樣不是佛度你若識得他這些妖模怪樣即可以度生成佛去古德一動都是顯出這個教你處處識得這個凡立處皆眞

溈山問仰山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仰山從西過東立溈山異之客曰是何意旨曰溈山是直問此我仰山是直答此我所以溈山異之非尋常人也

客曰何以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曰一人返眞歸原十方魔宮震動銷殞若悟得此我在當下頃刻間便是返眞歸原凡一切皆屬虛妄魔宮安得不震此我即一滴乳也彼驢乳値得甚麼安得不迸散去

仰山問雙峰近日見處如何峯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曰汝解猶在境峰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仰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添一者字乃直指此我示峰試問當誰之情此人是境不是境祇要知此我則境自我矣孰有當我情者

溈山問僧名甚麼僧曰名歸眞溈曰歸眞何在僧無對仰山教之曰何不答和尙在眼裏耳裏鼻裏僧一如所教溈曰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客問曰眼裏耳裏鼻裏不是我麼曰汝可以作五百人善知識去

仰山示衆曰我今分明向汝說且莫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寔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性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總將情學他亦不能得客曰如何是但向自己性海如寔而修寂然不動謂之曰修性此我本來寂然不動非我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我乃我而性也此我當寂然不動之時其空洞悄然深如大海故曰性海此際至眞至寔非他時可比但能

相應此至眞至寔便是修非他有所修但能於此而修之則
圓通圓覺無盡殊勝自然具足若不修此而以知解學佛祖
事如以螢火燒大地草愚者笑之
仰山示衆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
宗旨客曰何謂也曰未悟此我者參此則可以悟既悟此我
者參此則可以入性海若將解解此偈則爲仰山宗旨祇要
參去自然入仰山宗旨妙不可言不必問
香嚴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遙禮溈山作頌曰一擊
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許之仰山不許
嚴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

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在嚴
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信別喚沙彌仰報溈曰且
喜貲師弟會祖師禪也此三頌學者當仔細參取第一次頌
明明了悟何以仰山不許第二次頌還不許至三次纔許其
會祖師禪大事了畢若論第三次頌祇同臨濟第三句棚頭
弄傀儡之人自救不了學者試參之何以便許之也客曰弟
子疑香嚴三頌與臨濟三句不合久矣抽牽藉裏頭之人與
瞬目別喚何異請老人開示曰瞬目別喚在兩頌之後所以
許之悟得傀儡抽牽在第一句第二句之前所以不了若先
悟得抽牽之人再進而悟得第二句又再進而悟得第一句
纔爲究竟香嚴於內裏已經透過仰山疑他不能於日用動

處相應則墮於無爲豈可即許之也此兩則公案要寔分明
纔是此我究竟不然則祇知此我此我不到究竟則爲明眼
人所笑矣
香嚴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
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
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此則公案總不在
樹上樹下對與不對直逼得人豁然獨存祇有一疑若能將
疑放下薦出這豁然獨存者看他有甚話說虎頭上座云樹
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香嚴乃哈哈大笑都不是
客曰口銜樹枝時有人問西來意請老人答一轉語曰何難
也遂鳴掌三下客默然休去

臨濟問佛法的的大意三次問三次被打試問諸子以臨濟
之問黃檗之答一句兩句便可說破而一問一打何也蓋所
問者乃的的大意豈可涉之語言若一涉語言即非的的答
固不可不答亦非所以三問非三打不足以應之也蓋打者
打其問也打其問則無問矣既然無問則自然無答無答無
問則四目相對兩我相呈非的的大意而何所以大愚曰黃
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在臨濟於此言下大悟乃曰
黃檗佛法無多子要知臨濟初問時懷著一肚皮禪問佛法
大意想黃檗必有許多話說那知道開口問便受棒竟至於
三次不容開口可憐生將臨濟一肚皮大意打得乾乾淨淨
被大愚老婆心切一句點破所以纔悟得佛法無多子與剏

問大意時天淵懸絕學者祇將此則細細參取若有所悟則一切皆徹我今說明更容易參入參禪不學臨濟公時更學何人客曰無多子我悟得也曰悟得甚麽是無多子客曰這個便是無多子余大喝曰既認得這個又何須說這個客休去

臨濟兒孫滿天下萬世學者當想是何緣故五宗已滅三宗惟洞曹還有門戶但洞曹所出之人拖泥帶水不知口裏是那裏來的許多咬文嚼字不著邊位的話他都說有密傳於相對談時並無一句直指惟臨濟公纔可謂繼達磨初祖西來直指之宗他宗皆不能及即六祖壇經可謂了然明白然細細參取於直指處猶欠分明即達磨初祖不過開直指之

端至臨濟公以後至於今日凡學道已悟未悟之諸君子能知臨濟公直指究竟麽我此大呼四十年矣並無有應聲而出者客曰老人之言令人不服自臨濟後代代相傳豈無有知直指究竟者若不知直指究竟何以稱為臨濟兒孫即今日之開堂者人人都是濟宗何以都謂其不知直指究竟試問老人如何是臨濟直指究竟人都不知然常見老人言及直指便稱臨濟公便顏色慘淡淒涼至於流涕或聲淚交至滿座默然敢請指出以開愚蒙余為之歎曰余豈敢妄言謂初祖及六祖猶欠分明直尊臨濟諸子無日不對臨濟公所垂之言祇在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上理會殊不知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都可以說得明白不為直指不為緊要

祇有反復說叮嚀又說我與諸佛不別者乃認得這說法之人聽法之人他是無依的人他是諸佛之母諸佛皆從此出諸子看書久矣總不提起何也試問自臨濟公示眾後有誰提出此說並今日開堂稱兒孫者有誰提出此說而表章之不但他宗滅而濟宗早已滅矣後人祇論料揀等語總不提起說法之人聽法之人為直指究竟直令臨濟公至今淚不曾乾我今竟敢大言曰即世尊亦不曾如臨濟公說而又說如此之直指也能明此我彼三玄三要料揀賓主照用何難理會滿座起立而言曰濟宗今日始大白於天下後世矣初祖開直指之門所以能掃除一切文字即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俱一例掃去這是何等見識敢有如此作用可見直指者

乃一超直入法門孰有等於此者惟臨濟公直指說法之人聽法之人教人當下識取此人便是佛不須外求當此直指之時面面相對人人是佛誰敢有別樣閒言語攙入攪混視千七百公案語句如同糞草今日指出此我眞可謂活寶也前乎臨濟公者後乎臨濟公者有如此直指乎其間亦有指心即是佛者說到心字便捉摸不定亦有指汝即是佛者指清談對面是佛者又不肯叮嚀再三告誡對他人又用別樣言句怎如我臨濟公說而又說我與佛相同者惟知此說法之人聽法之人而已矣並無他奇特也若有他奇特勝於此我者即是天魔外道若再加絲毫法幫補此我乃能成就者即是邪說惟此說法聽法之人即是諸佛即是諸祖此纔是

眞直指我所以說比初祖六祖更覺分明但後人總不提起不識何故眞不可解

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後四十九年所說皆是此兩句註脚被雲門打殺後人沒膽量再不敢提起更讚他能報佛恩將世尊滿肚慈悲直指此我法門埋沒至今雲門之過不亦甚乎所以絕嗣非無故也客曰雲門之意恐著我相曰我本無相所以獨尊何相之有客又曰雲門之意蓋謂人人皆有一我何以世尊說惟我所以打之曰世尊之意教人祇認此我不可外尋非是祇言惟我一人也何以打爲若是雲門生於臨濟之後見說法聽法之人兩句不知胡喊亂叫到甚麼田地今日我勸諸子幷後來者祇將世尊並臨濟公所說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說法之人聽法之人明了於心而保任之管保成佛何須他問也

談何容易佛說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兩句談何容易臨濟公說說法之人聽法之人兩句百千萬億年內纔有此直指之門豈可同他說相等他四宗有如是直指乎雲門有如是直指乎試問秦時𨍏轢鑽並芭蕉扇觸著地釋鼻孔度脫幾人能指而數之乎然古人說此截斷衆流之法要吾人認此不能流去之我乃是古人悟後要人當下歸根復性得見此我開示雖好悟入則難無奈後人自家不曾悟也學古人杜撰幾個無理路之字合成一兩句哄騙愚人作自家藏身之地而今舉目皆是不知慚愧深可憐憫

初祖西來時爲直指而今善知識若不直指便是違悖宗旨即如指月錄中能直指者不過數人惟臨濟公獨肩荷古今縱橫自在欲人立於光天化日之下豎起眉毛挺起脊梁露出巍巍堂堂這說法之人聽法之人便是活佛活祖並不依靠一絲毫佛所說祖所說歷代禪師所說而自由自在爲天上天下之獨尊何須用他人所說旁敲側引委曲婉轉截斷衆流而曲指之也臨濟公出世眞乃萬古奇逢今雖不能親炙左右而遺書尚在求道之人不去細心識取徒然東張西望何益也

今人祇將青州布衫鎭州蘿蔔等等之句胡參亂參耽延歲月要知道此等句看去甚難要會甚易祇要明得這說法聽

法底人這些無理路之言句都不能出我掌握即不會我亦不去求會何以故蓋既得其本何愁其末今若得本不愁你不一笑而解之也既解後縱悟得參此等言句不如先來明這說法聽法的人爲甚易而直指也

臨濟公所言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皆是建化門頭事皆可以言解得明惟此直指乃其根本若不明此根本即明白料揀等事一當用時便有隔礙不能有濟若先知根本於料揀等事點著便知蓋後人總不知本末枉費心思爲可惜也惟此直指乃單提正印惟此我乃謂之正印故又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出入人之面門所謂眞人者即我也蓋謂惟此我爲眞其餘皆虛妄不實眞人無相故無位眞人不

空故出入客曰謂眞人有出入豈不落外道見曰外道亦說此人能出能入他祇曉得能出能入不曉得無出無入無形無相乃此我之本所以謂之外道臨濟公單提正印佛道魔道齊收佛道外道齊打盡汝等不知正印大義若正印埋沒佛道魔外齊與正印彰明佛道魔外全隱仰山謂佛說魔說總是魔說乃單提正印纔有這等說話臨濟公單提正印直指出無位眞人所以空前絕後縱奪自由不似他宗影響曲指也

客曰無位眞人即是說法聽法之人否曰然蓋言其無位者正見其無所依也故又曰無依道人蓋謂此說法聽法的人本來本眞不生不滅不用修成不因造就並無依託惟自作

主諸佛成就皆從此出今人祇想慕諸佛並佛國淨土及一切莊嚴而不求於說法聽法之我則南轅北轍何日得有歸期也

六祖云人當見自本心識自本性亦可謂親見[illegible]矣今說到心性兩字人便茫然不知何以謂之心謂之性若說到說法聽法的人人便凝然有入處此亦是時節因緣該臨濟公出世大明斯道和盤託出而後人竟不提起眞可哀也

臨濟公上堂云人要求眞正見解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何以謂之眞正見解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的勿一個形段孤明是這個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佛祖不別湛愚曰如此等說法直指此我這樣分明眞可謂空前絕後此世界中惟臨濟公一人客曰何以謂之勿一個形段孤明曰有形有段便是相有相便可以謂之個勿者無也言並一個有相的物事而了然如空而卻有一歷歷無間無斷之孤明所謂我者是這個解說法聽法見得此乃眞正見解與佛祖不別客曰何以謂之孤明曰我本孤所以無相因孤而自然本明所以不著相若我著於相則不孤則無明矣客又曰何以謂之歷歷曰此孤明之我本來歷歷無間無斷任他萬物萬相皆不能爲礙迷者乃是我去著相不是相來著我一撒手便是佛祖攀緣他便是眾生人能明此本來歷歷孤明之我祇要熟此我莫教間斷即得成就

又何須別尋工夫反爲隔礙客躍然而起曰悟道成佛如此之易臨濟公眞第一人也非老人說安能得知弟子輩被指月錄諸禪師惑亂久矣今出長夜不亦幸乎

濟公又云山僧所說只是道流現今目前孤明歷歷的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又云你欲識佛祖麼只你能聽法的便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他活佛活祖之意又云約山僧見處與世尊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即是一生無事又云你即今目前聽法的人總不向外馳求便有法身報身化身極大功用又云此聽法的人無形無相通

徹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又云惟有聽法無依的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眞正見解又云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即今識取聽法的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又云古人云平常心是大道大德你還覓甚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的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得與佛祖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誤又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捉惟有目前現今的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途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又如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又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的人作麼生擬修佗證佗莊嚴他他且不是修的物不是莊嚴的物若教他莊嚴你一切物即莊嚴得又云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湛愚曰我今略指出濟公將說法的人聽法的人叮嚀囑咐說而又說眞可謂婆心極矣蓋濟公見得眞說得苦總是要人信總能了畢大事若不如是便是魔說邪說讀者珍重珍重

客曰濟公所說說法道人聽法道人又云無位眞人曰道人曰眞人恐非吾輩凡流所能當之也余振威喝曰汝怎麼在此兩字上生如是邪解所謂眞人者乃謂一切皆幻皆假惟此人爲眞非是論列人之品第某爲凡人某爲眞人也道人者謂說法之人乃明道之人聽法之人乃求道之人你來聽道求道即是道人蓋謂舉世人人是佛非謂明道求道之人總是佛而他人不能也汝等將人看輕遂將自家看輕殊不知此人通貫十方遍遊法界隱則無形無相顯則變化難拘十方如來此人也二十八祖此人也一切大菩薩諸菩薩及辟支圓覺聲聞此人也東土六代祖師及歷代禪師此人也一切天魔外道阿修羅此人也諸天此人也你我此人也一切禽一切獸乃此人之輪轉也至於餓鬼地獄乃此人之沈溺也此十法界中何界而非此人之修爲而成之耶此人神通廣大不可思議能爲惡造餓鬼地獄畜生相能爲善造天堂相能善惡相雜造世間富貴苦樂相能修善不斷嗔恨造天魔阿修羅相能於心外立法修行造外道相能清淨避世造小乘相能度己度人造大乘菩薩相能仍舊還我本來面目端坐成佛終日說法而無法可說終日度生而無生可度具八十種好造三十二相此人有如此神通變化休輕看他而甘於自棄智者於此十法界當擇而行之

臨濟公單提正印祇要明此人即是佛祖並無一法與人故曰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蓋謂能明此人使他自在萬萬不可向外馳求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與佛祖有異

客曰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何謂也曰吾人本來本無生滅故古德教人要明徹無生之義纔爲究竟既本來無生而目前之生生不已者何也乃吾人之念或緣境或緣物而起故謂之生然本體實未嘗生何以故蓋一念之緣而有起之之時即有滅之之時當其滅時本體朗然常住而未見其滅則其生時亦未嘗生可知也生滅者乃一念相緣而起無生者乃本體之常住也所以不明無生終隨境轉彼三乘之學皆不知無生之義而執一法以修行者既執法以修行則不知家在何方而辛苦道路世尊不得已授之以法且居學地以俟將來所謂權方便非實詣也若能當下悟得這訑法聽法的人本來無生則緣起皆歸虛妄凡藉權修學之法

都無所用豈不超然自在彼三乘之權學又何足問也

臨濟公直指此人乃曠古奇逢當思吾人有何福德纔能得聞眞所謂百千萬劫難遭遇也試想教中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四十五聖位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等等至於妙覺等覺四果諸菩薩不可說不可說八萬四千陀羅尼若在臨濟公前一喝皆散即令徹大藏經教遊遍三千大千世界無一人能敵其辨才者在臨濟公前則一字不能張口即令有人具維摩居士神通手託大千世界遊各方遊行示人在臨濟公前則銷落歸於烏有客曰何以故臨濟公便如是曰蓋他有直指此人之正法眼則彼權學皆其緒餘辨才神通皆其所應用之閑家具何足當濟公之一顧也濟公指出此人

乃天地萬物萬法之根若能信其言則是立地大乘凡夫爲佛祖嫡派所謂誕生王子非菩薩以下所能及者能信此而保任之名爲活祖問曰何以謂之保任曰心心不異謂之保要行便行要坐要坐謂之任問曰何以謂之心心不異曰心心即念念也念念不忘聽法之人而毫無他想則謂之不異若有他想則異矣倘一涉於情則智爲之隔一涉於想則體爲之殊愼之愼之

濟公云你一念淸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在教家論此三身爲極則在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是名言亦是三種依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的人是諸佛之

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客問曰如何是弄影的人曰我四十年前悟得此聽法的人便日日揣摸法身如何纔是擬度報身化身如何纔是原來都是弄影後讀濟公語錄指出乃心光乃名言乃三種依明光影祇要識取弄影的人豁然大悟我已識我矣而猶然起希望之心況不知根本者至何日乃能脫然耶祇這弄影的人即我也何得又問

客問曰歷來禪師呵佛罵祖從未有如濟公德公罵得利害並罵諸方不已甚乎曰此兩公作用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見他是罵我則見他淚如四海水婆心高過須彌山痛哭著教人信他言語早早成佛去不要以毒藥爲食飲墮入輪迴無有了期蓋謂一切世法總是顚倒地獄之坑固不足論即

一切佛了義經不了義經總非究竟總不如明此聽法的人大事總能了畢又極簡極易一點便破何以不信而去尋野狐伎倆耽延歲月投入輪迴慈悲已甚乃有大罵大罵已甚仍是慈悲祇為人不信他言語故如是耳試問今日諸方有誰能奉此兩公之訓者客聞之流涕曰果然果然乃諸方之福薄而數使之也不亦悲乎哉

客曰明得這聽法的人還有秘密否曰此切問也此我無形無相秘密極矣明得此我已為得矣既已得此秘密又求甚麼秘密祇要一無所求便是放身命秘密處念念不忘此人便是佛祖便是秘密念念便是歷歷心燈一有間斷便是燈滅急須續之能一日二日至於七日念念相續不忘則智慧

自生何況一紙二年必然打成一片然未成一片之時樂已無窮況其成就其樂又當何如耶此即秘密也

說法要有出的路使來學者人人都有所望若祇將無理路言句劈面擲將去則無人不起退心在指月錄中比比皆是而堂堂猶面南稱善知識若以世尊較之此輩皆斷絕佛種者也所以絕子絕孫宗門雖是單提正印若初學來問必須善於引誘直指分明其無理路言句都用不著俟其不能跳出我掌握之時然後逼拶致他超入不是胡亂得此理祇知得自家不能識學者千差萬別的機要便去將無理路言句亂說亂灑要知你那無理路言句值甚麼乾屎橛祇要破得一句其餘皆破然此等句不過將人逼到法身邊而打退多少人不肯學道眞令人放聲大哭尤可恨者而今諸方總學此等言句自家又不能悟祇教人自家參去教他參些甚麼一齊相將入地獄去深可憐憫然古人雖不能度人還可自了試問諸方能自了否清夜思之得無愧否你看我臨濟公設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但凡來學一齊都啟道是何等善誘妙用而直指聽法的人為大總持即使老嫗聞之亦解此聽法之人即不能今世成就亦得種此無上大因豈是他輩專以無理路言句打退人求道之心於千人萬人中撈攞得一個半個猶然告之於人不肯自返如船子和尚使世無夾山則亦已矣殊可歎也臨濟公兒孫滿天下萬世諸君得不一回思乎

學者在有理路上周旋到盡頭處然後纔可以用此無理路之藥恰對其病一聞便能超入若其人用心至八九分者還不能超入還在疑似之間何況其餘若具大根大器者一聞無理路之句即能超入然千人萬人中不能有一個半個今諸方又不曾悟祇以無理路言句為藏身之地便居然自稱善知識乃良心喪盡不知羞恥將來為鬼打臀亦不顧眞可憐也

客問曰臨濟公云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既是內不住根本何以老人教弟子念念不忘此人曰此問極是因你幾認得聽法的人何嘗徹透本人之妙故要你去保任你若熟了又住於根本作甚麼果能時時當前總

是此人則惟見此人在大千世界有入四聖者有入六凡者十法界都是相祇有此人無相縱橫於十法界中十法界雖亂起亂滅而此人總無起滅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都銷歸烏有迷悟不同故著於四相而轉輪不已所以要徹見本法有何疑謬本法卽心法也心法卽此我也

斯理要知墮入三途卽是墮入四聖同是一樣神通變化非同小可所以古德不貴諸佛不輕衆生蓋古德深徹此聽法的人乃天地之活寶不用學不用修他自有這墮四聖墮三途的妙用可見此我不可思議如此之奇如此之妙祇要認得便日日墮在佛位而遊戲於彼九法界中度盡衆生使皆開悟吾人之樂還有過於此者否但此人妙處於總不墮時作麼生急須識取急須識取

客問曰此人於總不墮時在於何處請老人慈悲開示曰此世界本無十法界今有十法界者皆是此人造出此人若不造則空洞洞的大家無事豈不是好其奈都不安分遂有此十法界之境界若能會得本來無有十法界則當下無事去能當下無事去卽是不墮於不墮時卽你放身命處若求有處所則又是生事祇要不求有在處則處處皆在隨所寓而常樂矣客曰可是心心不異念念不忘曰如是如是能如此則自臻玄妙不容言矣

客曰濟公云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卽是一生無事人何謂六道神光曰此我作用從眼耳鼻舌身意出而應酬諸事皆是此我神光作用隨處作主立處皆眞若神光不到之處其事皆不得成就可見成就天地萬物皆此神光作主三途地獄亦神光所成就三十二相亦神光所成就吾人能知此神光在我能無欠少與諸佛相同與衆生相同則成佛在我掌握之中

吾人祇此一我卽是佛若有一法可以幫補我纔能成佛去便是邪說此一我能生八萬四千陀羅尼治八萬四千煩惱病能度已度人能入一切境不爲一切境回換能於異類中行履證正等正覺客曰如何能入異類曰你不見濟公云只是現今目前孤明歷歷的聽法者此人處處不礙通徹十方

三界自在觀濟公所云可祇要我認得我我便能入一切而不礙客曰若入佛境與諸善人相對便欣然而樂與諸不善非我同類則惱嫌至於生怒奈何曰是你著於外相而不能見他亦有此我與我同類祇見他言語行履不同便生障礙此病皆由你信此我不能到十分眞處所以有此障礙若果能信到眞處彼異類所有不是過惡皆不見得我惟恆順而教化之發生無窮無盡教化之心必欲度盡衆生而此心願猶然不已你纔可入諸佛之類要知道異類卽是佛類佛類卽是異類你若入異類而有障礙卽入佛類亦有障礙總是要識此我則通徹十方三界自在沒有這些障礙說話

十法界四聖謂之聖類六凡謂之凡類在聖位視六凡皆謂

之異類異之爲言不同也不同乎我之類也能入三途之異類而總是此我無障礙處然此我本無障礙其不能入異類者乃自生障礙彼畜生餓鬼地獄如何能障礙得你不但入道之人不爲三途所障礙卽衆生受報於三途之報必有盡日當盡之時其所受苦業如夢幻泡影皆銷歸烏有而此受苦之我迥然獨脫但他此時祇以脫苦爲樂而不知此我若能此刻明得此我則卽時超入佛類而誰敢側目視之不但如此卽在受報之時明明在三途之內一念能見此我卽時三途之拘禁如一點雪入紅爐中皆了不可得所以此我乃天上天下之獨尊人能入此心法十方魔宮震動豈可輕看今諸子旣知若不善於保任眞可謂自暴自棄愼之愼之然

此無上之法無上之我若要明此乃至簡至易總不煩難一開示便能悟入卽濟公所開示乃此聽法之人有何難悟濟公說而又說可憐示衆後並無人提起至今日湛愚老人又說而又說若將此作秘密相傳祇與一二人言之乃絕佛種者也濟公不忍我亦不忍濟公說而又說我今日又說而又說竟成露布若祇能知而不肯保任以成之濟公與我惟有痛哭而已

斯道若能明此我後於日用中或獨處或處衆祇見此孤孤洽洽之我並無依靠凡一切世法佛法皆視如糞草管保你智慧辨才殊勝見解如春風時至諸華逐次開布不知不覺近於諸佛與同類天下之樂孰有樂於此者客曰知此我後保任之要既聞命矣但來學初入門有何方便教他刻下悟入曰此是直指法門單提正印不必要有甚方便方便卽是多事卽指他你起念來學來問的是誰你此刻在此坐立問道說話的是誰他必定瞪目發想卽追問他這瞪目發想的是誰他必定有答卽追問他你這要答的是誰他此刻被你追得緊雖不能答你看他眼目手足必有不安搖動處就追問他你這眼或動或定你這手這足或動或搖處是誰逼得他動不是定不是左不是右不是自然於問他誰字上逼出他的我字來我字從他口出有力從我口說出雖是接引他卻弱俟他說出皆是我便許他以安其心然後卽處處指出他這我來你自天明開眼時是我要開眼穿衣時是我要穿

衣洗面吃飯痾屎溺尿是我要洗面等等出而應酬日用人事那一件不是我去安排諸務你今來求佛求道祇這我卽道卽佛拖著這個死尸去東奔西走尋些甚麼自家祇要認得自家如是而已要甚方便豈不多事答聞此起而拜曰若如此直指眞能令人人悟入吾人幸甚萬世幸甚從無有如此親切者

斯道臨濟公諄諄教人祇要識此聽法的人我今直指此我蓋不忍人執別法而耽延歲月乃教人於當下卽懸崖撒手自肯承當撒手者將一切佛法都撒開一邊獨有一我承當此事惟自家肯自家本來現成不須諸法何等清淨何等解脫何等快樂回看執法修行者何等拘禁何等煩惱投入盧

安而不自由今脚跟落地承當與彼不啻天淵得以知此乃一現成公案然既是現成何必又說承當蓋初入此門撒手諸法乃有自肯承當之說然法已忘矣祇有人在欲忘此人必須絕之絕之云者非絕此人也乃絕此自肯承當之名相也名相絕則忘斯人矣故謂之人法雙忘人法雙忘乃能甦醒再不爲老和尚舌頭瞞矣問曰用何法纔可絕此人相曰若用法以絕之則萬不能絕即將此承當之我百不思百不會如木如石而兀然忘緣不可生一毫知解不必求絕而自然絕矣人人若能得知此我一入便是懸崖撒手不是堦級厤次漸修之說纔可謂之教外別傳格外大丈夫之授受相傳豈可輕覷

問曰聞老人說法令人踴躍不能自禁往昔思量作功夫必要許多歲月從竿底作到百尺竿頭再進步方露全身而今竟用不看竿脚至竿頭所歷之事如有來學者總不曾用過功夫一聞直指卽全身超入豈不慶快生平何況曾作過功夫而受辛苦者有不暢然而樂者乎

問曰經云要離我相老人云我本無相我著於相纔是我相今老人教人要念念不忘此我豈非著我相乎曰此問甚是蓋因你自有生以來貪著一切世法世尊遂以一切佛法轉你在佛法上後諸禪師又轉你在一切公案上以道眼觀之世法佛法一切公案總是一百二十斤重擔子在你肩上試問你苦不苦而今教你明得此我推開世法佛法並一切公案祇有此最輕最安之我猶如一百二十斤擔子減去一百一十九斤從容自在逍遙自任要坐便坐要行便行祇留心此念不忘此我算來祇好一斤重且問你以一斤擔子換去你一百二十斤擔子樂不樂然此一斤擔子蓋爲你初入恐彼往昔習氣爲世法佛法公案話句牽引去間斷忘卻此我不得卽成一片故有此絲毫我相之功夫然此絲毫我相卽是相應還源秘密與十方如來同歸涅槃大路爾輩不能解此妙義及疑著於我相眞可謂愚之甚也問曰弟子祇有此疑那裏曉得有如此妙義諸方亂罵老人可謂長夜夢話眞可憐也

濟公云佛乃一無事道人吾人若能無事便是佛無事兩字

要細細參透方知其中有無窮妙義今人無日無時不是好事生事彼世間一切好名好利者不必問卽眞心求道者卽求道便是生事何況又去看教典求知解抱言句參公案將本來一個現成無事之佛弄得七顚八倒眞可憐憫何不從世界未成以前看有些甚麼事今雖已成皆是虛妄而在此虛妄之中求有一個道理眞可發一大笑不謂之獃不能也若能當下竟放下一切虛妄無事去卽十方如來齊到當前亦沒法奈何你何不無事去而自尋障礙自困自苦要知無事兩字不是輕易乃濟公徹底掀翻教人無事去便大事了畢諸子試於此刻將佛法世法都一齊放開祇有這聽法之人隨各人所處之日用飲食供給無所憎愛朝起暮眠淡泊

自適眞是羲皇以上極樂國土無以異也生事即是衆生無事即是佛十方如來並無奇特處祇因他得了這無事之妙所以有等等智慧神通蓋能得其本不愁諸末也思之思之愼勿忽略

濟公又云道流是你目前用處與佛祖不別祇麼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你十年行脚約山僧見處無許多般祇是平常著衣吃飯無事過時濟公如此開示可謂明白極矣人祇是不信忽略讀過去便休再不肯細細逐句體驗果能細細玩味即是與濟公覿面親談

濟公示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淸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濟公教人祇要明得這聽法的人將世法佛法一齊歇卻便是淸淨身界何等快樂而吾人時時祇攀緣無明而墮落三途眞可哀也

學道大病在一執字祇認得這聽法的道人便一了百當何須更有所執以自障礙臨濟公人境縱奪蓋破其所執也在人則奪其人執在境則奪其境執在人境則總奪之乃奪其所執教他一無所依無所依則無所奪便入佛祖之位諸方謂此爲四料揀蓋揀其人乃何等料而以我之方便引進斯道總之不要在他言句上追尋祇要識得自己便可料揀他人如此等不必用參看他語句便明白再有大慧杲普說更分明其中便有照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總是師家方便總是這說法道人建立祇要將三玄三要會得淸楚如此等一見便了

三玄三要乃臨濟公心法能透得無絲毫障礙總是臨濟公口吐兒孫如其不然則皆顢頇儱侗埋沒濟公苦心萬不可作塗毒鼓淸涼幢會若以塗毒鼓淸涼幢會則祇用一無理路之句截斷衆流諸妄盡遣猶如死去何等淸涼而臨濟公乃絮絮叨叨說出這些話來教人理會何苦如此蓋濟公得悟黃檗無多子後祇有這無依道人所歷歲月深久智慧圓

滿徹底掀翻可以爲佛祖人天之師纔可以建立宗旨普度羣生不是別公案語句一味教人如金剛圈栗棘蓬死命去參要悟本來面目此乃建化門頭因人而施之事若不能如此則不可以爲人之師也惟悟得本性圓滿則建化亦圓滿惟建化圓滿則本性始圓滿如指月錄中在建化上不圓滿者不可勝數皆於三玄三要不能透徹故也即如汾陽乃濟公五代孫不能爲學者細細分剖玄要而以偈概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自從此偈一出將濟公建立玄要苦心塵封高閣絕無有提起者皆云此是建化事無益於道皆汾陽啟之也汾陽說難分誰敢再分汾陽祇能得無多子之意何嘗得玄要

之意竟硬將玄要之言忘之矣所以說出一句明明該萬象此一句即自救不了之人亦知但玄要之意未夢見在要知後來濟宗兒孫皆汾陽兒孫非濟公兒孫也

濟公說玄有三玄要還他三玄要有三要要還他三要既有三玄就要還他九要有第一句就要還他第一句有第二句第三句就要還他第二句第三句豈可不淸楚分明而竟顢頇抹煞又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夫曰演唱宗乘乃是辨別淺深商量到最上之處不是別等語句教你去囫圇鹘參所以又云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一一都要還他著落故云汝等諸人怎麽生會若是教人悟我本來只須一句兩句足矣何須用此許多蓋既已直指

出這聽法的無依道人必要他圓滿能作人天佛祖之師總是這聽法的人本分到家時不可落在自救不了的位分上再者濟公初悟說出無多子三字已經露布你也佛法無多子我也佛法無多子竟成了一個無多子的窠臼那裏知道這聽法的人自悟後歷歷孤明歲月深久其中玄要之妙惟自歷而自知之乃至能爲佛祖之師總是究竟濟公既到此地如何忍而不以之告人一者慈心爲人詳說二者破後人執定無多子窠臼可謂婆心極矣而後人謂之無益於道眞可哀也

南院顒問風穴曰臨濟有三句如何是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試問此一喝了得第一句麽又問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答曰未問以前錯試問此一答了得第二句麽又問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答曰明破即不堪即明破亦未必不堪然被臨濟公已明破久矣而南院即許之可以支持濟宗此濟宗所以墜地也後風穴垂涕告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此臨老發眞心語何不參透三玄三要振作濟宗爲臨濟公吐氣而甘心自是爲南院顢頇所欺以致對首山垂涕其誰之過歟一墜地於汾陽再墜地於風穴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神鼎諲三答愈不足問又云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可笑先攏於三玄三要總是一概抹煞以掩其陋那裏

知道三玄三要乃說法聽法的人骨中之髓若是無益於道可以不必則臨濟公何苦多事說這些話令後人疑惑若是藉此爲塗毒鼓聲一死便是請諸君子死後轉來恐不能不疑也洪覺範謂張無盡許多說話更無著落祇要人聞三玄三要即刻死去便是壁立萬仞殊不知古來當下大悟者皆是觸目聞聲或爲師家點破或被截斷衆流一時偷心全死而悟本來所以要死惟三玄三要乃偷心全死後歷歷孤明所驗入道之妙張無盡不知詳審而竟傾覺範之言可笑也

問曰臨濟公立三玄三要之旨自示寂後人都認作截斷衆流句如淸涼寂滅幢塗毒鼓等句一例看今爲老人說明眞雲開見日不爲衆瞞但古塔主獨異衆人採集語句表章三

玄有是處否曰古塔主採集語句湊泊三玄而遺九要不但見者爲之神昏即古塔主作此時恐亦神倦他分出空劫已前之自己是根蒂今時日用之自己是枝葉其病根就在這裏所以將三玄分別出許多說話而曰句中玄體中玄玄中玄遂以語句湊泊三玄鬨烘烘的引出若干言句不知古來可有人在古塔主言內看清楚了去問曰即看得清楚轉目即忘蓋他的意見多看他的言句令人心不留帖且又遺卻九要曰汝說得極是彼含餬儱侗玄要者不足論視爲截斷眾流者更不足論但古塔主雖然亂還肯用心雖然能用心卻亂而今若有一能用心者猶可以與之分別清楚奈諸方總無一人問及此者年來聞三峯著三玄三要之書又貶不

可得負可欺也已

客曰請老人大發慈悲說明玄要爲後人開迷豈不幸甚曰說何難也但又起諸方謗議然時節因緣余亦不能自已非細故也臨濟公悟得無多子後時時是歷歷孤明日久遂看出自心所歷三玄九要權實照用乃一現成之理明明卻有三層三句一句中卻有三玄一玄中卻有三要不是臨濟公撰出玄建化之門乃眞實之理眞實之境能歷此到玄要至極安樂之地纔可以出而教人爲人天師爲佛祖師所以爲大眾演唱宗乘要人深自思維不可魯莽如何以一喝便可承當如何以蒼天蒼天便可承當客曰一喝能通五教難道三玄三要不可通麼曰誰一喝可以概三世諸佛如何不能通三玄三要若不能親歷玄要還他清楚明白祗以一喝概之則一切人皆能一喝皆可以謂之通玄通要則玄要宗旨不求墮地而墮地久矣所以惟善能分別諸法相者乃能於第一義而不動者也汝等諦聽爲汝分別

三玄九要者乃知這聽法的人而明明祗有此我後惟歷歷孤明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習氣乃消漸臻玄奧其始也能自救其繼也可以爲人天師其終也可以爲佛祖師即三世諸佛之成就雖有徐疾然所歷皆由於此問曰識得便休何須如此曰天下總是汝輩這樣魯莽所以將濟宗墜地蓋玄要乃休後保任功夫綿密日有所進妙境彼心粗者即歷此亦不能說出惟濟公悟無多子後至多年然後發出此義乃

是三世佛之至詣說法聽法的人之究竟空前絕後之妙旨乃我自心中所歷而他人不能知者如何輕易看過今人動輒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我常追問之進關後作麼生則皆發呆嗟乎玄要乃進關後事也若據寔而論將指月錄內諸公要推倒十之八九何況近代諸方客無對

三玄者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也由本體之玄發而爲的的大意則意亦玄矣意之玄與體之玄固有分別然而一也玄至於言句則有千變萬化之差別蓋因對來人之機所以有差別惟意則一至於體則無一無萬所以能一能萬然玄雖有三其寔一也亦無所謂一也洪覺範謂濟公何嘗說有體有意有句如何列體意句不肯此說然濟公有三玄三要

之說你為甚麼又肯他既肯他即為他表明始得又不能表明我不知他具何意見眞令人不解蓋由體有意由意有句乃天然順達現成之理無絲毫異見攙雜惟臨濟公於寂默看出故爾云云也

古塔主不解體意句順達現成之理遺卻意中玄則硫硫不通又於句中玄後硬加上玄中玄可謂頭上安頭但不知玄中玄上玄字還是體中玄句中玄的玄字還是另外又有一玄又有一玄中之玄不但於一句中之三玄文理不順於宗旨而玄之又玄豈不玄煞又將句中玄說得特重玄中玄都說在句中不知如何是體中玄根本不淸枝葉棼亂令讀者茫然不知頭緒其餘至幻寄所辨皆不淸楚

一句有三玄一玄有三要則三玄有九要可知矣而今祇要明白九要則三玄不辨而知諸君子將九要總不一顧而亂紛紛論三玄有何益處臨濟公云山僧今日見處與諸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試問諸公能為佛祖之師否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試問諸公能為人天師否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試問諸公能自救否人能自救祇明得一玄三要能為人天師則明得兩玄六要若明得三玄九要則能為佛祖之師乃這說法的人聽法的人圓滿處然此理祇有一句因有此三等人故一句分而為三句若以三句論則該有九玄既有九玄則該有二十七要殊不知祇有一句三玄九要然歸總來又祇有這聽法的人一句而已

因這聽法的人祇在師之一句言句上悟得此我已得句中之玄不能再進得意中玄所以自救不了故謂之祇得一玄三要若能再進得意中玄為人天師則得六要再進而得體中玄則得九要圓滿究竟為佛祖師然三玄九要總在我一心之中乃人心粗不能自照則遂有淺深大小之異其實不過一我而已矣

問曰如何是句中玄三要曰句者言句也學者為師家一句點破直指此我學者因有言之句而悟得此無相之我則此無相之我絲毫不染不著豈不玄乎然此玄則因句所發明也要乃緊要之要蓋言惟此為要其餘皆可緩也其初悟時脫離諸相得知此我是為句中玄初要既知此我則當保任

此無相之我是為中要然以此我保我則有想像光影而思欲離之猶不能忘是為上要故臨濟直指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明明有人不能忘卻所以自救不了此二要已離卻外邊一切相豈不玄乎

問曰如何是意中玄三要曰人將此意字看作心意識意字使錯離道的大意西來意如意珠三意字皆錯否浮山遠謂意中玄意字非識意之意甚是而洪覺範非之殊可笑離道悟此我竟無意可乎若不是意中悲憫羣生如何說出這許多法來蓋意中有玄玄中有要其初要即句中之上要而離卻上要彼句中上要在想像光影中而今因保任工夫綿密遂知離卻想像光影然猶有離在意中此意中玄初要也

豈不玄乎再工夫更覺綿密而忘卻離字遂入無爲正位而身心輕安受用無比其始也返照之意多今也變返照而爲寂照端拱無爲一無事道人而已是爲中要豈不玄乎再久之則無所謂功夫無功之功其功甚大即無爲而渾化其無爲之迹亦無所謂無爲是爲上要豈不玄乎到此地位已明兩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爲人天之師蓋謂人間天上得安樂者皆是有爲修善而得然皆不能出生死脫輪迴若入無爲遂超苦海自救已了而可以救拔人天故臨濟公直指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蓋謂斯理能解而至於不可以言解則妙矣此意中玄三要之妙也既不可以言解而至於妙則起念來問者豈不錯乎即善問者如無著菩薩

亦無能措詞矣況其下者乎此所以見無解無爲之妙也蓋無爲法門其初已悟截流之機入正位則羣流妄想皆斷彼有言問答直漚和而已漚和云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滅謂之漚和乃言一漚起而又一漚起而和之任你起百千萬億漚衆而成塊怎能截此衆流也蓋謂雖有百千問答終歸有解豈能如無解之妙解一齊放下無問無答當下即截斷衆流而端坐證無爲也漚和又曰乃方便也方便乃誘引之法豈能當下薦得意中玄乃心中自解自修自證之妙

問曰如何是體中玄三要曰意中玄與句中玄雖近然猶可思議分別至於體中玄與意中玄更近則離於思議分別然既曰更近既有近字豈無言說要知自句中之玄修到意中之玄可謂妙矣又修到意中玄之上要可謂妙極矣原來妙到極處則妙自不能久熟其妙而返淡矣此淡字乃妙到盡處返而爲淡非今人不曾歷過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淡如水水無味同愚人一樣無識無知穿衣吃飯而已此爲體中玄初要蓋吾人本體本是如此而今復至於此並無加增然而還是初要豈不玄乎斯理原非妙字能盡惟淡字好衆人一入淡則飛走去惟智者能安而樂之淡雖無味然無味中有一至味在焉至味維何原來不是色不是空不是一不是萬不是凡不是佛不是境不是物不是有爲不是無爲於行住坐臥動靜酬酢往來之中而歷歷孤明如朗月當頭推他不去撥他不來總無絲毫接續斷滅影響之相此是體中

玄中要也豈不玄乎嗟呼至此亦難言矣世尊至此見文殊迦葉白椎竟便下座古來諸禪師至此便拂衣歸方丈寒山子曰教我如何說惟曹山有一句明此上要僧問曹山曰朗月當頭時如何山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山曰月落時相見湛愚老人若在當時劈面與曹山一掌云月落時作麼生相見客曰此時曹山便拂袖歸室曰曹山拂袖歸室我便禮拜而退此體中玄上要也豈不玄乎故濟公直指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此三要更不曾有人說破是何三要卻不是體中玄三要蓋體中玄三要還是返本還原至寂滅究竟自家大事了畢者此三要乃印開心地發百千萬陀羅尼自然能建度生化門之妙用所謂朱點者心

也雖到上要大事了畢而悲智變運自不能已然化門應來人之機有千變萬化之不同自返自心窄而不廣不足以當眾機而投其所問惟三要能印開此一點心地包含大千世界度盡羣生三要維何乃吾人身口意最要最要者也身則外現威儀口則隨機對答意則慈悲智慧變運以此爲印乃能開發心地所謂印者即如一官必有一印有此印則無遠不至任我縱橫開發誰敢礙我蓋人能至體中玄上要則自能知此三要之印本來已具我今用此印而開我心地廣大無邊凡一切料揀與奪權宜照用賓主何必擬議而自然歷歷分明當機即用即有志必欲爲佛爲祖者皆來投誠歸依而受我三玄九要印開朱點之妙彼未入此門者不必論已

入此門者都在此三玄九要之內我已歷過三玄九要彼學者能到某玄某要者我即知之或超入即得體中玄要者斯爲上智或超入即得意中玄要者斯爲中智或入而得句中玄要者斯爲下智而引之前進則孰有能逃我洞鑑之外蓋惟此三要能印開心地而能爲佛祖之師則視彼得意中玄要者豈不窄乎再視彼得句中玄要者豈不更窄乎蓋三玄九要法門乃宗門至要即楞嚴經所謂密因修證體中玄上要即是大佛頂惟是密因故玄有三而要有九乃此心返本還源之路不是執定一法進修乃悟此心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惟此一眞我而已矣惟此眞我即是聽法的人而已矣所以臨濟公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有三玄一玄中須有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雖道一喝及云蒼天蒼天幾句無理路言句即算會麼乃濟公與人據實商量此密因修證不是一問答一轉語便算作能會如能細細淸楚明白說破玄要許他一喝若遇來問者便喝這一喝値得甚麼

或曰問老人所解三玄三要與歷代古來禪師自汾陽以下大不相同然一句一字著實淸楚令人佩服但不知當年臨濟公果是此意否曰若要我之所解必與臨濟公之意相合上下千古歲月遙遠誰爲證據然讀其言玩其意非細細詳察不如是會而以無理路句一例會恐辜負濟公婆心蓋入此道者即頓悟後亦有漸入豈能如龍女頓悟頓成即趙州

至四十年纔打成一片初祖謂二祖曰心如牆壁自然入道玩這入字可見其有漸進也古德云侍師多年漸臻玄奧又云諦當甚諦當管保老兄未徹在未至徹時還有進步經云賢聖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於楞嚴則直指出密因修證又云理雖頓悟事要漸修文殊讚觀音自聞聞法門曰豈惟觀世音我亦從此入

佛一路涅槃門蓋三玄九要乃一路涅槃至大佛頂始爲究竟乃要人詳察據實商量不可於他三句之外另生怪異奇特之想祇還他一句一字的本義豈可儱侗一句話就算會得豈不令人失笑祇要據實而論能依此修行管保成佛去何必問濟公之意相合不相合也

臨濟公示寂時謂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公曰以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若湛愚老人在當時便叉手向前曰道這個臨濟公自然瞋目而去誰料三聖便喝公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臨濟公一生喝人如何示寂時賺此一喝蓋臨濟公所主在這說法聽法能喝的人不在喝上若在喝上追尋則失卻此人矣所以三聖後不特特提出此人以接濟宗之旨公早已知之眞可痛惜則後來惟以喝爲事者不謂之瞎驢不可也

學者將三玄九要細細反復詳審清楚原來乃一現成返本還源之理並非造作後觀察十方三世諸佛並歷代祖師禪

師及大菩薩諸菩薩辟支緣覺聲聞境界無不了然彼一有言句或有理路或無理路凡五宗同異差別便知其落處若夫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四十五聖位並十地至於等覺妙覺十住十信十回向等等修行之門皆不能出我掌握之中以至天魔外道種種不能悉舉如楞嚴五十陰魔所執之病不必用心照察自能悉知能入此玄要之門則成佛有期而人都忽略看過眞可謂魯莽極矣猶自稱濟宗兒孫不亦愧乎

石霜隱居瀏陽人傳洞山云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霜曰有人下語否曰無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後洞山聞之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問曰如何便就是古佛曰他說出門便是草可見他總不出門既不出門則誰能見他既爲人不能見豈不古耶此得意中玄中要以上人物安得不古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窗外曰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霜曰徧界不曾藏問曰是何意旨曰石霜之朱點不空所以能答徧界不曾藏

夾山會曰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谷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目[illegible]雲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曰夾山說出此大話可謂極本分極眞實可以喝三玄三要俟喝後又要他還我清楚我纔禮拜而退否則還要商量

德山路遇一賣餅婆子遂向買餅點心息肩婆曰所肩者乃何文字山曰金剛經疏鈔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云過去未來現在三心皆不可得未審上座要點那個心山無語蓋經謂三心皆可不得要人於不可得中悟得一可得之心纔是經本意後人皆忽略看過即休眞可憐憫客曰即此現在之心乃可得也曰既現出在此如何可得蓋此心一現便過不能暫留得些甚麼惟此我自無始至於而今當下從不曾現出纔是眞心不是過去未來現在而在於此者乃可得也然亦不須用得余權書論此義甚悉德山被婆難倒遂造龍潭一夕侍立潭曰更深何不去山珍重便出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與山山擬接燭潭復

吹滅德山於此大悟遂將所著文字盡燒卻龍潭對眾讚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蓋德山大悟乃悟得體中玄中要以上本不曾現出之眞心所以執一條白棒打盡天下無有敵者此是吾人榜樣當體會之

德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問曰既無語句又無一法何得臨濟公說出三玄三要這許多話說曰三玄三要不是臨濟公杜撰乃人人都有此歸家一條大路他人粗心不能說惟臨濟公細心歷過說與人非另有玄要加增於我而修之也乃我之玄我之要現現成成我自歷之我自見之我自成之即如藏一花果之種於土中其種爲水土潤澤自然

生發爲根其既也生苗生葉生花結果成實其根其苗其葉其花其果皆自內出非外有加所以無一法與人祇要明此我即藏種其中玄要自然相應而現至於本來並無一物爲究竟之地蓋吾人自無始以來積累妄想其繁重之苦難堪極矣今悟此我日離妄想日進輕安輕安而又輕安即是玄要之妙彼繁重妄想中即發出愚蠢卑陋醜惡之相此輕安中即發出智慧辨才神通之妙所以謂之玄要者此其故也然皆是本有之理故曰我實無一法與人也

德山云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或曰此德山密語也密語者蓋不敢輕示人也今已露布而人皆忽略眞可謂無福極矣

德山上堂云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此等言論眞可謂直截痛快斯道祇有此我我即是道道即是我然我道皆是强名德公謂之曰烜赫虛空諸子當細細體驗此我本不是物本無可名本虛本空然而烜赫若似乎有無窮無盡廣大之光明所謂烜者若似乎有尊嚴高貴有威可畏所謂赫者虧煞德公將此四字表彰此我愈玩愈是的的此我是一烜赫虛空既是一烜赫虛空則何求何得何事何心何本何末虛自然靈空自然妙所以罵盡諸方祇教人無事去有甚佛祖可求有甚菩提涅槃可貴若能識得呵呵大笑之人則參學事畢

問曰臨濟公罵諸方已甚德公更甚何也曰兩公如此毒罵而諸方者似不知雖然假作不知而警醒者亦有人濟公罵諸方不長進德公罵諸方頑鈍無恥比作淫女人以爲已甚那知道兩公之罵至於已甚者乃其婆心更已甚也使兩公生於而今惟有痛哭而已矣

問曰罵諸方固是婆心罵諸佛祖且至於要殺何也曰兩公罵佛而濟公竟至於逢佛殺佛此是古今來人所未言人所未聞者總是因你祇信外邊他佛他祖不肯自信這聽法的人乃眞佛眞祖遂起此殺念將一切眾生所歸依外邊他佛他祖都殺盡而教其都認得自家是佛纔能超出生死苦海蓋爲這些佛祖名相繫住吾人心念安得不罵而且殺正是

救汝婆心到至極處正是爲佛祖吐氣到至極處祇要你自家顯出這巍巍堂堂之我不要依靠佛祖纔是究竟所以兩公之罵諸方是救諸方罵佛祖是救度吾人而吾人若漠不相關眞可謂頑鈍無耻末可救已德公有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哪阿哪此乃德公臨示寂時直指出這阿哪之人乃從來無病者即聽法之人也千古相傳祖祖相授不過明此人而已矣他何問焉思之思之勿自惑也

洞山因無情之物如牆壁瓦礫皆能說法致疑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後過水覩影大悟又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

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此是洞山入道之本後上堂建立正偏王子功勳等五位固是委曲救人婆心不如將自家所悟直指與人豈不痛快其所建立者悟入者固亦有人然因此五位縛住拖泥帶水者不可勝紀或曰此則學者之過非師家之過也曰不然也若立法直截痛快使學者不能播弄心思如秦時轆轢鑽豈不甚妙余何敢謂洞山之非因見洞山所傳之人其沾滯隔礙引人入雲入霧不能不令人罪其所從來也大慧杲在當時見洞下皆入室密傳且發誓不敢明說則世尊當人天拈花示衆則罪如山矣杲深恨之而幻寄說妙喜親見洞下諸尊宿嘗受室中密傳等語且稱尊宿以妙喜爲證殊不知大慧最惡洞下之人蓋因子孫不肖致遺祖父之憂所以中斷斷濟宗有人續之接其宗旨

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云正位即屬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人能詳審曹山此言則洞山宗旨已得之矣有何難哉後自汾陽以後諸君子所作五位之頌並言句非不合式然重複雷同竟成套語襲何依樣葫蘆何足以明當年立教苦心洞山宗旨惟曹山能承其後至於而今如曹者其誰人也

洞山五位宗旨不難看祇要會得這聽法的人其正偏君臣

功勳內紹外紹則一瀉而下蓋洞山之意乃借五位逼出最上一位下語要忌觸諱當機要貴回互蓋要你不得暫刻忘卻此位在下語當機時又要忌諱回互則此最上一位不但不能忘卻而且相應矣總是教你綿密保任此我何嘗有異濟宗但言句差別乃各家宗旨耳但濟宗勝於洞下者乃直指聽法之人那裏管你忌諱回互不回互十成死語不死語將你絮絮叨叨的一齊掃去直指人心見性是佛纔是初祖西來之意可憐斯道日浸日下佛祖拈花直指之旨埋沒久矣後來諸公未嘗不是婆心然要各立宗旨便是已見而所傳者又爲後人所私佛法掃地今於六祖後雖代有偉人然而至我濟公直指之傳始大彰於萬世而人猶忽略之豈不

偈說

要知位雖有五然總是這聽法之一人若能於位位上都認得祇是此一人則位位皆是名目與我有何干涉然設五位者正要你在位上看出這無位眞人不爲五位所著則乃曹山所言虛玄大道無著眞宗然歷來修道之人皆不能出此五位卽超出位外者一涉於用總在此五位之中然而不爲五位所拘細細將正中偏偏中正五位看明纔曉得此人非正非偏非偏非正能入位能出位而縱橫自在蓋設此五位之境而明此歷境之人所謂正中偏者乃背理就事然能背能就者何人也偏中正者乃捨事入理然能捨能入者何人也兼帶者冥應衆緣然能應衆緣者何人也不隨諸有者其

不隨之人又誰耶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要知惟我極虛極玄惟我之名纔是大道非我之外另有大道也惟我無著惟我纔是眞宗惟我卽位非我之外另有一位也豈不最妙最玄乎所以洞山云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蓋我不守自性纔有一念攀緣便生頭角不堪不堪我本是佛又擬心求佛豈不羞慚蓋此我自無始來無人識得今我既已識得則安肯又向他人討案叨耶此一偈卽可以爲正偏王子君臣內紹外紹宗旨不可亂閧閧的將五位許多頌並後人許多頌與言句集滿於心則言語繁無頭緒安能有入處臨濟公三玄三要亦難入蓋有一聽法之人則有頭緒可以漸而進也我今於曹

山旨訣並洞山功功之偈指出頭腦諸子於此一明則可通諸位而無難矣然五位之旨非我所喜而教人者也

僧問洞山云和尙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山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山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曰你因甚顚倒曰甚麽處是學人顚倒山曰若不顚倒因甚麽卻認奴作郞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山曰不行鳥道問曰不行鳥道何謂也曰諸佛常行空寂路乃謂諸佛卽有念亦是無念之念離卻一切相而行於空寂之路卽洞山所謂鳥道是也此乃是保任入道之妙修道者不易到此所以洞山常常教人必要知此僧認此便是本來面目豈不顚倒既是本來面目如何還行鳥道本來面目

卽曹山所說虛玄大道無著眞宗他還要行鳥道麽在衆人聞行鳥道極難在端坐本來者則以行鳥道爲奴故曰不行鳥道洞山此則公案勝卻五位多多矣又簡易又直截視彼五位繁重艱難不亦甚乎後人不能悟洞山之本覺而纏繞於諸五位之內所以流弊難檢擇也

問曰鳥道既是奴可以不必行也曰汝何以背洞山之說卽諸佛悟道後猶有習氣而念屢起但起時不使他著相則此念乃不著相之念任他在空寂鳥道上遊行片時他自然歸去仍舊本來久之則鎭然常住又何鳥道之有所以謂之奴也汝今到何地位敢云不必卽未悟之人能行鳥道令心空寂忽一朝豁然悟得本來面目皆由此鳥道之功不可勝紀

洞山所云鳥道有益不淺學者當宗之

洞山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此語觸著臨濟公痒處亦觸著三世諸佛痒處亦觸著湛愚痒處亦觸著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痒處但衆生爲嗜慾麻木不覺耳我連呼洞山公洞山公何不將此語反復叮嚀如臨濟公告誡吾人而祇此一見何也令我不能不憾

洞山云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又頌云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裹步此是洞山宗旨

洞山五位當透過則悟得有一無位眞人若能先悟得這無位眞人則五位朗然明白若過在此五位中者直引之入於龍女大道洞山宗旨若非曹山則爲後人埋沒久矣

上元湛愚老人

光湧少依仰山後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光云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光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不似佛似個甚麼光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問曰此則公案諸老人開示曰此我本來無相虛寂玄妙非言可明若有所似則非我矣古德云說似一物則不中盡天下之物並虛空皆不能似若有所似則著相與驢何別要知與佛兩忘則情盡而眞我之體始能顯露見此我之眞無過于此所

以仰山大驚嘱其保任而謂之爲肉身佛學者詳審無忽

文喜駐錫五臺先于金剛窟遇老翁即文殊也求一宿而文殊不許且不能會文殊與童子之言後參仰山乃頓悟心契充典座文殊現于粥鑊上喜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此眞大丈夫能識此我雖十方如來浩浩的當我之前祇如不知若不具此見識安能爲佛祖之師

紙衣道者來參曹山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去山曰汝祇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問曰如何是不借借曰不借借三字妙到極處吾人自無始以來總在這借上墮落到而今不能出頭自從借這胞胎爲身便入苦海又向此身外借一切以養此身此眾生因借而隨不可問矣即有看破世情而放下者又借一切佛法修行障礙這一靈眞性所謂我者不能仍如舊時之人總在這一借字要有依靠便埋沒此我便是墮落故教他離卻此身不可起一念有借于依靠之心則自然妙矣問曰吾人今有此身使他得有如此明白若離卻豈不昏去所以怕死者乃此故也余笑曰惑至于汝可謂極矣吾人此我本來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光明不是因修而得祇因攀緣四大墮在此身之中可憐生僅僅得此日用應酬光明乃萬分中之一分若離卻此身則障礙全無與諸佛相等回視在

此身中之光明猶如瓦礫怎麼不樂乎身後而反愁于生前問曰死後自然昏惑不知所往那能如生前在此日月光天之下曰彼昏惑而在黃泉乃生前所造之惡業蓋覆本性之光明而自障自礙不是因死而得之者你若生前所造善業死後便大不相同即以生天上之人論其自身光明已勝人間百千萬倍若投身于佛法之中則高出于天人又百千萬倍若能還我本來人總不借于善業佛法即佛祖親來摩頂受記說法我總不借不借不要不要此人即可以爲佛祖之師所以惟有此我便是大佛頂便是無上正等正覺菩提無上之光明若借絲毫便是障礙所以曹山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疏親念異便于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

都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曰如何是打成一片曰此問乃吾人之最要眞切問也六祖曰我法門以無念爲宗無者無一切相念者念眞如眞如者我也但起念不可著于一切相惟念此我則念念不忘此我久之念與此我自然打成一片所謂相應是也諸佛一路涅槃門卽是此義乃成佛至簡至易之密因若捨此不爲而去亂參一切公案豈不擔擱歲月其他公案卽不會何妨將來自然融會貫通不煩用力幻寄所選指月錄雜而不知其要使學者東奔西竄我向年在此空費許多心力至今始悔蓋念起卽出而著相能于念一起卽返照眞如祇此一點功夫有無窮妙義千里尋師恐不能得此一句

我四十餘年反復參究才能明此要路甚勿謂我容易說出而忽之也又問曰諸方亦說返照老人何以不許曰我不許諸方者且問你他說返照照些甚麽我亦曾屢屢問之他說照見本來無一物此還是生平有修行者我遂詰之曰本來無一物固已當照而知此本來無一物者是誰則茫然無以應我可見他返照有何用處我之言返照者乃念念照此眞有之我非照于空也天淵之異豈可忽畧又問曰大慧謂爲默照邪禪何也曰默照邪禪者乃不曾知有也既不知有豈非邪禪今諸方所言返照者皆此類也當細細辯之與六祖之言爲同爲異

問曰弟子所見諸方亦多矣竟無能知有者何也曰他歷來相傳皆是如此怎怪得他他怎曉得自無始以來因有一個大物事才能生天生地生出一切形相並吾人之身因有此身將身之外者名之曰太虛乃衆生因有此身故有此太虛之見那知道純是眞空本性何嘗有甚太虛這才是眞正知見蓋能悟得這個大物事乃至眞至寔之有不是有無之有若不是這個眞有如何能生天地萬物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總是虛妄千七百公案總是明此眞有才許之入道若不知有就任你學盡佛法通徹大藏終歸虛妄若能知有卽一字不識諸佛不能不虛席相待

問曰適見心燈錄序至德山其托鉢公案未見發明何也曰

我心燈錄總貴直指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宗旨其餘略涉曲指者我皆不喜告人恐他涉于思路則離道遠矣然托鉢公案亦無甚奇特因飯遲肚飢托鉢而來因鐘未鳴鼓未響托鉢而回惟巖頭看出德山不會末後句今卽爲汝徹底一論恐汝亦未必能透蓋德公于吹滅紙燭時大悟因他從前尋究經教用心太繁太苦一旦豁然釋重擔而得輕安渾乎人法皆空獨臻堂奧非是不知末後句也蓋忘乎其爲我也豈他人不知有者所能望其萬一耶而巖頭密啟其意不與他人得聞想有明破不堪之意古人還有這點障礙不能不令人長太息也我于山乃休三字故知其無甚奇特明日德公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然亦得巖頭之力頭曰且喜堂頭

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指月錄中載德公呵佛罵祖並罵諸方無恥之極想卽在此三年之中其痛罵諸方功德甚大垂之將來無窮無盡若諸方有眞善知識出世皆德公之作養也後古德見德公呵罵佛祖乃曰讚佛讚祖畢竟是德山老漢眞大人之言

問曰後于佛祖者卽能成就斯道不過與佛祖相等何必定要呵罵以爲奇特曰不是好奇特乃本性本分事也要知此我至尊至貴當當機說法之時要提出來問者于九淵之下卽刻登之于九天之上若有絲毫牽纏則墮而不能自脫那裏容得他有佛祖兩字染著于心所以呵罵之敎他祇有自己並無他佛祖才能徹悟此尊貴之我豈可讓他佛祖獨居

無上所以曹山云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卻須向他背後叉手說甚麼大話曹山此言蓋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旣已悟得此我我因時節因緣我自能度己自能度人自有無窮變化當機而用若有絲毫不忘古人陳迹則當下必有隔礙不能自由所以呵之罵之以見此我之尊不是尋常諸聖的見解才是的的佛祖大意你作呵罵會則失之遠矣

曹山極力勸人要如狸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不知菩提涅槃及善惡因果但飢來吃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曹山此言眞親切有味你若去學佛學祖羨慕他智慧辨才神通早錯了也不如學狸奴白牯一切不知速

于成就人能窺破此義眞可謂獅子兒爲十方如來讚歎諸菩薩以下皆罔措不知其故今聞此法若不珍重可謂無福愼之愼之

雲居膺云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個人相應若體得這個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履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若能常在愁甚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觀雲居膺所言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彼不修道者不必論卽修道者論年論月不在眞死人也我所以常敎人觀自在因反復叮嚀竟成露布都不留心以道眼觀之皆是死人眞可畏也暫時此我不能在此猶如死人一般彼論年論月死去不在

此者這臭皮囊爲鬼神與有道者見之皆黃腫浮爛臭穢不堪吾人竟甘心日日拖這臭穢不堪之皮囊而樂于死而不一回心何也思之思之豈不淚下

雲居膺云顯照底人卽易得顯己底人卽難得問曰何謂也曰後世修道者萬不及古人古人悟得這聽法底人後將一切經敎語句盡拋向東洋大海眼角也不屑覷他一覷直同糞草祇時時覷自家常常在此須臾不離那肯去問他是理是事分辨是非邪正祇有此我歷歷孤明顯然在此久之則如中天化日萬物受照彼絲毫隱微皆不能逃我洞鑒所謂此等人能顯出自己者眞難得也若彼顯照者則不然惟求知解不顧本源祇去辨理辨事照邪照正顯露聰明勞心役

想孜孜以此爲事者比比皆是不足算也要知顯已則生顯照則死生死兩途請君擇而行之

僧問禾山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曰如何是眞諦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如何是向上事禾曰禾山解打鼓曰來問者乃四義而禾山總以一句答之何謂也曰任你千義萬義歸于一義一義歸于無義無義發出一義一義發爲千義萬義祇要會得此我乃千義萬義之大總持若解打鼓之一義則彼千萬義總不出我打鼓之一義打鼓之一義即同彼千義萬義而豈止此四問之義而已也吾人能會拈花一義則千

七百之義皆同要于千七百變相中悟得同是一義則禾山解打鼓之一義可概盡五燈會元之所問何以疑此四問同一答耶古來聖哲于當悟時祇于一義中得入則能徹底不過于逢緣時或境或物或眼見或耳聞觸著嗑著明得這逢緣者乃誰逢此緣則參學事畢其後惟在保任則印開朱點之窄爲佛祖之師何以疑此一義不足以該四問耶

瑞巖居丹丘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自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問曰何謂也曰此則公案煞是直截痛快明白祇要認得我常常自呼自應要惺惺著不可被他人于言句變相中瞞過又生疑慮其他言句變相任有千樣萬樣總不過都是明此我而已或在我之體上說或在我之作用上說即一時不能會他言句亦不妨祇要自呼自應久之無不貫通惟此則公案能速證菩提疾于成佛珍重珍重

問曰祇此瑞巖一則公案便能了卻否曰瑞巖當日如此修行我今日如此明說汝心中還疑不肯放下總是你不肯在簡易大路上蕩直去要在險路上求奇特若依老漢見識這指月錄中凡一切奇句險句無理路言句値甚麼乾屎橛我眼角也不覷他一覷還要勞精神去參他眞可謂之捨珠玉而尋瓦礫若有血性的漢子自作主宰自建自立自由自在自成佛去即十方諸佛還不放在意中何況這些餿腐殘食兩能逗留于我之心中耶汝之意還要在這些語句中求一

奇特而捨我之本來奇特眞可謂自暴自棄不足答也可歎可歎

雲門云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甚麼老僧只管喫飯屙屎別解作甚麼觀雲門此言可見祇要知道吃飯屙屎如狸奴白牯即能速于成辦何必勞擾于他公案言句即雲門一生所說之法祇消在一句上點明其餘皆破不過使你一參他言句便去不得乃截斷你的衆妄不愁你這眞我不現于當前教你一返照識得即了當去不是他人所說粘粘滯滯牽前拖後不能即時了卻余向也極愛其語然終不如臨濟公直指之爲愈也

繼徹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徹曰泥彈子穴異之問

曰何謂也曰以泥彈子爲正法眼眞佛祖心傳百千萬劫難遭遇此等言句我不惜口業爲你分明說破諦聽諦聽不可輕覷蓋眼有所謂法眼法眼要正所謂正者乃能見此無形無象之我眞眞實實而歷歷孤明始可謂之正法眼若有絲毫偏向滲漏端倪則非正矣今曰泥彈子則默然混沌無思無爲無瑕無縫無可名狀無可思議但有一色一音入其覩聽則歷歷分明是非立見不須擬度諸佛諸祖皆爭入此而坐享其成此泥彈子之所以爲正法眼是也珍重珍重

正法眼要如泥彈子無眼無見才是正法眼因其無眼而無不眼無見而無不見乃此我本具此眼本與泥彈子同一如如古德云如牆壁如露柱如大死人卽此義也學者要得正法眼祇要死卻此心如露柱墻壁泥彈子則正法眼宛然本具在此矣然卽我卽正法眼非我之外另有一奇特而得具此眼也

問曰僧問洞山宗慧如何是佛慧答曰麻三斤何謂也曰你問我我答你問曰如何是佛曰麻三斤何謂也客不悅曰老人何相戲也曰你問我答何戲之有又問畢竟如何是佛曰畢竟如何是佛客怒而去余笑曰若不是佛如何解笑解怒

問曰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何謂也曰麻三斤綿四兩送與玉樓人繡出鴛鴦儘君看客曰不會余笑曰因你是佛所以不會客曰既不會如何是佛曰既云不會如何不是佛客曰不會不會曰豈但你不會不會卽歷代佛祖更不會更不會客曰原來不會便是余振威喝曰若不會下地獄如箭射

法眼悟得一切佛法本來現成後祇教人仍舊去吾人因不肯仍舊時時攀緣求有增益遂致墮落那知道祇要將一切世法佛法都歇卻仍舊祇是這我飢來吃飯困來打眠卽是現在佛誰來奈何你萬不可被他老和尚舌頭瞞盡五燈會元中語句不過數人仍舊去果能今日仍舊去凡佛祖所言者皆爲賸語不必問也

僧問葉縣省曰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省曰眉分八字又問未審意旨如何省曰雙耳垂肩客曰何謂也曰此古德和盤托出這現成之理蓋世界皆借日月

之光而吾人本性之光明自無始至于今日合聖凡一切衆生並無須臾稍息乃一現成之明並不是因修而有祇要悟得便與諸佛同明還要借日月之明麼眉分自然八字雙耳自然垂肩還要修爲麼人果能悟得此兩句現成之理推而類之一切現成不煩絲毫心意修學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飢食困眠成佛必矣他何問焉

古人悟入皆有機緣因緣而悟雖人各有入然皆悟此我而已若悟而非我卽爲外道任你八面圓熟與此我毫無干涉終無所用終必墮落

古人說法皆有機緣因機緣而說雖有千七百之繁然皆說此我而已若離我說卽是魔說任你極力擔荷總無用處近

年來皆是此輩離我作祟眞可歎也

廣慧璉示眾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怪強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道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以故免得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于這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卻毛彩作箇灑灑地衲僧去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客曰此則公案但他具何見識便如此說曰他亦無奇特見識祇識得道是個現成的道理還仍舊去便是所以他便能呵叱佛祖饒舌多事所以說話便直截痛快人不能及總是人不能信此我乃天上天下之獨尊便爲佛祖壓倒眞

可謂自輕自賤誰來輕你賤你然此獨尊之我本來現成不因修證而尊祇要識得仍舊便是便知呵叱佛祖爲應當如是不然則彼爲謎惑埋沒獨尊之我豈肯甘休安得不出而掃之致使喪我兒孫也

大愚敘自馬祖後有十五家宗旨既云宗旨豈可便有十五家蓋言彼十五家之入路耳其所歸宗之旨則一也然宗旨之最要者惟我濟公一人其餘不能不消滅去何以故蓋末世業重初入此道不能識言句之所由便生退心不復更進不然者便學習語句熟記一肚皮陳言腐語不知羞恥去求食養惟有志者得入濟宗有大福力得聞這聽法底人則處心自不肯退去歷久歲月自得成就其餘他宗恐不能保有

傳人也此亦建立使然氣數使然非深于此道深識羣生之性情者不能知其故也

斯道貴直指爲第一自古佛祖相傳皆是直指至唐以後則漸漸假物說假境說直指之旨遂隱于言句之中而爲曲指矣卽錚錚然五宗中拔萃之諸君子皆受囿于曲指而不自知其亦氣數使然歟抑諸君子故爲此奇特耶故我臨濟公不能不奮起而直指之使非然者則斯道不知當何如矣悲夫

舜老夫常識天衣懷說葛藤禪一日問秀圓通近日你見懷和尚有何言句通曰一日有長老來參懷舉拂子云會麼老云不會懷云牙齒一具骨耳朵兩片皮舜老夫歎云眞善知

識問曰何謂也曰古人都是一片眞心見他葛藤便不喜他葛藤見他牙齒一具骨耳朵兩片皮道出佛祖心傳正印便讚他是眞善知識不肯自家回返我向日每每罵他今日又讚他豈不被人作笑蓋此兩句直發明人人都是一現成之佛何煩釋迦下降何煩達摩西來何煩歷代禪師撰出這些風花雪月如詩如謎沒要緊底許多閒話以爲有才竟將此現成公案塵封高閣可憐生吾人祇要此兩句作無上大光明咒念一遍則此我端坐成佛去還要修證否還要作爲否此是心傳正印爲天衣懷指出爲舜老夫歎賞有志者明此則一切皆不足問矣

永明壽云若未親到漫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俱

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于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總是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迹言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問永明曰願乞最後一言永明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問曰永明將玄妙皆視爲魔說何也曰玄妙本是此我本分之事佛與衆生並無增減同一玄妙蓋同此我即同此玄妙也諸佛因悟而復此玄妙衆生因迷而蔽此玄妙然從朝至暮日用應酬無不在此玄妙之中但不曾悟與佛有不同耳故佛祖教人不可貪著世欲忘卻本分遂言出本分中有若許玄妙以開示其凡心而要他返本還源不可迷失所謂方便門中旁贊助入

之語後爲淺見薄識之人於修行中略得點神通便以爲玄妙驚駭衆人衆人遂以仰慕尊之以致擾亂正宗豈非魔說若世有斯人即是斯道不幸當速攻之不可遺害後進之人所謂虛妄浮心多諸巧見爲害不小也若論玄妙難道穿衣吃飯不玄妙麼痾屎溺尿不玄妙麼又問曰如何是泥牛水上行便是最後一言曰你問泥牛去客曰老人又相戲耶泥牛如何解說話曰你不見永明言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泥牛不解說話乃羞生文彩即是爲你說眞實道湛愚老人如何及得泥牛若見泥牛定吃泥牛棒在又問曰畢竟如何是最後一言曰開口便不是

自古佛祖心心相授並無一法與人祇教你執定金剛王寶劍斬斷人一切所知所見所聞所覺所悟祇賸得這聽法底人赤條條光裸裸一絲不挂不塵不染便大事了畢誰教你學佛法明佛理多事勞神枉費歲月吾人不明此義惟要去東張西望求知解求見識搬糞運草塡塞滿肚誇耀于人及三十日到來手忙腳亂眞可憐憫

眞淨文云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于妙則互有長短苟至于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淸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因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

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客曰此等言語讀之眞令人明白曉然曰既明白曉然何以朝夕又東尋西問

問曰何以謂之教外別傳曰善哉問當日世尊金口親自叮嚀金色公此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傳之于汝乃我教外之別傳也因不在教內故云別並是嫡派正傳蓋教內之以黃葉爲黃金假設化城誘人漸修漸入非直指也惟別傳乃直指惟直指即是所以不用修不用證不許用心又何須參學現現成成端坐成佛即你未悟前歷過百千萬億劫修行于此刻悟時總歸夢幻都無用處不可說原虧前世所修今世纔

得如此此是魔說蓋教者乃開口以言教人之謂也要知此理一有言卽非何況又尋究于言語之中要融會貫通豈不是大錯大錯今言此我者乃方便中之第一無上方便不得已之大方便也及知此我後到熟極相忘時于當下能加此一我字乎一我字尚且不能加猶可以加教中之若許言語乎所以要識斯理須在言語之外若染著一字便是障礙故曰教外別傳也後諸禪宗牽纏教義都是違背世尊宗旨非嫡派也

古德云我宗門之趣乃世尊教外別傳已明明說出非言教所能及者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不了義經爲中下人說了義經爲上乘人說拈花別傳爲上上乘說不但不了義經不能及卽了義經我宗門亦用他不著何以故蓋宗門之旨有甚義不義有甚了不了然亦乃劫數使然該天下人普聞有此等上上之法非祇爲上上人也別傳之旨乃吾人本有之理不是世尊杜撰乃不得已見衆生難于驟說故先以權巧方便說不了義經後才說出這本分之事要知前過去諸佛說法度生皆是此法並無他法所以度人至恆河沙數今祇言度上上乘豈不偏向非佛本意也

問曰教外別傳傳個甚麼曰傳底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又問曰如何是正法眼藏曰正法眼藏邏羅國象桃李當前春風波浪又問曰如何是涅槃妙心曰涅槃妙心枯木解吟泥牛一去不復返石女懷春脚弄琴

禾山慧方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惟心問曰此則公案請老人開示曰要會祇這箇三字要知古德隨口隨手便是指出這箇這箇卽此我也故舉起拂子要人看看不可錯過若能看而會得這箇則彼五宗皆不能出此豈止五宗卽八萬四千陀羅尼總不出此這箇乃諸佛之母若離這箇卽是外道波旬

佛果云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卽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于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又云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又云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卽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已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自已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又云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又云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才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又云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千百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已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

空劫那畔自已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略又云祖師道自已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是自在一切眾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又云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逈絕知見淨躶躶赤灑灑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超祖若能退步就已脫卻情塵意想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作用同一體相又云以身為礙迷卻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本空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有箇輝騰今古逈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又云若眞實徹證到眞淨

明妙寔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悉于是中流出顯現又云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空相善財初生涌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躶躶赤洒洒流出若只在杳冥冥墮在空寂處豈有如是奇特問曰老人錄佛果語甚多何也曰我愛他說得好著寔明白問曰他說到極處再不肯說出道說法聽法底人來何也曰談何容易能如臨濟公之見識膽量臨濟公乃空前絕後之一人也其次卽洞曹等輩說一生法祇在口邊頭不肯說出祇要人自參自悟乃是他建立法門如此那知道後起未悟者遂藉此不說出恐犯忌諱為藏尾之地欺人欺已以至于今日之已甚耶汝當細玩佛果之言則知佛果之所悟而腳踏寔地矣

黃龍法忠禪師觀水磨發明心要作偈呈佛眼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掩耳而出問曰法忠不聽佛眼末後句何也曰掩耳更末後汝則未知也

大慧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卻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取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客曰問人阿誰者五極其親切若靈利人便可于此悟得此我但不肯再進一步直指出豈不痛快曰此是

唐宋時禪師底習氣說到口邊便走開去所以臨濟公不可及也然此亦可謂親切但人不能悟耳

大慧云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嘗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眾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揑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無非寔相人每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又示汪彥章云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耳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

喜不避口業分明為居士說破只是個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真個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又云妙喜己是老婆心切須更下箇註腳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于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客曰如此等說法諄諄然為人開示聞者豈有不悟之理曰正是正是自臨濟公後如大慧如此說者真指不多屈

大慧云菩薩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客曰性如何眼見請老人開示曰性若祇以心見則坐在黑洞洞裏能以眼見方是見性圓滿處此義歷代祖師皆未明說惟大慧提出而後于大慧者亦不提起殊可歎也蓋此性如太虛其天地萬物皆出自太虛性與太虛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不辨可知所以太虛天地萬物之所在即性之所在非有二也因佛祖教人見性為其著相己久障礙深重故使其且離相見此無形無相之根本而非祇要他在無形無相中便以為是若能見此根本則凡眼所見者皆吾性之所發生何莫而非吾性也雖日遊于形相之中而焉能障我哉統而論之有亦性也無亦性也非有非無亦性也太虛亦性也天地萬物亦性也眼所見耳所聞鼻所臭口所言一舉一動皆性也上下八方至于

三千大千世界總一性也所以古德悟徹此性圓通自在遇人來問而曰麻三斤乾屎橛吃茶去堂前栢樹子豈不是眼見性也若祇以心見無形無相則終日坐在陰山背後何有用處

問曰大慧說鄭尚明默然不是何也曰斯道祇要識得此我而今執定默然則是將此我埋沒在默然堆裏成何道理從朝至夕雞鳴犬吠鵲噪鴉鳴何嘗默然默然者乃治亂言亂想之藥也要令口默不可在言上求心默不可在念上求言念皆默此我則自然突出而顯于當前又曰佛祖貴大休歇今祇默然即大休歇也曰汝將休歇兩字看錯因你不明此我朝夕逍遙求悟斯道今指明此我即道則凡求道之功夫皆當一齊掃去其休歇云者乃休歇一切求道之功夫非是教你明此我後將日用一切應酬事務盡以默然處之為放身命安樂地也明此我後若執定此我不與萬物同其動靜日用應酬往來則是著于我相何況又執定默然成何道理思之思之

大慧與鄭尚明論默然為邪至辨論極處才提出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畢竟在甚麼處何不早將此說追劄他直指他只在這裏不怕他不會前後說話雖多引莊子雲門引孔子曾子終不著實鄭尚明還在雲霧堆裏不知何日才得了去我之所以奉臨濟公者非有所私見而偏重也大慧想亦諒我

大慧云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這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問曰此等病皆是諸方有聲名者之病非尋常碌碌不足問者老人何以治之曰治何難也祇將守鑑覺者問他誰能鑑誰能覺今守此者又是何人直逼他到自己親口說出我守我鑑我覺其餘生解者皆如是逼他自然諸病皆消者不能明此我即任你異樣作奇怪功夫具極大神通倒行日月翻轉天地將妙高峰持向他國異境又安置本處妙高峰內人物總不覺不知總是在這病裏滾倘有徹此我者眼角也不覷他一覷自臨濟公後能知諸禪病者惟有大慧大慧後惟有三峯其餘皆不能及

問曰如何得此我徹去曰徹之云者乃能見天下之理天下之境總是此一我所爲遂有十法界並天地萬物並不依靠一法若有絲毫見識欲繫補湊泊者則是不能見此我爲萬象之大總持也不是而今定要你無事不曉無理不通謂之徹乃徹見此我乃佛祖之父母之謂徹也即如人已有百千萬億之金銀何怕他山珍海錯天下貴重之物不集于我家所以世尊說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祇要徹此兩句則彼千七百公案値甚麼乾屎橛此之謂徹也斯道即本性也本性即我也此我本來廣大本來高明本來精微本來玄妙本來奇怪本來超脫本來圓通本來寂靜本來自然本來平常本來凝聚本來流行本來智慧本來神通本來純善本來無惡本來無物能生萬物本來無相能顯群相本來不可思議本來不可捉摸本來現成是佛本來不要修持即歷窮劫至未來際亦不能說盡此我本來現成之妙何以吾人竟置此而不一問也哀哉

能悟此我眞信不移而又能保任不由你不成佛不由你不離一切相不由你不行一切善不由你不離一切惡不由你不能入一切佛境界不由你不能入一切魔境界自然通達

一切法自然通達一切差別公案自然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若信不眞而保任之功夫又間斷則延挨歲月安得至如如之地

此我本來原是佛祖之師今悟此我不至佛祖之師之地皆爲辜負要作佛祖之師悟此我後隨順覺性遇一切境安樂他煩惱他閒他忙他任他拘他百般鍛鍊他看他變易不變易如此歷鍊過若遇來學者于羣眾中即識得可以成就有志佛祖之人

疑必不放過任你于日夜中千思萬想皆能于此我相應此人亦能速證菩提爲諸佛讚歎爲世希有除此兩種人外最可恨者說他不曾悟他强勉說悟說他不知此我他也略略

信得又不知道此我之無只去尋指月錄逢人亂問亂答徒然歲月混忽一生眞可惜也

斯道之所以人不能悟者有一大障礙教即古來豪傑之士都不能看破終身在功夫堆裏滾來滾去不能脫然跳出作箇灑灑落落底逍遙自在之人惟出格大丈夫一眼覷破便垂手入市或處孤峰絕頂呵佛罵祖譏他儒試問何事乃吾人之大障礙即佛祖所說經教有理有義有門戶有漸次有修持有功夫有階級有成就絮絮叨叨不可窮詰之若干頭路也所以古德奮興將一無理路言句劈面答來不怕你不目瞪口呆不怕你心頭不七上八下將你心中自有生來所積累所明白底道理都掃到無何有之鄉不能有一句話

掩塞此際正是破你底障礙要顯出你仍舊底面孔一毫功夫也用、不著要知那無理路言句中原沒有甚義意然你這有理路底障礙若非此大藥來醫想要悟去破此障礙萬萬不能所以古來豪傑之士受困于此者不可勝紀而淺見薄識者過不知這是現成公案動言要作功夫要有操履在皮膚上揣度而不知此我爲誰祇嘵嘵爭辨眞可哀也

此事要絕學要無爲學不絕爲不無不得相應人自有生來總被切自然通徹不須急求知求解一求知解即是悟後迷此乃大病發明此我才是初有聖胎一求知解即傷聖胎古來受此病者不少

能說我則不墮于一切說一切則我墮于一切矣說十法界則墮于十法界說理則墮于理說智慧辨才神通則墮于智慧辨才神通或曰老人說我則亦墮于我矣何云無墮曰此我本來無十法界無一切無形無相無空無一物試問墮在何所

明此我驗觀十法界皆是此我變相既是變相則諸佛不足重三途不可輕經云觀一切佛國淨土及天上人間地獄亂起亂滅惟有此我不起不滅坐觀成敗眞一大戲場也

能一時觀自在即是菩薩時時觀自在即是時時住菩薩位自若不在即是衆生出此入彼出彼入此眞可樂也眞可畏也

斯道至簡至易祇在刻下一轉移之間便是佛與衆生不同

之地祇觀自在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是佛自若不在便是有所住而生其心便是衆生無所住是佛有所住是衆生了然明白還要疑否

今人若爲師家發明此我祇保任此我如狸奴白牯只知飲水吃草于指月錄中自七佛至大慧一切言句都不通曉如木人見花鳥出入即能速證菩提爲諸佛讚歎爲世希有如其不然則將指月錄中言句都歸究到此我上句句還他箇淸楚明白若有絲毫問曰說明此我即止小兒啼啼止後作麼生曰啼止後不過明明此我也若有他說則又啼矣

修一切法總屬虛妄即成亦有壞曰總不及一知此我直超入如來之地所謂祇有一佛乘也彼四十五聖位十地等覺

妙覺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皆有次第皆化城也所以古德云我宗門即心即佛並無次第成就之佛

問曰何以謂之陰魔曰楞嚴說出五十種陰魔皆有執見者有執見則入陰界陰者爲物蓋覆謂之陰今執所見則爲執見所蓋覆故曰陰魔有所執則入陰魔無所執則入聖位

問曰今能見我則亦見也如之何曰見我之見乃以我見我是爲三昧正見不是以我見外邊一切之見也若見我之外有一法可以爲我修持者卽邪見也執見也

豪傑之士會得此我後于一切公案都會得總無所礙極好若有一二會不得似乎有礙然而更好何以故經云障礙即是究竟此是如來隨順覺性今人一有障礙便去不得因去

不得便生煩惱那知其去不得之時卽是如來究竟處卽是吾人究竟處古來五宗善知識建立一切無理路的言句都是使學者心思斷絕不能擬議露出這主人公來教人識得便大事了畢所以有礙時卽是究竟萬萬不可于此去不得時生煩惱自誤也珍重珍重

發明此我甚易全要保任爲重若保任功夫綿密其智慧明照一先以此我直指入諸佛之門遂漸漸忘此我之名而見此我之實再渾化其實而爲神妙之縱橫之時亦不過惟有此我而已

趙州始終徹底總是此我端坐成佛故曰裏見鬼胡言亂說如殿裏底牆外底常州有蘇州有等句都成妙諦祇于直指處未見分明問曰既認得此我狂言亂說正是直指老人何以冤屈趙州曰乃余罪過雖然趙州再近近的說足見婆心

問曰如趙州一生所說可謂近矣還要怎麽說曰乃余罪過諸禪師將此我說到口邊又以別說走開我不知他是何等主意所以都無後人惟臨濟公兒孫滿天下因果不昧如此若說犯忌諱則是埋沒後昆此人必入陰山背後再不能見光天化日

問曰七百年老古錐他于定中是如何光景曰他不知本地風光乃佛境界祇管遏住一切念向深黑處走去總不知有此我余有絕句頗似此其首兩句乃本地風光末兩句卽老古錐也春雨夜過新柳潤鳴鳩朝入亂紅啼可憐寂寞深閨

裏夢望遼西正路迷

問曰罪性本來空何以獅子尊者及二祖還有此報曰卽報亦空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白者還他白紅者還他紅有何詫異

問曰趙州頂草鞋公案畢竟是何意義曰此拈花變相也你若當斬猫時不可動一切擬議思維如何教猫救猫則任你動作施爲皆得南泉之意

這心意識播弄衆生被他送入地獄諸修行人被他牢籠再不能窺見本來所以古德諄諄教人離卻心意識爲要不然則難見天日學與爲卽心意識之窠窟也今絕學無爲一無所用如癡如呆使心意識沒處下手作祟則此我卽時顯然

超出不必日久而後能見也所以古德云汝若要求道無你用心處原來用心則不是求道眞求道者惟飢來吃飯困來睡而已矣

絕學無爲乃大丈夫事非尋常人所能測度彼瑣屑于理數之內者終其身在功夫堆裏眞可憐憫斯道原來用功夫便不是有雜想時便是用功夫于雜想思量道理時便是用功夫于道理保任此我時便是用功夫于此我今都一齊推開作一箇無事閒人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能如是則十方如來也不能奈何你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並佛國淨土乃一大夢幻戲場若認眞了便萬苦交集著在我人衆生壽者之相便有彼此是非

善惡報應投入火宅總是看不破自尋煩惱修道者急須著眼至要至要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並佛國淨土乃一眞實道場若認爲虛幻任意而行則因果不爽修四聖者自然高登四聖修人天阿修羅業者自然入人天阿修羅造三途業者自然墮入三途其中報應絲毫不昧如妄意而行則受妄報斷斷不空修道者急須著眼至要至要

問曰既明斯道後還要行善否曰行善乃第一要緊進修之事此理雖是固有現成之理若非修善再不能得爲善者日近于道爲惡者日遠于道世尊每每呼吾人爲善男子善女人又云諸上善人又云非前世有善根不能得聞斯道又云

彼于前世已供養過諸佛諸菩薩所以今日聞此法方能信解受持又云修道者有二嚴能明斯道謂之一嚴再修善謂之二嚴如車有兩輪方可行遠若祇能明道而不行善度生則不過成就四果並聲聞小乘而已何足貴也然聲聞小乘皆從善來若無善之人望聲聞如登天然惟能行善則由聲聞至于菩薩諸佛無不可至爲善之義大矣哉若要出離苦海非爲善萬萬不能也蓋苦海乃衆惡所成佛國淨土乃衆善所成善惡禍福之報在本性中雖屬幻影然而苦樂則乃我受之也當受之時則非幻影可比也實有苦而難當實有樂而自在我今實對諸子發明自古來佛祖皆是求脫離苦海欲享久長之樂所以尋師問道如救頭然豈吾輩反

以苦海爲樂而自暴自棄于五濁惡世之中不肯求出而甘心以自受耶此是先佛所訓思之思之

本來祇有此我並無絲毫形相境物世法佛法而今祇要復我舊時之我不要管他一切形相境物世法佛法便是一肉身活佛有何難事即于教典公案內百不知百不會有何妨礙愁我不是佛愁我不與諸佛並肩而坐即諸佛不與我並肩而坐我自去建立此我法門度盡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于不可說不可說無盡無盡之時憑他白眼看我我都不管祇要知有便是我同類之人可以與之商議成家立業若不知有即你說法有千萬人過堂猶如螻蟻不足與也

問曰何以謂之死句曰一切白紙上寫底黑字並老和尚張

口說的言句皆是死句古人教不要參他又問何以謂之活句曰能寫出來的是誰能寫能說出來底是誰能說祇要參這誰是那箇便是能參活句若能明此活句則凡紙上之言並口中所出皆銷落無影無響不足問也所以古德要人參活句不要參死句今人都參死句近來都參狗子無佛性的無字殊可笑我不知無字中有甚意義何不參這參無字的是誰直截了當便可悟去祇念此無字而參竟是將活無字底活句抱定死無字底死句連活句都成死句眞令人放聲大哭傍觀者能不淚墮耶客大笑滿座欣然而退

問曰古德諄諄教人死卻此心何謂也曰因要人見性故教人死心心死則性活性活則心死心死則此我歷歷孤明而

顯出這寂然不動之性其寂然不動之時即此我放身命時也自有生來全是此心勞擾集勞生塵集塵生塊如水結冰竟不知水爲何物性散爲心竟不知性爲何物今祇明此我惟要離卻此勞擾之心則此我才復歸寂然得見于性此性非寂然中又有一物即此寂然即謂之性即此我之本體而非又有所另加之也我也性也一也乃我而性也乃此我之到底不能再有前進之步也若我而心則漸漸勞擾不可問矣所以要見性祇要將心棄置不用所以古人有廢心用形之訓人能廢卻此心如癡如呆管保成佛無疑

問曰前云活無字底活句抱定死無字底死句連活句都死豈不甚妙曰活無字即活句也即此我也此我即十方諸佛

使盡神通令一衆生之我死去猶如以螢火欲燒須彌山徒自費力何有用處所云死者乃暫時死此我之心也因要見性故且離心俟見性後仍用此心起造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國淨土樓臺殿閣坐金蓮座光明受用難道竟絕卻此心否心者乃我而心也我即心也非有二也前譚參無字者我見退而有千人萬人進而往前者並無一二我所以說何不參這參無字底是誰而得見此我豈不甚快何苦參那無字兩三日便生退心所以要參活句不要參死句汝今日之問與前日所言相左矣

問曰近代三峰云參即心即佛念佛底是誰及本來面目都不得到底此說是否曰三峰詳悉近代禪病而攻擊之自大

慧後祇見此公眞婆心也因此遂起諸方之謗可爲痛哭痛哭云者蓋痛哭諸方之沒福讀三峯之遺書也惜乎其全集徧覓皆不能得祇見其論功夫語錄一册因見其參即心即佛等公案不得到底之說乃近代來參此不得到底之人甚多略得其彷彿影響便去開堂所流之弊不堪指摘蓋參者之自欺非公案之淺也古來參此得大悟者不少即大梅馬祖讚其熟而成就豈是不能到底耶今人參此等公案如學生背書只背讀得便休其中義理何曾知道三峰說不能到底乃吾人不肯究竟之故非即心即佛等公案不足參也

問曰曹山云逢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若因聽法底人修去豈不是就體不如逢緣薦得者多矣曰此處汝等

心粗當細辨之古來逢緣薦得固然有人然其人用功夫或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忽然啐底折爆底斷遂得大悟與得力遲者亦相去不遠其就體得根本智者乃功夫保任稍有懈怠以致遲延若保任功夫綿密三五年便徹底掀翻何須要似大梅二十年之冷坐即如三峰梅譜大慧竹篦子公案甚好又云二十年舉此示人無有當其意者以我看來不若直指聽法的人與學者就此本體修行一二十年內雖然消停而得而人豈不多亍教人亍不育不觸處參此法固好然因此不能入而退者不可勝紀如彼逢緣薦得者豈易得哉其得力遲者乃自己失于消停而非就體之故今汝此問乃輕此總法之人還要參語句逢緣觸著嗑著啐底折爆底

斷才教作大悟此則大錯三峰又云此法在剎那際可以發明與人不必延捱歲月我說七日要人悟者還是爲中下人計若中上人來祇剎那際我教他悟去觀此說則參竹篦子豈不延捱歲月乎大凡看古人說話切不可死看今人看曹山逢緣兩句便將就體者看輕殊不知古來就體成佛者有恆河沙數如果能得此本體豈有不成佛之理卽遲些亦何妨卽世尊于來世才得成佛之意曹山不過說畧遲些並不曾說就體不是後人因此過已經就體者又教他參語句攪亂他現成之根本智自唐以後多有此病再者啐底折爆底斷乃大悟去自古來原有此等蓋他用功夫眞切久而不捨乃有此等境界其漸修漸悟漸徹者自古來原有此等久而

徹悟與啐爆底一樣都歸于此體此用此無差別後來這夥野狐他不曾啐爆過必要人啐爆才教作悟又不曉得如何作功夫才到啐爆時節要知有啐爆時節惟三峰說底功夫眞細密眞緊要眞切實若依他說作功夫三五六七日便可啐爆去然啐爆去亦不過悟得此我而已較之爲師發明者力量畧大些亦無甚奇也

問曰古德云我感先師恩乃感我先師不與我說明可見不說明好曰我常教汝等不要死人言句下若依此一人所說則自七佛至今悟道者皆相傳發明而來都是錯誤惟他不錯蓋他本來要自家心悟不肯向人口角邊拾唾餘師家知其如此遂教他去自悟豈可以一人之行爲而教萬人後來

野狐精本不能爲人發明遂因這說話便杜口不言教人自家參去以爲師家應當有如是作用眞可恨可笑

汝輩從今而後將佛祖所留教典言句都推向開去只當世間沒有這件東西如羲皇以上無知無識默默底將自家省悟底這我保任他常在當前他自然妙不可言休只管將古人底言語播弄心胸之間以自困苦豈不耽誤歲月

問曰眞如不守自性至今不得明白請老人慈悲開示曰如是云者乃此我固有之本體不假修爲自然而然現成安樂之地到此地才謂之眞故名之曰眞如若不發明此我而欲至眞如之地任你把定一念不起猶如以沙爲飯徒自勞苦惟發明此我者于自肯承當時漸漸進于自然而眞如見矣

到此眞如之地才是眞我而非往昔生滅之我當其不生不滅無念之時則寂然不動而眞如常住矣其寂然不動即所謂性也即我至寂然不動之時也故曰自性自即我也眞如自性皆我也然既曰如又曰性換一字則有一字之精義于此字義淸楚才謂之善于分別能分別淸楚方無走失墮離之病蓋要人將此眞我切不可離此寂然不動之時若有時離卻則是不守自性而墮此我矣今汝等說如字說性字皆曰總一我也總是心粗既曰如字則有如字之精義既曰性字則有性字之精義寂然不動固謂之性然于寂然時不可著在境上若著在境上便墮在惝然機所以謂之曰自性蓋謂此寂然即我之本體也不假外借也如者乃寂然中一點

孤明而安樂常住了了自知惟此乃眞所以謂之曰眞如然此一點孤明要常守此寂然之地則以我守我成佛之妙義也其餘不守則皆墮落汝輩當細細辨明眞如自性此我是一是三是三是一于字義分之于玄義合之則能守而至于成矣

問曰古德云大法未明不可出而爲人何以謂之大法曰八萬四千陀羅尼皆法也皆不可謂之大大法云者乃出此八萬四千之外而生此八萬四千者古人有省會多年再不能徹者總于大法不明故也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試問此非大法而猶有大法尊于此上者乎再試問彼八萬四千從何處來若非有此獨尊之我則不知如何謂之世界如何謂之天地萬物如何謂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此我非大法而何也問曰此我畢竟何所從來曰若有所來則有尊于此我者此我不得獨尊矣

問曰物物上明頭頭上了只喚作了事人須知尊貴一路自別如何謂之尊貴一路自別曰任你在事物上理路上認得儘明白終不喚作尊貴蓋事物理路之主宰不明則不能入尊貴之究竟何以謂之尊貴惟此我乃事物理路之主宰也入此尊貴之門有一路至于究竟其始也即三玄三要之第三句認得扯牽全是藉褒遜之人能明此人即是入尊貴一路之初步漸進而自了而爲人天之師而爲佛祖之師乃尊貴極頂處即三玄九要之妙義也若離此而修皆是小乘外

道尊貴一路未夢見在

問曰古德云在威音王那畔那畔會了卻來這邊行履請問那畔那畔是何意義曰我最嫌這等說話說得如此之遠令人發退心不知從何處下手我且問你威音王是誰答曰威音王乃過去諸佛也余振威喝曰你自家威音王不識而去認他威音王作麼生你自家威音王時時端坐自家屋裏何嘗一刻相離蓋有音聲可聞者乃生滅之奴其無音可聞者乃大音而可畏者故曰威音或尊之爲王即此我無聲無臭之時也當此無聲無臭之時故曰威音王威音王有甚那畔這畔即此當下便是汝輩不認自家爲老和尚舌頭瞞深可憐憫余于教年前有老友曾參一西來和尚和尚每云自西

來不說名字故人遂稱爲西來和尚老友即問曰弟子參父母未生時如何是本來面目不能省會求和尚慈悲西來曰向父母未生時求本來面目特遠了何不向你一念未生時會取余聞此語謂老友曰西來說得這理最近乃至言也汝會得否老友默然因詢西來何在答云不知去向今日提起與所問甚切汝衆當在最近處會取最易古來有悟者遂云原來這樣近那若能識得此我連近字也不須說何必向威音王那畔那畔受尋究無著落之苦

心燈錄卷六

上元湛愚老人

佛法無你用力處還說甚威音王那畔那畔祇要歇卻一切馳求心惟有穿衣吃飯平常度日即有從來習氣自然解脫蓋爲歇卻一切馳求之心乃能如此可見歇卻一切馳求之心而無用力處乃佛的的入道得道之大義也此我原來現成是佛若有用心處便與現成相反越用心越相反則生死輪迴無有窮盡若能當下一歇即是菩提覓生死了不可得何樂如之

問曰此我亦有昏瞶時否曰因汝此問撓著老漢癢處我當爲汝發明大法發明末後句末後句即大法也然不可驚駭震動當深自思維乃我四十年來不敢對人言者恐諸方疑謗受三途之報也諦聽諦聽若論昏瞶據正理而言彼十方諸佛十方衆生自覺明空昧以後至今總屬昏瞶彼衆生昏瞶貪愛聲乚至於墮落人皆知之那裏知道要脫離生死要修行要悟道要成道要成佛要具智慧辨才神通要建立佛國淨土坐金蓮台說教典說公案言句要度盡衆生至於不可說不可說無窮無盡所謂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皆屬昏瞶與此理不曾干涉絲毫皆歸夢幻徒費心思所謂十法界皆屬昏瞶之墮境也然有一不昏瞶者祇離卻十法界于此當下面目相看而即得之末後句即在此大法即在此能不大快也乎

問曰如何是本地光明不昧曰本地光明不可思議自覺明空昧至於此時此刻未嘗有剎那頃滅息明明知有覺明空昧後生出天地萬物並有此身其爲佛爲祖者明明知在此修行成道證金身坐寂照光中受不可思議之妙用至於此時此刻其爲衆生者明明知爲善爲惡生天生人生阿修羅至於三途地獄受不可思議之苦樂境界至于此時此刻即今你我對談之此時此刻即諸佛羣生受苦受樂之時刻也此時此刻你我有不明白者否目前有絲毫能蔽你我耳目者否即至將來將來不可思議劫數之後亦祇是此時此刻並無有異並無滅息祇要識此明明不能昧者則惟有享寂照光明之樂而已矣他何慮焉

問曰原來佛祖之境界與衆生之境界都是夢幻祇有此我非夢非幻今能識此不亦樂乎曰此樂祇一半未是全樂問曰如何是全樂曰明知是幻何必離幻要度衆生必須入幻入一切幻境度一切衆生造一切幻善受一切幻樂不亦更樂乎要知幻即眞眞即幻也非眞無以生幻非幻無以顯眞分別眞幻乃爲初入此道者說混合眞幻乃爲執眞執幻者說非眞非幻乃爲徹悟者說然總一此我而已矣何眞幻之可名焉

會得無情說法則得如如不動本體之智會得有情說法則得縱橫自在差別之智何謂無情說法凡目前牆壁瓦礫露柱器皿是也何謂有情說法凡目前雞鳴犬吠鵲噪雅聲人

言是也能會此則教典公案言句不足難也客曰有情說法皆一例會則雞鳴犬吠同是人言麻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廬陵米價同一鳴吠豈不罪過曰你說有罪過則有罪過以我見來天上天下同是一佛作用佛卽雞犬雞犬卽佛有何分別佛以言教說法雞犬以鳴吠說法言教令人解鳴吠令人不解解與不解有異而說此法則一也說法既一解得固妙不解更妙所以有理路言教固妙要知無理路言句更妙則雞之鳴犬之吠豈不更妙乎客欣然大悟曰原來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卽嗔恨罵詈從朝至夕無不是無情有情爲我說法也我之一靜一動一語一默又無不是眾人說法也自無始至今本來都是佛爾滿太虛要有一微塵許無佛之

地不能也早知如此本來現成是佛則數年來枉費勤苦乃自盤也又何須解不解也今日得知有情無情都能說法則更見此我自在而縱橫由根本智而徹差別智縱橫而自在由徹差別智而居然根本智則根本差別渾然一體不可思議曰如是如是

問曰自從發明此我之後一經提撕則諸妄皆消朗然如中天之日見有離此心向外馳求者則知其大錯大錯見教典內有礙者以此證之則無礙見無理路言句于不會處當下卽能會其不會所謂如來禪祖師禪不過如此但明明此我而明明不能忘他此處莫非著我相否曰我本無相著些甚麼你今之病乃著在要速于忘我之相在忘字上重故有此不能忘之相也既是我矣何必忘他此身亦我汝能忘否祇要熟不要速于求忘俟熟時自然渾化或忘或不忘而妙矣

問曰懸崖撒手則萬法皆忘自肯承當還有人在故絕後再甦要絕卻此人才是人法雙忘不爲人欺曰絕者乃絕去此承當之心非絕去此自肯之自也試問此自汝如何絕他蓋此家業乃汝本有非他人所有今與汝者而今悟得要汝承當承當後又存一承當之心豈不多事能絕卻此心則謂之心法雙忘而無名之我顯然矣此無名之我亦無所謂無名之我則誕生王子之父也所謂月落時相見也古德說許多無理路言何都是逼你到去不得底時節祇一返照則父子團圓豈不樂哉到此地任你忘也罷不忘也罷你自家自有

活路不須他人爲你著力珍重珍重

臨濟公孤明兩字乃佛祖秘密要訣三昧之項吾人發明此我後果能孤立不與一切爲侶則光明油然而生不可思議何況又能歷歷無有間斷則此我精深堅固淡遠高懸靈明奇特曠杳難窺其中之殊勝難于言顯而不能以心意度之也眞所謂寶藏而同乎三千大千世界之大觀十方諸佛及羣生如觀斯掌然總在此我百不知百不會一孤而已孤則仍舊孤則返本還源孤則入三昧之項孤則入不可思議孤則入如如之地孤則與諸佛覿面孤則坐寶藏之中孤則放大光明孤則爲諸佛鬼神不能得見孤則由小至大由粗至精由淺至深凡八萬四千陀羅尼凡諸佛不可思議秘密微

妙功德凡一切眾生不可思議造業之心意識凡天魔外道執一法以自持者莫不如觀斯掌此孤中之妙義雖至窮劫不能盡說孤之爲義大矣哉妙矣哉修斯道者曷不一深思之耶

斯道祇要孤立無侶乃極頂妙義未發明者能孤立無侶自然得悟已發明者能孤立無侶則速于成就問曰到孤時便悶便昏奈何曰孤時便悶因悶便去尋人說閒話或看書作詩寫字等事以解此悶大錯大錯悶因孤而生乃極好消息乃返本還源之路此路一無所有惟有悶相悶相在前諸妄皆退惟有孤悶悶久則昏昏因悶生消息更好昏則生定名曰昏定祇要耐過此關則忽然躍出如朗月中天惟有孤我

不推不攬並無去來名曰明定若不明此進修之路則因悶而生退心何日得能成就此義此路乃百千萬劫難遭遇者珍重珍重

此我乃世間一至尊至大無可比無可並之活寶從古至今明明白白無剎那際悶昏祇因人習於世間五欲以爲遊樂之地不能暫捨今一旦孤立五欲皆退而悶生矣若能看破五欲乃害我累我墮三途之大路則孤立之樂不可言喻又安得有悶來障悶不爲障卽入明定與佛無異何其樂也回思五欲猶如糞草猶如火坑猶如眾句相聚今活寶得出苦海悶從何生思之思之

此我乃極明明白白一箇道理都被古人半說不說有頭無尾或隱或顯推入雲霧之中致使學者無尋究處然最可恨者乃不肯爲人說破東問西答作隱語令人不解以爲奇物自唐以來劫運該這些魔王下降欺瞞吾人且有好事者附會云不可說破教他去自參既教他去自參要你作甚麼彼學人全憑師家開示開示之法甚多終身祇守定一句話便是開示麼守一句豈不是擔板漢一點活動也不能便擬與佛相等豈不罪過指月錄中比比皆是我想佛常說過去成佛者如恆河沙數難道都是從隱語中悟去者唐以後諸魔王降世度人成佛者可憐生不能多屈吾指猶云此我一句足以度生又云吾此三句足以報先師之恩那知道因此一句因此三句因無理路隱語使人起退心者亦有恆河沙數

我想諸公今享佛國淨土無爲之樂能不一思及向日所留言句有益於學者得有幾人否學你這幾句話又不曾自悟而欺瞞眾人者處處皆是其流弊如此諸公可能自安否可能豁然再來一救正否我不能不生恨心將諸魔王不肯說破者我今一齊說破不度眾生如恆河沙無盡無盡我願不已其無理路隱語本無意義既無意義則無處下參又要你參參去自然不會不會者必有一人不會惟此不會之人便是有何難說然此便是之人斷斷不肯說出我不知何主意遂習成這一路家風那知道遂爲後來野狐藏身之地我向年在吳門建立重在師家開示之說野狐之風稍息而今不識何如念及此能不傷心問曰指月錄中亦有說破者但不

肯重說再說惟臨濟公則說之不已若馬祖黃檗諸公說卽心卽佛亦可謂親切極矣然說到心字人便茫然不如老人竟說我字不避忌諱任諸方大罵終不能動搖古德云祇這箇心心心是佛今老人云祇這箇我我我是佛若說我字不是則心字亦不是人不敢說心字不是則何敢說我字不是試問心與我二耶一耶不過此理一名曰心一名曰我豈可以名之二而遂分別以一名爲是以一名爲非而竟忘其理之一耶曰如是如是初入斯道者要將佛祖與我看作一樣之人蓋本來是一樣並無絲毫輕重貴賤若看佛祖極重極貴看我極輕極賤便有無窮障礙不能解脫若能一體同觀則此人乃天地間第一等人物能入斯道者于修持之事有

絲毫不及于佛祖者不敢妄誕自稱是佛是祖必要學諸佛所行至於佛地而發願猶云未盡未盡讚歎諸佛我不能及惟此人乃天地間第一等人物

獅子兒一明此我後挺起胸襟豎起脊梁到處以我爲教誰敢說他著于我相若信他以此我爲大總持則管保你速于成佛去有不信者乃甘心向鬼窟裏作活計者也今不必論一切佛祖卽以世尊論著于我相者甚多凡一切經教開卷卽云如是我聞蓋言此經眞實不妄乃我親聞于佛金口所宣者也經固重而乃我親聞豈可不信此我字之重乃與經言同一重也得非我相乎降生時卽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得非我相乎又云若以聲音色相求我者則是求于邪道得非我相乎又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汝非我乎得非我相乎諸經言我字者甚多一時不能悉述然世尊著相處試再一舉之卽如楞嚴云大佛頂豈不是著于大相頂相又云常住眞心涅槃妙心豈不是著於心相又云正法眼藏豈不是著于眼相又云法報化三身豈不是著於身相說不了義經著于不了義說了義經著于了義若說世尊著相處以須彌山爲墨磨四大海水寫百千萬億劫亦不能寫其萬分之一而何以因金剛經我相兩字便死他言下信他不著相來罵湛愚老人著于此我我今爲汝說明我發明此我者乃是發明十方如來之我歷代禪師之我大地衆生之我汝之我我之我汝欲罵我之我卽是汝自罵其我汝欲自罵其我當于無

人處指自家之我而罵之罵至一日二日三日再至于七日果然自家之我被你罵倒著于我相違背佛祖到湛愚老人前來教你吃一百二十棒直要你自家供出罵我者是誰才想你再參三十年還未夢見在我且問你你識得十方如來的我麼歷代禪師及大地衆生底我麼汝之我我之我麼經云我相之我麼人與衆生壽者之我麼世尊教你且離相乃要你則此我也不是教你生斷滅見連此我都要離卻若離卻此我才是則教何人悟道又何得有一世尊來爲我說法爲我說法者乃世尊之我也聽世尊說法者則我之我也一說一聽兩我相對卽是我印我也汝今罵我還是罵世尊還是罵自家還是罵湛愚老人我則不能辨也諸方當深自思

之

古德云不須求眞祇要息見客曰息見則眞能全麼曰人一生祇要多見多聞便以爲有學問有進益殊不知大錯了也知解門開則悟門閉塞總是要有見地要有見識將本性埋沒不能出頭必致墮落而今祇要百不知百不會一無所能如癡如呆能作十日工夫息一切所見所聞你試看那一點靈性因見聞不能用事他便能顯然而出所發悟解較往昔則大不相同若能久久息見則純是眞性用事又何須求也所以人之眞性乃現成者如中天明月祇要吹散雲霧則光明自照可見見之爲害甚重而人反重之以爲終身之累不謂之愚不可也

人于靜坐從當下所坐之地上觀至于日月宮四天王宮須彌山王宮再上至忉利三十三天再上再上至非想非非想天下至四萬二千里再下至金輪再下至水輪風輪圓轉環托四大部州都能觀盡不爲難事祇返觀于自家之心其念之生滅流注前際中際後際是佛念是衆生念是魔念是外道念是正念是邪念是非邪非正無念之念是等等雜念都歷歷分明則斯人乃爲世間極難得者也如世果有斯人焉則可以爲人天之師可以爲佛祖之師

十方諸佛同十方衆生在本性眞如之中無微塵許相隔相離十方衆生同十方諸佛在妄想堆裏無微塵許相離相隔如漚之於水水而漚漚而水者也於此悟得則掃除妄想趣向眞如豈不障豈不邪哉於此悟得則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眞實信解受持可以坐享太平矣臨濟公云佛不過是一無事之人無事便是佛無事二字妙義不可思議惟衆生好多事故謂之衆生此不足論衆生之中有所謂豪傑之士不屑與尋常爲伍乃掃除妄想趣向眞如勞心勤苦因其工夫之淺深大小遂墜在三賢十聖四果聲聞圓覺等等之中不能悟本來現成無事之妙一聞無事則生不信之心一聞勞心勞身勤苦而修便以爲自有所得末世愚人見此等人便以爲高人達士而敬尊之所以將宗門正脈埋沒者皆此等人之過也

客曰我亦有不同者乎曰有眞我有凡我凡者衆也故有百千萬億無數之我眞者一也惟有一無形無相之我是爲眞我也我言此我者乃無形無相究竟之眞我也人不能明宗門究竟之眞我墮在法上修行便是三賢十聖四果聲聞圓覺之我或出此墮在天魔外道便是天魔外道之我或墮在諸天及世間便是人天之我或墮入阿修羅至于三途便是阿修羅三途之我諸子當自家返照而今此我是那一等之我還是無形無相之佛我否還是在法上修行三賢十聖等等之我否還是魔外人天之我否還是修羅三途之我否于此一一分明清楚分別若干之我則悟無上宗旨指出這無形無相乃究竟之眞我原來此我本來無事因好事多事遂

有這許多道路地位都是墮落若要仍舊復還眞我惟省心省事至於無事則一現成之眞我名之曰佛豈不甚簡甚易而欲求法修行何爲哉求法修行者尚不堪一顧何況彼四生六道認此身爲我認一切境爲我所以反復生死輪迴者眞可憐憫

斯道識此我後最要分別出這無形無相究竟之眞我本體方實落不能爲他法搖動方能使心意識應酬作用如其不然則爲心意識所使顚倒錯亂無所不至蓋根本已穩而能用心意識乃我而心我而意我而識者也若以心意識爲此我則此我值甚麽乾屎橛心意識有生有滅此我無生無滅以無生無滅之我用有生有滅之心意識此宗門之所以超出爲三乘所不能及也

古德云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此言精細非尋常語人多忽畧卽以古人論明根本智後多有執禪定爲精修者執禪定便重在禪定因禪定內有前知及種種殊勝有得之者便以爲乃獨得而非人所能及那知此病最深漸漸遂至輕我而重禪定神通其流弊則爲害不淺何以故茲因末世愚者多而智者少見人有前知者卽不顧性命而奔赴之若告之以正道不在乎神通皆搖手不從而深信邪說爲重此種墮落眞不堪問所以古德教人于此我之外絲毫不可有所重于別事恐漸漸便成窠臼難于解脫祇要赤條條光躶躶惟有這說法聽法底人不肯依靠一切才是宗門的的大意既說才有所重則絲毫不可有攀緣之念若漸漸重去則何以堪也天下祇有此我爲重並無有重於此者若有絲毫法爲重便是入魔

客曰何以謂之三印曰印空印水印泥也古人頌此者甚多都是含餬未見有的的分明者此三印乃托出吾人本性全體無絲毫滲漏缺陷處方爲圓滿何以謂之印此我是也試問汝今日已明此我此我果能同三千大千世界有相無相共一體否客曰不能曰既云不能離有此印而與空水泥不合則此印値得甚麽要知此我與空水泥印合爲一總謂之有體有用圓覺圓通圓滿完成本具之性若有不合則本性不全何得謂之究竟今將此我與空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

合吾人本性本空今與空印不必言合自無始來何嘗有須臾分開之時而今乃言合耶曰如是如是今將此我與水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合水體本無方所因圓而圓因方而方因窄而窄因寬而寬吾人本性本無方所因事應事因物應物今被老人一問心卽解悟但不知印泥乃何義意曰古人立言原不難解乃後人自爲難耳泥者塵也汝試開眼見這一切天地萬物色相何莫非塵也何莫非泥也要知天地萬物有色相可以爲我見者何莫非此我之變相而現爲泥者今以此性印之則安有一物能逃於我性之外所以古人要人眼能見性又云識得萬物一體其惟聖人乎可見天地萬物卽我之性我之性卽天地萬物拆不開不必合總是一箇

物事所以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所以古人能印泥若人來問如何是佛如何是西來意如何是的的大意答者卽拈土爲金如隨口如兒戲皆是眞諦豈是學語者及窺度理解者所能望其脚跟耶此則所謂印泥也有何難解近代來于此三印本不知道也去學古人顢頇一頌便爲了悟欺己欺人眞可恨可憐

客曰禪定一法乃大菩薩六度法中之一法也爲何六祖不重禪定今老人因總有所重便成窠臼亦不重禪定何也曰禪定度亂想乃大菩薩修行之法在功勳位上爲外紹今悟此我乃六祖嫡派誕生王子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眠便眠不除妄想不求眞如祇要保護如大火聚無一物能泊于上

則證無上正等正覺又何必假借功勳彼執禪定以爲修者乃是信我不眞故投入定中保任蓋信我之力弱卽在定中還當以我爲主不可以定爲主倘其中或有殊勝現前切不可驚異自負爲高當秘密不爲世知總是大器蓋此我本來本定今又因修定而入定者皆屬虛妄汝輩若必要歷過此定必當以此我爲主而居寂靜之境則不爲定境所累所以華嚴經諸菩薩讚佛已經超過禪定海大菩薩見諸二乘在定中者如在地獄則可見誕生王子不賴功勳之貴之尊而自然之尊貴者何可比也

客曰何以謂之信位人位曰能信得此我卽佛並無他焉絲毫不爲自家心意識所變動卽是具足信位能令此我常住並無他焉絲毫不爲自家心意識所牽誘卽是具足人位

吾人常住眞心于本來時並無凡情亦無聖解後來攀緣凡情者爲凡衆攀緣聖解者爲聖賢遂將這常住眞心所謂眞我者埋沒於聖凡之中所以歷代善知識出世建立言句蕩滌聖凡之情或有理路或無理路或彼或此或是或非令人不能擬議不能測度其不能擬議測度之時正是聖凡兩路不能著脚之地其聖凡兩路不能著脚之地正吾人常住眞心顯然之時于此瞥見則安穩自在其聖凡情解一切皆空原來此事甚近彼墮凡入聖者則遠之又遠矣

客曰古德諄諄要人能在異類中行總是何謂也曰且問你你將異類看作何物異類所處之境看作何境其類之異境

之異皆是此性之變相同是此性之作用何以便視彼爲異類而吾人爲正類乎以彼觀吾人又安知其不以吾人爲異類耶要以道眼觀之總是此性造成三界十方縱橫自在並無同異如有不能入者卽是見性不全智慧不全作用不全能見此我後能入一切佛入一切菩薩一切二乘一切天魔一切外道一切人天一切異類才可謂之圓覺圓通至於圓寂總之人不能悟此性之本源則不能知此性之變相若能知三界十方皆此性之充滿則能知相有變而性則一又何異類之嫌哉

大道祇貴仍舊凡情固非聖解亦非世人莫不重聖解而輕凡情然凡情易遣聖解難移所以仍舊之理爲世人埋沒久

矣仍舊者乃還我本性之本分也人人皆有本性本分不論聖凡今落在情解而分別凡情者有恆河沙數落在聖解者舉世止一人或二三人或五百年而間氣始生則是斯道祇厚于一二人而薄于眾人安有是理其故蓋爲世有一聖人作出百千萬億聖解將眾人壓倒甘心退讓遂致終身墮落豈非聖解之過耶那知仍舊之理一明則人人皆佛總不用著那些聖解蓋障礙斯道者凡情之障礙人人知之聖解之障礙則受困於內而不能脫今古皆然孰能辨之要知聖解在我本分中直一微塵之末耳乃人自作驚駭之狀眞可哀憫

斯道于過去成就者有恆河沙數皆古佛也並無有奇特紛

紛理義之解不過祇是不多事不生事惟一味省事無事而已矣若于此外別有絲毫理事教人修持而有事者卽是墮落那裏還有甚麼知解作議論誑惑眾人這等一箇道理乃百千萬劫難遇遇者今痛哭爲人言之祇要無事便是而不肯信奈何奈何

吾人能脫一切凡情則可謂之豪傑之士若投入聖解則無期可以出頭何以故蓋爲日尋聖解日添知見所識者多而輕視眾人那知道乃運糞入非運糞出也若教以無事之旨則反以爲無擔荷之力笑其疏陋竟將此至簡至易無上至理爲此輩埋沒眞可哀也

客曰經頌云阿陀那識甚微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今聞老人言我毋乃阿陀那識耶曰我之所言我乃本來現成無智無識無淨無穢無爲無執之眞我非阿陀那識也阿陀那乃執持二字所謂淨識也故列在第九淨識遂執持此識認以爲我豈不惑耶我之所以是我者不過我而已非又有所以爲之者旣無有所以爲之者何況又有所執持之識著于淨相而爲我者今言我固是虛名然有實義由此而入疾證菩提非執持淨識爲我之邪解也要知此我本來無識無智亦不必用轉本來無所執無所爲總謂之曰我今于分別八識中而執一九識爲我豈不愚哉得子一問釋後人之疑凡於古人之言當細玩之不可差誤有累此我也

斯道被東西兩方聖人說佛說仙說儒說得驚天震地原來在吾人至近至近心念未起處總用不著于此悟得方不爲言教埋沒方是箇人不叉手在聖人背後立如其不然已被言教壓倒自輕自賤埋沒自家一靈眞性在糞草堆裏猶堂堂然自命淵博誇有學問眞可詫異眞可悲憫

客曰嘗聞老人說從解上會得古人言句不得力從悟上會得古人言句得力何謂也曰從解上會者乃因想得明自心意識中來故曰久又忘卽不忘于生死時抵當不住常在于心而不能告人者今諸方都是此病無奈他不肯下氣問人雄糾糾地誤卻此生深可憐憫從悟上會者乃眞心要出生死凡擬度追思有會者必不肯以爲究竟祇要觸著嗑著一

時了然與諸佛同一本覺同一大覺同一圓覺方肯自休去所謂自肯承當豈肯在心意識中討點滋味便傲然而不識羞恥若能悟此我者祇要保任綿密隨時隨境或于言句中自然有漸悟之妙不是彼用思想者可比切不可爲曹山就體消停得力還之句所誤然不過得力畧還些自然必有成就之日其還者乃自家懈怠消停故耳若綿密保任此我其疾如飛你敢斜目看他總之心意識乃吾人墮落之坑若能此刻放捨心意識便能大悟去凡一切知解皆從心意識生知解門開則悟門閉矣知解出于有心悟出于無心無心純是悟有心純是解有心便是凡無心便是佛妙矣哉佛與眾生之界祇在此一刻耳珍重珍重

絕學無爲乃吾人起生死脫輪迴離苦海通身放下一超直入如來之地也未發明者絕學無爲即可以見性已發明者絕學無爲即入人位得究竟地有所學有所爲皆心意識用事心意識用事則離性遠安能見性離心意識則性自現何必用求自然能見所以要絕學要無爲則至近至近於念頭起處一點透露原來諸佛出身皆由于此總不在言教語句上眞可謂本來自性天眞佛不用修不用證惟有一我而已發明此我後切不可急于要通五家言句若急於要通則輕本而重末乃爲大病祇要絕學無爲保任他則漸漸自臻玄與古德或三年五年乃大徹者此其驗也若急急要通一切言句將保任工夫一蹴喚作悟後迷人多有此病反將初悟因緣失卻極爲可惜

要知千七百公案有理路言句無理路言句總是托出這箇來與人看並無別樣奇特祇要知得此我乃天地萬物十法界之大總持而安坐成佛無不通達

斯道祇要得臨濟正宗正宗即說法聽法底人能得此則其餘皆可不必若能信湛愚老人此言者眞可謂獅子兒

余最恨古德有一言句說得極其眞切學者可以由此而入則當奉爲宗旨無奈又出一善知識必將古德此眞切言句排斥一番又立一言句不過反一反亦無甚奇特那知道使後來學者無所適從即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兩句要度盡大地眾生一聞便可即悟乃四十九年所說第一大陀羅

尼也無端而有一雲門無狀又有和之者謂此方可以報佛恩遂使後人再不參此兩句將世尊直指婆心拋向大海又如壇經說法眞似光天化日凡後起諸善知識皆六祖兒孫其有理路並無理路言句皆壇經緒餘萬萬不能高出壇經之上而好異者竟將後來無理路言句以爲奇特高妙輕視壇經殊爲可恨要知睦州雲門等無理路言句値甚麼乾屎橛不過使人沒處下想當此去不得之時反觀自悟是那一箇去不得而已然後來藉此藏身這些野狐精也造出許多沒頭腦無理路言句欺己欺人若教他將理路清楚開示眾人則支離割裂不成說話可見無理路中藏身者甚多在有理路中便露尾不能逃矣吾人讀佛祖書當以正宗正脈信

解受持切不可爲唐以後老和尚舌頭購惑亂此我遮蔽這現現成成巍巍堂堂一尊活佛才是大丈夫俯視一切能自家獨立於繼往開來之位不愧出世一番珍重珍重

古來不肯埋沒此我者惟佛祖與唐後諸大善知識其餘卽世間所謂英雄豪傑矯矯有名者以爲可以自負不枉爲人矣那知道不明此我皆爲外境埋沒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世人埋沒于富貴之中習成驕傲醜俗之態埋沒于貧賤之中習成卑陋寒酸之形此皆不足論者也推而上之有生來聰明過人者卽特然自立能詩至于李杜能文至于韓柳歐蘇乃埋沒于文章者再推而上之不以溫飽爲心而以天下爲己任必欲反古而究心於禮樂兵農刑政及一切

事理乃埋沒于功業中者再擴而推之忘世而謝人事欲思跳出陰陽五行之外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歸于天元人元地元三道乃埋沒于神仙中者其餘執一善修一行精一技者更不足論矣總之不明此我而埋沒于外境外相外法皆屬虛幻惟上智之士乃能明之卽古來有能知此我而具智慧辨才神通者還被智慧辨才神通埋沒不能入祖師之室何況世間之聰明竟自負而不一回思耶

客曰神仙所修皆是心外有法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鍊成金丹依而成仙明明乃修成者固已聞命矣但所云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此說甚好不可說他不知我曰仙家豈不知有我但他知我又說此我靠不得必要得了金丹具了神通謂之神我才是如其不然則萬劫陰靈難入聖將此我謂之陰靈蓋陰陽屬氣氣乃此我所生此我乃陰陽之祖如何將此我謂之陰靈如此說理可謂顚倒極矣仙家認意爲我所言行氣之主乃意也故曰金丹成就皆憑黃婆識得黃婆使心腎之氣結于中宮而成丹總是意之所爲乃得仙道非眞能知此我者余権書辨仙佛之理甚悉彼李卓吾林三教合論三教之理同源致使後人紛紛立說皆宗同源之論埋沒斯道都是俗說眞可憐憫

客曰自古以來善人君子生爲明人死爲明神或居天上或居人間名山大川蓬萊海島尊之爲神聖尊之爲天仙難道都是埋沒曰凡天上天下都是因有修有爲而成就其地位

者皆是沒埋此我者也既是此我本在先天之先無地無位縱橫自在他能入一切地一切位一切世界而不賴絲毫法絲毫修絲毫取捨以爲去就因他都有作爲故都有地位都在三界之內都各守其所得都不敢彼此搀越惟明此我而縱橫者遊于三界之外入乎三界之中洞觀三界中之一切境相三界中之神聖天仙總不能測佛祖之所在蓋不爲一切埋沒而惟有此我所以極尊極貴極奇極妙極高極大極精極微而不知其所由來也然而至近一悟而足而諸子猶恍惚生疑有慕於外此老人每譚及必揮涕者誠不能自已也悲夫

客曰三教同源此人人所信者觀老人之意似以爲不然何

也曰一草一木並微細之物皆同此一源而生何況三教豈不同源但三家有三家之造履迥然不同故三家之成就亦迥然不同論氣數還不該明辨以俟將來遇時節因緣再明辨可也

客曰老人立此法門教人祇識此我直超出一切法門當下便悟眞可謂佛祖的的大意年來細細明辨如來禪祖師禪愈辨愈的確愈穩當而窺見老人的的秉先佛遺訓眞百千萬劫難遭遇者雖爲諸方起疑起謗乃諸方無福不足論也但會中猶有畧涉于疑者恐不足與佛相當求老人有權巧方便使人徹悟則此法門永垂不朽斯道幸甚萬世幸甚曰此問在汝足見婆心若果能聞此法門而猶有疑者乃其福

德淺薄也祇要發一切善心如華嚴五十三善知識所發願行至普賢願行願度不可說不可說無窮無盡衆生同歸大覺而今與骨肉親戚朋友應酬往來無念不善無事不善汲汲追追以爲不足即有人傷我害我到至極不可忍處要發念思此人如何爲惡至於如此眞可憐憫我成道後必度此人若如此發心則此刻立地與諸大菩薩相等此時即不要他徹悟此我而已信之則無疑矣滿座欣然而起曰今日得聞此說則令未發明者先有如此善心善行一聞此我便信而無疑已發明者有如此善心善行決定成佛蓋此我本具足一切善心善行因有未信者因有已信而涉于疑者故有此方便之說老人何以知之如此之詳也曰此是先佛遺訓

諸經在在言之蓋此我有體有用體用兼全方是此我具足本分之理因學者各賦其性之所近有明體而後達於用者有明用而後進於體者諸大菩薩由功勳滿足而一悟大徹坐享佛地諸祖及後諸善知識乃一悟大徹而體用皆足坐享佛地不須修證也末世因根器薄雖已發明而猶涉于疑者又使其發諸願行以補助之蓋廣大其用以滿其本體也乃先佛之權巧方便度人之陀羅尼也非淺學薄識者能識佛祖之法之不可思議也珍重珍重

客曰老人所說此我後學固已深信不疑但仰窺諸佛諸祖不過以此我而全其體用何以無理不徹無事不通較之吾人則萬分不能及其一分何也曰此問更好當爲汝細細言

之不可得少爲足墮在一概頭名之曰擔板漢以自輕自小也即如有人爲飢寒所苦祇求飽煖飽煖已得再不他求覩彼大富之家即吐舌不敢仰攀猶之得此我者祇思脫離生死之苦不肯發念與佛祖爭勝所以墮在小乘一聞佛祖之名便甘心奉讓總是識淺見卑不能知本地風光有廣大作用之故古來因一悟而足便與佛祖並肩者此乃根器深厚之人不必論他且論吾人雖不能及彼當發大志今既已發明此我則根本已得猶之已免飢寒之人可以無憂而謀集四方之財必至大富才暢滿所願所以善財參文殊得根本後即去訪五十三善知識乃吾人之榜樣也即如公案一千七百宗其中有有理路言句有無理路言句我于其言句都

要參過不可滲漏其一句半句若不曾發明此我者參公案甚難今既發明此我者參公案甚易其勢猶如破竹到手即明何以故蓋其言句或隱說或顯說或直說或曲說或在物上說境上說聲香色相上說或善上說惡上說總不能出此我之外所以古人隨口隨手拈出不費纖毫力者乃會得這三千大千世界即是此我此我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則何言何事何物何境不是我之隱顯也有理路無理路一參即破能歷參過這些老和尚言句則回視向日初明此我之時其貧其富不啻天淵矣再者此世界中有聖凡兩途凡者乃一切眾生趨向之地謂之凡途我入其中經歷其趨向之地試其趨向可能累我傷我即至異類所爲可能累我傷我如此

經歷鍾鍊而此我仍舊如故則回視向之初發明此我時又不啻天淵矣聖者乃古來豪傑之士修入聖賢之位者內而身心意知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外而家國天下則純乎仁義孝悌之爲謂之聖途我入其中經歷其趨向之地試其趨向可能增我大我如此經歷鍾鍊而此我仍舊如故則回視向之初發明此我時又不啻天淵矣再廣而推之有所謂天仙地仙人仙者悉其內丹外丹之理陰陽鼎器之說白日飛昇之驗皆是以法修成皆是外道數盡復入輪轉再推而上之有所謂聲聞緣覺辟支十地妙覺等覺等等諸修道者之所修歷如觀指掌再推而遠之即以此時此刻至將來將來將來此三千大千世界逢劫數盡化爲微塵又爲大風

吹出復成世界以至無數輪轉如觀今日之晝夜乃回視向日初發明此我之時又不啻天淵矣此我本地風光有如此之寬而大者所以臨濟公要人印開朱點之窄可以爲將來佛祖之師能至此又何患乎諸佛諸祖不能與之並肩耶又何以疑此我不與佛祖相等耶佛祖之高勝于吾人者非本體之高勝乃一切趨向差別中能深悉其故而度脫之所以高勝于吾人也然惟其差別都知而本體若似乎有大不同者即謂之高勝于吾人亦可也而切不可輕視此我謂而今不能及佛便不思進也我初悟時亦似汝等後化窄爲寬故爾如此非有甚奇特不過還我之本分而已

曹山云擬心求佛好羞慚何必南詢五十三此語直指此我

本來圓滿本無欠少能識此則萬理萬事俱足若有絲毫念向外尋求便是滲漏便是信心不能具足圓滿不得入祖師室中握手共語眞可謂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與聽法底人說法底人正脈吾人若不能透此則心中時有恍惚之見不得自在若謂其于根本智他又全知既能全知或遇差別智又生擬議古來修行者多落此病客曰落此病將奈何曰此際當要商量難道善財不及曹山然善財遇文殊後又遇五十三善知識始得大徹乃古來成佛榜樣蓋此事要自家深自思維果然信得根本及不爲差別所礙則與曹山同智若不然則不妨南詢去若執定曹山之言又不及曹山則是辜負曹山枉歷歲月豈不爲曹山之言所瞞也要知古人立

言乃他自吐其所至之地我自有我所至之地不可不奉其言又不可執其所言總是此我獨往獨來自修自成之欛柄如其不然則隨人腳根因其起倒叉手立其背後豈不增羞愧耶善財曹山兩路當深悉而自行之如果智同曹山則此兩句即如我說何快如之不然則請師善財曹山亦不能側視善財皆是世尊口吐兒孫然曹山又不能不令人嘆羨也

斯道祇有此我名曰眞如等等尊稱自拈花至千七百公案皆是眞如變相雖是變相皆是眞如所以佛祖即以此變相指示眞如人能悟此眞如則一切變相皆是我屋裏尋常之事有何障礙何必參求豈止千七百公案乃眞如變相吾人從朝至暮入夜至于平旦凡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言

身之所觸夢裏日裏何事何境不是變相耶要知變相即是眞如眞如即是變相乃眞如之變相變相之眞如眞如爲眞變相爲幻幻即眞眞即幻非一非二非二非一非眞非幻非幻非眞眞幻雖名假名眞幻所以古德隨耳所聞目所見或聲音或境物指以示人上智之士一聞便徹故謂之隨緣會得相應疾蓋因變相上會得者故相應甚疾也若從本體上發明者保任之功稍懈則稍停而得力遲也要知普天普地皆是斯道不須揀擇會此則行住坐臥無不自在總是眞如總是變相任運騰騰騰騰任運豈不樂哉

古德答西來意答如何是佛隨口指示竟同兒戲試問果是兒戲還是至理若不是至理豈得稱祖稱善知識要知他有甚本領便乃如此蓋他于變相中悟得祇此一眞如變出不可思議之相所謂百草枝頭祖師意是也故穿衣吃飯處屙屎溺尿處何者不是究竟

學者定要尋求一安身立命處便大錯身命本幻爲此幻求安求立可謂惑之甚也或曰身命不安不立則心性無所寄託曰此外道之論也身心性命四字本是假名要知皆一我之名目也我于寂然不動之時謂之性我於光明普照之時謂之心我今凝結在此者謂之身我之行住坐臥血脈周流呼吸與大化同默同運者謂之命乃我而性我而心我而身我而命也我之本體本無一物妙不容言非寂然非光明非凝結非周流而又無不在焉若有一字而執定以名之則非

也然而我也不能離不能忘不能生不能滅不落空不著相他自能安自能立無往而不能寄託今去求安求立則惑之甚矣惑之甚矣

自無始來此我本安本立至今不曾移動絲毫都是自家發一念想造出一變幻之相彼變幻之相自然不能久安久立遂因變相又起得失把持安立之心總是一團妄想凝結而求安求立深可憐憫

要知此我自無始至今本安本立即至將來風火水三劫劫盡萬物之時一切皆壞眾生驚懼張皇不堪聽聞然眾生之我究無絲毫傷損徒自慌慌徒自苦惱若于此時悟得此我即在風火水中游戲自在彼風火水値得甚麼乾屎橛他有

甚法奈何得我其十方諸佛祖不過明得此理遂端坐蓮臺觀見三劫如覩微塵但慈憫衆生受此苦惱亦無可如何聽斯劫之成壞然此三劫皆衆生妄想自造自受豈無故而加之者哉

斯道乃教外別傳觀外字則教內一切了義不了義經典皆世尊權巧方便不得已之黃葉爲小兒假說是金觀別字則另爲一傳非諸經之所說明明可見然歷來善知識每每引經據典者乃不得已引進後人若獅子兒一超直入當下便是那裏有這許多絮叨入佛入魔由我自在所以金色公一微笑卽得世尊之心所以世尊卽付之爲祖位之第一其餘皆通達諸經典者無不夢夢今人學教外別傳開口卽引經

據典失卻當下眞金去尋黃葉深可憐憫而猶自傲爲得眞可哀也

古德云吾人學道要將祖佛言句看作生寃家此人始有參學分若不透過被他言句所謾卽在功勳上有所成就也在他背後叉手立不得自由容曰佛祖豈有謾人處曰你被他謾了一生還替他護過可謂將生寃家作骨肉看待且問你這是箇甚麽名之曰性又名之曰佛又名之曰道種種名目不可勝紀人遂都去求性求佛求道亂烘烘地求了一生總歸烏有所以古德又云你就去學佛學祖萬劫也無出頭日子不如自信自心不受一切名目之謾發出自家胸襟蓋天蓋地去何苦在人屋簷下低頭出入豈不惶愧

斯道乃教外別傳如何謂及斯道便引教內言句以爲考證彼不了義經不必論卽了義經論到極處都屬影響一邊不如當下祇認此我卽可休去我四十餘年反覆參究的的惟我獨尊也此我寂靜凝定似牆壁露柱土石卻不是牆壁露柱土石此我高明深厚似天地日月卻不是天地日月此我搖動峙流似山川風雲卻不是山川風雲此我雜亂紛紜似萬物錯綜變化卻不是萬物錯綜變化此我空洞猶如太虛卻不是太虛此我之粗蠢障礙似一切獸卻不是獸此我之飛舞掉揚似一切禽卻不是禽此我靈巧動用異於禽獸似人卻不是人此我存心有理有義似善卻不是善此我刁頑毒狠似惡卻不是惡此我聰明睿智似聖卻不是聖此我具

大慈大悲智慧辨才神通似菩薩似佛卻不是菩薩與佛所以爲獨尊也容曰端的是箇甚麽曰既曰我矣如何又問箇甚麽今而後不可將教典幷七百言句明他及一切萬物比況他才知他獨尊之無上也

此我乃十方諸佛諸祖之父母而況其下有不爲其子孫者乎今人一入教典已障礙不堪而猶引之以爲明辨眞可悲也世尊已明明說是黃葉而尤持守鑑玩以爲神妙可謂棄黃金而貴瓦礫斯亦佛之棄類矣而堂稱爲佛弟子不亦羞乎

斯道祇要知有知有者乃惟要知有此我也曹山自比爲六祖祇是得此欛柄仰山曰祇有慧寂臨濟公曰我與佛祖不

別祇識得這說法聽法底人今祇要知有便可入佛入魔入一切異類一切煩惱無明無不自在凡入一切境都不用免祇要知有便是步步道場

會得祖師禪去說如來禪隨衆人分量歷盡化城都可度脫若不會祖師禪去說如來禪衆人雖有進益都落在因果量數法塵堆裏望拈花一脈如隔天淵

世界未成時空洞並無一物有甚麽衆生與佛祇有此我而已然亦並無有此我之名亦不混雜餬塗恍惚亦並不你我錯認明明白白無見無聞無知無覺佛祖極力指出示人假名曰眞如本源菩提等等名目歷代善知識千七百公案語句變相總是指出這箇

諸子今日皆知此我而不能即如佛者蓋佛於我上無見故成佛去今諸子于我上有見故與佛天淵第一大病祇見人之不是不能見己之不是此爲見刺譬如好肉上有刺刺入這日子如何過得其次祇要多知多解此爲見林譬如入深林中不見光天化日如何過得經教祇要人離卻我之見識還他淨躶躶地何況宗門單提正印之大法乎其邪魔外道之見不足論即通徹教典盡大藏無一字之餘不如如露柱去乃佛祖嫡派兒孫

見有三昧正見三昧正見者乃見其見之非也能見凡一切見之非而無所見焉則惟有此我而已豈非正見乎總之此我上不可增絲毫之物即是不必他求曹山云祇要知有便是無論當煩惱無明之時此乃百千萬劫難遭遇之言也

客曰知道此我後還有層次否曰有客曰如何是層次曰今日知此我便是到家熟之又熟並無絲毫染污牽纏便是登堂至渾化相忘便是入室依然舊時之人那有我之名相也

客曰老人今開此法門直認此我不落有理路言句法門不落無理路言句法門跳出凡窟不墮聖坑凡一切佛祖並歷來善知識所立公案言句對此如紅爐點雪直可謂萬世慈航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一脈教外別傳之旨然還有要言否曰有客曰如何是要言曰最要最要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滿座欣然曰老人之教誠然無疑矣

心燈錄跋

右心燈錄六卷上元湛愚老人所作也案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良以眞如實際祇是一心以心之本體言之上而十方諸佛下而六道衆生同此本原不惟無可分亦並無可合以心之妙用言之十種法界莫非如來身相隨類現形徧一切處雖變化不測其實皆心之神通妙用也自眞如不守自性幻起一念無明結成妄心我見遂牢不可破是謂我執世尊既以無我蕩其執心又慮小乘以無我爲實法而墮於法執也於是指示眞當之我以爲究竟所謂還其本來也湛愚老人著心燈錄一書本世尊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之旨特提此我二字爲逗機之方便殆欲人體妄即眞徹悟於未動念之先耳老人之言曰發明此我即發明十方諸佛及六道衆生之我也其論保任之功則曰或十年或二三十年隨順覺性念念相應而後此我方能圓滿然則老人所示之我充塞虛空蓋統心佛衆生而冥合無閒者也學者究其玄旨有所悟入而復加以緜密功夫以求其熟熟而至於能化則分一我爲百千萬億我合百千萬億我爲一我理事融通無障無礙斯爲善讀是書者矣若夫見地未徹誤入歧途認妄我爲眞我甚且墮豁達空撥無因果惟所欲爲而無復顧忌則豈老人垂訓之意也哉唯老人名氏無可考尚當求之鄉先生之諳掌故者　鄉後學蔣國榜